

第1章

晋南的春天，仍然是寒风刺骨。春来得晚，中条山的一些山头，仍是白皑皑地冰封未解，罡风挟着阴雨扫过平原，地里的麦子挤命往上长，田野一片青绿。

这几天总算天青气朗，暖洋洋的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赶走了寒气，可爱的阳光给旅客带来了欢愉。官道上的烂泥逐渐干实，车马行走不再寸步难行，旅客们的老羊皮大袄不必再穿在身上了。

三月天在这条山西南北大官道上行走，天气的确令旅客极感不便，时雨时晴，雨时寒风刺骨，晴时就得脱衣。往北走，愈走愈冷；往南行，天比一天暖和。所以带的衣裤本能少，雨具也必须准备不能不带。

那些长行的旅客，乘马的马包也就特大。徒步的旅客更糟，背或挑的行李也就又大又沉重。

从北面来的三匹马和一辆客车，三位骑士的马包就像贩货的单帮客那么大，一眼便可看出是走长途的外地旅人，所穿的羔皮外袄却不像是单帮客。

引入注目的是，前面的鞍袋是名贵的精品。更引人注目的是：三人都佩了防身的剑。

万历年间的山西，几乎可以用遍地萑苻四个字来形容，带了兵刃走路是绝对合法的，官府不会过问。有了兵刃，至少可以对付一些小毛贼。

但如果碰上大群啸聚的强盗，假使逃不快，带了兵刃反而会送命，一二十把刀剑，决难挡住蜂涌而至的盗群，结果只有一个：死而后已。

山西南部总算治安还不差，至少没有啸聚的盗群。这三位骑士带了剑，小股盗匪真不敢撒野。

三骑士都是粗眉大眼，健壮骠悍的中年人，三二十个毛贼，看了他们的外露英气，想打劫还真缺乏勇气，不会冒失的用大本钱做这笔小买卖。

大车是太原山西骡车行，行走南北的定期客车，终点是蒲州，往返蒲州太原，每逢一三五发车，整整要行驶半个月，天候恶劣就不知到底要走多少时日了。

大车是三匹驭马，俗称三套车，货运车则用三匹骡，一匹马，称四套车或骡车，不能用来赶路。

车内大概有十至十六名旅客，车把式有两位，普通旅客花不起这种高贵车资，所以乘客决不是穷苦的百姓，至少必须付得起卅余两银子的车资和食宿费。那年头，卅两银子可以买六七亩地。

大车后面，也有一人一骑。

这位骑士年轻力壮，廿余岁正壮年，身材修长，穿的墨绿骑装是夹缎制品，相当名贵。

外面加了一体同色的油绸大氅，既可挡雨，也可保暖。

人长得一表人才，剑眉虎目，留了两撇小胡子，以增加成熟老练的气概，虽流露出三分英气，但气势并不迫人，反而给人有和气、坦率、爽朗等等良好印象。

马包不大，身上也没带兵刃；马鞭却与北方人使用的一柱一绺皮马鞭不同，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柳枝，软软柔柔地，可知装饰的作用比鞭马多，

不适宜鞭马。

日色近午，前面里余路右出现一座三家村，一座有棚的食店，一座满像样的歇脚亭。另一座房舍前广场很宽阔，设有驻车场拴马桩，方便旅客停车驻马。

“前面是歇脚站。”大掌鞭扭头向篷车内的旅客招呼：“歇息半个时辰，客官们可以用膳。水囊里多添些水，下一站卅里才能有地方供应茶水。”

前面的三骑士，已经在食店前下了坐骑。

官道上旅客零零星星，午间进食时光，所以路上旅客甚少，都已经先找地方歇息了。

车后的年轻骑士不急于赶路，一直就悠哉游哉任由健马自由驰骋，健马乐得偷懒，一步一顿慢慢走步。

忙碌了片刻，旅客调都聚集在食店的店堂进食。

篷车内的旅客共有十五位，其中三位妇女。所有的旅客，都是年在三十左右，似乎颇有身份的男女，分为三桌进食，三位女客占了另一桌。

食厅宽敞，有十二副座头，两位车夫不在食店进食，驻车的房舍是车行特约的歇脚站，有人照料车夫，另有人照料车马。

食厅原有十二位旅客，各自进食似乎不是结伙而行的，有老有少，有几位穿了骑装，显然有坐骑代步。其中有四个人带了刀剑，神色与举止，皆流露出浓浓的江湖味，随时皆表现出骠悍精明的江湖好汉气概。

三位骑士占了一副座头，也流展出江湖豪客的霸气，说话中气充沛，虎目神光炯炯，说的话带有浓浓的京腔，一听便知不是山西河南一带的人，是不折不扣的浪迹江湖豪客。

年轻骑士没流露出江湖味，倒像一个在外看世面的豪门子弟。

他腰带上所佩的名贵精绣荷包，就是豪门子弟时兴的饰物，腋下挂着的旅行用革囊，也比江湖人常用的百宝囊精巧名贵多多。

他没带有兵刃，也没系有皮护腰，不像好勇斗的豪门子弟，也不像老实纯朴的士农工商人士。

他与两名先来的中年旅客共桌，叫来羊肉泡馍，再加上一盘美味的神仙肉(驴肉脯)，一壶汾酒，先一口便咕噜噜把一壶酒喝干，再慢慢撕着悠闲地进食。这种进食的粗野吃法，还真引起一些人好奇的注规。

三位佩剑骑士也叫了酒，但一口口慢慢品尝。

“小二哥。”那位最年长的浓客，用带有京腔的嗓音叫住了送菜来的店伙，“这里天气不错，哦！路上旅客不多，这里是什么地方？”

“客官看到路边那座凉亭吧？”店伙计含笑反问。

“不错，很壮观，好久没见过这种大型凉亭了。”

“四周古柏围绕，晋南百里内，没有比这座更好的凉亭了。”

“是不错。”

“叫柏亭。”店伙用充满自豪的神情说：“所以，咱们这里就叫做拍亭阜，亭东的土丘就有更好的柏树林，更东就是小村。”

“柏亭阜，名字很不错。”旅客顺口敷衍：“这里到解州还有多远？”

“解州？这里没有……哦！客官府上是……”

“噢！你问这有何用意？在下家住京师昌平州。”旅客眼中有警戒的神色；

“这就难怪了。”店伙毫不介意微笑：“客官要问的，是产苦盐的那座州。”

“听说产盐……”

“往西二里地，便是盐池的北泽。”店伙往店门外一指：“在这里看不见，土冈树林挡住了。咱们这里，客官问解州不会有人知道，咱们称喊州，柏亭阜就属喊州管辖。往南还有五十里左右，客官今晚一定可以赶到喊州落店投宿。”

“喊州？”旅客笑了。

“对，外地人称解州，咱们叫喊州，解字读叫喊的喊，不读解。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要问喊州的故老，才能解答这个谜。小的是平阳府人氏，不知道。”

“呵呵！真是无独有偶。”旅客大笑：“咱们京都真定府，有一座柏乡县，地当南北大官道。那个柏树的柏不读柏，读搬乡县。你这里叫柏阜，最好改叫搬亭，会不会被人把亭子搬走？呵呵！”

一阵大笑，有许多旅客也跟着大笑。

年轻旅客不笑，剑眉深锁，注视出现在店外凉棚中的几个新到旅客。

隐隐传来急骤的蹄声，有大群健马来自北面，不像是走长途，而是策马赶路。

四个人，一个穿红衣裙，外加雪白披风，风华绝代的年轻少女，两位中年男女随从，一个同样穿了朱红短衫裤的十一二岁俏丫头、少女佩剑，男女随从佩刀。

由于四人手中都有精制的马鞍，可知必定是乘坐骑而来的。少女穿裙，骑马如果飞驰，裙袂飘扬，必定大有可观，路人侧目。

四人并没打算入店，在店外向北眺望，似被大群健马所吸引，好奇地驻足观看。

“她怎么到北地来了？”年轻旅客喃喃自语：“总不会是江南的糜烂生活过腻了吧？”

蹄声如雷，马群渐近。

店伙走了，中年旅客的邻桌，一位年约半百出头，秃顶凸肚佩了泼风刀的旅客，找上了中年人。

“在下听说过你们二位。”秃顶旅客笑吟吟地说：“三位从京师来，怎么走山西道？”

“从五合山动身时，当然是走山西道。”中年旅客瞥了对方一眼，眼中戒意重现：“你知道咱们结义三兄弟？咱们眼拙，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山东褚安平。”

“哦！大名鼎鼎的北人屠。”中年旅客脸色一变：“久仰久仰。褚兄居然远来山西……”

“从关中来，往北面访友。”北人屠打断对方的话：“你们京都西山三霸混得很不错，在京都有你们的地位，怎么离巢这么远，出了什么事？”

“别提了，京都愈来愈难混啦！似乎天底下的牛鬼蛇神全往京都挤，每个都似过江的强龙，咱们西山三霸再也抬不起头，没得混啦！只好向外发展。听说御马监的梁永梁钦差，在关中神气得很……”

“哦！你们来投奔梁钦差的？”

“是呀！听说他监矿兼监税……”

“他还监兵呢！”北人屠冷笑：“关中人叫他梁剥皮，括得天高三尺，地流三尺血水。”

诸位，不要去。”

“你是说……”

“目下他已经福星远去，太岁当头。”北人屠冷冷地说：“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叫大刺客林彦的人，正在逐一铲除他那些祸国殃民的爪牙，闹了个烈火焚天，他的脑袋即将旦夕不保。回去吧！诸位。这天杀的杂种太狠了，连我北人民也看不惯他那泯灭人性的作为。我北人屠的刀，杀英雄好汉显得特别俐落，要我去杀那些良民苦百姓，我实在下不了手，去他娘的混蛋加三级！”

星相家根据岁星(木星)绕天的一周(十二年)，把天分为黄道十二宫，以岁星所见的部分为岁名。但岁星运行的方向是自西向东，与黄道所分十二宫相反，所以为了计算方便，便假设出一颗太岁星，与岁星的运行相反，以使用来纪年。

太岁代表人君，率领天上神祇(星主)，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所以不论起造房屋，甚至建筑城郭，都不能向着这颗假设的星，这就是所谓冲太岁。太岁所在的方位，是不可冲犯的凶方。起房子冲了太岁，大灾大难永无穷尽。

但太岁怕福星，所以建造房屋的人，惯例挂上“福星高照”的红布，希望能让太岁滚蛋。

福星远去，太岁就当头。这是说，福去祸来了。

“你老兄别话中带刺好不好？”西山大霸脸色一阵红一阵青，要恼羞成怒了：“你从关中来，八成儿是投奔梁钦差被拒绝了，所以……”

“放你的狗屁！”北人屠投箸而起，秃脑袋一阵油光，表示冒火了：“太爷从山东杀到河南，一向独来独往，凭手中刀称雄天下，从不低三下四听人使唤。为祸山东的马监马钦差，肆虐淮扬的陈钦差陈奉，太爷都曾经宰了他们不少泯灭天良的爪牙，所以才浪迹天下，依然过自由自在的快活日子。呸！梁剥皮是什么王八东西？他配要我北人屠，向他投奔？去你娘的！”

店堂气氛一紧，旅客人人变色。

西山三霸如果想挽回面子，只有一条路好走：拔剑拼命。

没有人能忍受这种当面臭骂的侮辱，西山三霸当然受不了，三人一脚踢开长凳，变色而起。

年轻旅客不理睬店堂的冲突，吃完最后一块肉脯离座，取荷包准备会账。

蹄声震耳，卅余匹健马到了店前，卅四名骑士两面一分，下马迅速堵住了食店。

另一半人，控制住停车场。

“进去！”为首的骠悍骑士，向在店门外的四位男女沉声发令，态度极为强横恶劣。

“你说什么？命令我？”风华绝代的少女黛眉一挑，凤目带煞：“你们这么一大堆人，是晋南哪一路的强盗？斗胆！”

话说得骄傲凌厉大胆，十余名声势汹汹的骑士，全都脸色一变，大感意外。

江湖船友对三种人必须小心：出家人、妇女小孩、残废者，碰上这些人，有理讲不清安全堪虑。

骠悍骑士当然知道这种禁忌，可是骑虎难下，当这么多人面前受到一个少女的指责，脸往哪儿放？

当然，他并不知道少女的来历，更不知道眼前这位看似明艳照人，风华绝代的少女，到底是不是“少女”？反正外表的确像一个含苞待放二八年

华的少女，丝毫不带成熟女人的风情，这种刚出道没几天的小姑娘，是很容易对付的。

怒火冲昏了灵智，骠悍骑士不假思索地一耳光拍出。

少女反应快逾电光石火，也一掌挥出。

啪一声巨响，骠悍骑士暴退了三步。

“你找死！”少女冷此，一闪即至，纤掌再挥，蓦地劲气如山洪暴发，传出隐隐风雷声。

骠悍骑士别无抉择，提高警觉用避实击虚技巧接招化招，刹那间连封七掌，换了九次方位，最后右臂挨了一掌，乘机冲出丈外，脸色冷青，右手有点抬不起来了。

这刹那间的快攻，旁观的十余名骑士根本无法看出招式，一个个目定口呆，似乎还不相信领队人被击败了。

“你练了乾元真气，难怪受得起打击。”少女其实也来不及乘胜追击，全力快攻耗了不少真力：“准备好了，本姑娘要用绝学让你后悔一辈子。”

“在下也要用绝学打发你。”骠悍骑士咬牙说，不再用掌，双手十指不住扣抓，传出像是金石相击的骨节响声：“谁后悔立可分晓。”

少女也用爪功，她的手像猫爪。

眼看要扑上各展绝学，外围十余名骑士突然中分，放出一僧一道。骑士们对两个年已半百出头的僧道颇为尊敬，欠身让路像是恭迎主人。

“贤侄不可鲁莽。”老道及时相阻，声如洪钟中气充沛，显然意在示威，字字入耳如受巨锤闷击：“乾元真气应付不了女施主的天玄神经。”

“南无阿弥陀佛！”和尚先稽首念佛号，鹰目炯炯再冷冷意笑。“洞灵观主好造化，造就了这么一位超绝门人，名满江南七载，很少驾临此地，想不到居然出现在山西，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从外貌看，这位洞灵观主的爱徒，的确像年华双十的少女，但既然名游江南七载，那就决不可能是二八芳华的少女了；但是，十三四岁便闻名号的人也不少。

“无量寿佛！”老道也装模作样：“千幻夜叉霍红姑，不要管吕梁山长堡的闲事好不好？女施主即使有翻天覆地之能，远来山西毕竟有如龙游浅水。女施主真要管，贫道不才，以见笑方家的太乙魔罡，领教天玄神罡是否其有毁天灭地的威力。”

千幻夜叉粉脸一变，傲气消失了一半。

“道长想必是王屋散他乙休仙长了。”千幻夜叉手徐徐按上剑把，随时可能拔剑相向：“本姑娘从不多管别人的闲事，我千幻夜叉不屑做侠义英雄。我不管这个冒失鬼是何人物，是他愚蠢地向本姑娘挑衅侮辱的。你王屋散仙唬不了我夜叉，吕梁山长堡也只能吓唬山西人。今天理字当头，本姑娘必须要求还我公道，哼？”

语气依然强硬，而且充满不甘体的意味。

天下汹汹，群雄并起，各门各道人才辈出，高手名宿与后学之秀各争雄长，每个人都以风云人物自居，真正身怀绝技的人，名号反而没有敢杀敢闯的人响亮。

千幻夜叉，就是这一代后学新秀中，名号响亮的风云人物，真才实学也佼佼出群。她不但屑做快义英雄，反而专向一些侠义英雄挑战，有些消息灵通人士，甚至知道她是一个极为凶残的隐身大盗。

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千幻夜叉不但不好惹，而且心狠手辣含笑杀人，对是非黑白认定与众不同的凶魔，口碑相当差的怪女人，冒犯她的人结果相当凄惨。

吕梁山天长堡在山西名气极大，天长堡堡主玄天绝剑祝天长，更是天下七大剑客之一，经常在天下各地走动，所经处腥风血雨相随而至，背地里有人称他为嗜血鬼王，大有取代玄天绝剑绰号的趋势。

千幻夜叉当然知道天长堡的威望，但她在江南的名头同样响亮，情势不容许她退缩，她不是不重视名利的魔道小人物，而是名满江南的名女人。

强者相遇，势将定上不是你就是我的绝路。

和尚眼看要闹僵，必须出面打圆场啦！

“哈哈哈哈哈……”和尚大笑，点了点手中的禅杖以吸引众人的注意：“情势急迫，祝少堡主并没存心招惹霍姑娘。一时鲁莽，情有可原。冤家宜解不宜结，祝少堡主，解铃尚需系铃人，向霍姑娘道个歉，岂不皆大欢喜？老道，你就别煽风拨火好不好？”

“问题不在贫道，和尚。”王屋散仙阴笑：“洞灵观主称太上真仙，天玄神经号称降妖伏魔绝学。她的门人号称千幻夜叉，在江湖声威远播，在这里碰上无意中开罪她的人，她岂肯善罢干休？贫道总不能袖手旁观，眼看好友的子弟任由夜叉吞噬宰割吧？”

“那就让和尚调解吧！四海游僧自信还有调解的份量，毕竟和尚我与洞灵观主是同一辈的人，而且不算陌生，霍姑娘不会计较老衲多管闲事吧？”

千幻夜叉脸色一变，有点不安。

四海游僧昙永，天下四凶之一。这位凶僧什么都戒，就是不戒酒色财气。

王屋散仙已经是江湖朋友畏如蛇蝎的人物，四海游僧更令人闻名丧胆。

这一僧一道，显然与天长堡的人一同前来的。

天长堡主玄天绝剑，名列天下七大剑客之一。

她固然自命不凡，威震江湖，但与这三个位高辈尊，武功超绝的名宿相较，仍然差了那么一点份量，何况身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强龙难压地头蛇、她如果不肯罢休，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毫无疑问地，她极难闻过一僧一道任何一关。

“大和尚，你并非管闲事，而是你们是一伙的。”千幻夜叉咬着银牙说：“好，本姑娘认了。山西是天长堡的地盘，本姑娘这就折返河南不再北行。山与山不会碰头，人与人早晚会再见的，咱们日后江湖上见。”

天长堡主到底有几个儿女，外人无从知悉。眼前这位骠悍骑士，就是祝堡主的儿子祝龙。

祝龙知道自己犯了有限无珠的错误，把一个威震江湖的夜叉，当作初闯江湖的少女，错得不可原谅。

“霍姑娘，在下错了认错。”祝龙当然不愿树下强敌，日后他还要在江湖扬名立万呢，大方地上前抱拳行礼赔不是：“多有得罪，姑娘海涵。只因为情势急迫，在下也是情急大意，事出意外，姑娘恕罪。”

总算给足了面子，其实他大可顽强到底的，情势对他有利，只要他再点上一把火，一僧一道一定可以帮他摆平夜叉的四个人。

千幻夜叉心中雷亮，目下她是势弱的一方，天长堡的卅余名高手，对付她并非难事，即使一僧一道不干涉，她也将付出可观的代价。

“好，我接受你的道歉。”千幻夜叉很高兴能争回面子，对祝龙能屈能伸的气度颇有好感：“既然你的事情势急迫，我就不干扰你，你办你的事好了。”

“谢谢姑娘海量，感激不尽，告便。”祝龙权有风度地行礼道谢，举手一挥。

已经先有四名骑士，从后门进入占据了食厅，四支剑扼守住四方，监视食厅的甘余名食客，连店伙计也禁止走动，有效地控制了食店，等候主事人进入。

祝龙带了八个人，威风凛凛进入食厅，虎目炯炯，搜视所有的食客。食客们惊疑不安，一个个心惊胆跳，惊恐畏缩，等待大祸临头。

年轻骑士也不例外，会了帐却走不了啦！

一僧一道向千幻夜叉用手势致意，跟着祝龙进入食厅分别堵住两侧的通道。

看气势不对，旅客们便知道来了强梁。

强梁并不仅指强盗，地方的土霸官绅都可以称为强梁。后一种强梁，比强盗更为可怕。

鸦鹊无声，所有的旅客皆变色战栗，有如大祸临头，连一声大气也不敢喘。

接着进来了两个面目阴沉的中年骑士，外表像不一起眼的二流打手，两面一分，绕食堂与堵住两端的骑士会合，死寂的食厅，可清晰地听到两人的脚步声。

“两位如果不自行站起来，休怪在下不尊重江湖礼数。”祝龙一字一吐，精光四射的大眼，逐一凌厉地搜视每一个食客：“可要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们了。你们都是大有名气的人物，最好不要自取其辱。”

食客们你看我，我看你，弄不清这位气势汹汹的强盗，所要找的“两位”是谁。

“天涯浪客与玉面狐，都是化装易容的一代宗师。”王屋散仙接口：“武功超尘拔俗，名列当代的风云人物，扮胆小鬼实在有失身份。而且，一旦被制住，任何高明的化装易容术，在查验之下无所遁形。站出来吧！贫道保证给你们公平了断的机会，不要错过了。”

天涯浪客雷雨，在江湖享誉甘余载，算是黑道人物中的名人，神出鬼没专向黑白道大家敲榨打油丰，知道他庐山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

玉面狐乔娇，也名震江湖十余年，据说是天涯浪客的情妇，两人都是化装易容的专家，名列宗师级的人物，两人的年纪都在四十上下了。

一个半老徐娘，化装易容再高明，被捉住之后；必定原形毕露，江湖朋友的查验与迫供手法，可不介意什么道德礼俗。

老道的威胁性警告，应该很有效的，可是，所有的食客皆无动于衷，惊惶依旧，恐惧依旧。

片刻，仍然没有人挺身而出。’

天涯浪客很可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向天长堡敲诈，难怪天长堡出动了如此浩大的阵容，远从汾州追到此地来，显然志在必得。

“哼！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了。”祝龙终于发威了，凶狠的拔剑出鞘。

任何人称可以看出，他要下令挥剑擒人了。

卅余位食客，捉人格大贫手脚。

可是，所有的骑士皆没有冲上动手的打算。

“扑通……”两名食客无缘无故栽倒。

片刻间，卅余名食客全倒了，倒下便失去知觉，仅有三四个人挣扎了几下。

片刻间，卅二名食客全被五花大绑，一名骑士扛一个，店堂一空。

目送大群押了卅二名食客的天长堡人马远去，千幻夜又冲人马的背影冷冷一笑。

“咱们转回蒲州返河南。”千幻夜又向三个同伴大声说：“免生闲气。天长堡是不饶人的，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那位少堡主工于心计，办事时不希望树我这个强敌，尔后他就可以全力对付我们了，走！”

两个车伕叫苦连天，旅客全被掳走了，如何向旅客的家属交代？山西骡车行怎惹得起天长堡？

几个店伙也垂头丧气，敢怒而不敢言。

“小姑娘，你们的确不能往北走了。”一名店伙计惶然劝告：“踏出解州北境，一定会有人行凶的。天长堡的人横行霸道，打手众多，刚才姑娘留经说下了狠话，那些打手……”

“我知道。”千幻夜又淡淡一笑，“就算那位祝少堡主不计较，他那些打手也不会善了。我是很聪明的，不会再给他们耀武扬威的机会。”

“姑娘午膳后再动身南返，还来得及。”

“不必了，坐骑并没乏力，先走了再说，我怕他们转念折回来行凶。”

四人上马走了，四匹坐骑的确精力充沛，不像是曾经从解州北上，赶了五十余里长程的疲马。

山坡长满了松树，坡侧是一条有雨才有水的断崖沟，沟旁有不少崩坍的崖坑，正是埋尸灭迹的好地方，人往坑中一丢，挖崖土掩埋十分方便省力。

十余名骑士站在坑上方，准备用打木桩的方式，把黄土崖壁的土向下撬。

坑底，已躺了十七具被打昏，还有呼吸的人体，有几个已经断了气。

每个丢下坑的人，身上精光赤条条。

这个坑很大，埋三五十个人绰绰有余。

十余名骑士有站有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助天，对坑底即将被活埋的赤条条人体，无动于衷毫不介意，天灾人祸频仍，民不聊生，死的人成千上万司空见惯，人的心肠都变硬了，硬了便失去人类的尊严。

天下各地都在闹官逼民变，真的人命不值钱。

两位骑士从冈上的松树中，又抬来一具女尸，向同伴略打招呼，将赤裸裸的女尸往坑底一丢，重新返回冈上的松林，他俩是负责送尸的人。

“二哥，少庄主为何要把这些人都埋掉？”一名骑士向同伴问，眼中流露出淡淡的怜悯神情：“其实没有必要，不是吗？”

“老三，你是真不懂呢，抑或是装糊涂？”二哥冷冷地说：“只要留下一个活口，日后可能出大批漏，再说……再说……”

“再说什么？”

“谁也没见过天涯浪客与玉面狐的真面目，只知道他们化装易容，扮旅客乘山西德车行的下行客车走了，谁知道哪两个是他们？”

“但还有其他旅客……”

“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纵走一个疑团，你懂不懂？真是少见识。”

“毕竟太惨了，二哥。”老三黯然叹息：“这些人都是老老实实的……”

“闭上你的嘴，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哑巴。”二哥不耐地大声呵责：“你那些悲夫悯人的废话，如果让大少堡主知道，会招祸的，哼！”

“我们投奔祝庄主，已经四年多一点了，我知道大少堡主心狠手辣，但今天似乎比往昔更狠。”老三低声嘀咕，怕被不远处的其他用伴听到：“依我看，八成儿是牛鼻子老道的毒主意，他修什么他？简直就在造孽，哼！早晚会道到报应的。”

“闭嘴！”二哥深叱。

“咦！你兄弟俩干什么？”坐在不远处的另三位同伴，不约而同讶然问。

“没什么。”二哥支吾以对：“我这位三弟想偷懒睡一觉，他认为逐一问口供浪费时间，卅二个人，不知要问到什么时候呢！”

“大少堡主真有耐性。”那位仁兄说：“要是我，干脆一起杀掉，一埋了事，反正全杀掉，定有那两个狗男女在内，是吗？”

“你该向大少堡主建议呀！”

冈上人影再现，另两名骑士抬了一个赤条条的人走来。

“哦！这一个这么快？”一名中年骑士信口问。

“这家伙是大名鼎鼎的北人屠山东褚安平，知道身份来历，还有什么好问的？所以快啦！”抬双脚的人一面走近一面说：“这家伙是一条好汉，所以没给他服用解药，没用刑，认出身份就抬来了。”

“百毒真君武元真的散魄毒香，的确了不起。”二哥接口说：“名称上说毒香，其实无色无臭，入鼻必倒，如无他的独门解药，卅六个时辰才能魂魄归体，真可怕。”

“人家是用毒的大师级人物，当然了得啦！”抬脚的人一面说，一面向同伴点头示意，将人向坑底一抛，转身匆匆走了。

“北人屠，说起来是同道呢！”老三招摇头苦笑：“想不到他！”

“同道又怎样？灭口重要。”二哥撇撇嘴：“他杀的人也够多了，这样糊糊涂涂死去；也算是他的造化，他应该挨刀的。”

冈上，不时传出受刑者的短促厉叫声。

“碰上疑犯了。”有人大声说。

问口供的人相当小心，先解绑将人剥光，不论男女一视同仁，重新上绑之后再服解药，两个孔武有力的骑士，将人压跪在地，由主事人问口供。

主事人有五个，并排席地而坐。中间是主要负责人，大少堡主祝龙。

其他四人是王屋散仙，四海游僧，百毒真君，九州神眼南天禄。四人都是天长堡主玄天绝剑的好友也是这次追缉天涯浪客与玉面狐的主力。

天涯浪客与玉面狐，都是大名鼎鼎的超等高手，凭大少堡主祝龙与三十二名打手，哪敢远出数百里追缉？论机智与经验更是差远了。

如果没有这四个人同来，祝少堡主就很难应付得了千幻夜叉。

掳来的人全摆放在一旁，逐一审问查验的人才用解药把人弄醒，逐一处理慢慢来。

剥光一个人检查是非常容易的事，一定可以查出哪一块骨头，哪一条肌肉是经过改装的，一须一发是否加饰一验便明。

年轻骑士是第卅一个受查验的人，他身上任何一处肌骨都是正常的。

当然，他不是女人改扮的。

天涯浪客与玉面狐，都是年已四十上下的人，年轻骑士浑身散发出健壮强韧的年轻活力，筋骨并不特别壮实，匀称，强韧，线条柔和有如一头健美的豹子，当然不可能是天涯浪客。

他身上的物品，皆被一一摊放在地上：百十两金银，制钱，宝泉局的几张小额官票，旅行者的必需物品，相当完备。

连一把小刀也是削树枝用的单刃四寸刀，根本不可能作兵刃使用。

唯一可疑的是路引，有五张是空白的。

一个老江湖，身上必定有备用的空由路引。

他终于从一片空茫中魂魄归窍，这才发现身上加捆的牛筋索，束缚得全身发痛，五花大绑的滋味真令人受不了，稍一挣扎，脖子便被勒紧得呼吸困难。

死囚犯上法场，如果逞英雄或扮狗熊大吵大闹，押解的刽子手只消一拉索绳，死囚就吵闹不起来了，这就是五花大绑的功效，十分管用。

“你是干什么的？”祝龙冷然盯着他，像清官大老爷问案，精明锐利的眼神，几乎可以看穿犯人的肺腑：“从实招来。”

看了陈列在地上属于他的物品，他知道该怎么办了。

扭头一看，一旁还躺着十一个昏迷不醒的人。

西山三霸只剩下一个，是老三章成梁。

“我是受雇调查西山三霸的人。”他强作镇定，心中不住思索自救之道：“西山三霸，是京都西山的三个土霸头头。”

“哦！你就是江湖道上的猎赏人？”

“不是，在下只受雇调查，其他不关我的事。”

“受谁的雇？”

“京都威远镖局。”他充分表示合作的诚意，对答如流：“三个月前，威远镖局接了一笔红货，汉出京都便神秘失踪，赔了七千两银子，几乎关门大吉。我听到一些风声，暗中钉牢了西山三霸，他们月前悄悄出关，绕大同走上这条路，所以跟来了。猜想他们必定将红货请人另带，在某一地方会合，已经知道走漏风声，所以绕道出关远走高飞。”

“你有能耐将红货追回？”

“那不是我能耐所及的事，我只负责证实他们与党羽会合，便通知当地与镖局有交情的朋友，便没有我的事了。”

“唔！看你也不像一个对付得了西山三霸的人。你姓禹？吃这门饭多久了？禹秋田是你的真名？”

“是的。”他语气肯定：“混了三四年，还没混出自己的局面。我正在努力，我还年轻，本钱足。”

“你认识天涯浪客吗？”

“老天爷！我哪配和大人物高手名宿打交道？就算他的在我面前，我也不知道他是老几。”

他这些话，等于是承认强权，等于表明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通常可以满足对方的虚荣心，得意之余会放他一马。

可是，对方并不因为满足虚荣而放任何人一马。

“你这种小人物，这世间实在太多了，有你不多，没你不少。”

“在下不会妨碍诸位的事……”

“但小人物有时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怪你运气太差，恰好闯入是

非场，认命吧！”祝龙神气地说，举手一挥：“把他处理掉。”

压架住他的两个骑士，一个一掌拍在他的天灵盖上，一个在他的腰背踢了一脚，架起再抬了便走。

拍天灵盖那一掌力道可怕，足以震碎他的脑髓；腰背那一脚同样凶狠，足以震散他的脊椎骨。”

他被抬起时，已成了气息渐绝的死人。

砰一声响，他被扔入尸坑底，压在一具赤裸裸的女尸上。坑底已有了廿一具死尸，虽则其中有几具还没断气，但那是一定会死的。

他也是一定要死的，除非有奇迹出现。

第 2 章

这里距柏亭仅十余里，小径向东伸三里左右，远远地可以眺望官道的情景，派有警戒监视四面八方的动静，另派有人在官道附近监视可疑人物。

十余匹健马，向松冈飞驰而来，派在官道左近的人并没发讯，可知来的必是自己人。

松林内，审讯仍在进行。

已经处决了廿七个人，仍然没发现任何一个男女，与天涯浪客或玉面狐相像。

全是些不相干的人，大少堡主权龙已感到焦躁不安，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怎么却落空了？

如果真有这两人在内，杀掉卅二个无辜也是值得的，但没有这两个人在内，他们岂不成了拦路打劫恣意杀人的强盗？就算自己人不会泄露真象，但柏亭阜的人铁定会消息传出的，至少山西骡车行的人，必须对旅客家属有所交代。

如果有这两个人在内，天长堡就理直气壮了，可以一日咬定失踪被掳的旅客，全是天涯浪客与玉面狐的党羽，被格杀或者逃走了，山西骡车行只能按江湖规矩和天长堡理论，也理论不出任何头绪来。

正在盘问一个壮实的中年人，外围的警戒匆匆奔入报讯，说堡主带了人赶来了。

十五匹健马在林外交给警卫，雄健伟岸的堡主玄天绝剑执天长，带了十四位亲信男女随从，神气地到达刑讯现场，接受少堡主一群人迎接。

“呵呵呵……”祝堡主远在十余步外便高兴万分大笑：“儿子，你真能干，一人不损便将人弄来了，顺利得出乎意外，呵呵！很好，很好。人呢？”

“爹，还……还没将人找出来。”大少堡主笑不出来，脸上神色尴尬：“只是……”

“只是什么？”祝堡主冷电湛湛的鹰目，扫过五个剩余的俘虏：“没有女的？哪一个是天涯浪客？儿子，你让玉面狐溜掉了？”

剩下的五个俘虏都是男的，几个女的早已处决了。

“的确没有玉面狐；”大少堡主脸色很难看：“这五个人，是否有天涯浪客在内……”

“怎么一回事？”祝堡主脸色一变：“在官道警戒的人禀告，你已经将柏亭阜全部旅客弄来了，难道说，你并没全都捉来？”

“孩儿的确全捉来了。”

“可是，没捉到那两个人？”

“这……”

“把情形告诉我。”

“好的……”大少堡主将经过一一禀明：“我们赶到柏亭阜，南面拾好来了千幻夜叉霍姑娘四个人，孩儿起初不认识她，几乎起了冲突……”

如此这般，直说至盘问口供迄今的经过，钜细无遗一一说了，不时由王屋散仙与四海游僧加以补充说明。

“唔！不太对。”祝堡主静静地听完，朋森森地说：“儿子，显然咱们又上当了。这五个人……”

“这一个已可断定不是天涯浪客。”大少堡主指指那位赤裸的精壮中年人：“他是太原孙家牧场的草场领班，叫罗四，练了几年铁沙掌，他的手掌已可以证明他的身份，身份证明都是真的。另外四个也许……”

“我要进一步知道千幻夜叉的事。”祝堡主一眼就看出另四个昏迷不醒的人中，不可能有天涯浪客与玉面狐：“这鬼女人应该不至于出现在咱们山西道上，她怎么可能远离江南前来喝西北风？”

“堡主，去年岁梢，河南方面的道上朋友，就曾经与那魔女发生多次冲突事件。”四海游僧替少堡主解围：“她转来山西，是否另有图谋无法得悉，她能在河南闹事，为何不敢来山西？她白天很少露面，红衣裙白披风是她的活招牌。当然，所露的决不是真面目。”

“孩儿亲见她们从南面来，只比孩儿早到一步。”大少堡主接着说：“一到食店前就碰上了。孩儿不认识她，也不想把南来的旅客也牵连在内……”

“你说她还有三个随从？”

“是的，一个小丫头，另两个一男一女。”

“不对，据为父所知，千幻夜叉如果白天出现，必定带了十几个千娇百媚的女人，每一个都可能是她的替身，但不会有男随从？”

“唉呀！”王屋散仙第一个惊呼。

“千幻夜叉如果与玉面狐有交情，很可能……快！准备走，去拦截她们。”祝堡主暴跳地叫：“我敢打赌，那两个随从就是天涯浪客和玉面狐，但愿还来得及。”

一阵大乱，五个俘虏被拍击脑门留在原地，掩埋尸体的事也懒得善后了，大群人马挤命向相亭阜飞赶，善后的事留待尔后处理。

禹秋田需要奇迹，奇迹果然出现了。

百毒真君是当代大师级的用毒宗师，威震天下群雄侧目，所用来制伏大批强敌的散魄毒香，即使用独门解药将人救醒，魂魄归窍神智恢复，但毒性消散得十分缓慢，在短期间决难恢复体能，手脚发软移动吃力，许久许久才能完全恢复活动能力。

天灵盖与腰脊，皆受到致命的打击，换了旁人，一下子就够了，他挨了两下。

假使骑士们覆土，他死定了。

他如想从尸堆中挣扎出来，负责等候覆土的骑士怎肯放过他？

骑士们都走了，他躺在尸堆中默默地凝聚神功。

他并没死，当他清醒后看清处境，便知道他已经踏入鬼门关第一步了。

俘虏少了一大半，为何？

这些边地的土霸，对待一些弱者是极为残忍的。

心中有了准备，他有了应变的打算。

老天爷保佑，这些人没有乘他昏迷不醒时，割断他的咽喉或砍下他的脑袋，一定是福星正拱照着他。

余毒仍控制他的身躯，他毫无抗拒的机会，只要有令对方起疑的任何行动，他必定与死神攀上了亲。

幸运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

在江湖神出鬼没四五年，上过刀山蹈过剑海，经历过无数劫难，他依然活得好好的。

也许，他逃不过这次劫难了。

躺在尸堆中，他默默地、艰难地，以大恒心大毅力克服毒药和打击所加给他的伤害，小心翼翼地排除万难，再三努力终于凝聚了将散的先天真气，再三努力引发体内的神功，以吸收天地的精华暂为己用。

如果那些候命覆土掩埋尸体的骑士在场，他很难逃过这些行家的眼下。

真幸运，骑士们呼喊匆匆走了。

“老天爷真可爱！”他心中暗叫。

柏亭阜的居民，尤其是食店的伙计，受到凌厉的盘问，怎敢不合作？

其实没有盘问的必要，千幻夜叉四个人向南走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祝堡主不是善男信女，带了所有的人向南穷追。

要离开山西，往南定必须先到蒲州，然后分西南两途。西走大庆关进入陕西，南走风陵渡过河到渔关入河南；’半途当然有许多小道，至各地城镇躲藏。

千幻夜叉是老江湖中的老江湖，逃避追踪的手段比任何人都高明，如果沿途打听穿红衣裙白披风的女人，想得到必定白费劲。

江湖道上，想追踪千幻夜叉的高手名宿不是没有，但没听说过谁成功了，追踪到了也占不了便宜，有许多高手名宿就因为追上了才送掉老命的。

因此，祝堡主唯一的本钱是倚仗人多。

这一追，决不是短期间能追得上的，不敢派人回松冈善后掩埋尸体，祝堡主需要大量的人手助威。

卅二个人，只有三个是活的。

而唯一真正活的人是禹秋田，他最幸运。

北人屠褚安平，也是最幸运的一个，没受外伤打击，仅中毒醒不过来。

另一位是西山三霸的老大，铁门神李刚。这位大霸练了铁头功，平时脑袋比石头还要硬，运起功来甚至不怕刀砍剑劈。因此脑袋挨了一记重掌，并没损及脑髓。

腰脊也挨了一击，幸好伤势不算严重，被丢下尸坑时，仅昏迷不醒而已，已服过解药，短期间仍难活动。

半个时辰后，禹秋田离开了尸堆。

站在尸坑旁，他心潮汹涌。

“这笔财如果放弃，怎能甘心？”他喃喃自语。

廿六尸赤裸裸的人体，惨绝人寰。他毫不激动，激动无补于事，死了的人不会因为他激动而重生，而且他看死人看得太多了，没有激动的必要。

但他的话很古怪，居然是与此事无关的“发财”。

回到松林，找回自己的衣物。天长堡的人走得急促，不理睬这些不值钱的死人财物。

他把另五具尸体拖至尸坑，以免被豺狼野狗糟蹋了尸体，将尸体丢入，这才发现大霸铁门神仍然活着。再一寻找，又找到呼吸如常的北人屠。

大霸铁门神容易救醒，醒来时仍然浑身虚脱活动困难，只能穿上禹秋田找回的衣裤，躺在一旁歇息。

救北人屠费了不少手脚，死中求活只好不挥手段。

北人屠终于醒来了，发现自己光赤着半躺在一株巨松下，挺着凸出的大肚皮，难看死了。

看到了坐着调息的禹秋田，和躺在一旁的铁门神，这位操刀杀人如屠狗，倒有几分正义感和豪气的屠夫，大感惊讶不知身在何处。

“咦！这是什么地方？我……我怎么浑身脱力？”北人屠脸色大变：“小子，是你计……计算了我？那……那些天长堡的人呢？”

“这里是天长堡杀人灭口的屠场，一定很对你这人屠的胃口。”禹秋田活动手脚，语气冷冷地：“咱们在食店，中了百毒真君武元真的散魄毒香，带来的卅二个人，在这里查验身份，也作为屠场。”

“屠场？这……”

“他们去追天涯浪客和玉面狐，走得匆忙不知还有人没死。你到冈下看看，尸坑里有廿九具赤条条的死尸，也许不久之后，他们会派人回来掩埋。”

“哎呀……”

“别急，追两个脱钩破笼的鱼鸟，不是容易的事，可能需要咱们做做好事，找乡民来掩埋或报官，”

“那些狗王八蛋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该死！”北人屠咬牙切齿怒叫：“糟！百毒真君的散魄毒香……”

“很厉害，很恶毒，但你是唯一没给你服解药，便丢入尸堆活埋的人。”

“咦！那我……我并没中毒，只是……”

“我救了你，还有大霸铁门神。”

“你……你有解药？”

“没有。”

“那你……”

“我不能见死不救，而且也需要有活的证人，所以明知你这人屠不是东西，但也不得不救。有一个刚咽气的人，我利用他的血救了你，血中有解药的成份。你自己知道，口中的咸味和血腥应该不陌生。”

北人屠的口角，还遗有血迹呢！

“大霸也……也不是东西，你也救他……”北人屠不道谢，脸上有愧色而已。

“他没有你坏，所以远离京都肮脏地，远走他方谋活路。你还可以勉强活动手脚，赶快找回你的衣裤物品，如果有掩埋尸体的人来了，至少还可以操刀抵抗三两下，不至于赤裸裸被宰。”

“老天爷！我穿衣裤的力道恐怕也没有了……”北人屠一面吃力地挣扎

爬动取衣裤，一面埋怨：“这些天杀的狗杂种，我会回报他们的。”

“你这一辈子也进不了天长堡回报他们。”大霸铁门神有气无力地说讽刺话：“以往你所屠杀的人，都是一些势孤力单的一二流货色。天长堡主玄天绝剑，却是超等中的超等剑术大家师，你……”

“闭上你的狗嘴！”北人屠一面穿衣裤，一面愤然叫吼：“太爷我也是超等的高手，刀法的宗师，去你娘的！你不服气是不是？”

“别吵了，两位。”禹秋田制止两人斗嘴：“赶快歇息，试试行功恢复精力。我到冈下找村子，通知村民来这里善后报官……”

“报官？老天爷！你敢留下来打官司？弄不好你我反而成为涉嫌人，上法场的决不会是天长堡主。”大霸流着冷汗惊恐地说：“你做做好事，等咱们有了离开的精力，再去找村民报官，你陪他们打官司好了。我在京都鬼混，知道那些官老爷与恶霸土豪间的狗屁事，倒楣的一定是你我这种无权无势的外地人。我可没有上法场的胃口，这种官司稳输不赢，赶快把仁义道德像扔垃圾一样扔掉，至少可以多活几年。”

“这是老江湖的最佳忠告，小子。”北人屠苦笑：“小子，你贵姓大名？”

“姓禹，那位古代治水皇帝是 본家。”禹秋田当然知道报官不是办法，会惹火烧身，只想找到村民告知一切便溜之大吉：“禹秋田，至少路引上的姓名叫禹秋田。我只想通知村民便溜走，把事情闹大，就有正大光明兴师问罪的藉口。好，我等你们能走动再打算。”

“你武功怎样？”

“还过得去。”

“奇怪，你怎么能逃出他们的毒手？”

“因为他们没把我当成人物，以为一两下就可以把我弄死。结果，我括得好好地。”

“而且救了我们。”大霸咬牙切齿：“我的两位义弟，却赤身露体躺在尸坑里。这些狗王八杂种，奈何不了天涯浪客玉面狐，却惨毒地杀死许多无辜，天道何存？我会索回这笔血债的。一定！”

“我北人屠也不会甘休的。”北人屠一面活动手脚，一面凶狠地咒骂：“祝家这些狗娘养的贼王八！我会在江湖上等他们还债。”

“在江湖上等，不如到天长堡去讨债。”禹秋田在衣堆里找出一把属于二霸的剑，试了试觉得不趁手，信手丢掉：“不登门讨债，哪能讨得到？”

“可是……天长堡有如金城汤池，高手如云。”北人屠脸有惧容。

“天长堡主在江湖行走耀武扬威，同样带有大群狐群独党。老兄，到他家里去闹，比在江湖枯等来得有效，天知道他哪一天才出去？又能在什么地方等到他？天下大得很呢！”

“我……”北人屠不住摇头。

“我也不敢去？”大霸也明白表示恐惧：“自不量力去闯金城汤池，那是自寻死路。”

“小子，你要去？”北人屠问。

“有这个打算。”禹秋田的答复并不肯定：“天下间决无攻不破的金城汤池。俗语说：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老兄，天天防贼的滋味真不好受。祝堡主必须为了今天的事付出代价，我敢保证他将会天天做恶梦，大限来时堡坍人空。”

“我得考虑考虑。”北人屠郑重地说：“小子，鸡蛋碰石头……这……”

“你有一辈子时间去考虑。”禹秋田冷笑。

“你的意思……”

“除非今后你北人屠隐姓埋名逃灾避祸，不然离开这里之后，你一露名号，天长堡的人与他们的亲朋好友，便会闻风蜂涌而至了。”

“你呢？”

“我不会让他找我。”

这句话有许多解释，意义广泛；去天长堡上门讨债。自然也是意义之一。

“最好慎重些，小子。”北人屠摇头苦笑。

“我会的。”

北人屠是老江湖，已经听出这句敷衍性的话，充满了凶兆和杀气。

北人屠的武功，在武林有其应有的地位，他的刀法更是凶狠辛辣，名列宗师级的人物当之无愧，刀一出只有一个结果：你死我活。所以，绰号称人屠。也有人称他为北地第一刀。

但这位仁兄的长相，一点也没有武功登峰造极者的外型和气概，顶门光秃秃，挺胸凸肚。凸肚，表示步入暮年锐气。消失净尽，行动不再灵活即将告别武林，该回家含饴弄孙享享清福，随时可能中风的废物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依然骠悍如虎，灵活如豹，完全推翻人体生理的老化规则。

他比大霸复元得更快，很可能身上的排毒功能特佳，要不了半个时辰，便可以起身活动筋骨了，而大霸依然委顿不堪，仅能勉强站立不倒而已。

“我该动身了。”禹秋田向手脚活动渐趋激烈的北人屠说：“我耽心天长堡另有人前来善后，我保护不了你们两个还不能全力发挥的人，所以，你们最好另找地方调息，尽快脱离险地以策安全。”

“也好。”北人屠也知道不能久留：“我可以走动了，先离开再说。”

“可是，我……”大霸不胜焦虑。

“我砍树做拖板，拖你走。”禹秋田慨然说：“你一个大枯牛似的大男人，背着走实在不雅观……糟！恐怕来不及了。”

松冈距大官道不足三里，快马一冲便到。

蹄声急骤，有马群从东面来，沿小径可以直抵冈下，骑士们正在飞驰，地面似乎也在震动。

“咱们和他们拼了。”北人屠咬牙叫：“小子，快找一把剑。”

“等到需要用剑时，我会用剑的。”禹秋田并没有拾剑使用的打算。

“我还可以一……一拼。”大霸铁门神强打精神，拔剑在手往北人屠身畔靠，显然认为北人屠的刀靠得住，年轻的禹秋田不可能提供保护。

蹄声到了冈下，一览无遗。

九名男女拴妥坐骑，向冈上急走。远在里外，便可看到冈上松林的情景，看清禹秋田三个人，松林下不长蔓草荆棘，视线无碍。

六女三男，三位明艳刚健穿了劲装的女郎，佩了剑外穿大氅，一个比一个美丽出色。

另三个是中华妇人，打扮像仆妇，但往昔的美貌仍在，平添几分高贵成熟的风华，所穿的骑装朴素而出色，举动沉稳，矮捷的神情由蕴。

三位年约半百的骑士同样出色，神目如电相貌威严，外表流露的威势颇为摄人，一看便知是精明干练，久历风霜的江湖名宿。

三方包围，气势汹汹。

“小心，不可鲁莽。”迎面一方，随在那位蓝劲装女郎身后，相貌威猛的人，出声阻止女郎再迫进：“那位杀气慑人的刀客，是大名鼎鼎的北人屠山东褚安平。看来，光天化日之下，在往来大道中掳人行凶的事是真的了。可是，北人屠从不结伙掳人。”

“那一位仁兄我认识。”右方那位中年人沉声说：“京都的蛇鼠，西山三霸的老大铁门神李刚，不是好东西，无恶不作的杂碎。”

“先擒下他们严加拷问，便知道真相了。”左方一位绿衣女郎毫不迟疑地拔剑迫进：“看那一堆衣物，他们把掳来的人抢光了，连衣裤也剥下，天理不容，可恶！北人屠交给我。”

先入为主，没有人愿意讲理。

北人屠是凶残的刀客，铁门神是京都无恶不作的蛇鼠，这就够了。

一声娇叱，绿衣女郎扑上了，剑出狠招飞星逐月，吐出三颗寒星似的剑虹，射向横刀屹立的北人屠上盘，无视于冷芒暴射锋利无比的泼风刀挡在身前，这种刀势可以封架从任何方向攻来的兵刃，甚至可以封挡暗器；

北人居本来就愤怒如狂，一声虎吼，刀气乍起，刀光闪电他的错出，铮一声斜架住来剑，扭身切入一刀反击，快跑电光石火，刀光狂野地光顾绿衣女郎的右肋。

女郎反应奇快，左移一步反手就是一剑斜吐。北人屠刀沉力猛，也仅能将剑震偏八寸，这一剑更为快速，更为神奥，剑已看不见形态，幻化为一道激光，光一现便到了北人居的右腰肋，北人屠根本不可能躲开这神乎其神的快速一剑。

侧方人影乍现，像是突然幻现的。

旁观者清，其他八男女同时发出惊呼。

剑气澈体，北人屠胆为之落，做梦也没料到一刀落空，反而让剑从不可能反击的方向及体，护体神功根本挡不住如此凌厉的剑气，便知道这一剑他难逃大劫，任何反应也无能为力，只等长剑入体啦！

绿衣女郎突然发现得人影乍现，也来不及有所反应了，只感到一只大手到了她的右肘下，握剑的手被一股无可抗拒的怪劲向上托，同时右肋一震，被另一只大手反掌一挥，气流激旋中，她被斜震出丈外。

救人的是禹秋田，速度之快，委实匪夷所思，乍隐乍现便超越四丈空间，旁观的八男女，以及在他不远处的铁门神，也是在他在绿衣女郎身侧幻现时，才看清是他平空出现，大感震撼。

穿宝蓝色劲装的第三位女郎，反应最为迅疾，绿衣女郎一退，她便一跃而上，剑如匹练横空，紧蹙在禹秋田身侧移动，剑吟声有如隐隐风雷。

禹秋田抓住北人屠的左臂，闪出三丈外，将北人屠向侧一推，俯身拾起先前丢掉的，属于二霸的长剑。

一声长啸，饱边着激射跟至的剑光，吐出千朵白莲，每一朵白莲都发出慑人心魄的炫目激光。

双剑接触，竟然不曾发出金属的铿锵撞击声，而击出像是鼓风入耳的怪异啸吟，女郎的剑急切地外崩、疾退，斜荡，眨眼间便退了两丈余。

“小心他的剑！”一位中年人惊叫：“不要……”

女郎身陷危局，同伴当然有抢救的义务。中年人的意思，是阻止其他的人接近，可惜叫晚了。

蓝影在左，绿影在右，两位女郎同对抢出，同时到达，配合穿宝蓝劲装女郎的剑，三剑齐聚，韵气发放怒涛山洪，行雷霆万钧的致命一击。

一朵朵白莲似的激光再现，四剑乍合。

罡气进爆，电气火花像满天烟火旗花，这次射出了金铁交鸣声，利器破风的尖厉锐鸣，令人闻之头皮发麻，心胆俱寒。

狂风卷起了半尺厚的松毡，像一阵黄褐色的烟雾，乱了旁观者的视线，当事人更是眼前松叶乱舞。

三女分向三方暴退出丈外，手中剑光华熠熠，但举剑的手呈现不稳定，三女的马步也虚浮。

罡风乍敛，松叶落定。

场中心，遗留着一个剑靶。

剑身已碎成百十段碎屑，随风散出五六丈外，击打着核树枝干，发出令人心寒的击打声。

禹秋田失了踪，地下没有血踪，没有破烂布帛，没有断手残肢。

“老天爷！”北人居脸无人色，握刀的手在发抖：“这……这是传闻中的天残剑术，可以分裂人的肢体。他……他是传闻中的神……神秘复仇客，我……我有眼不……不识泰山。”

“不是传闻；是事实。”那位阻止两女上前而未能如愿的中年人，说话声调不稳：“确是可怕的天残剑术，每吐出一朵激光，都有分裂肢体的技巧。奇怪！神秘复仇客是只问是非，不讲情法的天下怪杰，怎么可能与你这种人神共厌的屠夫，走在一起做掳人打劫的强盗？”

“放你的狗屁！”北人屠大骂：“大爷卅二个人，在柏亭阜食店午膳，被天长堡的人入店行凶，由百毒真君武元真那混帐东西，先施放散魄毒香，擒来这里查验是否天涯浪客和玉面狐，每个男女都在这里脱光衣裤严刑迫供，我们三个是死里逃生的人，至今体力仍未恢复。阁下，你到下面去看。”

“下面不远处有一座土坑，堆了廿九具赤裸裸的男女尸体。”大霸铁门神支持不住，坐下厉叫：“我大霸的两位义弟也横尸在内，我和北人屠都是被刚才那位年轻人救活的，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你们不问三七廿一，一口咬定我们掳人做强盗。柏亭阜的人，都可以证明我们是旅客，我们的马匹行囊，都还留在食店里呢！你们……”

“我知道你们的来路了。”北人屠咬牙说：“如果我所料不差，武林七他女中，恐怕有你们三女在内。好，武林七仙女大半是侠义武林世家的侠女，另一半是邪神魔鬼的女儿。希望你们是武林世家的侠女，你们可以替廿九个男女旅客申冤了。”

九男女楞住了，脸色不正常。

“但愿你们招惹得起天长堡，玄天绝剑在江湖算不了真正的超越高手。他们去追赶天涯浪客与玉面狐，追不上便会派人回来埋尸灭迹的，你们可以在这里等。如果不杀我和快门神灭口，我们要走了。”北人屠收刀入鞘，扶起铁门神：“那小子碎剑逃走，大概不会回来帮助我们了，走吧！”

“请等一等。”中年人居然客气地加了一个请字：“咱们从五台山朝山南返的，在路上听人说，有大批强盗掳人，所以……”

“你们行侠只会听说？”北人屠冷笑。

“不能全怪我们，你们两位的口碑的确太差。劳驾，说明白一些好不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种事在天下各地都可能发生……”北人屠

将经过一一详说了。

“在下抱歉，误会诸位了。刚才那位年轻人……”

“他也是食客之一，外表看不出任何可疑处，只知道他姓禹，叫禹秋田。他太年轻，至于是不是传闻中的神秘复仇客，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了，复仇客神出鬼没，有千万化身，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

“他的剑术，确是可呈现异象的天残剑术，可以伤残人体，与正常的剑术刺激不同。”

“如果是他，诸位。”北人屠摇头苦笑：“他会找你们复仇的，几乎可以写保票。武林七仙女都是功臻化境的武林新秀，武功拳剑与超绝的高手名宿毫不逊色！居然三比一向他下手，而且诬赖他是强盗……”

“我们是情急救人，怎能怪罪我们？”绿衣女郎急急分辩。

“你不要向我吼叫。”北人屠冷冷地说：“姑娘，你可以向他解释，我相信你有机会的，他一定会找你们复仇，一比一你们……除非你们永远走在一起，永远有三比一出手的机会。”

“咱们走吧！马匹行囊还在柏亭阜呢！”铁门神催促北人屠就道。

“称还敢到招亭阜取回马匹行囊？”北人屠冷笑：“你不是想再找死吧？被天长堡的人发现？你如果无法变成鸟，休想飞离山西地境，哼！”

两人相搀相扶，狼狈地下冈走了。

九文具女骑士愣在当地，不知所措。

他们看过尸坑，查验过遗留的衣物，观察过杂乱的蹄痕。最后，他们奔赴柏亭阜。

两个老村夫，各牵了一匹小驴，驴背上各有一位老村妇，分驮着两个大包裹，不徐不疾向北走。

在这一带，小驴是妇女们最安金的代步牲口，但必须有人牵着，以免小驴发起倔来反而不安全。

谁都不会在意村夫村妇乘驴往来，那是防近村镇的人。往来的长程旅客，都是人强马壮的引人注目大爷。

小驴向北缓进，村夫村妇心无旁骛通过柏亭阜。

柏亭阜的食店与车行歇脚站，人们仍在忙乱。山西骡车行的大车仍在，食店的拴马桩仍系有旅客留下的十余匹坐骑，邻村来的乡丁保正，正在与当地的人讨论善后问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九位男女骑士已来了片刻，向店中的伙计盘问。乡丁里正不敢得罪这些鲜衣怒马，佩了剑的英雄好汉，只能在旁补充一些意见，不敢干涉他们的盘问是否合法。

前来掳人的凶徒，的确是天长堡的好汉。天长堡的人不是匪徒，只是太原西面山区的一座民堡，堡主祝天长是太原版近的大爷，山西地区的风云人物，潜势力颇为庞大，地方人士谁也招惹不起这位大爷。还在数百里外的解州，也感受到天长堡的声威压力。

天长堡人多势众，柏亭阜的人怎知道这次主持掳人的主事，到底是堡中的哪一位爷？

没有尸体或证人留下，谁敢指证主事人是谁？官府又如何向太原行文追缉凶手？所以，这种事乡丁里正大感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

两头小驴通过食店，可以清晰地看到九位男女骑士的相貌身影。

三位女郎一绿、一蓝、一宝蓝，显得特别出色。

“认得那些人吗？”第一匹小驴背上的村妇，用只有牵驴老村夫才能所得到的语音问。

“认得两个。”老村夫一面定一面说：“穿绿衣的是绿凤欧阳明凤，穿宝蓝色骑装的是幻剑飞虹李春萱，武林七仙女中的两个。”

“那个穿蓝骑装的母老虎，是针神张淑贞。”驴背上的老村妇说：“也是七仙女之一。”

哼！有一天，我千幻夜又要替她们除名，凭她们这些黄毛丫头，也配托了大号称武林七仙女，真是欺人太甚。”

“她们不会愚蠢得招惹你这可怕的夜叉，你又何苦有心多树强敌？”老村夫好意地劝解：“各人头上一片天，一饮一啄皆是前定；你有你的天下，她们也有她们的道路。我天涯浪客口碑差，她们对我并无威胁，毕竟她们三个是颇为讲理的人，所以我不会有把柄落在她们手上，因此我不会主动招惹她们。”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横不懂？蠢蛋！”伪装为老村妇的千幻夜叉笑骂：“就因为你口碑太差，所以总有一天会与她们发生冲突的，与其日后被她们找上头来，不如早日主动向她们挑衅来得光彩些。”

“你做做好事，姑奶奶。”天涯浪客怪腔怪调：“至少，不要在咱们到天长堡公私两便之前，离开这些仙女远一点好不好？我知道你对付得了她们，我和玉面狐却惹不起她们。”

“你少说些泄气话。”

“好，不说不说。”天涯浪客苦笑：“得再尽快改装，尽快赶往天长堡办事，这样慢吞吞乘驴赶路，委实令人心头冒烟。”

“急什么呢？你和玉面狐已经按计将祝堡主引出来了，我的人会让他们在大河上下奔波，短期间他决不肯甘心离开。咱们将从容不迫，搬光他堡中的珍宝，再回头半路收拾他，我一点也不急。”

一阵轻笑，小驴向北又向北。

九位男女骑士出店，到了拴坐骑的广场，一个个显得忧心忡忡，懊丧已极。

“都怪我冒失。”绿衣女即沮丧地说：“我们真该先平心静气，问明经过再……”

“不能全怪你。”和她在一起的中年女人说：“北人屠是神憎鬼厌的人，谁看了也会认为是他在造孽，哪能平心静气处理？”

“伊婶，我不能怪北人屠，他是受害人。”绿衣女郎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转向中年人问：“伊叔，这件事，咱们怎办？”

“好侄女，你是指哪一件事？”中年人伊叔苦笑。

“这……”绿衣女郎欲言又止。

“神秘复仇客？”

“他会来找我们吗？”

“也许会。”

“也许？”

“如果他知道是误会，那就不会。”伊叔郑重地说：“这种江湖怪杰脾气虽然古怪，但相当讲理。”

“他应该知道我们不可能是天长堡的帮凶呀！”

“但你们都是这三四年来，名震江湖的超等高手，虽说情急救人，不约而同并肩出手，他能冷静地原谅你们吗？何况……”

“何况什么？”穿灾蓝色劲装的幻剑飞虹不安地问。

“你们已看到了廿九具尸体。”伊叔显得心事重重。

“是的，惨绝人寰。”

“而且，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呀！”

“那么，咱们是装聋作哑，打马南下过河呢，抑或是北上天长堡，替枉死的廿九个人讨公道？”

“这……”

“李姑娘，凭咱们九人之力，撼动得了天长堡吗？报官？山西哪一座州县能受理、敢受理这种无法缉凶的公案？官府知道咱们是老几？女侠？你算了吧！”伊叔的话，道尽现实环境的无奈。

即使解她的官府受理，他们能在这里打官司？他们又不是目击证人，这种官司天知道会打多少年月？往来太原的文书也将你来我往，耗去不少日子。

闯荡江湖的人，打官司是最犯忌的事。

“先找地方落脚，再从长计议，伊老哥。”穿蓝劲装女郎的同伴中年人接口说：“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出了事岂能怕事？”

“吴老哥可有腹案？”伊叔问。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吴老哥的修养显然不够，有唯力是尚的霸气：“神秘复仇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许多黑白道的大豪，都被他在短短的四五年中除名，所做的事并不孚人望，咱们用不着怕他，是吗？”

“至少在我们三剑一击下，他并不如传闻中那么了得。”蓝衣女郎也是唯力是尚的人：“就算我们误会了他，他应该加以解释，不该逞能卖弄，救人屠示威给我们看。哼！他最好不要妄想找我们复仇。我们走吧！先找地方歇息，再打听天长堡曲人去向。”

“也只有如此了。”伊叔叹了一口气说。

小驴出了名的倔，它高兴走就走，不高兴你打死它它也不走。更糟糕的是，假使路旁出现一头草驴（牝驴），那可就灾情惨重，一声惨叫乱跳乱蹦，拼命向草驴冲，驴背上的人那能坐得住？小姑娘老大娘不摔个半死才怪，所以需要脚夫牵驴，甚至得加上只能向前看的驴眼罩才保安全。

但它也有缺点，十分好吃，消化力特强，只要给它吃饱喜欢的草料豆麦，跑起来一定精神愉快，沿途再带一些它喜爱的食物逗它、哄它，保证比骑马还要轻快写意。

两个经过化装易容的脚夫是行家，腰囊中藏了小驴喜欢吃的食物，两个小驴跑起来有板有眼乖得很，速度足以媲美健马的小走步。

前面来了一位徒步旅客，脸色有点苍白。

千幻夜叉四个人在柏亭阜食店时，出事时人在店外，并没进店，根本不知道食厅中有些什么旅客！看到路旁出现的禹秋田，当然不知道他是食店中的受难者之一。

禹秋田必须返回柏亭阜，他的坐骑和行囊还在食店呢！

他并不认识于幻夜叉，只从红衣白披风“认为”是江湖人人又爱又怕的夜叉。

但她有江湖人精明、锐利、记忆力特强的眼力，一眼便可从所有的特征中，找出最特殊的特征牢记在心，过目不忘，这是江湖人必备的条件：敏锐的洞察力。

驴背上老大娘那一双眼睛并不老，虽则故意眯着眼半死不活，但脸上明显地留着愉快的神情，半眯的眼睛也就无意中泄漏一些玄机。

路上旅客往来不绝，何需对一个不起眼的孤零零旅客提防？

但旅客的神色有异，就必须提高警觉了。

禹秋田走在路旁，一时兴起便对驴背上的老大娘咧嘴一笑。

一点不错，老大娘正是店外所见的千幻夜叉。虽则千幻夜叉的化妆易容术极为高明，从一个美丽的十五六岁青春少女，突然变成五六十岁的花甲村妇，但那双神意内效的眼睛，却逃不过他锐利的法眼原形毕露。

当然，除了眼睛之外，另有一些小象征也被他看出异处。比方说如从侧方所看到的鼻尖轮廓，鼻子着了色加了皱纹，但外型轮廓仍然没变，留心的行家仍可发现其中的异同。

神秘复仇客之所以被称为神秘，原因就是他的庐山真面目一直就不为世人所知。

目下他虽然仍然是旅客禹秋田的装扮，但他另有用意，必须保持目前的形象，才有向天长堡讨债的正当理由，所以不打算加以改变。

这一笑笑坏了，四个人都对他陡然生出成心。

已经相错而过的千幻夜叉，半眯的老眼突然张开了。

“拦住他！”夜叉扭头向他一指，向后面的两位同伴招呼。

第 3 章

官道两端，空荡荡没有其他旅客走动，不怕走漏天机，叫声暴露了行藏底细。

后一匹小驴的牵驴老村夫；放下牵绳一闪即至，大手一伸，用鹰爪功抓擒，瘦小枯黄的手指，光临他的右小臂，抓脉门快逾电闪。

他突然退出路侧三丈外，从对方的指尖前消失，显现，似乎一动一静之间，时间与距离已经不存在，消失与显现是同一时间所发生的事，因此看不到三丈余空间，到底有没有任何形式的物体移动。

“噢！”四个人大吃一惊、不约而同发出惊呼。

“他娘的！”他流里流气怪叫：“我看，今天我是冲了太岁，走了霉运啦！一而再受到欺侮，我到底脑子里哪根筋不对了。”

“我不信邪。”老村夫定下神怒叫，再次飞掠而进，速度增加了一倍，伸出的爪势也增快一倍，这次用的是狠招神龙爪，攻面门抓五官相当狠毒，志在伤人而不在抓人了。

一抓又落空，禹秋田重新在路旁出现。

“喂！你的狐狸爪子相当厉害呢！”他扭头向僵在原地，失招还来不及转

身的老村夫叫：“我猜，天涯浪客一定怕你，弄不好你给他来上这么一抓，决不会是替他抓背痒，一定可以把他的那双喜欢看漂亮女人的招子掏出来，对不对？”

身旁幻现扮老村妇的千幻夜叉，一双明眸冷电湛湛。

“你说什么？”千幻夜叉厉声问。

“呵呵！你知我说什么，对不对？”

“对极了……”

上面双指及胸，点向七坎大穴。下面粉腿及裆，大姑娘向男人动脚，下裆是致命要害，一踢就倒。上下齐出，声出招及，真有如电耀霆击，快速凶狠极为可怕。

以快制快，千幻夜叉似乎信心十足，攻其不备，料想招到人倒。

禹秋田这次出乎意外不再闪避，双盘手上拨下拂，拨中点穴手的腕脉，拂及踢裆的足径。

一声气爆，千幻夜叉飞退八尺。

另一扮老扫的少女，飞离驴背凌空下扑，双瓜箕张从天而降，有如怒鹰攫小鸡。

“去你的！”禹秋田笑叱，身形稍移，一手接住小姑娘的右手爪，向外一挥。

小姑娘惊叫一声，手舞足蹈飞抛出路侧去了。

扮老村夫的天涯浪客及时抢到，咬牙切齿一掌疾吐，拍向他的胸口，如山内劲轰然涌发。

禹秋田飞退丈外，哈哈大笑越野撒腿便跑。

重新扑上的千幻夜叉，几乎将发出的强劲指力，击中对面的天涯浪客，把天涯浪客惊出一身冷汗。

指劲可伤人于丈五六左方，是属于太阴指一类可怕的邪门指功。

“不能让他逃掉。”千幻夜叉急叫，跟踪便追。

“小姐，带剑……”扮老妇的小姑娘急叫，勿勿从驴背的大包裹内取剑。

天涯浪客与玉面狐更是焦急，哪有余暇取剑？不约而同越野狂追，前面千幻夜叉的背影已远出卅步外了，快得骇人听闻。

已经暴露了行藏，唯一的手段是灭口，怎能不分秒必争衔尾狂追？他们已别无抉择。

更前面，禹秋田的背影正消失在百步外的树林内。

小姑娘牵了两头小驴，也越野急走。

这人的轻功出类拔萃，千幻夜叉更是高明，有如风驰电掣，站在近处几乎难辨形影。

速度达到某一种极限，是不易看清形影的。

可是，比起禹秋田的身法，她们仍然差了一大段距离，追入树林，前面已经看不见动的形影了，林空寂寂，人不见啦！

千幻夜叉傻了眼，该向何处追？

“不能再追了，霍姑娘。”气喘如牛的天涯浪客到了，心虚地说：“这小子像鬼一样飘忽变幻，凭这点能耐，他随时都可以摆脱我们，追上了也讨不了好，咱们四人联手也奈何不了他，放弃吧！”

“不追行吗？”千幻夜叉不肯放弃：“要被他把消息传出，咱们到天长

堡讨债的计划，真的成为画饼了，一定要毙了他灭口。”

“可是……”

“他一定往东逃的。”

“那可不一定哦！”

“没错，往东逃的，东面是盐池，他逃不掉的，咱们分头并进，搜进去。”

“好吧！也只有这样了。”

玉面狐到了，不久小姑娘也将驴牵到，拴妥小驴，四人分开齐头向东搜进。

如果被追的人存心逃走，恐怕早已远出数里外了。

官道是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路东三四里，便是绵亘五十余里，地跨解州安邑的大盐池。目下池已分为三段，设有三处盐场晒盐，分称东池、中池、西池。

盐池不能少水，但却又怕水，因此周围百余里内，除了少数几条含有盐质的河溪外，其他的河流溪涧全都堵起来，将水疏导出境外。因此接近盐池，便可看到壮观的堤防，以及无数分段的所谓拦坝墙，以堵住下大雨时各处流下的雨水，极为壮观。

钻出最后一座树林，百步外连绵不断，一段段参差错落的拦坝墙呈现眼前，最前面一堵拦坝墙高有丈二，上面站着抱肘而立的禹秋田。

“过来吧！这里对联手围攻的人不利。”他向最先现身的千幻夜叉大叫：“我承认你们都很了不起，只是缺少武林英雄的气概，一动手就一拥而上，我害怕，双拳难敌四手。在这里，你们无奈我何。”

千幻夜叉气冲冲地向前接近，乘机调整呼吸。

四个人终于聚在一起了，而且每人都带了剑。

到了墙下，四人左右一分要四面包抄。

一声长笑，禹秋风一闪不见，重现时出现在另一堵墙头，手中多了一根四尺长的木棒。

“如果你们打算在这里和我捉迷藏，我会陪你们玩上三五天，怪好玩的，足以等玄天绝剑祝堡主转回来。”他拂动着木棒邪笑着说：“陪美女玩捉迷藏一定很有趣，捉到了就是我的，来玩吧！”

四人知道处境不太妙，不再浪费精神，在墙下并肩一站，表示不再包抄。

“你是谁？”千幻夜叉沉着地问，不再操之过急。

“你管我是谁？我可投招惹你们呀！”他的嗓门大得很，理直气壮：“走在路上没招惹谁，你们像中了邪发了疯，无缘无故出手打劫，比强盗还要凶。奇怪！你们就这样兴头来了就坑人害人的？”

“少给我嬉皮笑脸。”千幻夜叉怒叱：“你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底，我要知道你的来历。”

“不必问来历，反正咱们无仇无恨，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计较你们对我的无礼挑衅。”他的话合情合理，外表息事宁人的心态表露无遗，但骨子里却相当强硬：“如果你们继续挑衅不肯罢手，一切后果自负。”

千幻夜叉即使不是江湖上的顶尖人物，情势也不许可她罢手。

“你知道玄天绝剑？”千幻夜叉不死心，继续用心计套口风。

“在江湖鬼混的人，谁不知道玄天绝剑？”他神态轻松，但暗中随时防备四人骤然攻击；“那老混蛋的天长堡，建在吕梁山群山深处，经常带了狐

群狗党，在江湖示威。敞开庄门，接纳一些逃灾避祸，走投无路的邪恶歹徒，包庇的价码大得惊人，听说住一天要十两银子。他娘的！请一个长工，十两银子可抵半年工资呢！他成了山西的大财主，即使不做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可以发财了。”

“听你的口气，对他毫无敬意。”

“开玩笑，我又不是犯了大案的邪恶歹徒，也没有大批的金银找他托庇，为何对他有敬意？喂！你们想找他托庇吗？听说他对奇珍异宝最感兴趣，堡中建有令人羡慕的聚宝楼，你们带了些什么珍宝做托庇费？”

“你满口胡说八道，分明是天长堡的高明眼线，你不死……”

声出光及，一道激光从千幻夜叉的左手中飞起。

天涯浪客三个人，似乎早与千幻夜叉有默契，也同时发射致命的暗器，全向相距仪两丈左右的墙上人集中攒射，暗器破风的厉啸令人闻之心胆俱寒。

她们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武功已超尘拔俗，所使用的暗器必定是更为歹毒，更为可怕。

禹秋田早已暗中提防，向后一例，蓦尔失踪。

四人随暗器飞跃而上，慢了一刹那，四种暗器飞上半天空，就差那么一点点没敦上。

墙后没有人影，禹秋田比他们快得多。

“哈哈……”狂笑声发自右方不远处的另一座拦坝墙上，人影幻现，再一闪，重新失踪。

四个人无暇拾回暗器，各展超绝轻功狂追。

穷追了老半天，鬼影俱无。跳上池堤举目四顾，开辟的一座座小晒盐池水满人绝迹，春天不是晒盐天，晒盐人都不在场。

“罢了！这人有意作弄我们，咱们天长堡之行，前途多艰。”千幻夜叉不得不服输，失望地往回走。

“也许不是天长堡的人。”玉面狐跟在后面说：“天长堡的确庇护了不少邪恶凶魔，但那些人不会离堡随意走动。祝堡主的得力爪牙都是武功惊人的高手，但绝对没有如此高明的人甘心做他的爪牙。霍姑娘，我敢断定这人对我们天长堡之行，没有威胁。”

“我觉得万分惊讶。”天涯浪客脸上有恐惧的神情：“这小子年岁甚轻，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底细？就算天下第一易容高手千面容在此，也不可能一眼便看破我们的易容术，难道……难道……”

“他是千面客？”千幻夜叉惊问。

“不可能，所以我觉得怀疑。”天涯浪客语气肯定：“千面客闻健潜隐在京都，听说主持一个什么秘会，据说暗中的主事人，是官家用权势人物。”

“厂卫的皇家混蛋？”

“不知道，反正这位天下一绝的易容宗师，现在神气得很，决不可能孤家寡人，出现在山西道上。而且，决不可能仅逗弄我们便算了，谁冲犯了他，一定会被他杀死的，你我决难在他手下侥幸。”

“他也不必把他看成盖世高手。”千幻夜叉悻悻地说：“不错，他确是阴毒到家，其实真才实学并不怎么样，他只会化装易容接近人，用毒用暗器杀人，所以名头比天下十一大高手差了那么一点份量。真要凭武功拼搏，我千幻夜叉不见得不如他。我也是易容的宗师，但我从不易容扮成仇家的亲朋好友”

友接近下毒手。哼！早晚我会找他比一比高低。”

“你算了吧！这种人最好与他保持距离。你没有他阴毒，没有他心黑，没有他……”

“你有完没有？我可要生气了。”千幻夜叉大发娇嗔，要冒火了。

“好好，姑奶奶，没有了。”

谈说间，已回到拴小驴的地方。牝驴俗称叫驴，两匹小驴一直不曾嘶叫，静静地树下啃草，四人也就毫无戒心地各就各驴。

扮老村妇的小侍女刚想爬上驴背，突然反向下滑，仆倒在地声息全无，像是睡着了。

在解牵绳的玉面狐，突然一头撞在树干上向下躺。

“噢！”另一个解牵线的天涯浪客，惊叫一声放掉绳，反应奇快急闪在树后藏身，剑已出鞘。

千幻夜叉也知道有警，拔剑拉开马步戒备。

“哈哈！剩下两个了。”三丈外树后踱出禹秋田，鼓掌大笑：“在下自信对付得了两个，所以保证不用逃跑手段逗你们玩了。”

“你……你把我的人怎样了？”千幻夜叉大惊：“偷袭暗算……”

“你算了吧，你们计算我同样有欠光明，我有权回报。”禹秋田抢着说：“你别慌，彼此无仇无恨，我不会下毒手杀人。两颗小泥块击中脑户穴，劲道用得分寸，你的人死不了。现在，轮到你两个了。”

“你该死……”

声由剑发，身剑合一突然急袭，招发狠着花中吐蕊，中间力聚锋尖的一剑最为猛烈，刺骨裂肤的剑气进射而出，如上了全力，要出其不意行致命一击。

禹秋田哼了一声，木棒一挥，快得令人目眩，噗一声斜击中剑脊，居然连木皮也不曾损脱。

千幻夜叉侧飘八尺，大吃一惊，剑被木棒震开，震力极为猛烈，即使不是行家，也知道双方内功的修炼相去甚远，木棒所发的神奇劲道，一点也不受剑气的影响。

禹秋田斜移了一步，也感到心中暗栗。这一棒他已注入了真劲，意料中定可将剑震得脱手而飞的，甚至可能将剑击断，却出乎意料两种现象都不曾发生。

“我估错你的修炼了。”他重新举棒逼进说：“难怪在这天下汹汹，高手名宿满江湖的局面中，你一直就来去自如，一帆风顺建立了良好根基。打！”说打便打，棒如灵蛇扫下盘。

刀有一面刃，剑有两面锋，木棒对付刀剑，必须避免与锋刃接触，先天上就有所克制。

他用棒主动攻击，与对招的情势不一样。先前是千幻夜叉主攻，因此他可以准确地封招击中剑脊。这时他主攻，千幻夜叉一定可以用剑锋切断他的木棒。

果然不错，千幻夜叉急急沉剑，以流星堕地挡他的棒，双方都快，决难避免兵刃接触，一声轻响，木棒断了一尺左右。

“哈哈……”他狂笑，木棒随剑侧射入，点在于幻夜叉的右膝上，乘势一拨，飞退丈外。

千幻夜叉上当了，没留意木棒的前端一尺左右，预先捏断了一半，剑

一接触，木棒便自行折断了，木棒再乘虚切入，没有任何封架的机会，太快了。

“哎……”千幻夜叉惊叫，随即一交摔倒。

膝盖禁受不起打击，再加上一拨，马步一虚，不倒才怪。

天涯浪客刚从侧方扑到，大吃一惊，本能地大喝一声，剑发流星赶月，跟踪追击剑势极为猛烈，如影附形要拐命了，以为千幻夜叉完了呢！

禹秋田笑声未落，斜旋出棒奇准地搭住了射来的长剑，扭身切入大手疾伸，一指头点在天涯浪客的鸠尾穴上，斜掠出丈外，利用情势反击神乎其神，转身接招擒人妙到巅毫。

“三个了。”他轻拂着仍有三尺长的木棒微笑着说：“你们配在我面前玩剑？省些劲吧！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绝对无法在玄天绝剑手下存活。他不会与你们一比一闹着玩，会用人墙把你们压死。你们给他玩猫捉老鼠游戏，不知连累多少无辜的人被杀，我真该宰了你们算了。以免再殃及其他无辜。”

当然他心中明白，他不能宰掉这四个人，说气话是一回事，讲理又是另一回事。天长堡的人残忍滥杀，不该由这四个人负责。

即使四人向天长堡挑衅，在理字上站不住脚。

这世间做任何事，都难免累及他人。天长堡的人屠杀无辜的旅客，岂能把罪状加在天涯浪客四人身上？

“你也在戏弄我，我与你誓不两立。”狼狈爬起的千幻夜叉怒叫，咬牙切齿面容可怖，真像个要吃人的夜叉，剑上开始发出不寻常的啸吟。

右脚膝部并没受伤，禹秋田下手杖有分寸。

“好吧！让你全力发挥。”禹秋田丢了木棒，拾起天涯浪客的剑：“我看看你这威震江湖的名女人，到底凭什么能有今天的声威地位。”

一跃二丈，他到了林外的短草地，轻拂长剑，剑发出隐隐的龙吟虎啸。

千幻夜叉成名比他早一年，彼此算是第一次碰头，而千幻夜叉却不知道他的底细，还真以为他是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呢？

“我一定要杀死你。”跟到的千幻夜叉凶狠地说，举剑徐徐逼进。

“我可没有杀你的胃口，你也杀不了我。”他嫁皮笑脸移位，剑并没有举起：“我知道你的暗器很厉害，但这次你最好不要寄望在暗器上，因为你不会有分神发射，稍一分神就有死无生，接剑！”

最后的厉声出口，他的剑猛然吐出一道光华，无畏地长驱直入，以雷霆万钧的声威抢攻。

千幻夜叉掏出了生平所学，一记云封雾锁封住了这一剑，立还颜色冲进，招发织女投梭反击。

“铮铮……”一阵急剧的金铁交鸣传出，双方的剑势太快，无法避免兵刃接触，一都存心以浑雄的内力，震开对方的剑以便从中宫突入，行致命一击。

你来我往各攻了百千剑，千幻夜叉的锐气直线沉落，挡不住禹秋田的绵绵攻势，只能以快速的移位避免正面接触，每接一剑皆险象横生。

禹秋田紧钉住她移位，一剑连一剑主宰了全局。

“你还不够好。”禹秋田一面快攻一面叫嚷：“移位快一点，快一点，别移错了方向，小心被草绊倒。唔！封得不错，可惜没抓住反击回敬的好机……”

千幻夜叉在表演满场飞，娇喘吁吁咬牙全力封架。她的剑简直有点不

听指摔，跟不上她的神意；挡不住禹秋田猛烈的快攻，她只看到迎面涌来的无数激光，更像降下的可怕天风雷电，除了闪退之外，毫无还手之力。

“铮铮铮……”金铁交鸣更激烈，她防守的剑势已被压迫至极限。

速度不如人，剑术不如人，彻剑的内力不如人，这是一场绝望的拼搏。

她想起禹秋田的话：玩猫捉老鼠游戏。

一点不错，禹秋田是灵猫，戏她这只老鼠。

禹秋田说得不错，她毫无分神用暗器相辅的机会。只要她封慢了刹那，退慢了刹那，对方的剑光就会无孔不入射及身躯，压体的剑气，逼得她的护体神功轰然欲散，先天真气波动欲泄，哪有分神找机会发射暗器的余暇？

玉面狐和侍女已经醒来了，架住浑身发僵的天涯浪客，在草坪外观战，目定口呆宜流冷汗，被威风八面兴奋叫嚷的禹秋田吓坏了，完全失去加入的勇气。

最后挣一声狂震，禹秋田退出三丈外。

天风雷电倏然消失，千幻夜叉呆立在原地喘息。

“你真的不够好。”禹秋田将剑抛至玉面狐脚前，神定气闲：“也许你能和玄天绝剑拼个平手，但他的人大多，王屋散仙乙休道人那一关，你恐怕过不了，他的太乙魔罡如能御神一击，你的胜算不会超过三成。不要去天长堡，诸位。”

“你……你是谁？”千幻夜叉沉声问。

“不要问我是谁。”

“我要知道。”千幻夜叉坚持，

“一个不相关的人。”

“你的剑术并……并无奇处……”

“那是因为我不想伤害你。”

“我曾经接下八荒神君一百零八索，依然能守能攻。”

“很不错，难怪你有今天的局面。”禹秋田笑笑：“八荒神君的武功，并不下于字内武林十一高手，那老怪物是人精，侠义道众望所归的怪杰。如果你是十恶不赦的人，他不会容许你接下他一百零八索。我，也不会让你出一身汗就算了。你们走吧！那位浪客的穴道片刻可解。”

他转身离去，神情友好。

“你……你到底是谁？”千幻夜叉不死心。

“一个不相干的人。”他头也不回，脚下渐快。

“我会找你，报复你今天加给我的侮辱……”

“哈哈！我在江湖上等你。”

“那你为何不亮名号？我怎么才能找得到你这不敢通名的胆小鬼？”千幻夜叉用上了激将法。

“哈哈！你有本事就找呀！免得你没有目标到处浪荡，闲着没事只想坑害别的人。哈哈……”

长笑声中，身形突然加快，像是电火流光，眨眼间便消失在前面的树林里。

“流光遁影！”玉面狐骇然叫。

“你少卖弄。”千幻夜叉尖叫：“我会找到你的，你……”

她心中明白，找到了又能怎样？结果，将和今天一样来一次灵猫戏鼠。

她以剑术自豪，五六年来罕逢敌手，所以她不在乎天长堡主玄天绝剑，

玄天绝剑是当代七大剑客之一。

这三十年里，江湖朋友公认字内十一大高手，是武林的代表性人物。这十一个人有好有坏，江湖朋友仅以武功修炼来定他们的高下。

以剑术论，排名第一的是一代侠士狂剑荣昌，他的狂澜十二式誉满武林，进攻时真有如满天雷电。但这人已在江湖无缘无故失踪了十年，江湖朋友对这人仍然尊敬有加，一些以剑术自豪的人，深以不曾见识狂澜十二式为憾。

千幻夜叉也不例外，认为自己的剑术，不见得比狂剑差，希望有一天能与狂澜十二式分个高下。

但今天，她如梦初醒。

这位年轻人，用普通平常的剑招，把她逼得毫无还手之力，连招架也十分困难。

年轻人说，也许她能与玄天绝剑拼个平手。

玄天绝剑只是当代七大剑客之一，比起上一代的武林十一高手差了一大段距离，她凭什么与十一高手排名第一的侠士在剑上分高下？

当代的七大剑客，只是半讽刺半吹捧的虚名，剑术佳的人甚多，只因为这七个人露面的机会比别人频繁，好出风头善吹牛，又有众多爪牙奉承，所以特别出名而已，真正剑术比七大剑客高明的人不知几几。

她千幻夜叉的剑术，就比七大剑客高明，至少自以为比他们高明，所以她放向天长堡挑战，

八荒神君单仲秋，是与天下十一高手齐名的人，手中的一根蛟筋夺魂索非常可怕，游戏风尘位高辈尊，夺魂索可缠住宝刀宝剑，勒住脖子可将人的头勒断飞起，在侠义道中声誉极隆。她曾经与八荒神君交过手，没赢也没输，反正八荒神君攻了她一百零八索，她支撑下来了。

玄天绝剑哪能与八荒神君比？所以她有信心对付得了玄天绝剑。

年轻人说她只能和玄天绝剑拼成平手，如果是真的，那就麻烦大了，天长堡更高明的高手多着呢！王屋散他和四海游僧就是其中的几个。

她盯着禹秋田消失的树林发呆，心中充满了失败感。

天涯浪客突然挣脱了两女的搀扶，伸伸手脚站稳了，被制的鸠尾穴居然可以自解，未免有点不可思议。鸠尾穴是任脉的重要穴道，玄门称该穴为绛宫，可知其重要性，被制之后疏解不易，以导气解穴术才不至于损及上下的邻穴或经脉，不可能自行恢复原状的。

“这小辈真的不可思议。”天涯浪客懊丧地说：“他如果存心要咱们的命，咱仍四个人不可能活到现在。江湖上竟然出现这么一个惊世的新秀高手，天知道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罢了！江湖无辈，武林无岁，哪一天没有人才出来闯天下？”玉面狐语气中流露出无奈：“幸好他不是天长堡的爪牙，要不然……”

“喂！你们还有勇气到天长堡吗？”千幻夜叉向拴小驴的树下走，语气懒洋洋无精打采：“这个该杀千刀的小子如此戏弄我们，不知有何用意，但已可断定他不是天长堡的人，不会影响咱们的计划。”

“真得考虑考虑后果了。”玉面狐跟上，在树旁坐下叹了一口气：“但咱们如果不去，何以对在九泉苦盼咱们替他们复仇的朋友？”

“我认为可以去。”天涯浪客沉声说。

“你另有打算？”千幻夜叉问。

“但不打聚宝楼的主意。”

“你是说……”

“在天长堡附近宰他们的堡主，报了仇就远走高飞。祝龙那狗东西带了大批走狗远追无功，祝老狗必定会怒火冲天亲自出来的，只要他一来，咱们就有机会用计谋宰他了。”

“唔！也好，咱们赶快前往等候机会。”千幻夜叉欣然说：“只是，没搬空他的聚宝楼，委实于心不甘，这恶贼坐地分脏再外出巧取豪夺，应该受到家破财散的报应才合乎天理。”

“姑奶奶，咱们那还有资格谈天理？”天涯浪客牵着小驴苦笑：“我和乔娇比你出道早十年，过去的所作所为，有几件事是合乎天理的？你的口碑比我们更差呢！走吧！该上路了。”

他们并不知道，玄天绝剑已经随在祝龙的后面赶来了。

禹秋田并没远走，神不知鬼不觉从侧方绕回来了。

“勇气可嘉。”他注视着逐渐远去的四人背影自言自语：“你们不搬聚宝楼，我搬。”

踏着轻松的脚步，他扑奔柏亭阜。

不能操之过急，夫黑之后，才可以向店家取回坐骑行理，以免惹人注目。

西山三锚是京都的地方豪强，一辈子没离过京都。他们与王亲国戚两厂一卫的皇家特务打交道，胜任愉快，但对江湖人物与江湖大势的了解，就所知有限了，一离开京都，有如失水的鱼，还比不上一个三流混混吃得开，缺乏三流混混猎食的能耐。

因此，大霸铁门神坚持要回柏亭阜，取回坐骑和行囊，行囊中有他的家当和金银，丢光了日后如何行走？连回京的盘缠也无法张罗呢！

投有金银马匹，怎能回来收殓两位义弟？

北人居总算够道义，只好硬着头皮陪他奔向柏亭阜，希望天长堡的人没留下监视的爪牙，硬着头皮碰运气。

十几里路，铁门神总算元气渐复，接近了柏亭阜，已经不需北人屠搀扶了。

“我看，我这北人屠的凶魔绰号，保不了多久了。”北人屠一面走一面嘀咕：“我一向瞧不起你西山三霸这种滥货，今天居然禁不起你的央求，冒险陪你讨回坐骑行囊，性情大变不是好现象。”

“那里也有你的坐骑行囊呀！丢了金银没有行囊，走天下寸步难行，你又何必埋怨个没完没了？”铁门神气冲冲地反奚：“你如果不回去讨，凶魔北人屠的名号才保不住呢！”

“胡说八道！”

“我一点也不胡说八道。你想想看，玄天绝剑七剑客的名头，并不比你北人屠高，天长堡几个混蛋一露面，就把你整得九死一生，再不敢讨坐骑行囊，江湖朋友怎么说？怕死？胆小，欺善伯恶……”

“去你娘的！”北人屠大骂：“俗语说，人多人强，狗多咬死羊；谁敢说我怕玄天绝剑？谁不知道他凭狗腿子爪牙多？山西是他的势力范围，我认了。在柏亭阜食店你看到的，连千幻夜叉也认了呢！那鬼女人只有四个人，

祝小狗就不敢撒野。祝小狗阴险无耻，如果不先用奇毒制住我，他敢在我面前称英雄？至少我可以砍倒他一半人。哼！他最好别在山西以外的地方没我碰上。”

“算了吧！碰上你仍然奈何不了他。”铁门神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他娘的！真该招兵买马耀武扬威的，几个人在外闯荡，实在危险得很。喂！你怎么不回山东？山东的陈钦差大量招募人手……”

“别提了，那养马的太监，把咱们山东搞得烈火焚天，号称陈阎王，我哪能替这种狗杂种卖命？”

“你到山西来干什么？”

“到大同。”北人屠黯然叹息：“两位好朋友犯了案，落了网，被充军戍边做苦工，想前往看看是否能帮得上忙，必要时把他们救回内地另起炉灶。你呢？”

“逃灾避祸，在京都混不下去了。听说有朋友在西安混铅不错，所以……”

“别去，老弟。”北人屠摇头：“西安比咱们山东更惨，与陈阎王同在御马监养马的梁永，在西安被叫做梁剥皮。字内十一高手中，有几个正在替他做杀人剥皮的刽子手，你忍得下心去替他们杀百姓平民？你如果真要去……”

“又怎么啦？”

“我该宰掉你，也算是一件功德。”北人屠凶狠地说：“免得你替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做刽子手。”

“好了好了，你别把火泼在我头上好不好？我在京都有相当大的局面，那些派往全国各地做钦差的一两百个太监，我认识一大半。如果我愿意跟他们发财，我早就跟他的去了，目下至少也可以聚积十万八万金银啦！怎会落得成了龙游浅水虎落平阳的下场？”

“你总算还有点人性。”

“去你的！你绰号人屠，能有人性？”

“我北人屠只对敌人刀刀斩绝，这与人性无关，我可不是无理性的滥杀，这点你要弄清楚。”

谈谈说说，接近柏亭阜的食店。

柏亭阜不是宿站，距解州仅半日程：五十余里。

但赶不上宿头的人，仍可在两家食店的简陋房屋暂住，作为站房的大屋，也可以将就歇宿。

山西骡车行的大篷车，就暂时停在站房内，一名车夫留驻，另一位已经借了马匹，赶往解州的该车行车站报凶讯去了。

三仙女的九男女，借宿在另一家食店内。

本来，末牌一过，便不会有旅客在这段路上走动了。在山西的道路上行走，赶不上宿头是十分危险的事，盗贼如毛，旅客们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必须按站投宿，以便动身时人多走在一起，小群盗匪不敢冒险打劫。

走这条路的旅客，多数具有自卫能力，人多走在一起，碰上盗匪便大家挤老命。

南下北上的旅客，都应该在午牌左右通过柏亭阜。末牌一过，乘马的南下也到木了解州，北上仍可赶到册里外的安邑歇宿，步行的必定赶不上宿头了。

五匹马来自北面，五位骑士都是穿得亮丽的女人，团花缎子骑装极为抢眼，外加了有帽的大氅，都佩了剑，鞍后带有马包，一看便知是走长途的旅客。

她们并不急于赶路，赶也赶不到解州了。

未牌将尽，可爱的阳光不再暖和，北面吹来的微风带来了寒意，天气回复春寒料峭的季节。

柏亭早已回复平静，乡下里正早就离开了，他们只知道天长堡的人，掳走了卅二名旅客，旅客的命运如何，谁也不知道，不能以凶杀案处理，只有静候变化。

共有八匹坐骑留在食店前的拴马处所，暂时交由食店负责照料。如果一两天内旅客没有消息，得由里正报官处理啦！麻烦得很。

五匹健马轻快地驰抵食店前广场，显然不想再北行，由一位年约廿五六少妇型的女骑士，交代将坐骑上厩，声称要在这里投宿。

上前接待的府伙楞住了，像这种神气的大户人家女眷，这家小店哪有干净的容舍安顿？

“客官，小店后面只有两间简陋的草房。”店伙惶然不安搓着手大感为难：“不久前刚住进两位男旅客，实在无法招待诸位小姐夫人……”

“两间草房就够了，把那两个旅客赶到别处去，知道吗？”女骑士秀眉一挑，不怒而威：“闲杂人等，一概不许接近骚扰。好好照料坐骑，给上料，小心了。”

“可是……”

女骑士一抖马鞭，鞭梢拂过店伙的鼻尖前。

“不许违抗！”女骑士沉叱。

店伙惊出一身冷汗，惊恐地退了三步，几乎摔倒，脸色发青。

午间出了大纰漏，一大群人要打打杀杀，最后卅二位食客躺了一地，被人上绑带走了，再出纰漏，这间店还用开吗？

正在为难，店门口出现一位穿了青衫，书生打扮丰神绝世的年轻人，轻咳了一声。

“店伙计，不要为难。”年轻书生一双灵活大眼，在五个女骑士身上转，说的话却是向店伙说的：“天黑之后，在下可以在堂屋随便找地方安歇，我那间房就让给她们好了。”

“谢谢公子爷方便。”店伙不胜感激道谢：“公子爷真是大慈大悲的救命菩萨。”

打交道的女骑士瞥了书生一眼，哼了一声掉头不再理会，径自卸下马包，与同伴进入店堂。

书生避在一旁，目光一直注视着那位为首的女骑士。

为首女骑士举动沉静，外表矜持，流展出高贵的风华，有女主人的风度。年纪约在二九或双十年华，有一张美丽的面庞，尤其是那双清澈晶亮的水汪汪明眸，具有强烈的吸引人魅力。骑装把美好的胴体曲线，衬得玲珑剔透，臀部浑圆的曲线，比有点夸张的高耸胸部曲线更诱人。

仙女的高贵矜持面孔，诱人犯罪的美好胴体。

本身不是淑女的姑娘们，尽管外表装得如何高贵、神圣、矜持、端庄，但流露在外的气质，以及言行举止，在有些男人的眼中，她始终不是淑女。

这位女骑士，就属于这种女人。

恐怕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她看成不可亵渎的仙女。但在行家眼中，她扮演仙女并不怎么成功。

这位书生的外表流露的风度，确是彬彬有礼以待淑女的神态招呼，但目光所表现的神情却相反，隐约有嘲弄性的神色，客气的笑意也带有暧昧性，因此女骑士心中不快，那一声已表露出心中的怒意。

为首的女骑士踏入店门，这才缓缓转身，目光与书生投来的目光相遇，随即默默转身重新举步。

店堂内，食桌旁坐着一个青衫中年人。这种天气，穿单据的青衫似嫌早了些，但这人对寒气毫不介意，脸色红润健康情形特佳，虎目炯炯有神，一表非俗。

小食店只有两名店伙计，一个照料坐骑的小厮，一个健壮的中年妇人，平时没有招待众多旅客投宿的准备，何况来的贵客大爷一个比一个不好说话，这可傻了眼，一个个神色不安不知所措。

距晚膳时光还有一个时辰，食厅后的灶间无烟无火。终于，店东兼掌厨的中年胖子，不得不出来张罗了，免得再闹出不可收拾的变故来。

“小姐们，小店只是路旁的一家小食店，没有房舍接待旅客，更没有厨房照料牲口。”胖子店东苦着脸，用近乎央求的口吻说：“诸位不嫌弃，愿在狭隘简陋的草房挤，小店也无法张罗寝具。诸位行行好，时光还早，南行北往十几里都有旅舍，请……”

“少给我废话。”负责打交道的的女骑士大声叱止，丢下马包要发威了：“我们自己带有寝具，与你无关，我们住定了，不管你肯不肯。”

第 4 章

“小姐们既然坚持，小的也无可奈何。”胖子店东无可奈何叹口气：“至于什么地方小姐们需要安顿，你们自己选好了。人的食物小店尚可张罗，坐骑的草料只有粗料，这年头人没有东西吃，哪有上料喂牲口？坐骑拴在外面，得自己留意被偷。外面有失踪旅客留下的八匹坐骑，小店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这不要你管。”女骑士说：“我们听说你这里有旅客失踪，才留下来的。”

所有的店伙，又心中打鼓。先前来了九男女，也是为了卅二位旅客失踪的事留下来的，看来事情闹大了，今后哪有平安日子好过？

“老天爷！我这家店算是完了。”胖子店东叫起苦来：“不关小店的事，你们……”

“少唠叨！滚到一边去。”女骑发威了，扬起马鞭要揍人啦！

胖子店东打一踉跄，变色急退。

“呵呵呵呵！”青衫中年人呵呵大笑：“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走起霉运来，喝口水都可能被呛死。大力神，安安份份过日子的滋味如何？”

胖子店东脸色一变，大环眼中精光乍现。

五个女骑士也脸色一变。扬起马鞭的女骑士，马鞭颓然收回了。

江湖道上有几个神力天生的好汉，据说可以单手举起数百斤，甚至千斤大鼎，双手可以生裂虎豹。

大力神殷大力，便是其中之一，在江湖失踪了十年，知道他下落的人少之又少。

胖子店东不是虚胖，而是高大的巨人，虽不说腰大十围，比常人粗壮一倍却是事实。

“大力神，你最好不要生气撒野。”书生进店笑吟吟地说：“在擒龙客黄前辈手下，有万斤神力也禁不起他一抓。他来找你，是你的光荣，你知道吗？”

一个神力惊人的江湖好汉，壮年急流勇退，在这小小的路旁小店做小食店东主，的确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种能屈能伸的人，也值得敬佩。

像大力神这种具有真才实学，具有江湖声威的高手，目前天下滔滔，在任何地方都是强权们罗致的对象，各方山头争取的目标。许许多多这种人才，目下都成了有钱有势的人物了。

而一些有骨气的人，以及有家有业的侠义世家子弟，和有声誉的高手名宿，都一一缩手遁世或隐姓埋名，或者躲在家中不再过问外事，以免惹祸招灾。

大力神是否属于有骨气的人，以他能开小食店正正当当赚钱谋生的表现，应该属于有骨气的人，至于是否另有原因，就无法得悉了。

五位女骑士一听大力神三个字，傲慢的神色一扫而空。

擒龙客黄世超的名号，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是名头仅次于字内武林十一高手的名家，但真才实学并不差多少。为人阴狠毒辣，所练的擒龙爪，是爪功中最具威力的秘学之一，江湖朋友把他看成蛇蝎。

大力神显然知道擒龙客的来历，脸色一冷。

“你是来找我的？”大力神冷然问。

“是，也不是。”擒龙客淡淡一笑。

“什么意思？”

“顺道拜访呀！”

“顺道？”

“对，顺道，顺便邀你老兄丢掉这里的窝囊活计，出山同享富贵呀！”

“什么富贵？”

“不久便知。你先招呼旅客吧！反正咱们借住你的店，谈的机会多的是。”

“你带她们来的？”大力神指指五女。

“咱们听说过她们，从未谋面，相见也是有缘，不久也许会成为朋友。”

“咱们？这一位？”大力神指向书生。

“不错，我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些人，今晚该在解州歇宿，其中有你老兄的朋友，所以咱们知道你老兄在这里开小食店混口食。”

“不是混口食，府是心安理得过日子。”大力神纠正对方的话：“你这位同伴人才一表人中之龙，在下久别江湖，对当今的江湖才俊陌生得很，贵姓？”

“在下姓江。”书生通姓而不通名号：“在下出道时，殷老兄治好退出江湖。殷老兄在道旁开店，也许曾经听说过不少有关江涵的动静。以后咱们好好亲近，彼此就不会陌生了。”

两间草房都让给五位小姐们，先替她们安顿再说。”

“好，安顿再说。”大力神一咬牙：“至少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小姐们，请随店伙安顿。”

“谢了。” 打交道的女骑士不再摆成风极不情愿地说了一个谢字。

踏入店前的广场，北人屠的目光，首先使落在自己的坐骑上，不胜雀跃。

“我的坐骑还在，那些混蛋没抢走，妙哉！” 北人屠兴奋得大叫欢呼。

“我的也在。” 铁门神嗓音嘶哑，脸色泛青：“我两位义弟的坐骑也在，他……他们……”

“节哀吧！老兄。” 北人屠也感到一阵惨然：“咱们这种人，都是有今天没有明天，玩命的人早晚会玩掉老命的，走晚走没有什么分别。我帮你去运尸找地方办丧事，好人做到底。”

门口的店伙看清了他俩，面露喜色。

“老天爷保佑” 店伙欢呼：“总算有客官活着回来，谢天谢地。”

另一家小店与站房的人，闻声纷纷出外察看。

两人不介意骚动，向店门走。

“两位爷，其他客官呢？” 店奴趋前关切地问。

“都被杀死了，横尸在北面十余里的土丘下。” 北人屠大声说：“只有三个人逃得性命，另一个相信很快就会回来的，咱们要回坐骑，没问题吧？”

“其他都被杀死了？” 店伙大惊失色。

“半点不假；而且是剥光之后杀死的。天长堡的人如此凶残恶毒，天地不容，你们最好报官，而且必须赶快要地方人事前往看守现场，免得被野狗饿狼毁坏尸体。”

“我的两个兄弟死了，我要用他们的坐骑，将尸体驮至村落善后。” 铁门神开始解缰绳。

北面十余里，地属安邑县，柏亭阜却属解州，一事涉两地，难怪天长堡的人，将旅客押到十里外处决。

“哦！原来是两位颇有名气的人物。” 出现在店门外的书生朗声说：“北人屠，你说天长堡的人，在这里掳走的旅客中，有你们两位？哈哈……”

“你笑什么？” 北人屠凶睛怒突。

“哈哈！你北人屠的名头声威，并不比玄天绝剑差多少。店东主大力神的名气，甚至比你们更响亮。今天，居然全栽在天长堡一群小人物手下，认了命都不敢出头，我不该笑？”

“山西是姓祝的地盘，狐群狗党众多，我北人屠认了，我会江湖上等他。” 北人屠咬牙说：“除非他今后永远躲在天长堡享福。”

“等他老死在堡中；你就报不了此仇此恨了。” 书生的目光，落在邻店门前的几位男女身上：“咱们一起走吧！到天长堡找他，等他老掉牙再去嫌晚了。”

“你……”

“咱们与他有笔帐未了。”

“你是……”

“我姓江。你该知道擒龙客吧？我和他是一起来的。” 江书生身后出现的擒龙客，阴阳怪气地举起右掌摆了两摆，表示打招呼。

北人屠升起的愤火，因擒龙客的出现而熄了。擒龙客的名头，比他北人屠只高不低，往昔曾经有过一面之缘，总算有那么一点点见面交情。

“凭你们两个？” 北人屠冷笑：“玄灭绝剑不合和任何上门讨债的人公平”

决算。”

“我知道，所以带了不少人来。”江书生笑笑：“我们两个先走几步而已，实力只比天长堡差些少斤两。如果加上两位，再有店主大力神参予，那就有恃无恐啦！希望你们有兴趣。”

“我没兴趣。”铁门神扳鞍上马，牵了另两位坐骑：“就算我害怕吧！收殓两位兄弟尸体是第一优先。”

“你自己去吧！”北人屠向铁门神挥手示别：“我打算和他们走一趟，反正我得往北走大同。”

“也好，谢谢你的帮忙。”铁门神无精打采策马动身，一个人办事并无困难，带两具尸体，用不着劳动北人屠的大驾。

“好走。”北人屠解下马包，往店门走。

“欢迎参加。”擒龙客欣然相迎。

远出两里地，路旁树林钻出神态悠闲的禹秋田。

“喂！气色很好嘛。”禹秋田笑吟吟一团和气：“取回马匹还顺利吧？”

“还好，相当顺利，天长堡没留下狗腿子监视。”铁门神勒住坐骑：“好像旅客的坐骑都在，你应该早些前往认领。”

“呵呵！我不急。”禹秋田说：“因为我打算在该处住一宿，去早了容易走漏风声。”

“再晚去就无处容身啦！”

“你是说……”

铁门神将经过说了，并将北人屠答应擒龙客，前往天长堡报仇的事说出。

“江湖仙女几个人也在。”铁门神最后说：“老弟，你是不是神秘复仇客？”

“你看我像吗？”禹秋田大笑：“哈哈！你们打交道的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们认为我使用的天残剑术，请问，你们谁见过天残剑术？”

“传闻……”

“凭传闻认定，未免太荒谬啦！很糟！”

“糟什么？”

“北人屠，他是一条汉子。”

“不错，一条好汉。”

“但他居然取擒龙客走在一起。”

“有什么不对吗？”

“你听说过……你在京都很少出外行走，说出来你也茫然，你走。”禹秋田欲言又止：“看来，我得提早去取坐骑，看看他们搞什么鬼，擒龙客没有去天长堡讨债的理由。”

不等铁门神提出疑问，他撒腿便跑。

已经是晚霞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禹秋田早就来了，他已悄悄地在各处勘查了许久，对附近的情势已有相当了解，确认附近没有天长堡的爪牙潜伏，他有时间从容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

店堂中已点起了灯火，该是晚膳时光了。

他的马鞍、包裹，皆堆放在店堂里，他非与大力神这家店打交道不可。

他有点担心，北人屠是否已经将他与三仙女交手的事，透露给擒龙客了，但愿北人屠不是一个多话的人。

北人屠为人凶残孤僻，应该不会对同为江湖朋友憎恶的擒龙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应该不会把受到迫害羞辱的事和盘托出。

店堂中，江书生、擒龙客、北人屠，在空旷的店堂中进食，显得冷冷清清。

大力神仍在后面的灶间掌锅，显得烦躁不安，把锅子敲得乒乓响。

身份暴露之后，还能继续在这里开店？

禹秋田掀帘而入，两名店伙大感意外。

“噢！”认得他的店伙讶然惊呼：“客官、你也没……没死？”

“呵呵！我像一个死人吗？”他大笑，在邻坐落座：“褚老兄，你没事吧？”

“还好。”北人屠欣然说：“没再发生意外。过来坐，我替你引见两位朋友……”

“算了，我现在心情不好，伯见任何陌生的朋友。”他拒绝：“多一个朋友，天长堡的人就多一根线索，不再涉及我的事，拜托拜托。”

北人屠机警精明，知道他不希望泄露底细。

“你既然伯事，兄弟不勉强。”北人屠会意地说：“我不甘心，要和朋友跑一趟天长堡讨公道。”

“是吗？你以为天长堡像这家小店，随便你来去自如？我承认我胆小伯事，喂！伙计，来些吃的喝的，但愿能吃一顿平安膳。”

“你也是幸逃一死的人？”江书生笑问。

“是呀。”

“一定很了不起。”

“无所谓了不起。天长堡的人急于要追上天涯浪客、玉面狐，走得匆忙，不想浪费时间查验人是否死了，所以我和北人屠三个人才能幸逃一死。”

“你贵姓？”

“姓禹。你老兄是……”

“姓江。”江书生指指擒龙客：“他姓黄。”

“久仰久仰。”

只道姓，如何久仰？

“相见也是有缘，见过面都是朋友，何不过来同桌？兄弟作东。”江书生显然有意交他这位朋友，表现得客气诚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禹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伯事胆小，决不可能免祸除灾，唯一的保命不二法门，是以牙还牙向仇敌报复……”

“在下不做力所不逮的事。”他抢着说：“你有报复的力量，我没有……”

“那就跟我走。”

“跟你走有何好处？”

“跟我走，我会让你……”

“让我做皇帝。”他自嘲地说：“呵呵！就算你把龙袍加在我身上，我也不像个皇帝。”

右厢人影出现，五位女骑士鱼贯出堂，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江书生更是眼中发亮。

为首的年轻女骑士，换穿了彩花衣裙，经过梳洗之后，更显得明艳照人，高贵的风华令人目眩。

“是你！”第二位女骑士讶然叫，突然越过主人身侧，身形一闪，便到了禹秋田桌前。

禹秋田一惊，作势开溜。

“你敢走？”女骑士沉叱，纤手要伸出了。

“真是霉透了。”他苦笑：“不是冤家不聚头，看来，我的灾殃未了。”

穿彩衣裙女骑士也到了，脸上有怒意。

“你该说冤家路窄。”女骑士睥睨着他，像一个面对臣下的女皇：“我还以为你已经沟死沟埋了呢？可让我碰上你了，我找你一年，我不相信这次你逃得掉。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其他四位女骑士的打扮，一看便知是随从，衣裙没有主人华丽，忠实地在主人的手势指挥下，切团把他围住了，跃然欲动。

只要他一动，八条纤爪就会向他集中，他将变成落在蜘蛛的爪内，更像受到八爪章鱼的拥抱。

江书生喜上眉梢，等机会与女骑士搭讪，等得太久了，一直苦无机会。

“禹兄，你怎么啦？”江书生笑吟吟站起：“你得罪了这位可敬的小姐，唐突佳人罪有应得……”

“没你的事。”彩衣裙女骑士冷冷地说。

江书生更为兴奋，引对方说话的目的达到啦！

那年头，夫人小姐是尊敬的称呼。十五岁以下普通人家的闺女，通常称大姑娘小姑娘。

在江南某些地方，把大户人家的小姐称姑娘，麻烦大了，因为教坊里的粉头称为姑娘。

“这人姓禹，是在下的同伴。小姐犯不着与他计较，有事请让在下替小姐分忧。”江书生客气又诚恳，英俊的脸上，有令异性动情的倜傥笑容：“在下姓江，名伟，字人杰，请教小姐贵姓芳名？”

“晤！我听说过你这号人物。”女骑士显然对江书生颇有好感，当然先前江书生让出宿处，已引起她的注意了：“八表狂生，没错吧？”

“正是区区，小姐……”

“新一代江湖十新秀之一，八表狂生的名号相当响亮呢！”女骑士不再像骄傲的女皇，脸上重视优美典雅的微笑：“我姓樊。”

“哎呀！”八表狂生轻呼，脸上涌起兴奋的神情目现异彩：“原来是虹剑电梭樊飞琼小姐，失敬失敬。樊小姐出道两年，飞虹宝剑所向无敌，在江湖出没如神龙，无人知道芳驾的真正动向，以至缘悭一面，今日幸遇，足慰平生。”

人生得英俊，倜傥出群，嘴上一甜，更能博得女性的好感。

虹剑电梭樊飞琼也不例外，微笑更甜了。

“阁下风云际会五载，名列江湖十新秀之一，我出道两年，那敢妄言所向无敌？”虹剑电梭说得客气，实际上有掩住前得意：“他既然是你的同伴，你问问他吧！该怎办我会衡量。”

“在下会还小姐的公道。”

“很好。”

禹秋田心中暗骂：“这两个家伙以为吃定我了。”

他总算知道这位假冒斯文的书生，是大有名气的八表狂生。

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已在三四年前，就了解这个人的底细，知道对

方是什么货色。

以他的身份来说，必须对江湖大势，武林现状，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活得如意，无往而不利。

他已在江湖邀游了五六年，这两位仁兄仁姐该算是他的后辈呢！

八表狂生立即变了脸，换了一张不怒而威的主子面孔，剑眉一挑，冲禹秋田冷冷一笑。

如果北人屠曾经将被救的真象告诉他，他的神情恐怕不会如此冷傲了。

江湖十新秀有男有女，与武林七他女齐名，彼此的真才实学相去不远，一比一已经不知谁胜谁负，一比三那是不可能的事。

禹秋田在元气不曾全复时，三位仙女也奈何不了他。

“你说，怎么一回事？”八表狂生真像主子责问随从，几乎要指着禹秋田的鼻子斥责了：“不许说谎，你必须敢承担。”

北人屠倏然而起，要冒火了。同时，也替八表狂生捏了一把冷汗。

北人屠是江湖南手名宿，当然听说过八表狂生是何人物，结交迄今，这才正式知道这位书生的名号身份，心中疑云大起。

擒龙客是名宿前辈，名头武功都比江湖十新秀高，为何表现得像仆从？似乎甘心情愿尊奉八表狂生为主子呢？委实令人莫测高深。

擒龙客手急眼快，一把抓住了北人屠的手臂，五指用上了其力，在瞬间就可催发绝学擒龙爪功，硬将北人屠压回坐位，制止北人屠干预。

禹秋田瞥了八表狂生一眼，神色一弛。

他不想生气，时机未至。

“我说不如她说，我不想说一面之辞。”他脸上有懊丧无可奈何的神情：“说谎是江湖朋友的保命金科玉律，你要求我不说谎，太离谱了吧？你平生说不说谎？”

“闭嘴！我要你说。”八表狂生怒叱。

“如果我不……”

“如果你不说，我会用有效的手段让你说。”八表狂生声色俱厉，强者的面孔表露无遗。

“好好，我说。”他装出害怕的神情：“去年在镇江，樊小姐欺负我的朋友，我施展三只手，掏走了她的荷包，就是这么一回事。樊小姐。要不要我详细说出当时的经过？”

“我等你说，等你说对我说的轻薄的话。”虹剑电梭红云上颊：“我才有正式问罪的正当理由。该死的！你逃得真快，这次四面堵住了你，你再逃给我看？”

“你这种浪人槛货，说轻薄下流话平常得很，最好打掉你满口狗牙。”八表狂生火爆地说，一听便知道他曾经调戏过虹剑电梭：“樊小姐的荷包呢？”

“一年了，早就丢掉啦！”

店门口，有人探头往内瞧。

所有的人，注意力全放在禹秋田身上，只有北人屠是有心人，知道门外的人是三仙女中的一仙女或两仙女，想必是有意前来探消息的，店党内起了争执，她们便不再进来了，在外面冷眼旁观。

“该死的东西……”八表狂生凶狠地一耳光抽出。

“去你娘的！”禹秋田忍无可忍，仰面后躺一脚轻挑，食桌猛然飞翻。

八表狂生不知自量，狂妄地出手，五女合围使出现了空隙，给禹秋田

脱身的好机会。

变生仓猝，谁也没料到禹秋田会来上这一手妙着。

众人都看到他仰身避掌，却没留意桌上的餐具菜肴，是先一刹那飞起来的。

可怜的八表狂生毫无提防，变化也的确太快了，哪有机会闪避？餐具菜肴扬水，碗盘打在身上砸得碎片乱飞，一头一脸全是菜肴扬水，眼前一片模糊混沌朦胧，吃足了苦头。

食桌却是向前飞翻的，向对面的虹剑电棱翻砸，却没有餐具菜肴飞溅，庞大的食桌也易于闪躲。

食桌与餐具，是分向两个方向抛掷的。

只有留了心的行家，才能看出异处。

食堂中灯火少，光度有限，刹那间灯火摇摇，人影一阵乱闪。

旁观的擒龙客名不虚传，不愧称高手名宿，一闪即至，擒龙爪跟踪下沉。

抓落空，长凳下没有躺倒的禹秋田。

“我要剥你的皮！”八表狂生厉叫，狼狈地退了两步，忙乱地抹除脸上的污秽，汤油入目的滋味真不好受，愤怒如狂却又无法出手攻击。

“咦！”擒龙客惊叫：“五行遁术！这小辈可怕，他像鬼一样消失了，或者土遁走了。”

四盏双枝烛台熄了两盏，光线更暗。

“不是五行遁术，是绝项轻功流光遁影。”退至一旁的虹剑电梭懊丧地说：“确是快得不可思议，上次他也是酒楼上大庭广众间，用这种身法逃走的，这次我仍然堵不住他。”

店伙重新点亮蜡烛，脸色不正常。

“诸位相信吗？”店伙指指厅角堆放不少马鞍行囊处一指：“那位客官的马鞍马包，就在烛光闪动时，平白无故不见了，恐怕是……是鬼掳走的……”

门外夜空寂寂，鬼影俱无。

蹄声乍起，众人抢出门外，只看到一匹健马向官道南端飞驰，已经远出百步外向南绝尘而去。

北人屠是唯一心中有数的人，不以为怪。在大屠杀现场，三仙女联手攻击，光天化日太阳当头，禹秋田依然能碎剑遁走无影无踪，黑夜间脱身更容易百倍。

“这小子一定是传闻中的复仇客，错不了。”北人屠心中暗叫。

其实，传闻中的复仇客，并非来无影去无踪的人。众所周知，不论他替人复仇或为自己复仇，通常先派人下书警告。在警告期间现身时，穿黑或灰色的夜行衣，以巾蒙面，因此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谁也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平时，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何处隐身。

这是一个极为神秘的杀手，他替人复仇，据说从不接受酬劳，也从不以真面目与怀仇的苦主打交道。所以，他不能算是杀手，应该算是风尘奇人怪杰。神秘复仇客的声威，五六年来声誉不断上升，真具有震慑人心的无穷威力。

那些心怀鬼胎，经常做亏心事的人，少不了心怀恐惧和憎恨，把他看成眼中钉，有志一同称他为该死的杀手，日夜提防他光临行凶。

这种游戏风尘的怪杰，江湖上为数甚众，每一代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

有些杰出的甚至被尊称为侠，侠是主持正义的代表。

这一代，神秘复仇客该是最杰出的一个，但没有人愿意心甘情愿称他为侠，因为他杀戮甚惨。

即使是一个小瓜牙，他也照杀不误。据说他常常剑使刀招，会毫不留情将人的头砍下来。

用剑的人，通常不会将人的脑袋砍掉的。剑以冲刺为主，有些高手喜欢卖弄，指定部位攻击甚至攻穴，一剑刺杀干净利落，不会有断肢残骸费神收殓。

神秘复仇客确是用剑，乱砍乱杀十分可怕。而且，他自己没有专用的宝剑。

接到警告函的人，最好把瓜牙遣走，以免枉送性命。

据行家说，他用的是天残剑术，那是百余年前，曾经掀起武林狂风巨浪，大杀武林人物，轰动天下的根海狂龙，遗世的可怕剑术。

当然，这是传说，谁知道百余年前的事？至少当代没有人见过什么恨海狂龙。

北人屠见过神秘复仇客，当然不便胡说八道，公然指称禹秋田是神秘复仇客，说不定有人认为他故意造谣生事，有意自抬身价呢！

当然禹秋田也不会放过他，即使禹秋田真是神秘复仇客，泄露他人的秘密，后果是极为严重。这也就是他不将脱险经过详情，告诉擒龙客的原因所在。

大道黑沉沉，行人绝迹。

星光朗朗，旷野中不时传来几声野狗的凄厉长啤，泉啼声也令人毛骨悚然，夜间行走，真需要有超人的胆气，所以没有旅客敢走夜路。

急骤的蹄声，引来远处村落传来的犬吠。

骑士必定胆气超人，单人独骑向南赶。

远在百步外，便发现路右屹立着一匹马，人与马显得朦朦胧胧，纹丝不动像幽灵。这段路宽阔平直，路旁没有栽行道树，星光朗朗，因此远在百步外，仍可看出是一人一马的形影。

骑士相当机警，对驻马相候的人岂能不提高警觉？一面策马急驰，一面紧了紧佩剑，本能地检查百宝囊是否碍手碍脚。

江湖人的百宝囊，所盛物包罗万象，称百宝名实相符，当然盛有备用的暗器。这玩意挂在腋下，如果型式过大，与人动手会妨碍行动，必须安置在趁手的地方，以免掏备用暗器时耽误时间。

预先有了准备，因此驰近时健马蹄下一缓。

驻马相候的骑士，人与马一直就纹丝不动。

“什么人？”接近至十步左右，健马小驰，骑士警觉地沉声喝问。

“等你的人。”驻马相候的骑士一面回答，一面策马以相同的速度，并辔南行。

“等我的人？咱们认识吗？”

“这不就认识了吗？”

“在下不知道你是老几，你知道在下是谁？”

“不久就知道了，咱们将有机会亲近亲近。”

“胡说八道”。骑士加了一鞭，坐骑放蹄前冲。

“你老兄听不进老实话。”相候的骑士也挥了一鞭，仍以同样的速度并骑

急进。

“为何要跟来？”骑士更为警觉，厉声大喝。

“和你亲近呀！”

“你是何来路？”

“不久自知。”

“亮名号。”

“不久自知。”

“你死吧！”

黑夜中怎能看得到暗器？双马并驰，中间相距不足一丈，暗器一出便到了，决难看到形影。

相候的骑士左手一抄，奇准地抄住到达左肋的一枚三棱透风镖。

“好准的手法。”相候的骑士大声称赞。

健马速度甚快，从侧方射击胁肋，不但射击的面积小，前置量更不容易预测，奔驰的健马并非平稳前进的，这一镖竟然奇准无比。

接暗器的人，更是高明得匪夷所思。

“咔啦！”第二第三枝透风镖，接二连三被左手一一接住一把抓，镖落在掌中，发出清脆的接触响声。

连珠镖，连珠接。

“还给你！”喝声似沉雷。

骑士身形下伏，伏鞍避镖，有自知之明，决不可能接回自己的镖。

一声狂叫，骑士滚落雕鞍，砰然大震中，被马蹄掀起的尘埃掩没了，健马冲出十余步外，缓缓止蹄。

训练精良的马，主人落鞍便会自行止蹄。

相候的骑士兜转马头，缓缓回到原地。

“你死不了。”相候的骑士泰然自若下马：“镖尾击中章门穴，左半身僵麻而已。”

落马的骑士心胆俱寒，对方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准确地认穴发镖，双方的造诣相差太远了。

“你……你到底是……是何来……路？”骑士左半身发僵发麻，右半身仍可移动，吃力地拔剑。

“在等你呀！老兄。”相候骑士踢了对方一脚，踢中右肘，剑不但无法拔出，右臂似已失去活动能力，绝望地停止挣扎。

“你为何等……等我？”

“因为你是传信的人。”

“我……”

脑门挨了一击，立即昏厥。

三更初，店堂中仍然灯火明亮。

虹剑电梭与八表狂生秉烛品茗，双方都有意结交，意气相投，大有相逢恨晚的感觉。

擒龙客与北人屠，由店东大力神在厨下设桌款待，谈些江湖见闻武林大势，也天南地北胡扯。

“樊小姐是从南面来的？”八表狂生开始谈及正题，普通朋友是不便打听或探索对方根底的：“我也是，在太原方面将有一段时日逗留。”

“我不到太原，直接前往天长堡。”虹剑电梭毫不隐瞒此行的目的：“在

前面村落，所到天长堡的人在此地闹事的稍息，因此留下来看看。天长堡远在数百里外，怎么可能在这里扮强梁？没想到确是真的。”

“真巧啊！我也是前往天长堡的。”八表狂生欣然说：“天长堡的人在此闹事，其实不足为奇。山西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有权在晋南保护他们的权益，掳走几个人处死算不了什么。在江湖闯荡刀头舔血玩命，所为何来？说穿了只为了两个字：名与利，权势就是名与利的结合。”

“说得也是，他的确有权维护他的权势。”虹剑电梭本来就是追逐权势的女强人，当然同意八表狂生的看法：“我去找他，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我的权益。”

“会无好会？”八表狂生进一步试探。

“不一定。”虹剑电梭凤目中有杀机：“如果双方的权益有了冲突，就不是好会。好不好，决定权在祝堡主，他是地主。你呢？”

“似乎你我有志一同，我也是为了保护权益而来的。不过，此行应该很顺利。要我助一臂之力吗？我希望能为你尽力，请不要拒绝我的帮助，好吗？”

“去年他行脚江南，带了一批人扮强盗，洗劫了我一位朋友，劫走了几件珍藏。”

“他是一个珍宝收藏家，建了聚宝楼收藏他的珍宝。”

“他如果不交还……”

“或许我可以劝劝他割爱。”

“那就谢谢你啦！”虹剑电梭嫣然一笑，烛光下显得更为妩媚：“我人手少，还真不想和他反目，能和平解决求之不得，强龙不敢地头蛇，何况我还不能算强龙。”

“当然，你我都是作最坏的打算。”八表狂生郑重地说：“我去向他索人，你去找他索珍宝，都有利害冲突，很难保证一切顺利。我带了不少人，必要时，你我并肩联手，斗一斗他这条强龙。”

“希望无此必要，皆大欢喜。”

“但愿如此。哦！你对那个禹秋田了解多少？”

“去年他叫禹春山。”

一年春山，一年秋田，一听就知道名是经常改变的，决不可能是有名声威的人物。

“绰号呢？”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我和他仅在镇江的酒楼上见过他一面，后来四处打听，得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这种小混混只凭打滥仗混世，名改来改去以避祸逃灾，那有什么来历？下次休让我碰上……”

本来已闭妥的店门，不知何时门闩自退，插闩也无声自折。启门声传出，禹秋田出现在门外。

第 5 章

“不要说下次，咱们这次的事还没了呢。”禹秋田迈入用脚掩上门，似乎早已将两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脸上有邪邪的笑意，随手抽出一根门闩：“你这混蛋在漂亮女人面前逞英雄充好汉，以护花使者自居，狂妄地向往下挑战，死不要脸说我只凭滥仗混世。好，今晚咱们把账算个一清二楚，免得你有下次，下次我可不想再用菜肴汤汁淋你的狗头。”

以狂为绰号的人愈来愈多，似已成为时尚，因为武林十一高手排名第一的人，叫狂剑荣昌。

绰号可以凸显出其人的个性，可以，给对手增加心理威胁谁不怕发狂的人？所以江湖上有人称狂剑、狂刀、狂人、狂生……

八表狂生狂傲自负，人才一表，所以称狂生，立即被这一番的话激怒得狂性大发。

一声厉吼，八表狂生火杂杂地狂冲而上。

禹秋田门闩左荡右决，附近两张食桌与长凳，被扫翻出两丈外，便有足以施展的空间了。

门闩是一根两尺余长的长方木，用来打破人的头十分趁手，在武林朋友手中，正是最趁手最灵活的手棍，但用来斗刀剑，却不是灵光的兵刃。

八表狂生冲出时，剑已出鞘，狂怒地冲进，剑发狠招乱洒星罗，要用乱剑分了禹秋田的尸。

在美丽女人面前拼搏，当然会全力以赴，剑上风雷骤发，攻势之猛惊心动魄。

“叮叮当当……”门闩与剑接触的怪声连续爆发，剑鸣声情越震耳。

每一日皆奇准地击中剑脊，八表狂生毫无用剑锋切断门闩的机会，狂野的冲刺难越雷池半步，滔滔而出的十余剑，皆被门闩拨出偏门，劳而无功白白浪费精力，锐气逐剑降低。

禹秋田不退不让，来一剑接一剑，双脚在三尺空间内灵活地挪移，反击的每一闩皆长驱直入，出现在八表狂生的面孔前，似乎距鼻尖不足半寸，不由八表狂生不收剑自保，剑上强烈的浑雄剑气，对本制的门闩，毫无反震毁损的威力。

“用削砍诀！”旁观的擒龙客大叫，指示机宜。

“没有用，黄兄。”一旁的北人屠说：“砍断了门闩，门闩的后段一定会乘隙飞出，毫无躲闪的余地。禹小子就有这种任意控制兵刃完整或损毁的绝技。”

北人屠是行家，从血腥中闯出名头的高手。禹秋田与三仙女交手，旁观者清心中了然，禹秋田的剑，并非被三仙女击碎的，碎剑八方飞射，三仙女当时吃惊之下，只有一个念头：防范被碎剑及体，因而忽略了禹秋田的动向，分了心视觉也乱了，所以不知道禹秋田是如何遁走的。

双方交手已明朗化，八表狂生的剑毫无威力可言，如果禹秋田的门闩被砍断，那一定是禹秋田有意让它断的，决非八表狂生所造成的结果。

“你很了解他？”擒龙客问。

“我们是难友，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用你的刀，一定可以对付他。”

“不可能。”

“去试试看。”

“我不去。”北人屠说得斩钉截铁。

“你……”

“你听着。”北人屠神色凛然：“他从尸堆中，把我拖回阳世。这世间待我并没有多少好处，我北人屠也没欠这世间什么，我却知道欠了他一条命的情，北人屠不是人间贱丈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阁下，我们有合作的承诺，我们助你向天长堡……”

“合作对付天长堡的承诺，与要求在下对付救命恩人有何干连？擒龙客，你一点也没有武林朋友的风骨，你只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渣，一个狗屁不如的混蛋。”北人屠声震屋瓦，杀气腾腾：“我北人屠凶名盖世，可不做丧心病狂的无耻勾当。”

擒龙客愤怒如狂，脸上成了紫酱色，猛地伸手便抓，用上了擒龙爪功。

达一次，突袭无功。北人屠上次被出其不意抓住，一直对擒龙客小心提防，这次怎会上当？

在指尖前疾退出三步外，刀光一闪，泼风刀立下了门户，刀气袭人。

“扑上来！”北人屠沉晚：“看我屠狗的刀利是不利，你这阴险的混蛋，上！”

擒龙客的擒龙爪功虽则可怕，可以抓石成粉，不怕刀砍剑劈，但只限于武功比他差的人，用来对付功力相当的北人屠，怎敢冒险用爪对付泼风刀？

手按上了剑靶，但斗场的情势吸引了所有的人。

八表狂生的剑，已递不出招式，禹秋田的门问，像灵蛇般在八表狂生的胸腹间钻旋，吞吐急如电闪，逼得八表狂生满地旋走，剑被逼在外侧收不回来争取中宫，大概曾经被门问揍了几下，不敢硬挺硬抗，发疯似的旋走，要摆脱门问的紧迫追逐，支撑不了多久啦！

“这叫做灵猫戏鼠，滋味如何？”禹秋田一面进攻，一面嘲笑：“快躲，免得打断几条肋骨，躲！”

八表狂生最后没躲开当胸一点，噗一声门问点在右胸下，暴退了两步，拉开了距离。

拉开了距离，剑便可以收回抢得中宫了，可惜慢了一刹那，唉一声右小臂挨了一下，剑重新向外张。

八表狂生感到右臂奇痛入骨，剑向外荡，痛得叫了一声，马步大乱。

门问再闪，噗一声敲在左肩上，左肩欲裂，左手失去活动能力。

禹秋田左手一伸，劈胸揪住手法十分粗俗。

“放了他！”虹剑电梭娇叱声震耳：“不然，你死得最快。”

禹秋田扭头瞥了虹剑电梭一起，目光停留在对方左手掌的光闪闪银梭上。

虹剑电梭成名的威展江湖暗器，俗称八瓣银梭，击中物体时，会崩散为八块，一丈方圆内，任何一块皆可伤人，不但是霸道绝伦的暗器，而且是对付群殴的最佳兵刃，金钟罩铁布衫火候精纯的人，也禁受不起一击。

它的缺点是：一发射便成为废物，不能再拼拢使用了，打造不易，价值昂贵。因此，除非有绝对必要，虹剑电梭十分珍惜使用，以唬人的机会为多，拼斗时宁可使用她的飞虹剑，她的剑术的确值得骄傲。

“你要用那玩意打我？”禹秋田笑问。

“那是一定的，除非伤放了他，”虹剑电梭语气坚决，不容怀疑。

“我打赌你虽是女人，一定不会女红，更不会织布，那玩意本来该用来织布的。好吧！”

你赢了。”禹秋田把八表狂生推出丈外，邪笑着说：“阁下没想到吧？你在女人面前称英雄，结果女人反而救了你，你真幸运。下次在我面前，你最好放聪明些。”

八表狂生双手仍难恢复活动如意能力，羞愤难当，迄今为止，仍然不知道为何剑克制不了门门，为何一直处在挨打局面。禹秋田的表现毫无高手的威武和风度，使用门门也毫无奇处，一点也没有惊世的手法和超人的武功气势，为何剑始终施展不开？

“今晚我喝了不少汾酒。”八表狂生厉声叫吼：“地方太小施展不开，下次，我必定杀你，必定。”

勉强找理由遮羞，输不起的人就是这到德性。八表狂生就是输不起的人，当然要在下次洗雪这奇耻大辱，武功输了口不能输。

“那你得痛下苦功练剑，不要光说不练。”禹秋田嘴上不饶人：“像你这重整天在争名夺利中打滚，在阴谋计算别人中用心机的人，哪有工夫下苦功勤练？所以你杀不了我。”

“你我的账还没算呢！”虹剑电梭收了小银梭，举步向前接近：“我死盯着你，不信你真能在我一眨眼时平空消失掉。”

“好了好了，我怕你。”禹秋田丢掉门门：“其实你心中明白，去年镇江的事其错在你，该讨债的是我，那次你已经摆足了威风，风头最健。你一个大闺女，目灼灼死盯着我，有失淑女风范，别人怎么说？我是一个相当年轻英俊的绅士呢！”

有几分才貌自命淑女的姑娘们，最讨厌这种油腔滑调而又具有才华的男人，表面示弱不介意名头声誉，却每句话部伤人自尊，令人又爱又恨。

“我要打烂你的狗头。”虹剑电梭暴怒地叫骂，女人当然骂不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愤怒地冲上。

禹秋田急闪，到了先前两人品茗的食桌前，一把抓起茶壶，脸上邪笑涌现。

“我打赌，你会变成落汤鸡。”他掀开壶盖丢掉：“真妙，还有大半壶热茶，琳在身上一定很精彩，你的典雅绸衣裙保证会变成半透明的，不信你再接近看看？”

虹剑电梭真不敢再接近，热茶泼在身上，决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旅途中洗衣裙麻烦得很呢！

“你……你你……”虹剑电梭哭笑不得，气得涨红了脸：“我一定要杀掉你这痞棍，一定。”

“又一个一定要杀我的人，以后保证会有第三个，倒霉。”他放回茶壶，向在走道口强忍笑意的大力神叫：“殷东主，弄坏你的生财家具，抱歉，我赔。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我肚子里酒虫馋虫都在造反呢！劳驾弄些酒菜填五脏庙，谢啦！”

“你敢在我这里逗留？”虹剑电梭显然不欢迎他留下。

“算了，樊大小姐，彼此无仇无根，些小冲突用不着你死我活，对不对？一个在江湖有志称雄道霸的人，计较小是小非气量小，成不了大事的。”他不再邪笑，语气诚恳：“小冲突过了就算，犯不着没完没了。像你这种天仙似的美貌大小姐，走到哪一角落都会有人闲言闲语，凡事计较，你得整天为鸡毛蒜皮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甚至会把天下人都当成仇敌，日子难过得很呢！我为镇江的事道歉，够了吧？”

态度虽表现得诚恳，但言辞间仍流露出讽刺味。女性心眼小而且敏感，虹剑电梭也不例外，恨恨地哼了一声，昂首挺胸气虎虎地走了。

八表狂生羞愤难当，已先一步偕同擒龙客离去；

大力神当然不便让他俩睡食厅，让出一向店伙住的小房作宿处。

北人屠不再理会擒龙客，已看出这位名宿太过阴险，不好相处，打定主意不与他们到天长堡，过来替禹秋田拾夺食桌，在对面相陪。

大力神打发店伙离开安歇，弄来一些肉脯烧卤，两壶真正的汾州杏花村汾酒，兴高采烈前来相陪；

真正的杏花村上等汾酒，不是透明晶莹的，而是淡碧绿的光泽，香传百步的珍品。

“老弟，我算是服了你。”大力神斟上酒豪放地举杯：“敬你。兄弟早年久走江湖，见识过无数高手名家，可就没见过凭一根木制门闩，能封住狂风暴雨剑势的高手。你知道那位八表狂生的来历，是吗？”

“不但知道来历，而且知道根底。”禹秋田回敬了一杯，这才放低声音说：“江家的狂风十八剑，四五十年前，一代剑豪狂风剑客江万里，号称剑术宗师的秘学。狂生定然是江家的子侄，剑术已获江家真传，只是心浮气躁，一出手就求胜心切，反而被我夺获先机，无法施展剑术的精髓，输得很冤，难怪他不服气。”

“算了吧！我北人屠眼睛还没瞎呢。”北人屠拍拍禹秋田的肩膀笑笑：“别装了，我是目击你力敌三仙女的人。哦！小子，你不是走了吗？”

“乘机办事而已，我要证实一些事。”禹秋田不多加解释：“我是玩弄诡计，作弄人的专家，不希望在阴沟里翻船，所以先求证以求稳扎稳打。褚兄，他们是不是邀你一同前往天长堡讨公道？”

“不错。”

“不要跟他们去，褚兄。”

“不去了，那个擒龙客阴险得可怕。”北人屠摇头苦笑：“我这人愣头愣脑，除了敢杀敢拼之外，一无长处，不喜欢与阴险的人打交道。”

“对，离开他们远一点。”

“小子，听到什么风声了？”北人屠自嘲愣头愣脑，其实心清肚明，凭闯荡江湖盛名不衰的经历与经验，决不会是一个一无长处的笨瓜。

“他们后面还有一大批人，其中有人已经搭上了天长堡某条线，可能获得协议，皆大欢喜。祝堡主父子自下可能在解州以南，搜寻天涯浪客与玉面狐，也留意千幻夜叉，不久可能往回赶，与八表狂生会合，很可能高高兴兴至天长堡作容。”

“老天爷！我如果跟他们去……”

“你北人屠必定再死一次。”大力神咬牙说：“擒龙客已提出要求，要我也一同前往替他们助威。如果我拒绝，他威胁说后果自负，我也死定了，我是天长堡凶徒掳人的人证。”

“狗娘养的可恶！”北人屠咬牙切齿：“小子，要不要连夜动身摆脱他们？”

“摆脱不了的，褚兄，摆脱得了今天，摆脱不了以后。”禹秋田虎目中冷电乍现。

“他们会紧追不舍，至死方休？”

“这两位仁兄用不着自己追。”

“哦！你是说……”

“你该知道鹰扬会。”

“山门设在扬州的鹰扬会？”北人屠脸色一变：“会主五岳狂鹰狄飞扬，五年前创会一举成为江湖大豪。该会尽做些见不得人的狗屁事，会众日增加蚁附膻，连黑道朋友也为之侧目。你是说，这两个人……”

“该会设有三位副会主，八表狂生是排名第二的副会主。擒龙客地位稍低，是外堂七星主的玉衡星主。”禹秋田尽量将声音压低，虎目不时瞟向半掩的大门：“外堂是专门对外的组织，这次来的人，全是外堂的高手。”

“小子，我相信你不是胡说八道的人。”北人屠讪讪地说：“鹰扬会是半公开的组合，一些重要的首脑并不隐瞒身份，我从没听说过首脑人物中，有这两个人。”

“那些公然露面的首脑，是摆出来让人看的，各地发生事故，都与他们无关，因为他们的行踪众所周知。哼！你以为我溜走乘机办事，要证实的是什么？”

“这……”

“站房里那几个借宿的旅客，是暗中策应与传信的人。信息已经传出，是有关天长堡掳人留了活口的事。”

“哎呀！”北人屠惊叫：“通知天长堡的人？”

“一点不错，所以要你自己把脑袋送到天长堡。我已经把信使埋了，至少可以争取到一两天时间。”

“他们到天长堡，为了何事？”

“以后再告诉你。不瞒你说，鹰扬会成立的当时，我已经对他们留了心，对他们的了解，比任何人要深入一些，因为我得暗中防备他们，早晚会和他们发生无可避免的利害冲突。我的消息，只有一些是从信使口中获得证实的。你们小心……”

烛火摇摇，帘动门响，人已失了踪。

“这小子真是个鬼。”北人屠毛骨悚然地说：“段兄，你看清他是怎样走的吗？”

“没看清。”大力神居然脸上、手上、汗毛根根耸立，而且打一冷战：“你不要说鬼好不好？咱们柏亭阜附近村落，经常闹鬼。”

“一定是你开黑店，经常做谋财害命的勾当，所以冤鬼祟人。呵呵！他娘的！你没人肉作脯吧？我可吃了不少呢！”北人屠居然有心情开玩笑。

“去你娘的！我孤家寡人，一人饱一家饱，不图名利活得心安如意，何用开黑店？”

“不瞒你说，我真吃过人肉包子。”

“恶心！去你的。”

门外的确有人偷听，天气并不太寒冷，禹秋田先前进厅时，仅用脚掩上门，贴在门缝偷听十分方便，厅内的人不可能发现门外有人偷听。

偷听的人相当机警，门一动便飞掠而走，去势惊人，真有如电火流光。

禹秋田更快，黑夜中在近距离也难辨形影。

是一个身材小巧的灰影，刹那间便远出百十步外，离开官道落荒飞遁，形影依稀可见。

已经进入草木丛生的郊野，不会有人追来啦！大白天也遇林莫入，黑夜中谁敢犯忌穷追入林？

灰影大概心中高兴，百忙中扭头目望。

糟了，黑影迎面压倒。

想转身自卫已来不及了，一切反应皆赶不上神意，砰一声被黑影上勒喉，下抱腰，扑倒在草丛中，压得牢牢地，想滚转反击却力不从心。

“好啊，是女人。”禹秋田放手，一蹦而起：“你们真不肯罢手是不是？可恶。不要惹火我，小仙女，我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而是又邪又怪的男浪人。”

星光下，他认出是三仙女之一，是穿宝蓝色骑装的仙女，他是老江湖，知道这位仙女叫幻剑飞虹李春萱，一个颇有侠名的美丽任性大姑娘。

姑娘们先天体质不如男人，碰上高大如门神的人就矮了半截，因此大多数皆练了小巧的暗器防身，尽量避免与大男人贴身拼命。

幻剑飞虹李春萱的回风柳叶刀，称为飞虹回风刀，像是可由神意指挥的精巧暗器，在江湖具有相当惊人的震撼力，些自诩暗器宗师的名家，也对她的飞虹回风刀深怀戒心。

另有一位仙女叫织女王碧瑶，所使用的子母金梭，比虹剑电校的八瓣银梭相去不远，同样具有可击破内家气功的威力。

“你……你你……”幻剑飞虹虹一跃而起，猛揉曾被手臂勒过的咽喉，羞急地大叫，大概被大男人压在地下受不了啦，“你可恶。你……你到底是……是不是神秘复仇客？我要知道。”

“我说过我是神秘复仇客吗？”

“这……我要知道你打算如何报复我们。”

“小丫头，不要被江湖流言所愚弄了。”禹秋田冷冷地说：“神秘复仇客决不会为了芝麻绿豆似的小仇小恨，举起复仇之剑大开杀戒。你们三位仙女口碑并不差，只是有点任性自负，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小丫头，我哪有闲工夫向你们报复？”

“你是说……”

“我是说没有闲工夫向你们报复。”禹秋田向后退走：“而且，你们查明真相之后，留下准备管闲事迫凶，我相当佩服呢！不过……”

“不过什么？”

“你们管不了这档子事，力所不过勉力而为，不足为法，失败是意料中事。赶快离开山西，还来得及，你们不能失败，知道后果吗？”

“可是……”

“听我的劝告，好吗？再见，小丫头。”

身形乍退，冉冉远去。

“他……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小丫头喃喃自语。

当然她不是小丫头，在江湖成名好几年啦！想起被抱住压在地下，她感到浑身，起了奇异的变化。

“鬼才是小丫头。”她顿足大叫。

“是什么人？”北人屠低声问。

“小仙女。”禹秋田说：“穿宝蓝衣衫的那一个。”

“什么仙女？”北人屠并没见过江湖七仙女，见了也不知道是谁，所以上次他胡猜居然猜中了，但难分身份。

“好像是幻剑飞虹。”

“哦！她没用飞虹回风刀打你？”提起名号，北人屠就知道是那一个仙女了。

“没有，大概是心中有愧吧！”

“小子，今后你有何打算？过河溜之大吉？”

“我是债主，没错吧？”

“去讨债？”

“为何不？”

“好哇！小子，我跟定你了，我……我做你的随从，你得答应。”

“废话！你是前辈。”

“我是当真的。”北人屠郑重地说：“我北人屠一生不服人，今天可是心甘情愿服了你，你不答应也得答应，今后你是主人。”

“你少来，我一个人道游天下何等追逐自在？”禹秋田断然拒绝：“正如同大力神所说，孤家寡人一人饱一家饱，多一个人就多费一分照顾，你自己走吧！”

“我跟定你了。”北人屠写意地拍拍大肚子：“做主人的必须管吃管喝，今后不怕没钱买酒啦！想起来就可以乐上老半天。小子，你是我北人屠值得替你卖命的好主人，你就认了吧！主人。”

“去你的，你追不上我的，我随时都可以摆脱你。”

“呵呵！你摆脱不了我的，我看穿你了，你是一个讲义气的可敬主人，不然你不会回来再救我，不希望我上当，跟那些狗王八到天长堡送命，我已经欠了你两条命的债，没错吧？”

“小老弟，我这间店显然倒定了。”大力神乘机起哄：“你就多收容一个随从吧！”

“胡搞！”禹秋田不愿再缠夹，干了杯中酒：“填五脏庙一而再受干扰，实在不是滋味。大掌柜，今晚我在何处安顿？马匹藏在树林里，在食厅打地铺也没有衾枕呢！”

“主人，不用担心，这是随从的事。”大力神笑吟吟地说。

山西骡车行的马车停驻处，并非正式的站房，只是充作暂时休息的中途小歇脚站，也可以收容错过宿站的一些粗豪旅客。

今晚除了车夫之外，另外接纳了八个大拳头粗胳膊的江湖豪客。

天黑后不久，一位旅客悄然乘坐骑走了，从此一去不再回，站房的管事人员根本不敢过问。

三更天，擒龙客出现在两名旅客的房中，整座站房静悄悄，室中一灯如豆。

这八位旅客，果然是八表狂生带来暗中策应的人，也负责传送信息，在解州还有另一批接应主人，人数必定相当可观。

天长堡高手如云，藏龙卧虎，但对大批压境的强龙，难免有所顾忌，用谈判协议代替干戈，是最佳的解决争端途径，天长堡主并不愚蠢。

“查清楚了吗？”擒龙客问。

“长上大可放心，一看就知道了，用不着费心打听调查，我的有一半人认识她们。”那位留了大八字胡的中年人，语气自负肯定：“三个仙女，绝对正确。”

“武林七仙女，居然有三个同时结伴出现在山西道上，颇不寻常，为何？”

“这就知道了，她们口风很紧，那家小店的店伙很机灵，但也探不出丝毫口风，恐怕得劳动副会主亲自出马了，副会主很得女人缘。”

“废话，副会主心里很不愉快，目下没有心情亲自出马，明天她们一走……”

“她们走不走，与咱们无关，咱们也要走，长上为何担不必要的心？”

“防患于未然，你懂不懂？”

“属下认为，多管闲事恐将节外生枝。目下她们涉入天长堡掳人的事，让天长堡的人去担心吧！”

“你不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把她们罗致入会，对本会是否极为有利？”

“那不是咱们这些地位低的人，所能权衡利害的事。根据这三位仙女的声誉家世，她们不可能正眼看咱们鹰扬会，又何必白费心机？用胁迫手段迫使她们就范，须防激起武林公，长上务必三思。”

这是一位尽职忠诚的好部属，分析的道理十分中肯，可惜擒龙客不是一个好的上级领导者，不肯接受部属有远见的建议意见。

“你们只要负责调查就好，其他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尽快调查出她们的来意动静，副会主急于知道底细，以便找机会接近图谋。哦！是哪三位仙女？”

“着绿的是飞凤欧阳明凤，随行的是她的长辈神手尹浩然夫妇；穿蓝的是神针玉女张淑贞，随行的两男女还不知底细；穿宝蓝的是幻剑飞虹李春萱，是七仙女中最令人头疼的一个，她的飞刀十分可怕，谁惹火了，她会跟你没完没了。听说她最讨厌自以为风流倜傥的男人，副会主接近她必须小心。”

“让副会主去操心吧，没你的事，按行程，明晨信息定可传回，接到信息立即察报。”

“遵命。”

“一切小心。”擒龙客叮咛后，入室走了。

中年人送走擒龙客，返室掩上门摇头苦笑。

“无端干预天长堡的事，对咱们又有何好处？”中年人向同伴发牢骚：“祝堡主好似鬼，决不会为了咱们替他分忧，就多让一步多一分诚意。这里是他的地盘，他处理得了势力范围内的大小事故，咱们插手干预，说不定反而引起误会，认为咱们挟恩要挟呢！何苦来哉？”

“你不懂，老哥。”同伴冷冷一笑，吹熄了灯火。

“我不借什么？”

“那些女人……”

“哦！女人……”

“不错，副会主见了深亮标致的女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床。”

“有一天，他会死在床上。”

“去你的！天下的男男女女，绝大多数都死在床上，废话！”

“那可不一定哦！不错，大多数的人死在床上，问题是如何死在床上……”

“睡吧！别胡思乱想了，他娘的倒霉，其实今晚该在安邑县城投宿的，我的床上一定有女人快活。”

“你也想死在有女人的床上？”

“混蛋！乌鸦嘴，呸！”

三更将尽，店东大力神还没安睡。

一旦抛弃数年的心血，难怪他无法就寝，要重新投入莽莽江湖，重过刀光剑影的日子，在他看来，该是太老了，他辉煌过去永不会回来。

但不抛弃行吗？有人逼他抛弃，即使日下擒龙客不急于逼他，日后一定会有人闻风而至的，早年的仇家也必定蜂拥而来。

他不想另起炉灶，远走某处地方躲起来。

他在房中面对孤灯沉思，前尘往事纷至沓来，叱咤风云大半辈子，迄今依然人单只影，既不愿成家有后顾之忧，又不愿像闲云野鹤般逃世过苦日子，到头来，又得丢掉根基，重操旧业在刀剑中玩命。

“少年子弟江湖老。”他喟然叹息：“我这种人，不但要老在江湖，也将死在江湖，这是命。”

思前想后，他觉得好笑，也感到悲哀，真有英雄末路的感慨在心头。他对禹秋田一无所知，居然冲动地要求做禹秋田的随从，真是岂有此理。

也许，情势恶劣急于离开吧！或者禹秋田惊世的武功，让他心甘情愿随一个强者的心理在作怪，既然要重新在刀剑中玩命，追随一个强者毕竟安全些。

门外，响起轻微的脚步声，叩门声随起。

自从擒龙客揭被他的身份后，江湖人的警觉心，唤醒了他的平安梦，他便悄悄地作了应变的准备，作最坏的打算。

首先，便是取出窖藏的兵刃：卅二斤镔铁打造的黑亮降魔杵。

其次，是装了钉刺的护手套。他神力天生，徒手相搏时，可以生裂虎豹，谁想抓他的手臂，保证指损掌伤，所以对方只要被他的手控制住，休想挣脱他的掌握，决难伤及他的手臂解脱。

再就是连睡觉也懒得解下的皮护腰，他的腰禁得起刀砍斧劈。

不可能有店伙蹑手蹑脚午夜后来找他，他警觉地将茶油灯搁在壁角背风处，悄然拉开门门闪在一旁。

“进来，门没上。”他沉静地说。

房门吱呀呀缓缓推开，门外的人并没即刻入室。

“知道你没睡，可以谈谈吗？”门外的擒龙客语气相当有扎：“没关系吧？”

“请进，我这破房子挡不住任何人。”他冷冷一笑：“最好谈些风花雪月的事。”

“呵呵！我知道你心情不好。”擒龙客阴笑着入室，信手掩上房门：“换了我，同样有点想不开。”

“不要话中有话，我悬个粗人，听不懂也不愿猜弦外之音。请坐。”他拖出小方桌下的长凳请对方坐，自己也在对面坐下：“北人屠拒绝跟你们走，对你们并无损失，你们北行的计划中，本来就没有他。”

“殷兄，问题不在有否损失，而在威信是否受损。”擒龙客识趣地隔桌落坐，表示不会突然用擒龙爪突袭：“北人屠食言背信，损害了咱们的威信……”

“何必呢！是你们逼他食言背信的。禹秋田从鬼门关内把他拉回阳世，你们却怂恿他向禹秋田动刀。北人屠一代杀星，固然不是好东西，但直肠直肚恩怨分明，责怪他是不公平的。”他仗义执言，为北人屠的行为辩护：“他还没正式成为你们的人呢！你老兄的要求也太过份了。”

“不谈他，谈你。”擒龙客摆脱于己不利的话题：“明天咱们要动身，以

至诚邀你老兄同行。殷兄，你曾经是一代之雄，昔年何等风光？窝在这里赚十文八文混口食，这种日子不好过吧，是吗？”

“过去了的，永远不会再回来。”他的话居然含有哲理：“往昔的大力神已经被江湖淘汰了，我一点也不留恋昔年的风光。”

“老兄，你要明白处境，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成为天长堡掳人屠杀罪案的证人，祝堡主会让你……”

“他不会让我活，势必灭口，那是一定的，这本来就是大豪大霸的惯伎。所以，我怕他，我这间店不要了，远走高飞避祸逃灾，天下大得很呢！”

“我说过，保命唯一的途径是反击……”

“抱歉，以卵击石，智者不为，我认了。”

“殷兄，逃避解决不了难题，跟着我……”

“你就可以让我同享富贵，平步登天？我对平安活着十分满意，可不想刀头舔血再过玩命的生涯。不要再谈了，你请吧！”

他下逐客令，暗中默默行功待变。

“阁下，不要敬酒不喝喝罚酒。”擒龙客变了脸，倏然推桌而起：“咱们邀你，是瞧得起你……”

“你狗屁！”他忍无可忍，拍桌怒叫：“北人屠说得不错，你一点也没有武林朋友的风骨，你只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渣，一个狗屁不如的混蛋。不要威胁我；你肚子里那点点诡计，有些什么牛黄马宝，我全知道，我大力神可不是浪得虚名的人渣，你威胁不了我的。阁下，你给我滚出去！”

门口人影乍现，传出一声轻咳。

“他不滚，我来要他滚。”堵在房门口的禹秋田说：“要不了一天半天，他就露出狰狞面目，他们用这种胁迫手段，不知坑害了多少人。依我看，毙了他斩草除根，必定是一场大功德。”

擒龙客以为对付得了大力神，却对禹秋田深怀戒心，凭禹秋田对八表狂生时所表露的身手，足以让他绝顶高手心中惶惶。

“算了，让他走。”大力神不愿在自己的店中打打杀杀，强忍怒火避免冲突：“他们住在站房的爪牙一拥而至，我这家店岂不遭殃？”

“明天最好没有人向在下撒野。”禹秋田让至一旁沉声说：“我保证撒野的人来，个死一个。尤其是那个什么八表狂生，他最好离开我远一点。”

擒龙客冷冷一笑，一言不发出室走了。

鸡鸣早看天，这是旅客们的金科玉律，一早赶路以免路上耽搁错过了宿头。两家小店与站房前，伙计们热心地帮助旅客套坐骑。

禹秋田的坐骑，昨晚不知何时系回原处，连店东主大力神，也不知道他是何时牵回来的。

禹秋田也在晓色朦胧中套马上鞍，对面的八表狂生与擒龙客，监视着店伙准备，在一旁袖手旁观，目光不时凶狠地向禹秋田死瞪。

“虹剑电梭五个女人，也不时留意各方的动静。

擒龙客不敢找禹秋田挑衅，找上了北人屠。

“褚老兄，你决定不服咱们走？”擒龙客向正将马包系妥的北人屠问。

“对，我害怕。”北人屠冷冷地回答。

“你不是要北上大同寻友吗？”

“以后再说，暂时丢开。”北人屠指指禹秋田：“在下要与禹小兄弟南行，

先离开是非地再说。”

“如果在下强制你跟随……”

“你最好不要。”北人屠拍了拍刀把：“我目下是禹小兄弟的随从，你得问他肯不肯。”

“呵呵！我当然不肯。”禹秋田怪笑：“我对损害禹某权益的事十分重视，为争一文钱也会不惜打破头争回公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今天我认栽被抢走一文钱而不计较，下次必定连行囊也被人抢光了。姓黄的，你要向我的权益挑战？”

“目下北行事忙，无暇与阁下计较。”擒龙客口气一软：“不久之后，咱们江湖上见。”

“很好，我相信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是的，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擒龙客咬牙说，与八表狂生去扳马鞍上马。虹剑电梭五女也准备上马登程，八表狂生两人已先向北匆匆就道。

在站房借宿的八骑士，动身时只有六个人。

大力神一早已向店伙交代清楚，把店让给店伙，声称今后不再回来了，带了鞍具行囊出店，店伙已经替他牵来一匹颇为雄骏的黄骠，依依不舍替他备鞍。

6

三仙女九个人，也在邻店前治行装，也一面工作一面留意这一面的动静，大概她们都有偷偷窥伺的坏习惯，曾经被禹秋田逮住了一次。

穿蓝骑装的针神张淑贞，今天换穿青绸劲装。三仙女中她最为自负，对禹秋田的敌意也最深，所以上次禹秋田遁走之后，猜想禹秋田是神秘复仇客，而她表示不怕复仇客报复。今天，她脸上仍露出敌意。

三位仙女的注意力，皆集中在不远处套马的禹秋田身上。

幻剑飞虹李春营的眼神最为复杂，不时幻发奇异的光芒。

虹剑电梭等八表狂生与擒龙客去远，终于忍不住向禹秋田走去。

她的四位忠心耿耿随从，两面一分跃然欲动。

邻店的三仙女一打手式，泰然自若向这一面移动，摆出看热闹的姿态。旁人无法了解她们将有何举动，或者出了事她们要帮谁。

“我们的账以后再算。”虹剑电梭脸上并无明显的怒意，却有不怀好意的笑容；“你说，你到底是禹秋田还是禹春山？”

“我这种小人物，经常要逃祸避灾，易名是江湖朋友的惯伎，有十个八个假名的英雄好汉多得很呢！你又何必计较春山或秋田？”禹秋田面对艳如桃李，风韵压群芳的美丽女人，谈笑自若神态轻松。

一个对人无所求胸怀磊落的人，谈笑自若是十分正常的，你不奉承别人，怎能奢望获得别人的好处？

“那……日后我怎能找得到你？”

“那是你的难题，你必须费心找呀！樊大小姐，你最好算清到底是谁欠

谁的债，再找我还不算迟，单方面声称是债主，找到我也只是空欢喜一场而已。”

“反正你赖不掉债的。你比八表狂生高明，连擒龙客也再三克制自己的行动，不愿冒险和你相搏，举目江湖，有你这种成就的人并不多。”

“夸奖夸奖，我感到受宠若惊。”

“不要嬉皮笑脸。”虹剑电梭受不了他轻松玩世的态度，要冒火了：“怪的是你居然没混出众所皆知的绰号，你到底在江湖鬼混，目的是什么？要利不求名？”

“呵呵！我明白你的意思，有了众所周知的绰号，成为江湖名人，你就可以轻而易举找到我了，你那些追逐在裙下的护花使者，就会像猎犬一样……”

“该死的！”虹剑电梭受不了啦！娇叱声中，愤怒地突然扣指疾弹。

一缕罡风破空电射，远在丈外发指，决不是唬人的虚招，也决不是打情骂俏的可爱手法。

禹秋田恰好抬手，啪一声马鞭杆突然折断。

这是一根精雕的马鞭，尺半长的鞭杆用黄杨木制成，雕了花草图案，缠有一段段美观的丝线，弹性韧性极佳，竟然被丈外袭来的指劲，击便折。

“好厉害的穿心指。”禹秋田跳出丈外，招头苦笑：“你这位高贵淑女，想不到如此阴毒，一而再用绝学向我突下毒手，天知道你到底伤害了多少无辜的人。你走吧！我不愿再看到你。”

“我是债主，我有权用任何手段讨债。”虹剑电梭恼羞成怒，但也暗暗心惊：“我有事，不想和你胡缠，以后再说，你给我牢牢地记住，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再缠下去，她就追不上八表狂生了，恨恨地回到坐骑旁，愤然上马走了，临行狠狠地死瞪了禹秋田一眼，眼神极为凌厉。

“主人，你得严加提防这个阴毒的女人。”北人屠神色不安：“你该一劳永逸的。”

“她为人并不太坏。”禹秋田苦笑。

“对你却坏得根，你怎么受得了她？”

“才貌双绝的女人，骄傲自负并非太坏的德性，你放心，她伤害不了我。”

“她用不着亲手伤害你，主人。”

“烦人，别提她，咱们走吧！”

大力神恰好牵着坐骑走近，左手夹着成名时兵刃降魔杵，外面的皮套乌光闪亮，可知平日保养良好，可能早就料定在此苟安，早晚会有重出江湖的一夫到来。

“她会找到强力的靠山，主人，你真不该放弃一劳永逸的机会。”大力神的大嗓门声震四野，已看到全部经过：“她将是大麻烦。”

“不是她找到强力的靠山，而是飞蛾扑火自找苦吃。”禹秋田扳鞍上马：“走吧！往南。”

不远处的幻剑飞虹李春萱，举步接近。

“为何不往北？”李春萱嫣然一笑，态度友好。

“惹不起天长堡，只好往南啦！”禹秋田也友好地笑吟吟回答：“我不想死第二次。”

“加上我们九把剑，何不往北？”

“我宁可和祝堡主在江湖玩命，他会出来的，不急一时。”

“他在江湖走动，仍然走狗一大群。”

“那是不同的，离山的虎威风减了一半。”

“你放弃复仇了？”

“我不急，我和这债主本钱足。小丫头，你管定了？”

“是的，管定了。”

“不要，小丫头。”禹秋田诚恳地说：“幸而活命逃出鬼门关的有三个人，我和北人屠逃之夭夭，铁门神埋葬了兄弟之后，也将溜之大吉。证人都不在，你到天长堡、怎么说？祝堡主只要说一声拿证据来，你怎么办？拔剑指着他的鼻子，逼他承认罪行？”

“所以希望你一同前往呀？”

“往虎口里送了？谢啦！小丫头，你最好和我一样，往南走愈快愈好，过了河到了潼关才安全。”

“我们”

“祝堡主父子，可能在大庆关或风陵渡，鬼掩墙似的，追逐几个早就不在的人，不久便会发疯似的往回赶。咱们南下，最好放机灵些，千万别一头撞进他的虎狼群里，可就上天无路啦！站房的八个旅客，刚才动身时只有六个，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希望在路上等他，不希望你扮胆小鬼。”李春萱也是才貌双绝的美丽大姑娘，也难免骄傲自负。

“呵呵！我本来就是胆小鬼。走啦！再见，小丫头。”一抖缰，健马向官道驰去。

北人屠与大力神也双骑并出，毫无留恋地追随禹秋田闯天涯。

“我们也走，向北。”李春萱向同伴说：“如果我们逃避，日后有何面目对天下侠义同道？”

远出十里外，路右出现一条小径。说是小径，其实是可通车马的道路。

“跟我来。”大力神策马超越驰入小径：“走这条路过约两日程，但绝对隐秘安全。”

“最好三四天走这两日程，让他们先到，从容欢欢喜喜打交道，咱们才好混水摸鱼。”

禹秋田成竹在胸，并不急于赶路，走小径远了两日程，他认为远三四日更妙。

吕梁山是总称，无数峰峦各有土名，大多数山头都童山濯濯，满目焦黄荒凉死寂。而小山头和大的地隙，却是草木葱茏，地广人稀，虎豹熊狼生息其间，几乎每隔百十里，便有或大或小的盗群啸聚。

说他们是盗群未必正确，不如称他们为饥民逃丁来得恰当些。大的市镇村落有自卫武力，小的镇集同样民不聊生，那有什么好抢的？所以盗群本身也穷得要死，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自己开荒屯粮，大队官兵一来，就丢掉一切往深山里逃，官兵走了再回来收拾残局。

小队官兵根本不敢入山，大队官兵队伍一发，强盗就先溜了，你来我往热闹得很。

做强盗最大的好处，是不受官府凌辱。那年头，天下汹汹，皇帝亲派两百余名税监，至天下各地征税敛财，逼死的人成千上万。山西边境各州县本来就穷苦，哪禁得起苛捐重税？好在地广人稀，逃匿有所，形容当时的状

况为遍地盗贼，毫不为过。

后来天下盗群并起，最强悍的流寇，就是山西陕西两地的两股精锐，首领便是张献忠和李自成，把大明的江山捣得稀烂，朱家龙子龙孙终于走上亡国灭种的绝路。

吕梁山主山，在汾阳府永宁州东北百余里，山北与太原府交城县接壤，正是三不管地带。要说山属太原府，不算错误。

山南的人称之为谷棱山，山北的人叫骨脊山。它也是东谢河的源头，距太原府城足有四百里。

天长堡建在山西麓，前临东川河。河宽但流量少，近堡一段形成深壑天险，向西流汇合北川河(离石河)，河谷一带土地相当肥沃。

吕梁山一直是有名的盗窟；目下的吕梁山主，与晋北的盗群司令人，女强盗碧玉飞熊的号令，与天长堡维持互不侵犯友谊。

所以，对付天长堡，必须考虑到吕梁山主的干涉，吕梁山主足有四百条好汉。

一山有二虎，局面颇为微妙。

祝堡主不是强盗，远在太原府城有别业，交通官府具有相当大的潜势力，别业也是他与外界往来的联络站。江湖朋友通常到太原到他联络，很少能见到他本人，由别业的主事人接待，谈妥托庇条件；才派人带往堡中藏匿避祸逃灾，因此有些人愤然称他为坐地分赃的公开大盗。

吕梁山寨规模不大，位于山北半腰的一处台地上，木造的简陋山寨随时皆可放弃或重建。山主掠地虎胡信雄，身高八尺徒手可力搏虎豹，手中的雁翎刀十分沉重，一刀可以特健马的头砍飞。

三更初，山寨沉寂如死。

兽吼声与泉啼声相应和，这里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三个黑影从山腰攀越，接近了山寨的西端。

许多人认为占山为寇的强盗，论秤分金银论斗吃酒肉，如果真有那么风光，岂不人人都去做强盗了？

掠地虎这位吕梁山主，住的居室相当可怜，位于忠义堂后面，大木床上面铺了狼皮褥，大块羔羊皮作被，气候奇寒，卧室大而无当，显得奇寒彻骨。

没点灯火，黑沉沉鼾然如雷。

山寨警戒松弛，原木垒成的寨墙头，不时可以看到瑟缩在皮袄里的一两个警戒小强盗走动，像这种没有深壁高垒的山寨，一个鼠窃也可以进出自如。

点亮了鸡蛋粗的大松明，室中大放光明。由于门窗紧闭，室内的声息很难外传。

鼾声倏，高大的掠地虎一掀皮衾，赤条余地跳下床来，虎目怒张。

可当作会议桌的长案旁，端坐着以青巾蒙面，穿了灰暗色夜行衣的禹秋田，手边搁了一把剑，那是一些会用剑的小强盗使用物，也可以当刀使用，与江湖朋友的轻灵狭锋剑不同，一看便知道是夺自小强盗的剑。

“穿好衣裤，我等你好好谈谈。”禹秋田神态悠闲，跷起二郎腿像和老朋友话家常：“你最好不要大声鬼叫连天，因为没有人会听得到你求救的叫声。忠义堂和你派在外面的警卫，两个人目下睡得像死人。”

掠地虎不是笨蛋，一看夜行人装束，便知道碰上了什么人，山寨的强盗们，决难防止这种神出鬼没的高明夜行客，警卫被弄昏理所当然。

穿内衣裤外袄，顺手取出枕下的连鞘雁钢刀，掠地虎心中一定，有刀在乎胆气大壮。

“你是什么人？你好大的狗胆，撒野撒到我的山寨来了，我要剥你的皮。”掠地虎吼声像打雷，魁梧的身材真比虎还要强壮，逼近至案旁，凶睛怒突气涌如山，像即将发威朗猛虎。

“不要管我是什么人，没有追根究底的必要。”禹秋田神定气闲，一点也不介意对方那要吃人的架势：“我来，打算和你平心静气谈谈；你如果不识相想动武，我就宰了你毁了你的山寨，说一不二。”

“狗王八……”

一声怪响，案上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飞起一个空的皮钱袋，击中掠地虎的大嘴巴。

“呃……”掠地虎急退两步，捂住嘴有点站不稳。

“我警告你，再语出不逊，我一定打掉你的门牙，再和你讲道理。”禹秋田厉声说，倏然抓起了剑，虎目中神光乍见：“我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所以我不在床上杀死你。”

要慑伏神气火爆自负凶暴的人，唯一的妙策，是拿出更厉害更霸道强横的实力来，才能压下对方的自负凶暴。掠地虎莫名奇妙挨了一击，凶焰渐弱。

“你……你要干什么？”掠地虎不敢撒野了。

“找你谈谈。”

“你要谈什么？”

“你好可怜，过这种穷强盗日子。”禹秋田答非所问，泰然地浏览室中的摆设：“山西面的天长堡，比你这穷寨主奢华一百倍，也许一千倍。而祝堡主用不着冒被捉住杀头的风险，是太原地区的豪绅，山西地区的豪霸，活得比你舒服一万倍。”

“你是天长堡来的？可恶……”

“我不是天长堡来的，来和你谈天长堡。”

“什么意思？”

“我不管你和祝堡主，订了些什么互相的协议，只要求你在这十天半月，远出百里外打劫，不要过问天长堡的事。”

“哦！天长堡这几天，闹助闹刺客乌烟瘴气，原来是你……”

“不是我，另有其人。”

“我会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乘机善后，把天长堡改成你的山寨。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我替你除掉另一头虎，这点好处值得你远出百里外劫掠吗？”

“不行。”掠地虎怒吼：“有他在，进剿我的大队官兵，还没离开太原我就知道了，你除去他，等于是撤除我的耳目，我要毙了你。”

沉重的雁钢刀出路，亮晶晶有如一泓秋水，刀一动，彻骨奇寒的刀气慑人心魄。

“你可以派耳目在太原生根，根本不需祝堡主替你做耳目，你真蠢……来得好！”

铮一声狂震，力道千钧的雁钢刀，被崩出偏门，刀气一泄而散。

剑虹反拂，嗤一声划破了掠地虎的皮袄前襟，几乎割开了右胸。

一步错全盘皆输，剑取得了先机优势，但见剑光狂舞，裹住了巨人似的掠地虎，点挑砍劈剑招刀招齐发，一剑连一剑绵绵不绝，一剑比一剑凶险。

掠地虎像落入陷阱的猛虎，疯狂地运刀招架无孔不入的剑光，左冲右突皆无法脱出剑光形成的网罗，封锁不住无数钻隙而入的虹影。

“铮铮铮……”金铁交鸣的响声，似一长串连珠花炮爆炸。

皮毛飞舞，掠地虎的皮袄终于化为百十块散飞，里面的农衫也裂了不少破缝，露出长满毛的肌肤，不知到底挨了多少剑。

每一条破缝，都代表死了一次。禹秋田如果要杀他，三两剑就足以送他进鬼门关。

片刻间，他终于注入带刀仰躺在床口。

禹秋田反而疾退丈外，不乘机加上一剑。

“再来。”禹秋田招手叫：“这一次，每一剑割开肌肉三分深，看你支撑得了多少剑。我不想一剑杀死你，让官府捉你去砍下脑袋在城门示众，冲上来！”

掠地虎气喘如牛，脸色泛青，浑身脱力双脚发软，举刀的手似乎不胜负荷，必须双手运刀了，他这把雁钢刀，本来可以双手使用的。

“你……你到底要……要怎样？”掠地虎绝望地叫，知道自己的处境太恶劣，九死一生，恐惧绝望的感觉强烈地袭击着他。

“要你置身事外，要你接收天长堡，就这么简单。”禹秋田沉声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在乎你干预，多你四五几十个乌合之众，同样保护不了天长堡，我同样可以烧了你的山寨，宰了你们这些强盗一劳永逸。但我这人很懒，不愿多费手脚，而且冤有头债有主，祝堡主欠我的债与你无关，把你拖进债务里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先找你说说明利害。你如果拒绝，明天将产生一个新寨主，然后山寨起火，四百余乌合之众各谋生路。我说得够明白吗？”

室门开处，跨入巨人似的大力神。

“他不明白，我来要他明白。”大力神单手伸出卅二斤浑铁降魔杵，稳定如铸臂力惊人：“主人请退，让小的打破他的病虎脑袋。”

雁钢刀对份量轻的剑，已经递不出招式，再碰上更沉重，更长了一尺的沉重降魔杵，不一触即断才怪。

掠地虎身高八尺，大力神不但高度相等，甚至更雄壮些，拼臂力绝对占不了便宜。

“罢了！”掠地虎丢刀在床，沮丧地认栽：“明天，我带人到永宁州猎食。”

“我相信你只留下一些老弱。”禹秋田加施压力。

“一定。”掠地虎肯定地保证。

“后会有期。”

弦外之音是：你如果食言，后会一定有期。

天长堡的堡墙是特制大青砖所筑，高两丈四尺，比太原府城高了四尺，用缆绳也得爬上老半天。

高垒可以挡得住兵马，却隔绝不了武林高手。能进去，不见得能出来，三二十个武林高手侵入，能活着撤出的人就没有几个了，四面一堵，入侵的人必定成为落脚之虎，天一亮，就可以瓮中捉鳖了。

如果外面的山林中，另有几百名山贼协助封锁搜索，即使能逃出堡外，

也是死路一条。

禹秋田先解决山贼的威胁，有其必要。

但先期前来闹事的人，却没有解决山贼威胁的计划，也没有解决的力量。

早些天，天长堡的人就发现有人入侵的警兆，先后三次发生拐搏。入侵的人数不多，来去匆匆三次都失败逃逸，但也造成不小的伤害，先后死了八名警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堡中的警戒加强了三倍。

入侵的人，始终无法接近戒备森严的聚宝楼。

派至各山林搜索的人，也多了三倍。

躲在堡北八九里外的山脊树林内，透过枝叶空隙向下俯瞰雄伟森严的天长堡，清晰地呈现在眼下，里面百十栋房屋格局规规矩矩，有如大方阵套着小方阵，以中间的聚宝楼为中心，真有点像皇城一样，大方框套着小方框，里面又有稍小的方框，围绕着三层高金碧辉煌，像是高入云表的聚宝楼。外围，则是利用东川河水灌入的护堡河，足有七八丈宽，深不见底，在阳光下，反映出粼粼波光，春末雪水足，要飞渡真不是易事。

唯一的出入路线，是堡门那座可以抽掉一段桥面的三丈宽大木桥。

抽掉中段的长桥板，夜间便断绝往来。

千幻夜叉已扮成猎人，全身裹在鹿皮袄内，难辨男女，剑插藏在袄内，手中有一柄双股猎叉，背上有大弓，冒充猎人倒也神似。

她的侍女与玉面狐天涯浪客，也扮成猎人。

“真糟糕！”千幻夜叉沮丧地说：“先后逼死了八个人，却没有人知道聚宝楼的机关削器布置，咱们连外围也接近不了，怎能冒险进聚宝楼？”

“今晚一定要接近。”她的侍女说：“按行程，祝堡主该已在这两天赶回来了。”

“霍姑娘，再耽搁下去，咱们在回程埋伏等祝老狗的计划，也将落空了。”天涯浪客也显得忧心忡忡：“他一进堡，宰他的机会便消失了。今晚如果冒险接近，他们的戒备已经再三加强，进去容易，出来便……唉！放弃也罢，霍姑娘。”

“我不甘心身入宝山空手归。”千幻夜叉恨恨地说：“今晚如果有失败，再放弃还来得及。必要时，放火制造混乱……”

“不可能的。”玉面狐说：“都是大青砖建造的房舍，每一座楼房都有防火墙，能利用放火成灾的燃烧物不会太多，我们不可能带一些草进去。某一栋房舍起火，也成不了灾，不可能造成混乱的，反而让火光影响咱们的行动，得不偿失。”

行家的看法，千幻夜叉怎能不信？

“你的那些姐妹，按计划是跟着天长堡的人回来。这是说，你的人回来了，祝堡主该已进了堡啦！”天涯浪客进一步分析：“也就是说，咱们不可能在半途宰了他。霍姑娘，咱们可用的时间不多啦！”

“好吧！今晚最后一次摸进去，不管成功或失败，咱们都必须撤离，在半途埋葬祝老狗。”千幻夜叉终于下定决心，作最后一次试探：“奇怪！在这里看得一清二楚，一屋一楼一目了然，怎么进去之后，连方向都不易弄清的！怎么钻都到不了聚宝楼……”

后面突然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阴笑，与另一个人的有意吸引注意的轻咳。

四人吃了一惊，倏然转身戒备。

是一个中年之士，一个穿着道袍的老道，两人都佩了剑，接近的身法轻灵得像是无质的幽灵。以四人的武功修为来说，耳聪目明，廿步内可辨落叶飞花，让人接近至身后，居然毫无所觉，给予四人心理上的震撼与压力，是极为沉重的。

“嘻嘻嘻……”老道的奸笑十分刺耳，充满嘲弄意味：“你们注意老鼠出穴吗？在穴口，它会把周遭的环境看得一清二楚，拄外一窜，就什么都不知道，到处乱窜撞墙碰壁，甚至拄人的脚下窜。你们，一进堡就有如出穴之鼠，连方向都摸不清了。在远处看景物，与身在景中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真蠢得可以，你们怎配来做贼盗宝？”

“他们还要撤走，在半途埋葬祝堡主呢。”中年文士背着手泰然自若，不屑于戒备，不介意四人的猎叉行出其不意的攻击：“老道，咱们在天长堡作客，主人盛情款待，咱们有责任替主人分忧，是吗？”

“对呀！”老道的嗓音尖锐，令人听了浑身不舒服：

“这是朋友的道义，应该，应该。”

“咱们怎么办？”

“打旗儿的先上，贫道用大乾坤掌逐一捉住押回堡，如何？”

“妙啊！在下听说过道长的大乾坤掌，是如何的了得，一直不曾亲见道长施展，深感遗憾，今天正好让在下开开眼界，道长请便。”

“看我的。”

老道长一拉马步，双掌一错，袖与袍无风自动，似乎在这刹那间，整个人突然被一种劲气团所笼罩、包围，潜劲化为波涛不住向外涌。

“不好！”千幻夜叉故意打一冷战，凤目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接着的双股猎叉不住抖索：“大……大乾坤手，那……那是妖……妖仙赤……赤……”

“贫道就是天逆真人赤霞子。”老道得意洋洋地移步欺进：“大乾坤手可以旋转乾坤，害怕了吧？”

“我……我害怕，快……快走……”

她惊惧地转身，要溜之大吉。

“你走不了……”天逆真人得意地叫，一闪即至大手疾伸。

这瞬间，千幻夜叉的纤手，以令人难觉的速度，悄然向后一拂，用扔手箭手法，悄然射出一枚肉眼难辨、速度将近极限的冷电。

天边真人即使不向前欺进出手擒人，也看不见躲不开这枚暗器，向前一冲，便几乎贴身伸手可及了，大罗天仙也逃不过这一切。

这是太过骄傲自信的人，最可怜可悲的下场。一个武功超绝的高手。很可能死在一个三流混混手中，甚至会被一个村夫，一锄头部破了脑袋。

武林十一超绝高手之外，还有声誉最隆辈份更高的两位地行仙，江湖朋友尊称他俩为字内双仙。

据传闻，这位天逆真人赤霞子，曾经与双仙交过手；胜负如何无从得悉。不论胜负，天逆真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是事实，与大名鼎鼎的高手名宿有关连，沾上边就可以抬高身价。

如果传闻是真，天逆真人的武功与名头，比千幻夜叉不知高了多少级，哪能比？

那是一枚五寸长，不需丝穗定向的扁针，用内家玄门绝学玄天神罡御发，由于速度太快，所以称为无影神针，破内家气功如击败絮。

如果妖道不太过骄傲自信，先套名号底细，知己知彼，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了。

针入腹锋尖透背两寸，卡在脊骨旁几乎透背而出。

千幻夜叉同时闪前一仆，同时扭身着地，纤手同时发射手中的双股猎叉，同时发出一声沉叱。

她的侍女与她几乎神意相通，同时将叉向中年文士掷出，手动剑发，人如闪电掠出、中的。

两支猎叉，配合得天衣无缝，全向中年文士的身躯和身右飞射，逼使中年文士百忙中向左急闪，恰好被掠到的侍女一剑穿胸。

“呃……”中年文士一把扣住了入腹的剑，如中雷殛向后退：“你们好……阴……毒……呢……”

侍女脱手夺剑，手中多了一枚扁针，但并没发射，预防突变而已。

天逆真人冲到一株大树下，枝叶摇摇，人刚反弹落地，中年文士随即倒下了。

“叹观止矣！”天涯浪客毛骨悚然地说：“你们两主婢默契圆熟，足以将天下无双的好汉打下十八层纳税，这两个高手死得不冤。”

“我知道他练了大乾坤手，他已死掉一半了。”千幻夜叉一脚踢破天逆真人的脑袋，促其早死，毫无怜悯地取回扁针：“不过，我的确害怕，真害怕的神情逃不过他的神目，因此他毫无顾忌地放心大胆施展大乾坤手。快，我们把尸体藏好。”

“一定还有远出搜山的人，咱们不能再大意了。”天涯浪客余悸犹在，拖起一具死尸。

搜山的人大举出动，托庇在堡的宾客，纷纷自告奋勇效力，天逆真人就是堡中的托庇贵宾之一。

北返的人，通常不走太原，从汾州便改走永宁道，半途走小径至吕梁。

信使是近午时分到达的，由二堡主雷电飞枪祝天彪，带了八名随从远出迎客。雷电飞枪是祝堡主的堂弟，浑铁镖枪可杀人百步外，枪如雷电，名不虚传。

贵宾共有四十余位男女，主客是八表狂生。

随行的贵宾，有虹剑电梭五女。

入暮时分，祝堡主带了卅余名随从赶到，后续的大少堡主，要明午才能返回。

听说有人夜入侵，祝堡主的盛怒是可想而知的。

全堡进入紧急状态，警戒再度加强。

四面各有一座大四合院，拱卫着中间的聚宝楼，房舍连檐叠栋，一入其中便不见天日难辨方向。这是祝家子侄的住处，除了奴婢和亲信之外，不许外人走动，算是堡中的禁区。

外围也建了不少四合院，安顿亲朋和有地位的爪牙。再外围的一连串小四合院，是一般爪牙奴仆的住处，规模庞大管制森严。

祝堡主从不把宾客请入内部禁区，所建的宾馆位于东区，设备华丽完善，久住的贵宾乐不思蜀。

宾馆比一座市集更完善，要什么有什么，小自一针一线，大至美女陪宿，应有尽有，供应无缺。

当然，一切都得由贵宾付款的，天下决无掉下来的午餐，要什么都必须付出代价。

八表狂生一群人，安顿在免费的贵宾室，一切招待皆由主人负责，不需付资。

祝堡主处理停当堡中的事务，这才带了八名亲信，在宾馆的密室中，会晤八表狂生几位重要的贵宾，已经是未牌末时光了。

贵宾有四个人：八表狂生、擒龙客、和一个名头响亮的江湖名人，掌里乾坤陈家谋。另一位是虹剑电梭樊飞琼，江湖上的有名女豪杰。

双方在解州就有所接触了，事先已有所谅解，也有了初步协议，这次正式会晤并不需浪费唇舌，客套毕便谈上正题。

“两个人，今天晚上就可以交给你。”祝堡主一字一吐，颇具一代之霸的慑人威严：“但你必须秘密将人带走，不能在我这里处决，走漏了丝毫风声，贵会要负责，我不想用天长堡的声誉做赌注。”

“那是一定的，在下会用麦婆将人带走。”八表狂生拍拍胸脯：“本会的人办事，守秘第一，堡主但请放心，有什么事唯我是问。今后，贵堡的人莅临江湖，敝会的弟兄，不论明暗皆全力支持，我可以绝对保证。”

“老弟是贵会的副会主，我相信你的保证。”祝堡主转向虹剑电梭：“樊姑娘的事，冲鹰扬会与江老弟金面，贵友的三件珍宝我可以割爱，请问姑娘何以谢我？”

牵涉到权利的事，双方的条件应该是相对的，与情义无关，你想得到什么，就必须付相等的代价。

八表狂生代表鹰扬会，讨取两个在天长堡托庇的贵宾，交换的条件是，今后天长堡的人在江湖上行走，可以获得鹰扬会的支持和帮助。

区区两个人，鹰扬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其实，天长堡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把受托庇的人秘密交出，等于是把天长堡的声誉作赌注，如果走漏丝毫风声，今后谁还敢花重金前来托庇？很可能受到江湖朋友鸣鼓而攻，声誉破产后患无穷。

女人能付出什么？何况虹剑电梭这次前来交涉，根本没有交换任何条件的打算，心理上早有武力解决的准备。如果祝堡主拒绝她的要求，她准备出其不意一击便走，在江湖上与天长堡的人玩命。

鹰扬会的打算，与她不谋而合，只不过更积极些，来了卅余名高手，谈不拢就公然挑战，下一步将是鹰扬会大举光临山西。所以，她知道该利用有利的情势，欣然与八表狂生同行，有志一同。

她没料到祝堡主是个斤斤计较利害的人，这一击令她措手不及，心理上毫无准备，登时脸上变了颜色。

眼高于顶的人，情绪上的反应是不讲理性的。

“堡主不需将珍宝交给我，献友会派人前来交换的。”她心中又恨又急，总算能控制冲动，仓卒间找到了应付的良策：“何况珍宝由我携返江南，万一在途中发生意外，我可担不起意外的风险，只需堡主道义一诺，我把口信带给敝友，敝友如何处理，那是他的事。堡主需要何种条件，但请明示，如果可能，我会替敝友作主拒绝或接受，好吗？”

回敬一记回马枪，祝堡主心中暗叫厉害。

“姑娘应该可以全权作主，是吗？”祝堡主不愿输这步棋，狞笑着反问。

“不然，我只是敝友的代表，仅能权衡利害，作为拒绝或接受的依据。”

她的情绪稳定下来了：“比方说，堡主需要付出一千两黄金赎取，敝友张罗千金，往昔并无困难，目下却无法在短期问张罗，堡主希望我如何答复？我能作肯定的承诺吗？”

“我要考虑考虑。”祝堡主知道不能操之过急，向八表狂生淡淡一笑，岔开话题：“今晚可能有警，外面有任何动静，请勿离开宾馆范围，以免引起误会。”

“堡主请放心，在下知道禁忌。”八表狂生笑笑：“侵入宾馆的人，在下会替堡主分忧。”

“老弟，会不会是三个仙女所为？”

“不可能，她们远落在后面呢！而贵堡有人闹事，却是四五天以前发生的。”八表狂生分析得合情合理：“柏亭阜发生事故在场的人，行踪一清二楚。三仙女是跟在后面来的，今晚绝对接近不了卅里内。北人屠与姓禹的，偕同大力神向南逃逸。堡主追赶千幻夜叉玉面狐，她们已散匿在中条山深处。唯一的铁门神，已经被令郎埋葬了他。”

“会不会是贵会主另派的人？”祝堡主不像是信口发问，脸上有阴森的笑意：“贵会有明暗双重组织，明的副会主有三位，老弟是暗的三位副会主之一，贵会主另派出人手，也许不会让你知道，有可能吗？”

“绝对不会。”八表狂生郑重表示：“敝会的人不论明暗，权责划分却有共通性。会主赋与在下全权负责，决不会另派人扯我的后腿。堡主如果信得过在下，我的人可以交由堡主全权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也许会请诸位鼎力呢！本堡搜山的人手不足。”祝堡主眉心紧锁；“天逆真人与另一位名号响亮的贵宾，自告奋勇出外搜山，一早出去，迄今还没回来，很可能出了意外。诸位能鼎力相助，深感盛情。”

山深林密，范围广大，派一两百人搜山寻踪，谈何容易？天长堡自卫有余，大举搜山的确无此能力，多卅余名高手协助，何乐不为？几句话就套牢了八表狂生。

“贵堡与强盗为邻，会不会是吕梁山主在搞鬼？”擒龙客总算有表示意见的机会了。

“不可能，吕梁山主没有几个能高来高去的人，那只是一群破了家的亡命，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打敝堡的主意。本来，我想借重他的人替我搜山的。”

“为何不？”

“一早他带了二百余名喽罗，动身到永宁州打家劫舍去了，他寨子里的余粮，即将告罄啦！”

再谈了一些俗务琐事，祝堡主才带人走了。

虹剑电梭满肚子不愉快，气得连晚膳也不吃，愈想愈不是滋味，祝堡主几乎让她下不了台。

气愤使她失去冷静，失去进一步分析情势的能力。

即使她用理智分析，也分析不出阴谋的征兆。

祝堡主与鹰扬会所谈的事，犯了江湖大忌，而她却是第三方面的人，她真应该替自己的处境担心的。

她作梦也没料到，这是挖妥了的陷阱，引她一步步接近，自己跳下去。

而她所想到的是：离开山西，祝堡主算什么东西？居然在她面前摆出豪霸面孔，丝毫不给她面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她愈想愈感到气愤难堪。

住处是贵宾馆的最后排房舍，是专门招待女贵宾的地方，设备相当完善，距男贵宾有一段距离，事实上几乎相互隔绝，因此男贵宾馆八表狂生一群人的动静，她一无所知，不可能知道八表狂生与祝堡主，这期间相互接触的情形，更不可能知道他们之间另有些什么协议。

这次会晤，她总算明白了，祝堡主没将她看成谈判的对手，她是最大的输家，她根本不该跟八表狂生一同前来，人多不见得可以增加声势。

已经是掌灯时分，华丽的贵宾小客厅中，共有两座五枝高座灯，十枝油烛光度明亮，室中寒气愈来愈浓，夜间的温差降得相当快。

贵宾的仆妇，替她送来一壶香茗，早已看出她的心情不愉快，因此默默地奉上香茗便退去。

换了她中年女随从，替她斟上香茗。

“小姐，今后有何打算？”女随从退在一旁低声说：“这地方阴森诡秘，不宜久留。”

“本来明天就可以动身的，祝堡主答应今晚就将鹰扬会所要的人交出。”她不便将秘室交涉的经过详说：“只是天长堡发现有人入侵，八表狂生可能自告奋勇，替祝堡主搜山。这一来，明天显然走不成了。”

“小姐的事既然没着落，何不赶快离开？”中年女随从旁观者清，已看出险地不宜久处：“天长堡远离人烟，地方豪霸的性情极为难测，我有身在牢笼的感觉，我觉得连八表狂生的态度也在变，小心甜言蜜语中所隐藏的诡谋。”

“哦！你在暗示什么？”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只讲利不讲义的货色。小姐此来，对祝堡主无利可给，我担心……”

“八表狂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就是该担心的事呀！他们双方都认为有利，利害一结合，就会对第三方不利了。”

室外，传来另一位年轻女随从的声音。

“小姐正在客厅，江爷请稍候。”女随从显然在迎客，客人定然是八表狂生江人杰：“小婢进去禀报。”

“谢谢。”果然是八表狂生的声音。

中年女随从急趋厅口，请客人入厅。

“樊小姐，你没什么吧？”八表狂生已看出她脸上的神色不佳，走近关切地问：“我想，你是担心你的事没有着落。”

根本就用不着猜，但她同样对八表狂生的关心甚感安慰。

“是有点心烦。”她闷闷不乐的心情稍候疏解：“我不知道祝堡主要如何考虑，这么一点点小事他没有考虑的理由。好几天以前，你的联络人已经将我的事，向他说得一清二楚，所以他同意我们在天长堡相见洽商。今天的会晤，他应该早有打算了，是不是？”

“你知道问题所在吗？”八表狂生在她身旁坐下，用关切的口吻反问。

“他舍不得割爱？”

“不，贵友的三件珍宝，并非盖世奇珍，也不是人间绝品。祝堡主是个唯利是图的大家，他只重视自身的利益，他如果白白把珍宝让你带走，不但影响他的声誉权威，更可能受到江湖朋友讥笑，名利双损，他能不谨慎考虑后果？”

分析得合情合理。她颇感不安。以她的江湖地位，其实并不比祝堡主高，而且算起来她还是后生晚辈，只不过她自以为了不起而已。祝堡主如果慷慨地将珍宝交给她，江湖朋友怎么想，怎么说？在后生晚辈的威迫下低头？在女色的蛊惑下奉送？

“我会等他的答复。”她泄气地说：“好在我并不急，急也急不来的。”

“我认为该另行设法。”八表狂生热心建议。

“你有何高见？”

“给他面子，也给他加压力。”

“你的意思……”

“你是本会的会友，他敢怎样？”

她一怔，心中感到为难，她对鹰扬会所知有限，仅知道该会公开的山门设在扬州，活动并不积极，是目下江湖道门派林立，帮会风起云涌中，一个以豪杰风云际会为目标的小会社，参予的高手名宿似乎并不踊跃。

众所皆知的是：会主五岳狂鹰狄飞扬的声望，号召力并不大。因此该会的高手名宿为数有限，但参予的二三流人物却多，人多就可以造成声势，无形中便成为具有相当声势的公开组合。加以二三流人物，都具有求上进争取更高名位的野心和勇气，敢斗敢挤真有长空鹰扬的壮志，想与该会对抗的人也愈来愈少了。

江湖朋友对所有的门派帮会，大多数人皆有两种共识。一是不愿受人驱策，敬鬼神而远之；一是毫无选择地加入，籍人多势众以争名夺利，要自保或扬名立万，只有人多势众才能达到目的。

无可讳言的是：不管任何组合，人一多，早晚会成为野心家的温床，藏污垢的庇护所。

藏污纳垢，几乎可以保证会涉及许多不法勾当。

鹰扬会建立已有五年历史，便已形成一股颇为庞大的潜势力，江湖上稍有骨气的人，都希望和该会保持距离，避免与该会发生瓜葛。

虹剑电梭是具有叛逆性的女强人，受不了听命于人任由摆布的拘束，她有她的江湖地位和武林声望，怎肯加入某门某会让人驱策？

她对八表狂生极有好感，八表狂生更尽情表现出钟情爱慕的情怀，郎才女貌相互爱慕情投意合，但要她加入鹰扬会，这就非她所愿有了利害冲突啦！

“樊小姐，请相信我的权宜之计，是出于至诚的。”八表狂生看她的犹豫，随即用温柔的策略进一步说服，亲昵地捉住她的纤手温柔地抚摸：“只要度过目下的难关，达到目的离开天长堡，尔后你是否加入鹰扬会，你有绝对的自由。”

不论哪一门哪一会，都有江湖朋友公认的门规会矩，也都是些控制严密的组合，岂能任由某个人要来就来，要去就去？又不是开旅舍开商店。

“我得考虑考虑。”她也用上了祝堡主敷衍她的话：“江兄，你知道我把你看成知己，你荣任鹰扬会的副会主之一，对我来说，毫不影响你我的感情。

但一旦加入鹰扬会，你我必定有从属的利害关系，你我的感情就一定会掺入某些变数……”

“我不是说过吗？尔后是否加入，你有绝对的自由。”八表狂生急切地解释。

“是吗？”她想抽回被握住的手，却又舍不得那让她身上起了异样波动的感觉，但说的话仍然冷静理智：“祝堡主一定会向外宣扬，以作为鹰扬会多欠他一份情的价码。你的卅几位属下，他们怎么说？狄会主怎么说？我又能怎么说？食言背信，是江湖的大忌呢！”

“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如此复杂好不好？”八表狂生轻拍她的纤手，笑容可掬：“那一个江湖人，不知道权宜的手段是正当的？再说，来日方长，你我的交情将发展得更为亲密，你会更为关心我在鹰扬会的事务吧？”

“那是当然……”

“那就对啦！所以不论你是否加入本会，都会与本会保持密切的接触……”

“那是另一回事，江兄；”她终于抽回手，有些不悦：“擒龙客是你们的星主，他的妻子儿女，总不会也听任贵会指挥驱策吧？似乎把公私的事混为一谈了。如果擒龙客的家小果真听命于会，贵会的组织未免太可怕了。江兄，我们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好不好？”

“你……”

“我决不会为了替朋友讨回几件珍宝，而用手段利用鹰扬会的名义达到目的。”她正色说，态度极为坚决：“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哦！你看今晚会不会有事？我是指入侵的人。”

“天长堡不该建在山坡上。”八表狂生甚感失望，眼中有意无意流露出另一种奇怪的光芒：“护堡河因而有了缺口，后堡有大半没有堡河掩护，堡墙再高，也挡不住身手超尘拔俗的高手，入侵的人必定会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可以来去自如。哦！你真的不再考虑？”

“对，不加考虑。”她肯定地说：“我不希望你我的友谊变质，变成利害关系就毫无意义了。江兄，希望你我今后情谊不变，我不会干预你在鹰扬会的作为，我会克制自己，避免干涉你的会务。”

也许她真的糊涂，或者被八表狂生表现的柔情所迷失，居然不知道自己涉入多深，处境是如何恶劣。

她已经参予了一项犯了江湖大忌的明谋，八表狂生故意把她拖入困境，她除了加入鹰扬会之外，已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第二条路将是死路。

祝堡主是精明阴险的老江湖，会毫无顾忌地，让她参予出卖托庇者的犯大忌阴谋。三件珍宝完璧归赵的小事，算得了什么？

她坚决表示不加考虑加入鹰扬会的事，等于是点燃了死亡的导火线索而不自知。

“我倒希望你干预我的事，亲密的知己朋友理该如此的。”八表狂生活中有话，不需点明：“堡中如果警号发出，到我那边去好不好？在一起可以彼此照顾，女宾馆人数太少，我不放心。”

“谢谢你的关心……”

“怎么客气了？”八表狂生突然捧起她的手，压在颊上摩挲，情意绵绵地凝视着她，猿臂一伸，温柔地将她挽入怀中，在她耳畔低唤：“飞琼，飞琼……”

她像喝了十斤汾酒，跌入八表狂生怀中，娇躯出现激情的反射性颤动，浑忘身在何处。

当灼热的嘴唇，亲上她灼热的粉颊时，她更是如中电殛，迷失在激情的浪涛里去了。

有些人经常犯了自以为是的通病，只知道自己有理，理字站在自己的一边，别人的理都是狗屁。

三位仙女也犯了这种通病，不理睬禹秋田的忠告。

她们走上了至天长堡问罪的漫长路途，却又人生地不熟瞎闯。

北人屠直肠直肚，禹秋田碎剑遁走后，对她们所说的一番话，扣住了她们不能撒手不管，真相大白后更不能撒手啦！

过了平阳府，她们才碰上匆匆北返的祝堡主，一追两追，始终无法跟上祝堡主一群人。

但总算有了对象，沿途向乡民或旅客打听，居然能循踪追蹑，不再像盲人瞎马般乱闯了。

她们不知祝大少堡主还在后面，更不知道祝堡主已经知道她们的身份来历。

禹秋田曾经警告过李春萱，在站房投宿的八名旅客，是可疑的人，早上动身时只有六个，另两个当然是传信的人啦！柏亭阜的事故信息当然已经传出了。

她们忽略了禹秋田的警告，死心塌地迫蹑祝堡主一群人。其实，她们根本不认识祝堡主父子，怎知道后面还有一群天长堡的人？即使碰上了也不认识。

这天，眼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荒山野岭中的村落炊烟四起，苍凉孤寂的山区倦鸟归林，她们九人九骑，仍在山径中向前奔驰。

她们只知道距天长堡不远了，右面那高入云表的山岭就是吕梁山，糟的是不知究竟还有多少里程，更不知道在前面是否有地方投宿。

后面，突然传来急骤的蹄声。

这一带全是荒山野岭，有些山树林全被砍光了，童山濯濯，一望无涯。她们刚好登上一道岭侧的坡脊，驻马回望，看到后面三四里的山径上，卅余匹健马鱼贯飞驰，来势甚急。

飞驰，表示不是长途旅客，但每匹马鞍后都有马包，落日余晖不时反射出兵刃饰物的闪光。

“咦！会不会是山贼？”飞凤欧阳明凤讶然向男随从神手伊浩然问。

神手伊浩然在武林甚有名望，也是江湖名人，外表作随从打扮，其实是姑娘的长辈护卫。

“不可能。”神手伊浩然肯定地说：“山西的强盗穷得要死，哪有强盗穿得如此光鲜的？”

卅余位骑士有男有女，穿的骑装五颜六色，远在三四里外，也可以清晰分辨衣着是好是坏。夕阳向西沉，她们在西向东下望，看得更是真切。

“那会是……”

“小姐，恐怕咱们追过头了。”神针玉女的男随从千手猿吴定远说：“天长堡的人，没错。”

“好，咱们等他们。”欧阳明凤兴奋地叫，任性地板鞍下马：“免得登堡

交涉，在他们堡中，咱们有理说不清，在这里正好讨公道。”

一比四，面对卅余名骑士，她们毫无所惧，勇气可嘉，可知她们极为自负，不畏强梁，对自己的武功深具信心，也认为理直气壮无所畏惧。

骑士们也发现她们了，在里外便缓下坐骑。

九人格坐骑用草拴妥，在山径西面雁翅列阵，剑已改系在背上，以武力解决的意图极为明显。

马队渐来渐近，速度也逐渐减低。

领先的骑士，赫然是大少堡主祝龙，后一骑是五屋散仙，第三骑是四海游僧。

和尚是不宜乘坐骑的，不守清规的和尚例外，到西天取经的唐三藏，一代高僧也骑马，其他和尚为何不能乘坐骑？

很少人知道，唐三藏取经大半是步行的。往来西藏如果没有坐骑代步，不死才怪。

祝大少堡主急于回堡，所以不顾坐骑的死活，放马飞驰，反正距堡已近，而且天快黑了。在荒山野岭中，解冻后的狼群是十分可怕的。

在这里说百里内没有人烟，并非夸大。

“该死的！她们真是对路，找到这里来了。”祝龙无名火起，第一个跳下马背。

“呵呵！少堡主别急。”王屋散仙怪笑着下马：“何不请她们到堡中交涉？你该做一个善解人意的主人。”

“我出面邀客。”百毒真君笑吟吟向前接近：“保证宾至如归；”

千手猿举步迎出，哈哈一笑。

“刮的是西南偏西的风，不处在下风料亦无妨。”千手猿马步微挫，双手下垂，真保一头将发威的大猿：“百毒真君，我认识你这假老道，穿了俗衣，你仍然骗不了人。不要再走近了，你知道走近会有些什么结果。”

“呵呵呵！”百毒真君也怪笑，但不敢再进：“你认识我，我也听说过你这号人物。呵呵！你们摆出劫路的阵势，干什么呀？”

“你们从柏亭阜来。”

“不错，听说过。”百毒真君坦然承认事实。

“应该听说过，你们的消息当然很灵通。”

“好说好说，这是基本常识，天长堡人才济济，消息灵通是必然的，那又怎样？设犯法吧？”

“在路旁小店，公然施毒掳劫旅客，冷血无情加以惨杀，那就不但犯法，而且天理不容了。下毒的人是你，没错吧？”

“胡说八道，我坚决否认你的毫无根据指控。”百毒真君暴跳起来大叫大嚷：“你是什么东西？执法的巡捕？你像吗？好，就算你像，拿证据来，人证，物证，尸证，你有什么？嗯？”

果然不出禹秋田所料，这是一场稳输不赢的官司。

幸而千手猿早有心理准备，不然真会傻眼。

在江湖奢言行侠的人，绝大多数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行侠本来就非法，管闲事决不可能依法处理。

“你一点不像一个成名人物，只是一个狗都不吃的无耻泼赖。”千手猿阴笑着挖苦嘲讽：“在江湖扬名立万的人，讲的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一个下三滥男盗女娼的货色，才会在证据确凿时仍然喊冤叫屈。你知道我已经决定杀

死你替枉死者伸冤，你为何不挺起胸膛，像英雄一样，拍拍胸膛大叫有种就拼个你死我活？我可怜你，你这狗娘养的卑陋无耻杂种。”

百毒真君的武功，有限得很，全凭猝放的奇毒杀人，被人识破身份，便已输了一半。

但千手猿的话骂得太刻毒，字字伤人，假老道受不了啦！咬牙切齿拔剑向侧绕，作势找空门进招。

其实，假老道想绕至上风施毒。

千手猿屹立不动，冷冷一笑。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第一道电光破空而飞，而千手猿的手似乎并没拂动。

百毒真君知道厉害，机警地向侧一闪，闪势奇疾，必定可以闪至上风有利位置了。

刚单足点地，突然呃了一声，砰一声摔倒在杂乱荒草里，立即哀叫着向下滚。

是另一道肉眼难辨的冷电，在他起步躲闪时，没入他的小腹鼠鬃夹缝中，而第一道电光仍在空中飞行，远出五丈外才翩然落入草中。

那是引入注意的普通小飞刀，而贯入体内的却是长仅四寸，细小而沉的三梭双锋针，前重后轻，两端都可伤人，击破内家气功轻而易举，以神御针，百发百中。

据说，卅年前一代暗器之王，千手神魔李冰横行天下期间，千手猿那时刚出道不久，还没获得江湖朋友承认的绰号，就曾经与千手神魔较量过暗器，获得暗器之王的赞赏和鼓励，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暗器奇才。一经名家品评，他身价百倍，所以用千手猿做绰号，这千手二字，是他最感光荣的标记，得来不易。

“谁再赐教！”千手猿冷然高呼。

王屋散仙大喝一声，制止后面爪余名爪牙的骚动。

“天快黑了。”王屋散仙向大吃一惊，有点不知所措的祝龙说：“如果一拥而上，咱们最少得死掉一半人。她们即使死掉一半，仍有一半人利用黑夜逃窜。”

“我不管，我要她们死！”祝龙震惊一消，怒火取代之：“一个一个上，咱们更是上一个死一个……”

“大少堡主……”

“一起上，杀一个算一个。”祝龙拔剑怒吼，发令进攻，要一拥而上情急走险。

千手猿知道不妙，怎能以一半人换对方一半人？一声狂笑，先下手为强，同时打出撤走的信号。

满天花雨洒金钱，漫天彻地的呼啸声惊心动魄，像一阵狂风暴雨，向人丛飞洒。

百毒真君的死，已让这一群人心脂俱寒，没有人能看到那枚致命的双锋针，夕阳余晖乱了人时视线，反正只看到暗器落空，而百毒真君却死了，谁能不怕？

满天飞钱破空的狂啸，把这些人吓得不约而同向后飞奔，连祝龙也心胆俱寒，率先后撤。

蹄声急骤，仙女们九人九骑，已冲下山坡，绕南面的山区飞驰而去。

没有人敢追，连祝龙也失去了追的勇气。

成名的武林朋友，真怕受到不讲武林单打独斗的人群起而攻，双拳难敌四手，混战中死的机会甚浓，被人乱刀杀死未免太冤了。

千手猿当机立断撤走，的确是最聪明的举动。

远出数里外，夕阳余晖已消退，夜幕降临，山林中兽吼四起。

在一处山沟勒住了坐骑，聚在一起商量行止。

“再前往天长堡，咱们就不会如此幸运了。”千手猿凛然地说：“咱们早该想到，天长堡的人不会和咱们公平了断是非的，我保证他们会出动所有的爪牙，用人潮来淹没我们。”

“吴叔，咱们怎么办？”欧阳明凤大感泄气：“天长堡竟然如此浪得虚名，只死了一个人就倚多为胜，如果到他们堡门口，岂不有受到更多人马……”

“我们早该知道的。”李春萱苦笑：“对付小店内的普通旅客，他们也悄悄先施毒行凶，这种绝事他们也做得出来，倚众群殴很可能是最公道的手段呢！”

“你说该怎么办？继续前往天长堡？”一向主张用武最力的神针玉女，信心开始动摇了。

“走吧！日后在江湖等他。”欧阳明凤神情沮丧，已萌迟意：“这鬼地方鬼打死人，咱们恐怕连宿处也找不到，能至天长堡问罪吗？自顾不暇呢！”

“再不走，天长堡的人大举出动，想走也走不了啦！”千手猿断然表示不可逗留：“咱们先公告祝家的罪行，在江湖等他，除非他今后龟缩不出，不然我们会等到他讨公道的。”

已没有商讨的必要，只好虎头蛇尾向后转。

远出卅里外，才找到一处小村投宿。

次日一早，幻剑飞虹李春萱失了踪。她的两位保驾人，是江湖名人春雷周如夫妇，不多加解释，送两位仙女六个人登程，他俩却留下了。

可一不可再；接二连三肯定会出纰漏的。

千幻夜叉四个人，就犯了接二连三的错误，先后三次进出天长堡，逼口供杀掉了八名警卫，依然无法接近聚宝楼盗金。

她要作最后一次努力，如不成功就撤至回程找祝堡主算账。

她没料到祝堡主回来得那么快，犯的 error 更严重了。

二更末，全堡死寂。远处穷山恶水与世隔绝的人家，天一黑就想到床，别无其他消遣，全堡死寂是正常现象，除了警哨之外，没有人在活动了。

虽是晚春时节，山区中依然寒气彻骨。女人本来就怕水，不可能越过八丈宽的护堡河。

堡建在山坡上，掘濠引水，水不可能向上流，因此堡后有一段无水地带，两端筑闸以汇积雨水。今春雨少，这段濠滴水俱无，遍生绿草，失去屏障的功能。

但因此一来，堡墙高出将近两丈；要爬四丈高的堡墙，可不是容易的事。

四个女人非爬不可，这是唯一的进入途径。

她们都穿了青灰色的夜行衣，与堡墙的颜色一模一样。双手有特制的双爪爬墙钩，以护臂作支撑，不但可用手爬墙，更可以作为致命的兵刃。

墙顶的规格一如城墙，外有雉堞，内有防跌女墙，不时有警哨伸头向

外望，也经常有两人为一组的巡逻，在上面往来监督警哨是否打磕睡，警卫极为森严。

千幻夜叉的武功最高最出色，她领先缓慢地逐砖往上爬，恰好在两处警哨的中间攀援，不接近至近距离察看，根本无法看出有人攀援的形态。

登上雉堞，确知附近无人，这才放下百链索，把下面的人拉上来。

不久，四人的身影消失在房舍丛中。

禹秋田不走后堡，大胆从前堡攀越。

三人脱了个赤条条地，用油绸布包住了衣裤兵刃，小心地从堡桥下方潜泳，天寒地冻，三人不在乎彻骨奇寒的河水，在桥下的木架穿妥衣裤，无所畏惧地攀爬堡门楼的柱角，像三条灵活的壁虎。

他们的衣裤，也与堡墙同色。

门楼上有两个警哨。注意力全放在濠对面的桥头，桥中段的桥板已撤，入侵的人难逃眼下，却忽略了有人从桥下游泳而渡，人接近堡门，警哨除非伸头下望，决难发现下面有人。

目的尚未达成，制警哨是犯忌的事。

这两位警哨相当幸运，没发现有人飞渡天险，也保住了老命。

贵宾馆的密室中，灯光明亮。

祝堡主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与宾客会晤，从不单身相见，不论在何处接见宾客，必定带了八名心腹子侄做保镖，这是他做包庇罪犯买卖的必要防范措施，也是他成功的最佳保证。

这次夜间会晤，他按例带了八个人前来。

八位保镖，背来两只麻袋。

八表狂生与擒龙客，还有两个相貌狞恶的中年人，与主人闭室会晤，其他的人远离密室在外戒备。

“老弟先验着。”祝堡主指指麻袋；“本堡主离开之后，老弟才能把他们弄醒问口供。”

“在下理会得，不至于令堡主丢脸。”八表狂生举手一挥，随即将一只檀木雕花礼盒奉上。

两个中年人从麻袋中，拖出两个昏迷不解的人，仔细地查验面容，五官的特征、手脚、甚至解衣查验身上的胎记疤痕等等痕迹。

祝堡主则命保镖打开礼盒，查验八件属于女性使用的首饰珍珠，宝光耀目，珠石一类的各色光芒，显然都是高价值的珍品。

“没错，是他们两个人。”查验的中年人验毕宣布：“请堡主赐解药。”

另一名保镖，送上两粒豆大的丹丸。

“捏碎用水灌下，入腹片刻即醒。”保镖指示用法。

交易在皆大欢喜中完成，相互祝兜一番。

“今晚似乎并无功静呢！”八表狂生最后说：“如果她不来，很可能大费手脚呢？”

“放心啦！反正是笼中的鸟网中的鱼。”祝堡主狞笑：“来不来无关宏旨。老弟动身的前夕，我会把她们完整地交给你的，像这两位仁兄一样，不费吹次之力。”

“一切有劳堡主了，谢谢。”

“好说好说，用不着谢我，这是互惠的事，与买卖无关。”祝堡主鹰目中

凶光暴射：“你我双方都能解除威胁，何乐而不为？呵呵！只是我的损失大了一点。”

“堡主的意思……”

“呵呵！不瞒你说，我对女色和你一样，有点放不开，如果不是你要求，我真想留给自己享受呢！”

“是我带她们来的，是吗？是我造成的机会。再说，你如果留下她，一定会有后患的，她的朋友，都知道她来找你。而我可以带她在江湖上公然走动，我有把握如意地控制她。不要和我争，堡主。”

“我知道利害，留下她对我是潜在的威胁，不然我肯给你？呵呵！”祝堡主大笑而起；“算其入侵的人该来了，我得准备留客，告辞。”

“贵宾馆的防卫但请放心，我的人应付得了，我将尽可能捉活口，但愿不至于让堡主失望。”

“我一定要活口，我要剥他们的皮，别给我玩花招。”祝堡主凶狠地说：“我在怀疑那是你的人呢，你知道吗？”

“堡主仍然不相信在下……”

“我谁都不相信，包括我自己。”祝堡主狞笑，带了八保镖出室而去。

“这家伙好厉害。”送走了祝堡主，八表狂生向擒龙客低声说，眼中冷电湛湛：“哼！”

“我认为这老狗才是本会的潜在威胁，你的看法如何？”

“不仅是潜在的威胁，而是公然的威胁。”擒龙客冷笑：“日后他在江跑，将不断向本会提出要求，以文持他的买卖顺遂，本会势将不断替他挡祸消灾。”

“哼！走着瞧，他不会是大赢家。”

千幻夜叉与女侍走在前面，绕过几座房舍，在小巷道中左盘右旋，迷失在黑沉沉的相比房屋中，不知身在何处了。她们不能从屋顶掠走，有些高楼有居高临下的警哨，而且跳下极为耗费精力，她们必须像窃贼一样到聚宝楼取宝，岂能像强盗一样杀进去抢劫？

天长堡高手如云，爪牙似蚁，凭她们四人之力量，抢劫不啻白送命。所以，决不可被人发现。

摸了老半天，连第一幢房舍也无法通过。

“霍姑娘，有点不对。”天涯浪客赶上，伏在墙角低声说：“你发觉有异了吗？走了老半天，竟然不曾看到一个警哨，与上几次完全不同，人都到何处去了？”

“也许他们估计不会再有人前来骚扰，用不着多派警哨吧！”千幻夜叉虽觉有异，但不以为意。

“不对。”

“你的意思……”

“人都躲在屋内向外监视，我们的举动，很可能全在他们的监视下。”

“唔！是有点可疑。”千幻夜叉蓦然心动，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真感觉到有人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让她们盲目地走向死亡的陷阱。

“要不要进屋证实一下？”天涯浪客提出建议：“破门窗只要小心谨慎，必可顺利潜入。”

这是笨主意，屋内漆黑，就算能无声无息撬门窗而入，怎能发现潜藏

在内的警哨？如果对方早已利用窗缝院向外监视，岂不立即暴露行藏引起激战？休想接近聚宝楼窃宝啦！

“那是送死。”千幻夜叉不安地说：“如果警哨早已潜藏在内，岂不进去一个死一个，敌暗我明，结果如何？真的不妙，退！”

“撤退？”

“不错，赶快撤走，也许还来得及……”

对面不远处的据角上空，升起一个黑影。

“往前走，后面巷口已由暗器阵封锁。”黑影已发现她们向后移动，因此从卧伏的檐角长身而起发出警告：“前面不远，让你们这些一而再侵入骚扰的人，有一展所学的机会，也想看你们凭什么敢来天长堡撒野，往前走！”

四人大吃一惊。心中一凉。

玉面狐的轻功十分高明，用手。式向上一指，意思是说：从屋上脱身。

左右是坚固的风火墙，瓦顶最低处也有丈五六，跃上并不难，下面有足够的空间起势。

玉面狐不需起势，也可以用一鹤冲霄身法跃升。

侍女心中焦急，不假思索蓦地飞跃而起。

前面有人，后面被堵，屋上岂能空虚？

“不要……”千幻夜叉惊呼。

可是，已晚了一步，侍女距离屋顶仍有八尺，突然嗯了一声，升势一顿，似乎突然失去动力，全身劲道骤散，手舞足蹈向下掉。

“上面有天罗。”屋上传来洪钟似的沉喝。

千幻夜叉接住落下的侍女，心中一冷，肩颈上，一柄小飞叉深入肩井上方，击断了右锁骨，贯入胸腔六寸左右，哪能救？

“让我……走……”侍女低声说。

千幻夜叉一咬银牙，一掌拍在侍女的天灵盖上。

“来生再见。”她颤抖着将尸体放下：“你先走。”

玩命的人，对生命的意义从不求解，能活，就快快乐乐地活；要死，就痛痛快快地死。

看不破生死的人，不配奢谈玩命。

天涯浪客一挺胸膛，拔剑在手，昂然举步向前走。

玉面狐随即跟上，伸手相挽并肩走向不测之路。

千幻夜叉不拔剑，双手分别暗藏无影神针和透风镖。夜间使用暗器威力倍增，她横定了心，杀一个算一个，用暗器杀成功的机会多几倍。

刚抵达花圃，第一支火把升起了火焰。

四面八方人影幢幢，火把接二连三绽放光芒。

不远处的广场中，祝堡主已带了三十名爪牙相候，

早知道天长堡的人多势众，三人夷然无惧。

“我应该可以赚几个。”天涯浪客豪气飞扬语气稳定，“乔娇，我们会在黄泉路上结伴。”

“在江湖道上，你我结伴了二十余年。”玉面狐的笑容有点苦涩：“这最后一程，还能少得了我吗？”

走在最前面的千幻夜叉，突然身形一晃。

“你们这些卑鄙……的……狗……”她厉叫，摇摇晃晃向前一栽，手中跌出三枚无影神针，三枚透风镖，银牙一张，舌头伸出。

可是，已咬不断舌头了，突然失去知觉。
后面牵手而行的天涯浪客与玉面狐，也接着向前仆倒昏迷不醒。
“哈哈哈哈哈……”祝堡主的狂笑声震耳欲聋。

祝堡主的布置，真有一代大豪的才华。除了堡墙附近的明哨之外，全堡皆用暗哨配置。

屋顶上的人皆潜伏待机，任由入侵者长驱直入。地面的人皆隐身室内，利用门窗与隐藏的观视孔向外窥伺，许进不许退，退才出面拦截，以暗器主攻，用有毒性的昏神药物擒人。

千幻夜叉四个人，进入第一幢房舍，便被暗哨发现了，巧妙的声讯传信装备十分灵活，四人的行动一直就在有效的监视控制下，消息不断往内传。

千幻夜叉没料到祝堡主提前赶回，也不知道防御的形态完全改变，盲人瞎马硬往鬼门关里闯，栽得不冤，知己不知彼，胜算有限。

当仆妇将有人入侵的消息，转告给虹剑电梭时，当然按计向她提出警告，劝她赶快至男宾馆与八表狂生在一起，人多便于互相照顾，也可以帮助堡主对付入侵的人。

她不假思索，立即带了四位随从疾趋男宾馆。

八表狂生已经接到消息，三十余名鹰扬会的高手，把男宾馆戒备得像金城汤池，准备给闯入宾馆的人致命的打击，实力空前雄厚。

接到虹剑电梭，他大喜过望。

有五女加入，自卫力更为坚强。祝堡主不需在宾馆浪费人力，让贵宾自求多福，划区防守，不另外派人照料贵宾，连寄托庇的宾客，也负责寄宿区的自身警戒。

八表狂生邀虹剑电梭一同防守后面的小花厅，透过窗缝监视可通向密室的小院厅，有人潜入，将一无遮掩地暴露在眼下。

室中黝黑，外面星光隐隐。

“你真不考虑以鹰扬会弟兄的身份，向祝堡主索取朋友的珍宝？”八表狂生在黑暗中，亲昵地一手挽住了虹剑电梭的肩膀，将她挽在胸怀挽得紧紧地，有如玉人在抱：“你知道我会全力支持你，理直气壮向他施压力。”

如果真有心帮忙，早就应该在旅途中，商讨应付祝堡主的策略，何必在会晤时依然摆出同行第三者的态度？可知早就打定孤立她的主意了。

女人一旦陷入情关，是不太肯用理智分析事物的。

但真正牵涉到切身利益问题，她并不意乱情迷完全糊涂，只是不能进一步分析利害，不知道会有何种结果而已。

“不要勉强我，人杰。”她爱娇地紧偎在八表狂生温暖的怀中：“真的，我不惯听命于人。我对鹰扬会缺乏了解，甚至不知道……”

“我并不要求你真的歃血加盟鹰扬会……”

“问题在于我不是默默无闻的人，对一切承诺皆有信守的责任与义务，日后祝堡主在江湖一宣扬，我如何向人解释真假假？”

“你顾虑太多，飞琼。”八表狂生语气渐变：“如果我求你加入……”

“千万不要，人杰。”她听出了一些异兆，感觉出八表狂生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希望以超然的立场，保持你我的情谊，而且我在你身边，更可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对你我有好处，是吗？”

“你会永远在我的身边吗？”八表狂生直指问题核心：“可能吗？”

这永远两字，任何人都不敢作肯定的回答。

“如果我嫁给你，当然可能。”她勇敢地说，反正漆黑一片，她脸上的表情与发烫的双颊，没有人能看到：“你会娶我吗？”

“这个……”八表狂生欲言又止。

“我是当真的。”

“我们在一起，不是很愉快吗？”八表狂生答非所问，激情地亲吻她的脸颊。

“但是……”她醉迷中不忘清醒，象征性地躲避灼热的嘴唇：“我希望知……知道你是真……真心的……”

“皇天后土共鉴我的真诚。”八表狂生在她耳畔温柔低语，双手却在她的胴体敏感部位，极有技巧地狂热抚摸：“早知道你肯委身于我，我用不着花费许多工夫安排……”

“人杰，你说什么？”她没听清八表狂生含糊的话，已被激情迷失了灵智。

“我说，我好喜欢你哦！我……”

一阵火热的亲吻，她已不知人间何世。

“不……要……”当酥胸毕露，罗褥即卸落，她终于清醒了些：“堡中有……有警……”

“祝堡主应付得了。”八表狂生将头埋入她温润高挺的胸怀里，上下其手哪有空理会扫兴的事：“亲亲，那不关我们的事，天掉下来也与我们无关，我和你……”

她需要这难以言状的激情冲击，八表狂生完全掌握了她的感觉和需要。廿余岁自负骄傲如女皇的女人，哪禁得起花丛老手的挑逗拨弄？她完全迷失在情欲的浪涛里，感觉中天地已不存在了。

她一点也不知道，她的四个女伴，在八名高手的严密监视下，只要八表狂生将信号传出，四个女伴将永远离开她了。

八表狂生没将信号传出，因为他已经顺利地达到目的了，不需下最后一步棋。

堡中的钟楼，传出三更将尽的稳隐更拆声。

天长堡的刑堂，是全堡最恐怖的地方。

一般大户土豪，十之八九自设有刑室，个个土豪都是土皇帝，王法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天长堡更是名震江湖的巨霸豪门所在地，刑室之完整可想而知。

千幻夜叉、天涯浪客、玉面狐，被分别捆在一人高的刑桩上，外衣已经剥除，仅穿了胸围子和长褰裤，肌肤已冷得泛青紫色。尽管两个女的曲线玲珑，胴体依然充满令男人神魂颠倒的魅力，但她们的怨毒眼神和抽曲的脸部肌肉线条，已经不再可爱了。

灯光明亮，执刑的右八名大汉，一旁搁了不少刑具，其中包括烧着烙

棍的火炉。

问案座坐着祝堡主，和四位陪审的老江湖。祝大少堡主在侧方的交椅旁观，目光不住在于幻夜叉高耸的胸部，与及曲线优美动人的腹部浏览，眼中有明显的欲火在燃烧。

“果然是你们几个滥货。”祝堡主虽则也是有名的色中饿鬼，但为了保持尊严，因此摆出威风凛凛，要吃人的怒火中烧态度：“我要知道你们真正的来意，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在我这里，没有英雄好汉，铁打的人，我也要他变成鼻涕虫。天涯浪客，你先招。”

“去年，湖广兴国州，东河村，巡江太保刘长江的刘宅大院，记得吗？”天涯浪客咬牙切齿，对死毫无所惧：“你不会忘怀的。”

“哦？我该记得吗？”

“刘家大院鸡犬不留，所有的金银财宝一扫而空。”天涯浪客咒骂：“你这狗养的杂种！明里打起邀游天下以武会友的大豪旗号，暗中扮江洋大盗洗劫各地大户，残毒冷酷连妇孺也不放过。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的底细，但却不知那天晚上邻舟有两个隐身大盗，无意中认出你的本来面目，但不敢声张，曾经透露给几个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

“那两个混蛋是谁？”

“你不知道他们的底细，也无从追查。”

“真的？你说，与你又有何关连？要来勒索我？”

“巡江太保与在下有过命的交情，也是霍姑娘的表亲，你说有何关连？”

“原来如此。”权堡主松了一口气，这种报复寻仇的事太过平常了：“好吧！反正现在告诉你们，已无关宏旨了，也好让你死得瞑目。不错，屠绝刘家是我的得意杰作之一，一个人也没损失，收获却出乎预料的丰富。巡江太保本来也不是好东西，我只能说黑吃黑而已，算不得打劫要财要命。现在，我要你招出那两个混蛋来，给你一次痛快，免得受到酷刑折磨。”

“你少做清秋大梦，你刚了我也是枉然。”

“是吗？你的相好玉面狐，也不怕别吗？”

一名大汉揪住玉面狐的发髻，凶狠地连抽四记阴阳耳光，把玉面狐打得满嘴流血，最后在小腹上狠狠地撞了一膝盖。

玉面狐痛得脸色泛青，但哼也没哼一声。

另一名大汉，接着揪住了千幻夜叉。

“不要打坏她的脸。”祝堡主制止大汉抽耳光：“这个夜叉是艳名动江湖，几个绝世美女之一，比武林七仙女毫不逊色，而且更艳冶更妖媚，留下她在本堡，一定会艳冠群芳。”

“属下保证她无伤。”大汉欠身答，猛地伸掌重重地捂住千幻夜叉的口鼻，一手顶住高耸的酥胸，压牢在刑柱上。

千幻夜叉仅支持了片刻，无法呼吸憋得受不了，紫涨着脸拼命挣扎。手脚被牛筋索捆得死死地，只能扭动着身子拼命蹦动。

“有种你就刚了我。”天涯浪客厉叫。

“哈哈哈哈哈……”祝堡主狂笑：“我不急，等你招了供，再则尚未为晚，你得先脱一层皮。上刑！”

天涯浪客上身赤裸，一名大汉上前抵牢他的腰，另一名大汉用双股刑叉，用一支叉尖刺入他的左臂约三寸，循皮插入，随即握住叉柄叉尖，开始绞卷。

又一动皮肤便开始绑紧，卷在叉上愈卷愈紧，皮肤从两端猛抽，卷了一转，便无法卷动了。

“哎……”天涯浪客终于禁不起猛烈的痛楚，发出凄厉的叫号声。

刑室外面，也传出一声厉叫，声浪从门缝中透入，室内的人皆被天涯浪客的惨叫声乱了听觉，没留意透入的低弱厉叫声。

另一大汉举起牛耳小刀，准备割开上端的皮肤，这一来，叉就可以向下卷，等于是撕剥手臂的皮。

“招不招？”举刀欲下的大汉厉声问。

“呸！”天涯浪客吐出一口痰，吐在大汉的脸上。

牛耳小刀一划，鲜血如泉涌。叉开始卷动，皮肤开始抽剥，痛苦猛烈无比。

“啊……”天涯浪客快要支持不住了。

“同时向玉面狐上刑。”祝堡主兴奋地叫。有些人见了血就昏倒：“这女人留着没有大用，她老了，年轻时迷死人的玉面狐阅人万千，老了倒尽胃口。”

两名大汉撕掉玉面狐的胸围子，依然动人并没下垂的一双玉乳暴露在灯光下。

“卷起这么美好的乳皮，真可惜。”举刑叉的大汉，邪笑着用叉在乳峰上磨了几下。

“叉进去！”祝堡主沉喝。

又尖刚接触左乳上的乳皮，轰然一声大震，上了杠的沉重刑室门，四分五裂崩坍了。

刑室在堡东后方偏僻处，距正宅很远，只许心腹接近，里里外外警卫森严，仅室外就有三名警卫。由于室门是内面关闭上杠的，因此内外警卫不相连系。

门崩坍，外室的会议室灯光更明亮，里面的人，清晰地看到破门而入的禹秋田和大力神、北人屠三个人，当门而立像三座天神。

三具警卫的尸体，摆列在堂中间的地面。

破门的人是大力神，降魔杵一击，铁叶门也禁受不起一杵，木门应杵而碎。

“盛会盛会。”禹秋田鼓掌大叫：“祝堡主，讨债的来了，你欠我卅二条人命的债，赖不掉的。”

“是你！”祝龙惊跳起来：“你……你们不是往南走了吗？”

“混蛋！当然是我。”禹秋田领先入室：“腿是我的，我喜欢往南往北你管得着？去你娘的！”

一名执刑大汉，猛地冲上顺手抓起炉中的烙铁，猛点禹秋田的心口。

禹秋田身形稍扭，探身切入，快如电光一闪，扣住了大汉握烙铁的手掌，有骨折声传出。

烙铁一沉一扭，烙在大汉的下档上，火焰骤升，大汉的裤裆首先着火。

“啊……”大汉的凄厉狂叫，令人感到毛骨依然。

烙铁一挥，击中随后扑上的另一名大颈侧，嗤一声响，大汉的头脱颈而飞，说惨真惨。

嬉皮笑脸谈笑自若，怎么看也不像个杀神，手一动人就死，含笑杀人如割鸡宰鸭。

执刑的八名大汉，是在惊怒中先后扑上的，两个最快的一上去就完了，

后面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人多势众仍向前涌，各执刑具一拥而上。

刑具都是短家伙，贴身搏斗非常厉害凶险。

可是，碰上了杀人的专家。

一声狂笑，北人屠的可怕泼风刀超越，刀过处肢体纷飞，风扫残云虎入羊群，喷洒出漫天血雨。

大力神更是凶悍，降魔杵风吼雷鸣，杵及处山崩地裂，杵到人死。

一冲错，一刹那，八名执刑大汉烟消火灭，尸体残缺洒满全室。

暴乱中，祝堡主父子退入内室，一闪不见。

四名陪审的中年人，挤死挡住了北人屠和大力神，四支剑风雷乍发，堵住了内室通道，不招架沉重的刀杵，以避实击虚的神奥剑术钻隙攻击，一刀一杵居然难越雷池一步，反而被逼得连连后退。

禹秋田知道无法阻止祝堡主父子逃走，迅速释放千幻夜叉三个人。

“能跟咱们走就跟在后面。”他抬起一把刑刀，向三人说：“但咱们无法提供安全上的保证。”

“只有大傻瓜才会相信保证。”千幻夜叉居然有心情说笑，手忙脚乱剥取死人的衣裤遮羞，不忘捡取一把刑刀：“只要我不死，我会和祝家周旋到底。”

禹秋田无暇听她说狠话，挺刀直上。

“交给我。”他大叫，超越大力神狂野地扑向剑山。

一比二，大力神挡不住两支宛如灵蛇的剑，乖乖收杵退在一旁，要看看这位主人到底有多少斤两。

禹秋田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铮一声刑刀架偏了一名中年人的剑，飞起一脚，速度快得连旁观的大力神也没看清，靴尖已吻上了中年人的下阴，仰身飞翻只叫了一声，直摔入内室的走道去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左手扣住另一位中年人握剑的右小臂，刑刀无情地贯入肋肋，深入内腑尽柄而没，轻而易举一刀毕命。

“惭愧！”大力神悚然地叫，一照面两个人像是同时被杀，尺八刑刀简直是催命符，两支长剑毫无用武之地，任由刑刀长驱直入予取予求。

禹秋田掠入内室走道，前面的丁字走道两端已封死了，像是死巷子，没看到人影。

“今晚够了，咱们走！”禹秋田断然下令撤走，再不走，大宅的大批爪牙，很快便会赶到。

不可能派出大批人手搜山，入侵的人藏匿在山林内，附近卅里圆径内没有村落，用不着派人远出搜村。

山庄派了专使，前往商请吕梁山主坐镇山寨的弟兄，要求有多少人就派多少出来，协助山庄的人搜山。结果，专使看到全寨仅留下不足廿名患病的小喽罗，看守山寨已力不从心，哪能使刀挟枪搜山？

仅派了两个小组的人搜山，意思意思志在示威，表示天长堡实力雄厚，不在乎禹秋田骚扰。

每组有十四个高手，分搜庄东庄西的山岭。搜庄东山区的领队是王屋散仙乙休道人，和四海游僧昙永。这一僧一道，都是武功超拔的名宿，玄门太乙魔罡和佛门的金刚禅功，火候都相当精纯，僧道联手，足以将顶尖的高手名宿打入地狱。

两人认识禹秋田，派出搜山胜任愉快。

五更将尽人即派出，远出卅里天色大明，坐骑放空，人即分为四小队往回搜，猜想禹秋田三个人，加上救走的千幻夜叉三男女，不会远窜卅里外，必定仍在堡附近匿伏，晚上再入堡闹事。

天长堡敢于包庇躲灾避祸的人，敢于窝藏犯了滔天罪行的要犯，固然是地处边疆穷山恶水，也因为祝堡主拥有强大实力，拥有超拔的高手名宿替他卖命，前来寻仇的人，远在境外他使得到风声，谁能撼动得了他的根基？来三二十个高手，也将埋骨此地。

而且，他不时带了大批爪牙，在江湖进游，暗中洗劫豪门大户，每次做案都鸡犬不留，决不疏忽留下证据线索，不可能留下任何活口，残忍已极。

所以在柏亭阜，他敢于将掳来的人屠光杀绝，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怎会有人敢管他的事？

鬼使神差碰上了禹秋田，莫道皇天无报应，只争来早与来迟，绝事做得太多，早晚会报应临头的。

禹秋田神不知鬼不觉杀入刑室，全堡震惊人心开始浮动，祝堡主的愤怒可想而知，派出搜山的爪牙，自然是精锐中的精锐。

王屋散仙与四海游憎，更是精锐中的超拔精锐。

其实，他们早已知道搜不出什么来，示威性的成分比实质上的成效大。出动上千人手，不见得能搜遍到处都可藏身的山区。

有些地方不能攀越，不可能搜遗每一角落。

搜了三座小山，进入一处溪谷的平野，树林疏落，利于进行宽正面的搜索，四小队人一改鱼贯巡搜，变为分头搜进，每小队保持视界可及的距离，沿溪谷向上游齐头并进，还真有搜山的气势。

这里，距天长堡仅十余里了，溪谷的上源山峰，也就是天长堡东北角的第二座山峰。

最左外侧的一小队四个人，突然打出有警的信号。

王屋散仙是司令人，领了三小队人手两面包抄，行动十分迅疾，兴奋地向一座小山丘集中。

小丘的松林前，幻剑飞虹李春萱换了浅蓝色的劲装，用警戒性的目光，盯视着从下面接近的四个人。她的剑系在背上，可以保持行动俐落。小蛮腰的皮护腰上，一排飞虹回风刀的刀柄光芒四射。

四个搜山的人并不急于接近，等候其他的人从两侧包抄赶到，慢慢接近相当小心。

“是三仙女中的一个。”一位中年人在卅步外，向同伴高声说：“她们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前来山区图谋本堡，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次她们逃不掉啦！”

三仙女击毙了天长堡倚为长城的百毒真君，大少堡主祝龙，被他老爹骂得狗血喷头，而且踢了一脚。其他的人，也被骂得很惨。卅余名高手，竟然被宰了一个身价最高的百毒真君，让三仙女九个男女安全远随，真不像话，出事在家门口附近，天长堡的声威受损，后果相当严重，难怪堡主大发雷霆。

李春萱正感到困惑，双方已经是生死仇敌，这四个人如果是天长堡的人，早该急急冲近了，为何慢吞吞不慌不忙走来？

一听对方的话意，她知道可能是天长堡的人了，

昨晚天长堡所发生的事故，她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知道天长堡的人大举搜山，意外碰上了难免困惑。

她是前来探道的，只想侦查天长堡的虚实，察看情势，以便日后偕同侠义道朋友前来问罪，并无积极入侵的打算，孤掌难鸣，九个人也没有挑战的实力和勇气，她一个人更是成不了事，所以偷偷换摸从山林接近天长堡。

居然有天长堡的人，清晨出现在十里外的山林中，她颇感困惑。但只有四个人，她一点也不介意。

对方跟在后面先发现她的，她没留意身后有人搜山，等到她发现身后有人，对方已接近至百步内了。

“你们一早就巡山？勤快得很呢！”她夷然无惧屹立相候：“我不喜欢对手不讲规矩一拥而上，你们最好安分些，与本姑娘公平拼搏，不然休怪本姑娘用飞刀打发你们，暗器是应付群殴的法宝。昨晚你们的少堡主，表现委实令人失望，只死了一个人，就发疯似的下令群起而攻。希望你们能有闯道英雄的气概，与本姑娘……”

她以为对方只有四个人，突然听到右面草木声有异，话未完，猛地向下一仆，再现身时已身在松林内，逸走移位的速度惊世骇俗。

先前她站立的地方，幻现王屋散仙的身影，淡灰的云雾正在散逸，似乎有闪烁的流火徐徐沉落。

“果然名不虚传。”老道讶然轻呼，突然行法擒人居然落空，老道难免失惊：“机警敏捷，极为出色，难怪名列武林新秀七仙女之一，但你经注定了在数者难逃的噩运。”

“你一点也没有高手名家的风度，只会出其不意作法兴妖。”李春萱冷冷地说：“鬼蜮伎俩，如此而已。天长堡似乎除了倚仗人多势众，在穷乡僻壤关起门来称雄之外，实在没有什么人才，敢与江湖上的高手名宿争地位。”

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声阴笑。

五个人她仍然不怕，希望激对方和她公平拼搏。即使五个人一拥而上，她也有把握不让对方困体死缠。

身后还有人，扭头一看，暗叫不妙。松林下杂草稀少，视界可以及远。

她看到六个人，十一比一。

“是吗？”狞笑着反问的是一个眼神阴厉的人，手中的三棱钢刺分量颇为沉重，这玩意可当枪、剑、棍，甚至可当刀使用，砍在人体上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在松林内受到围攻，极为不利，没有足够的空间闪避，她必须及早脱离困境。

“你是天长堡的真正人才吗？”她扭头反问，表示不在乎后路被堵住。

“不试怎知？”

“那就试你。”

人化流光回身猛扑，扭身时剑已出鞘。

果然所料不差，身后的六个人在同一刹那发动，似已料定她要突围，没有人愿意和她公平拼搏。

“打！”她扑上时娇叱，对付围攻用暗器是正当的手段，掌心暗藏的三把飞虹回风刀出手，幻化为三道目光难及的难测电虹，同时剑亦排空攻向持三棱刺的人，全力突围子下绝情。

三棱刺急封射来的剑影，要崩飞轻灵的长剑。

剑虹突然幻没、重现，从三棱刺走空的几微空隙中贯入、中的。

“呃……”两侧两个人，被莫测来向的飞刀贯入胸胁，向下跪倒。

幻剑名不虚传，三棱刺封不住长驱直入的剑虹。

她一撒剑，中剑人狂叫一声向侧倒。

正面倒了三个人，封锁瓦解。

她一跃而过，感觉中，王屋散仙正与四名同伴，向她的背影飞扑。

“打！”她一面扭头娇叱，一面向前飞掠而走。

糟了！一株巨松后，闪出四海游僧昙永，不用禅杖攻击，悄然吐出一掌。

四海游僧名列天下四凶，以金刚禅功御发的大力金刚掌，在武林有极高的评价和威力，悄然偷袭威力更是惊人，掌劲可伤人于丈外，八尺内被击中，保证肉裂骨碎，是掌功中少数霸道绝技之一。

她怎知另有人埋伏？掌劲一涌而至，击中她的左背肋，如中千斤巨锤猛砸，身躯被震得向右前方冲出，撞在一株松干上，枝叶纷落如雨，她也反弹倒地，剑丢了，人也挣扎难起。

王屋散仙知道她的飞虹刀厉害，冲上半途折向，利用松树绕走，间不容发地躲过飞刀，惊出一身冷汗。

另两位同伴，却没有他机警，同被一把飞刀击中，惨叫着倒了。

“分了她的尸！她杀了咱们五个人。”一个大汉疯狂地挥刀冲上。

王屋散仙已一脚踏住了她的右腿弯，顺手一耳光把大汉打得口角溢血倒退。

“混蛋！你敢分她的尸？堡主不活剥你的皮才怪。”王屋散仙制了李春萱的身柱穴，向大汉叱骂；“三仙女胆敢多管本堡的闲事，潜来本堡行凶杀了百毒真君，堡主发誓要活捉她们，即使她们不来，堡主也要带人在江湖找她们算账。目下人捉到了，你敢动地？哼！”

“朱老兄，你最好有耐心等候，看这个仙女如何偿还堡主的债。”一名中年人上前，用牛筋钢索捆了李春萱的手脚邪笑着说：“堡主享受过之后，会有机会让你捡烂的，咱们这几个人，老道与和尚都不成荤腥酒色，连他俩也有份，届时你爱怎样就怎样，岂不更妙？”

李春萱想嚼舌自尽，已来不及了，牙关已被王屋散仙踏住她的拉开了，她想死也死不成啦！

九个人背了五具尸体，背了一个俘虏，居然兴高采烈返堡，对同伴的死不再介意了。

玩命的人，生死等闲，只要活得如意，死了就死了，命该如此，没有介意的必要。

禹秋田三个人，在小溪源头的半山腰树林中歇息，建了草窝做卧处，早准备有肉脯干粮水葫芦，他们有周详的准备，行动有计划，住宿都没有问题。

千幻夜叉三个人被安顿在草窝中，狼狈万分。天涯浪客受伤不轻，右臂裹了伤巾失去活动能力，动一动就痛入心脾，所以无法与人交手拼命了。

千幻夜叉与玉面狐更是狼狈，身上穿了剥来的男人衣裤，山中天深寒冷，剥来穿的男人衣裤不但单薄，而且沾了不少鲜血，穿在身上冷得直发抖。

禹秋田三个人不怕冷，健壮如牛，并没带马包，马匹与行囊皆留在数十里外的村落托人照料，没有换洗的衣裤供她们穿着，爱莫能助。

“你是扮猪吃老虎啊？”窝在草中的千幻夜叉，一面吞食又冷又硬的肉

脯，一面向坐在不远处进食的禹秋田说：

“我那样逼你，你为何救我？”

“你少臭美，我哪有闲工夫专门去救你？”禹秋田笑吟吟地说：“这叫做顺手牵羊，我总不能见死不救拍拍手走路呀！我们好不容易从俘虏口中，问出视堡主在刑室快活，为了你们的耽搁，被他乘乱逃掉了，真可惜。”

“你后悔了？”

“我这人从不后悔。”禹秋田喝了一口水，倚坐在树干上显得十分写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祝堡主被天长堡困死了，他不会丢弃基业逃走，早晚我会逮住他的，我不急。”

“他堡中高手如云。”

“哈哈！我们三人都是杀人专家。”北人屠在一旁怪笑：“主人的意思，就是把他们杀光，一天杀一二十个，扫庭犁穴斩草除根。天长堡只有百十条能拼的高手，与一些托庇的罪犯，其他都是三等混混爪牙，能禁受得起我们计划的屠杀？”

“你们最好识相些，早早远走高飞，不要妄想和我瓜分聚宝楼的珍宝，那是我应该获得的。”禹秋田说话硬梆梆，毫不婉转：“本来我没有机会搬他的珍宝，天赐好机会让他找到我头上，我死过一次，因此我有权接收他的珍藏，有权要他的狗命。”

“他杀了我的表亲，残忍地灭门，因此我也有权这么做。”千幻夜叉大声抗议：“你无权排拒我们。”

“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大姑娘，我已经领教过了。”禹秋田摇头苦笑：“我不想排拒你，更不想做挡财路的混蛋光棍。这地方让给你们暂时歇息，精力恢复后务必及早离开，搜山的人早晚会搜到的。”

“你们要走？”

“飘忽不定，是保命的金科玉律，你该懂。”

千幻夜叉怔怔地凝视着他，脸上神色百变。据以往的经验，从没见过这么一个年轻大男人，对美丽的女性摆出如此恶劣的态度相处。

“对我好一点好不好？”千幻夜叉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魅力失去信心，用不稳定的嗓音低声说：“何况我欠了你一份救命恩情……”

“你千幻夜叉不是记情的人，咱们别提好不好？”禹秋田淡淡一笑：“你我都是冷血的同类，做任何事都不会感情用事，一切都为自己的人生信念而活，其他的事都不会放在心上。今晚相见，明日天涯，后天也许会变成仇敌，凶残的同类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这点道理你我都懂。”

“我不会妄想瓜分你的珍宝。”

“珍宝身外物，谁计较？聚宝楼藏珍不少于两大车，我能要多少？只要你有能力搬，尽管搬吧！”禹秋田开始拾掇随身物品，一蹦而起：“你两个家伙还没吃饱？得准备走啦！”

“这就走。”北人屠将最后一块肉脯丢入口中，含含糊糊地说：“今晚去他们厨房，弄几壶酒来挡挡寒，这鬼天气实在令人受不了，看样子近期间会下雨，咱们杀人得多加些劲才行。”

“那是什么人？”玉面狐突然向东面小溪谷一指：“搬运夫？”

“那是搜山的人，笨女人。”大力神跳起来，挟起用皮囊盛着的降魔杵：“宰掉他们，九个人我该分三个，北人屠，别抢我的一份。”

草木掩映中，可以看到九个人鱼贯穿林而走，肩上扛人背上背人的六

个爪牙，远处很难看清是何物品，因此玉面狐误认是搬运夫，大力神却看到那些人佩有兵刃，所以知道是天长堡的人。

“到下面去等他们。”禹秋田欣然说：“夜杀日也杀，早些杀光也好早些离开这鬼地方，看了这些穷山野岭，我真怀念江南的花花世界。”

“我们也去。”千幻夜叉从革命中跳起来，顾不得身上狼狈装束。

走在最前面的王屋散仙，满面春风大踏步踏草而行。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个领队意外地捉到一名仙女，死了的五个人与他无关痛痒，当然喜出望外啦！

老道忘了此行的目的：捉禹秋田三个入侵者。

当禹秋田三个人，出现在平坡前面的树林前，这位不可一世的散仙，脸上的喜意像烟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极度的震惊，脚下迟疑。

再笨的人也该明白了，禹秋田是有意等候他们的，不需他们费神搜山，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怎敢不打埋伏而公然相迎？

“老相好，过来。”禹秋田轻拂着长剑笑容可掬，剑是从刑室的死者没收的：“没有什么好怕的，是吗？我不会咬你的。”

九个人丢下死尸和俘虏，一拥而上半弧形三面包围。一开始就摆出群殴的阵势，人多势众震慑对手，这是称雄道霸者千古不变的常用手段，而且永远有效。

禹秋田三个人屹立如山，任由对方列阵，像三尊天神，漠视千万小鬼。

“果然是你，你就是禹秋田？”王屋散仙稳定下来了，脸上涌起狞笑，缓步上前直逼至八尺内。

“半点不假，我相信八表狂生那些人，已经供给你们详尽的消息。”

“你真是曾经死过的人？”

“你不是也在场吗？”

“贫道哪屑理会一个三流小混混？江湖道从没听说过你这个人，何不亮出真名号？让贫道明白你到底是哪座庙的大神佛。”

“没有必要，老道。”禹秋田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虎目神光渐现：“你把我看成三流混混好了，亮名号会让你心中害怕紧张，影响你武功道术的发挥，我可不想你死不瞑目。”

世间真有声威杀气的存在，某些人听到某个名人的姓名，便会吓得心跳加快手掌冒汗。

一旦面对这个人，更是喉咙发于浑身发修或发抖，目不敢平视，手脚不知该往何处放。

一个平民穷汉，被带到皇帝面前，那情景一定够瞧的，说不定上下不禁魂都飞走了一半。

武朋友通常气大声粗自命不凡，学了三招两式便以为可以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但一旦真碰上了名震天下的高手，心理上的威胁必定同样沉重，影响手脚的灵活，武功发挥不及五成，心中发虚更是施展不开。

禹秋田目下形之于外的气势，哪像一个三流混混？简直可以媲美一代名家，那股无畏无惧的英气，就让自以为武功道术出类拔萃的王屋散仙，感到心中惶惶，骄傲的神情一扫而空。

“小辈，不要说大话。”王屋散仙在心惶中，激发了愤火，恼羞成怒厉声说：“你已经死过一次，幸而逃得性命，还想死第二次吗？”

“我等你让我死第二次。”禹秋田脸色一沉，虎目中冷电湛湛：“俗语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我死了一次，这笔债你得完全偿付，现在，看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幸运，能从鬼门关内逃出来。”

“你……”

“我一定会冷酷无情地杀死你，你最好不要嘴皮子上逞能，即使你说了一大串威胁性的话，也唬不散我杀你的坚定决心。”

“你这孽障真是自寻死路，哀哉！”王屋散仙的说话腔调，突然变得低沉柔和，鹰目中幻发出一种诡奇的光芒，左手虚抬，袖襟有韵律地拂摆：“你是一个愚昧的人，你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事，你的手握力消失了，五指放松……”

噗一声响，禹秋田手中的剑，自行跌落在脚旁，双目死愣愣地目不转瞬，死盯着王屋散仙的双目，真像一个白痴。

大力神大吃一惊，提杵迈步要急冲而出。

两人站在禹秋田身后不足一丈，像两位保镖的门神。

北人屠手急眼快，一把扣住了大力神，猛地拖回原处，用目光示意不可妄动。

“不对，不要丢掉，要交给我。”王屋散仙先是一怔，接着重新下令：“捡起来，对，捡起来交给我……”

禹秋田温顺地屈右膝弯腿，伸手拾起长剑，头仍微抬，目光依然不变，眼神完全被王屋散仙所吸引，拾剑的姿势让人觉得怪怪地。

“对，交给我，要换一只手握住剑身递给我，慢慢地，对，就这样……呃……”

禹秋田用右手拾剑横升，伸左手要接剑身，就在左手一沾剑身的刹那间，左手向前一拂，右手向前一送，锋尖极其自然地向前吐出，等于是双手运剑，贯入王屋散仙的胸口，锋尖几乎透背而出。

王屋散仙双手抓住胸口的剑身，手指触剑时发出金属接触声，可知妖道已运太乙魔罡护体，全身已坚似金石，普通的刀剑休想造成伤害，凭武功修为，也可以和超拔的高手名宿决雌雄。

可是，妖道却想用道术来摆布禹秋田。

禹秋田收手拔剑，剑滑出妖道的抓扣，隐约可看到爆发的电气火花，发出金属摩擦的刺耳怪响。

他脸上，涌起残忍的冷笑。

仇恨可令人疯狂，仇恨可以驱使一个人，做出非人的残忍事情，包括冷酷无情地杀人。

剑光一闪，王屋散仙的脑袋飞起三八高。剑不是砍脑袋的利器，所以脑袋飞起而非跌下。

“不杀光你们，此恨难消。”他的剑向前一伸，声如沉雷：“只留下一个人报信，看谁是这幸运的人。”

冷酷无情的残忍一剑，把其他的人吓了个彻骨生寒，一剑贯心已经够冷酷了，再一剑断头委实残忍。

他眼前涌现赤条条的廿九具死尸的幻影，也看到自己也赤条条地在尸堆中挣扎求生，这股椎心的仇恨，激发了他的复仇孽火，他要在剑上发泄他的仇恨，挥出无比怨毒的一剑。

他年纪轻，修养还不到家，表面上摆出游戏人间的嘲世态度，内心中

熊熊怒火在燃烧。

表面上他能忍受不平的待遇，内心里他难以容忍任何人所加予他的无端伤害。

千幻夜叉无理性地向他挑衅，一而再下毒手记记追魂夺命，所以他虽然不能在道义上见死不救，救了虽不后悔，但也对于幻夜叉不假以辞色，说的话锋利伤人，毫不顾及千幻夜叉的自尊。

北人屠一声狂笑，挥刀冲进。

大力神一声虎吼，降魔杵如雷震霆击。

禹秋田找上了四海游僧，剑如惊电破空而飞。

四海游僧的金刚禅功，比王屋散仙的太乙魔罡差了那么一点点火候，但全部是佛道两门的降魔神杖，两人都足以名列超拔高手之林而无愧色。

可是，王屋散仙窝窝囊囊被杀，和尚心中一虚，斗志迅速沉落，注定了稳输不赢。

禹秋田的攻势太过猛烈，和尚无法闪避，剑来势太快，唯一的行动是将来剑封偏自保。

禅杖沉重，长度超过剑的一倍多，用杖封剑轻而易举，剑决难从杖下长驱直入。

一声虎吼，和尚挫身运杖，杖头的佛冠宽度就可以保护中宫，只消一振杖头，剑必定被调出偏门了。

挣一声狂震，火星直冒。

沉重的杖，崩不偏长剑，杖头反向外荡，风雷乍起中，电虹乘隙长驱直入。

和尚大骇，移步要出杖尾封剑。

晚了一刹那，剑光一沉一拂，击破金刚禅功的异鸣，像是汽球爆裂。

双手运杖的和尚，左臂突然齐肘而折，右手握杖的力道立即失控，杖尾上挑，马步一虚重心不稳，身躯后仰碎步急退。

仍然慢了一刹那，剑光如影附形，毫无阻滞地贯腹而入，锋尖重重地撞击脊骨，加速和尚的倒势，也扩大了创口，内脏一团糟。

一声沉叱，禹秋田的剑，出现在右方不远处的一名中年人右肋下，贯穿了腹腰，剑横卡在那人的体内。

他是脱手掷剑的，剑仅翻腾一周，便贯入那人的肋下。那人本来要从北人屠的背后偷袭发剑的，根本不知道剑光一刹那破空而至。

北人屠刚好旋身回顾，疾退两步让中剑人倒下。

“谢啦！主人。”北人屠高兴地大叫。

三两冲错，成了血肉屠场。

本来是一比三的，但中途加入千幻夜叉和玉面狐。这两个女杀星没有趁手的剑，更被祝堡主没收了所有的暗器，但运剑依然凶狠霸道，攻击的猛烈锐不可当。

北人屠一刀崩飞了一个人的单刀，斜刺里窜来恨重如山的玉面狐，剑光如匹练，光临那人的右背肋。

“骚狐狸，，人是我的……”北人屠大吼，一刀砍掉那人的右大胆。

玉面狐不理睬北人屠的叫吼，剑同时贯入那人的右背肋，一声轻笑，一溜烟走掉了，

“岂有此理！”北人屠大骂，立即奔向夹攻大力神的两个人。

“别来抢！”大力神也大叫：“都是我的……”
一声狂笑，北人屠人刀俱至。

9

禹秋田站在尸堆中跳脚，断肢残骸散了一地，血腥中人欲呕，修不忍睹。

“活口呢？”禹秋田暴跳大叫：“你……你们……”

“我以为主人留了活口呀！”北人屠装腔作态苦着脸：“我的绰号叫人屠，总不能要求我留活口吧？而且，骚狐狸还抢了我一个人，我本来打算留那个人做活口的。”

“你这死人屠倒会栽脏。”玉面狐偷笑，退得远远地：“你一刀就把那人的右腿，齐胯根砍掉了，能算得了活口？片刻鲜血就会流光，你少来！”

“我的杵沉重，主人，千万别寄望我留活口。”大力神猛抓头皮：“下次最好事先要求某个人，伸出手让我打断或许有活口……”

“你们两个真是笨头。”禹秋田只好罢休：“想想看，留一个活口，让他逃回去如此这般一说，咱们办事是否会事半功倍？你们真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当然啦！我们这些人，谁像你工于心计，会扮猪吃老虎呀！”千幻夜又白了他一眼，话中有话：“假使我会用心机，会被你骗到盐池戏弄个够？”

“女人就是多嘴。”禹秋田忍住笑，想起逗弄千幻夜叉的事，感到好笑而歉然。

他走向丢下的尸体，第一眼便看到只能睁着亮晶晶凤目，动弹不得的幻剑飞虹李春萱姑娘。

“怎么是你？”他立即替姑娘解绑：“你们这些所谓高举侠义之剑的年轻人，就是忽视忠告，我以为你们已经南行，过了潼关啦！你其他的人呢？”

托合了牙关，李春萱可以说话了。

“我……我是一个人先……先前来踩探的。”李春萱有气无力，脸色苍白：“我的两个人，还在远处村落等我的消息，欧阳姐与张姐，已经回南面去了。我真不该太自负……”

“好了好了，女孩子谁不自负？但也应该量力而为呀！唔！你好像气色不对。”

“挨了贼和尚一记大力金刚掌，气色哪能好？我好像已经六腑离位了，请你去找我的人来带我好不好？谢谢你啦！”

“哎呀！挨了一记大力金刚掌，能拖得了多久？”

“我也……也许支撑得住……”

“也许？也许两字不切合实际。我带你我地方检查，看我能不能替你用真气导引术救你。”

天长堡乱得一塌糊涂，昨晚被禹秋田三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杀入刑室，刑室里死了十二个人。

堡内的警哨，也死了四个。

全堡的人出动，整修或新筑各处可能被入侵者利用的通路，加设机关路障，设置警哨的防卫障碍。

托庇的贵宾也出动协助，整修宾馆的防卫设备，编成策应的小组，分配防守地区。因为祝堡主向贵宾们表示，昨晚有两位贵宾失踪，可能潜逃，也可能遭了毒手，所以有分配责任区防守的必要，以防万一。

主人有了困难，贵宾义不容辞，指天誓日效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八表狂生卅余位鹰扬会的人，包括虹剑电梭五女，全走不了啦！主人有了困难，岂能不拔剑相助？这是江湖道义，至少须等候局势明朗才能告辞，得了主人的好处，理该有所回报。

虹剑电梭是大赢家，她不但得到了英俊潇洒，文才武功出色的如意郎君，而且在她还没宣布加入鹰扬会之前，祝堡主已经将三件珍宝交给她了。

近午时分，往西搜山队安全地回来了，当然，毫无所获不是搜山队的错，山区广大，林深草茂，想搜三五个藏匿的高手老江湖，谈何容易？

往东搜山的十四个人，一直音讯全无。

未牌左右，寻找的一队人派出了，共有廿五人之多，声势十分浩大。

结果，带回十四具零落的死尸。

全堡震动，人人自危。

祝堡主的气焰，一落千丈。看到了凌乱的尸体，这位大豪知道害怕了。

天一黑，全堡陷入恐怖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有的人皆不敢放心入睡，负责警戒的人，风吹草动也会惊跳起来。

禹秋田移至堡西的一座小山脊上，距堡不足五里地，居高临下，透过枝隙草梢，可以看清堡中正在大兴土木的情景，心中有数：祝堡主心惊胆跳了。

他已经替幻剑飞虹李春萱疏解体内的淤积，疏通经脉导气归元，大力金刚掌其实并没击实，并没造成肌骨的严重损害。禹秋田的玄门真气导引术，本来就有治疗伤和病的功效，疏通经脉导气归元，只能算是大材小用。他的先天真气火候之精纯，连练了八成火候天玄神罡的千幻夜叉，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大感震惊。

假如上次禹秋田不存心戏弄她，而毫不留情地报复反击，结果如何？她连想都不敢想。

李春萱反而没感到震惊，也没感到意外，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已经把禹秋田看成江湖道上，最神秘最可怕的怪杰复仇客。

千幻夜叉赖着不走，假籍天涯浪客受伤需要照顾，假使离开，半途碰上天长堡的人，岂不有如闯向鬼门关？藉口不无道理，禹秋田真不好板着脸赶人。

李春心却走了，身上的兵刃暗器都取回了，而且她有自保的信心，兴冲冲去找她的同伴去了。

傍晚时分，她带来了两位男女保镖。

禹秋田正在准备晚间进入天长堡的工具，看到李春萱三个人出现，脸色沉下来了。

“你……你们来干什么？”他大感不悦，脸色难看：“李姑娘，你未免太不自量了吧？该放手时须放手，勉强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一点也不聪明。”

他与女人说话，从不婉委动听，不论对方是美是丑。但语重心长，而让那些眼高于顶，自负骄傲的女人受不了，似乎他有意刺伤对方以保持距离。

李春萱本米也是貌美如花，眼高于顶骄傲自负的小姑娘，在江湖号称仙女，哪看得起一般的凡夫俗子？尤其看不起那些向她讨好，追逐在她裙下甜言蜜语的男人。

但这次，她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也许，这是感恩之心在她心中作怪吧！

可是，她根本没有与同伴不辞而别，独自追到天长堡的理由，明知实力相去悬殊，来岂不有如飞蛾扑火？但她竟然来了。

或许，她知道禹秋田一定会来。

在柏亭阜，她们都亲见禹秋田往南走了，往南当然是过河逃离山西，怎么可能在天长堡出现？

她居然相信禹秋田会来，而且居然是禹秋田救她。

“来助你一臂之力，替你摇旗呐喊，助你报仇，有什么不对吗？”李春萱居然收起了仙女的对凡人面孔，笑吟吟顶撞他：“禹兄，你要我说回报你救命之恩，甘心情愿为你赴汤蹈火等等感恩的话吗？那么，我说好了……”

“你最好是闭嘴！”他凶霸霸地说：“我不是有意救你的，你没欠我什么。”

“不管你怎么说……”

“我什么都没说，也不想听你的。”他一扭头，瞪了不住偷笑的千幻夜叉一眼：“还有你这夜叉，还有狐狸，浪客，你们都不欠我的，我不要你们干预我的事，你们明白吗？”

“别找我出气。”千幻夜叉更是一改往昔的夜叉神魔脾气，嫣然一笑妩媚已极：“我一点也不想干预你的事，我只要找祝堡主报亲友灭门之仇。禹爷，我哪配干预你的事呀？我怕你怕得要死。”

北人屠直摇头，不住苦笑。

“主人，你有了天大难题。”北人屠斜躺在大树干上，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三个男人在一起，女人们最好知趣回避。三个女人在一起，男士们最好乖乖滚远些。你看，你碰上三个花不溜丢的女人，你能用剑砍吗？我就比主人聪明，一辈子不与女子小人打交道。”

“你在说风凉话，揍死你这混球。”禹秋田大光其火，大踏步而上。

北人屠哈哈一笑，爬起溜走。

男随从微笑着上前行礼，打破僵局。

“老弟，我姓周，周如，匪名叫春雷。”男随从行礼神情友好：“老弟如果在江湖走动，大概对我这个人不至于陌生。李姑娘是敝友的爱女，我该算是她的长辈。女孩子仗剑行道江湖，不知天高地厚，敝友不放心，因此委托我夫妇跟随照料，权充她的随从。”

“春雷周如，大名鼎鼎的侠客，我听说过。”禹秋田淡淡一笑：“幸会幸会。周前辈，你该是明白人。”

“老弟之意……”

“你看。”他分别指指左近的人：“北人屠是大名鼎鼎的杀星；大力神也是早年的江湖浪人；千幻夜叉是不饶人的女光棍。玉面狐和天涯浪客，更是行为近乎黑道的混字号人物。

我，是见人就杀见财就要的泼棍。”

“那又怎样？”

“你们这些仗剑行道的侠义英雄，能和我们这些人称兄道弟平起平坐？”禹秋田脸上的邪笑重现：“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为何不劝李姑娘向后转以保令名？”

“老弟，恐怕不明白的人是你。”

“我不明白？”

“所谓行侠仗义，必须先明白事理，也必须先问问自己，立身处世是否无作无愧，更必须先不要把自己看成神灵的化身，不要先把自己列为正道的代表。”

“应该如此。”

“那么，谁配把所有的邪魔外道一概看成万恶不赦的罪人？老弟，你要我举起所谓正义之剑，不分青红皂白，把天下所有邪魔外道除杀净尽吗？”

“你会吗？”

“我不会，我一定要目击罪行发生，知道谁曲谁直，才决定能不能、需不需要我管，不论当事的人是谁。你老弟就算是见人就杀，见财就想要的泼棍，与我何干？除非你做给我看，你会做吗？”

“李姑娘就可以做见证。”

“哈哈！她认为你做得正大光明，理宜气壮，你有权复仇。”

“好了好了，再说就毫无意思了。”禹秋田知道被对方套上了，不愿再处于下风浪费唇舌：“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咱们各行其是。”

“反正我们听你的。”李春萱笑吟吟缠住了他：“三人成众；众如无主事人，比一盘散沙好不了多少，你不要自私好不好？你不至于让我们陷于错误去送死吧？”

“烦死了！”他掉头便走，到树底下取出食物包：“我怎会碰上这种霉事？”

“主人，小心得胃气痛。”大力神过来替他打开食物包：“今晚，真该去堡中弄些酒菜来。”

“今晚你们都别去。”他冷静地说：“我一定要先弄清他们的布置，不希望他们如意地痛宰我们，我宁可诱或激他们出来痛宰。不让他们以逸持劳挂网张罗。”

“你一个人去？”

“不错。”

“主人，我们……”

“你不是一个好随从。”

“好随从该关切主人的安危。”

“你不遵主人调度，就会陷主人于危局。”

“这……”

“闭嘴！吃吧！”他不耐地叫：“周前辈，食物不足，将就就将就，诸位今晚仍可饱餐一顿，明天可得张罗食物了，请吧！”

北人屠取出备用的食物包，友好地分配给其他六个人享用。

八表狂生地位高，年岁大了一倍的擒龙客相当敬仰这位顶头上司，原因是八表狂生虽是江湖十新秀之一，武功造诣深不可测，而且人才出众，不仅获得高手名宿的好感，更受女性的欢迎。

房中一灯如豆，门窗紧闭。堡中天一黑就禁止灯光外泄，以免乱了警

卫的视觉，也可防止入侵者分辨方位与目标，灯光尽可能幽暗密闭。

“长上，情势不太妙。”擒龙客眉心紧锁，有点忧心忡忡：“天知道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高手禹秋田，胆大包天向天长堡的权威挑战。祝堡主乱了章法，死伤沉重坐立不安，咱们如果不早点离开，说不定跟着倒霉，栽在这里岂不太冤？”

“咱们能及早走得了吗？”八表狂生也感到不胜烦恼：“祝堡主决不会让咱们离开，目下他需要所有的人协助，我真后悔，应该昨晚把人弄到手之后就乘夜溜走的。”

“这时候后悔已来不及了，长上。”擒龙客苦笑：“幸好咱们是在作客……”

“黄星主，你似乎还没了解问题肋严重性。”

“长上的意思……”

“禹小辈来了三个人，那大力神是咱们逼得他放弃根基的，他们会仅仅以祝堡主为目标吗？就算咱们拒绝祝堡主的促请联手对抗，他们也会找到咱们头上来的。”

“哎呀！的确可虑。”擒龙客脸色大变：“咱们真的需要制造离开的藉口，以便早脱危境。”

“我正在想办法。”八表狂生颇具信心地说：“必要时，干脆一走了之。”

“希望在咱们离去之前，禹小辈不要鬼使神差摸错方向，闯到宾馆来。”

“很难说，反正咱们必须加强戒备，不能出差错。人都就位了吗？”

“都就位了，暗器阵与合击地区都准备停当。哦！樊长琼似乎十分听你的摆布，你能完全控制她吗？”

“毫无疑问。”八表狂生的笑意充满神秘感：“原来我料错了她的性格。几乎弄糟了，还好及时发现错误加以改正，现在我有十足的心控制她。”

“年轻貌美的大姑娘，尤其是有几分才貌的女人，骄傲自负的性格甚多相似……”

“她不同。”

“有何不同？”

“我以前的女人，金燕子曾菲，与她是同一类型的女人，只要上了一次床，你要地死她也自愿去跳河。”

“真的？”擒龙客不住摇头：“想不到大名鼎鼎，号称外表艳如桃李，内心冷如冰霜的虹剑电梭，居然是这种愿意作贱自己的女人，你真走运，尽碰上一些百依百顺的贱货。”

“哈哈！你该说，我有让女人死心塌地跟定我的好功夫。”八表狂生得意地大笑：“不过，这一个女人有点让我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不易摆脱她。”

“她不是百依百顺吗？”

“百依百顺，是指我容许她跟着双宿双飞的时候。要打发她离开，那就不同了。”

“呵呵！那是你的难题，好在你诡计多端手段高明，玩腻了定可如意地打发她走路，条条大路通九泉，呵呵呵……”擒龙客的怪笑和所说的话，充满凶兆和诡异味：“就算她的电梭十分厉害，她又能怎样？”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哦！”八表狂生离座往房门走：“我到各处走走，希

望今晚平安无事。”

“我代劳吧！你的心已经在她的床上了，呵呵……”擒龙客也随后出室。

禹秋田一点也不急，从容准备夜行的用品。

他很少带剑，任何物品到了他手中，都成了致命的凶器，但用剑比较灵光些而已。

假使碰上功力相当的人，有剑在乎有如猛虎添翼。

今晚他带了剑，可知他已有应付众多高手的准备。

四周漆黑，满山兽吼泉啼，加上大力神和北人屠的鼾声，形成不调和的山林大合唱。

身旁多了一个人，少女身上特有的芳香淡淡地散逸。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李春萱几乎倚在他的肩上了，嗓音柔柔地、甜甜地，像是撒娇：“答应嘛！我的轻功很不错呢！只要你肯放慢一点点，只一点点，我就可以配合你了，配合不上你再撵我走好不好？”

“一点也不好……”

“不要嘛！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为何要生你的气？”

“那天我们三个人，不问情由就向你攻击。我赔过不是，对不对？我年纪小，你是大丈夫……”

“大丈夫早就死光了，你找错了对象，小女孩。”他恶作剧地拧了小巧的鼻尖一把。

姑娘们小嘴甜，再存心巴结亲近，必定讨人喜欢，比那些骄傲自负的女人可爱一百倍。

禹秋田对三仙女联手攻击的事，虽则心中不悦，但并无太大的反感，事情过去也就算了。三仙女居然敢远来天长堡讨公道，那一点点反感早就烟消云散，而且暗暗佩服她们有胆量，佩服也就产生好感。

李春萱与千幻夜叉，是两种类型的人，千幻夜叉的野心和贪念，形诸于外的表现，就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也就与性格刚强的人有了冲突，不论内在外表，都显得格格不入，终将走上相互伤害的道路。

“大丈夫如果真死光了，这世间就更为丑恶……就不怎么可爱了。”李春萱用词相当谨慎，可知她决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侠女：“至少我爹还健在人间，我爹就是人间大丈夫。你也是，你想否认也没有用……”

“呵呵！任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我也不会带你一个小女孩去闯龙潭虎穴，大丈夫岂能累及妇人女子？所以，你赶快死了这条心。”禹秋田笑吟吟地调侃她。

姑娘傻了眼，语病被抓住啦！

一怔之下，禹秋田已经失了踪。

“你追不上他的，小萱。”黑暗中传来春雷周如的声音：“不许胡闹！你跟去会误他的事。”

她想溜走，只好罢休。

宾馆与贵宾室虽建在同一处，但相距仍有一段距离，中间隔着几栋房舍。花圃、院落。

这两处安顿的宾客，也性质不同。

宾馆中多是长期食客，身份各异，祝堡主甚至在其中设了性质有如百货店的铺面，供应品应有尽有，甚至可以供应女人陪宿，可知规模不小。

贵宾室却是安顿真正外宾的地方，最多住上十天半月便会离开，因此派在贵宾室伺候贵宾的人，都是一些老成勤快、手脚并不怎么利落的仆妇，伺候贵宾的人不需是一流高手。

祝堡主要求八表狂生的人，负责居处的自卫，原因在此，早已申明不另派堡中的人手保护贵宾，当然含有利用八表狂生一群人的用意。

八表狂生不需祝堡主派人保护，他有充足的人手自卫，甚至表示愿助主人一臂之力，对付入侵的人。

祝堡主捉住了千幻夜叉，八表狂生更是心中大定，入侵的人不过如此，哪用得着他鹰扬会的人相助？

可是，入侵的人是禹秋田。

想起在大力神的店里，酒菜淋身的滋味，他真的后悔了，他的确没有勇气面对武功深不可测的禹秋田。

好在目下人多势众，不需他亲自出手对付劲敌。

他把所有的人，集中在贵宾室四周，布下了严密的防卫网，除了一半人休息之外，全夜分两班警戒，一有动静，休息的人务必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的位置，发挥全部阵势的统合威力。

虹剑电梭五女，也分配一角之地。

而不远处的宾馆，防守似乎更为严密些，除了寄宿托庇的四十余名男女宾客之外，祝堡主派了不少高手保护宾客的安全，宾客是天长堡的财神爷，祝堡主有义务提供安全保证。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天长堡保护宾客从来投出过差错，决不许外人找上头来伤害宾客。

自己人伤害是例外，即使发生了也无人知悉。

三更将尽，每个人都提高警觉，睁大眼睛拉长耳朵，留意周遭的动静。

一个灰影，无声无息隐没在宾馆的房舍内，所有经路上的明警暗哨，皆不曾看到形影。

灰影利用房屋花草的暗影，随环境而改变外形的体积，似已幻化为附近的景物，移动时乍隐乍没，令人目力难及。他像一条变形虫，夜间人的眼睛哪能看得到虫，何况是一条变形虫。

有时，他伏在高仅及胫的矮花丛中，体积似乎已缩小了四分之三，人怎么可能缩小至如此极限的？

他就可以办得到，小得不可思议，完全消失了人的形态，似乎手脚和头部都不见了，像在变魔术。

握在手中的连稍剑，更容易隐藏。所穿的衣裤，是他改变形态的最重要道具，张合间便变了形状，连站在左近的人也毫无感觉，变形术神乎其神。

禹秋田早就弄清了天长堡的形势格局，不像千幻夜叉进去就摸不清东西南北。

戒备品严的地方，是聚宝楼全堡中心地带。但他不想操之过急。反正聚宝楼不会搬走的。

聚宝楼并不是他的主要目标，他来天长堡主要是杀人，杀掉这些祸灭天良，惨无人道的非人家霸。

他曾经被剥光宰杀，与撞被残害的廿九裸尸堆在尸坑等待掩埋。

做出这种惨烈的人间绝事，决不是祝堡主两父子的个人罪恶。

他不是圣人，无法用宽恕仁慈来回报残害他的人。

接近了贵宾室，他的行动慢了下来。

贵宾室是一栋拥有五进房舍的大宅，里面有厅、有堂、有院、有厢，可住宿的客房不下卅间之多，仅供贵宾密议的密室就有五间，可以分别与各种身份不同的人密商。

接近第四进的东厢，第三进住的贵宾，就是鹰扬会的卅余名高手。布下严密防卫网的住宿处。

每一进只有几名奴仆居仕、听候使唤而已，派不上用场，人都不问外事入寝了。

绕过一处屋角，发觉不远处的窗扇，有不曾闭紧的征兆，行家一眼便可看出，窗露了一条缝，有人在窗内向外窥伺。

要把里面的人弄出来，可不是容易的事。

他在墙根坐下，双手按上了嘴唇。

室内有两个人，两个老江湖，武林的高手，在江湖有他们的地位。

鹰扬会的人，没有份量怎能入会？

对面是另一栋房舍，有窗有门，门窗都是紧闭的，里面根本没有人住宿。

两个高手利用窗缝向外窥伺，留意任何声息动静，一人监视，一人在旁休息，随时可以发出警讯，透过敞开的房门，通知警告房外的人。

一阵若有若无，却又可以听辨的声浪，时断时续从窗缝传入，引起监视人的注意，提高警觉凝神倾听，目光落在十余步外那座紧掩的小窗。

“沈兄，你来听听看。”监视的人伸手拉拉同伴的手臂，似乎并不紧张，这种声浪大概不重要：“看你能听出什么来？”

“混蛋！这种紧张时刻，居然有哪一个混蛋抽空偷懒，跑到空屋子里偷香，可恶！”同伴听了片刻，破口大骂：“把咱们这些尽职的人当傻瓜，去他娘的混帐！”

的确像男人女人的争吵、打骂、哀求等等声浪，听得不怎么真切，但仍可分辨。

“唔！听！真是偷香，不打骂了，那女的笑得好淫。”监视的人低声响咕：“沈兄，好像女的不是咱们的人，淫笑声很陌生，但十分撩人动听……”

“老孙，你真驴。”沈兄冷笑：“咱们来的几个女人，要偷欢又何必出去找地方放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当然是天长堡的女人啦！说不定就是对面宾馆中，专门陪宾客上床的滥货。”

“我去看看……”

“老孙，你心痒了？”沈兄一把拉住老孙要启窗的手：“最好忍住火，让他们快活，弄不好自己弟兄反脸，张扬出来要有人倒霉的。”

“总不能让他偷懒……”

“你算了吧！你还不是想去插上一腿？不许去！”

“好吧好吧！”

打情骂俏的声浪，转变成男欢女爱的激情云雨声，但没有效果，两个警卫不再理会。

但窗缝宽了两倍，是老孙在极不情愿中推开的。

片刻，又传来另一种声浪。

最高明的口技专家，可以发出不可思议的各种声音。

琵琶绝技高手，可用琵琶奏出一个市集的声音，而且俭妙惟肖，真像一个千人赶集的热闹的市况。

这次的声浪，又是另一种音波，入耳便令人平空生出疲劳感，随即昏昏欲睡。

老孙很留意刚才的云雨声，心中有渴望，神智也就更易受控制，首先趴伏在窗台睡着了。

沈兄并不知道同伴的变化，天太黑了，伸伸懒腰打了个长呵欠，身子一歪，靠在窗下沉沉睡去。

无法用普通的声音，将好奇的人引出，只好改变方式，用另一种声音控制了，这另一种声音要费劲些。

窗悄然而开，灰影像猫一样滑入，深入堂奥。

“老孙，你说祝堡主与咱们鹰扬会，到底达成了些什么协议？”黑暗中，传出沈兄沉微弱的语音：“咱们不是打算前来用武力解决吗？”

“我怎知道？”老孙似乎仍陷在半睡半醒中，说话有气无力：“江副会主已经把两个人收到，何必使用武力？祝堡主并不蠢，他怎会冒与本会拼个两败俱伤的风险？”

“哦！那两个人到底是何来路？”

“我也不知道呀！”老孙含含糊糊地说。

“你见过他们吗？”

“江副会主派了亲信看守，谁也不许接近。我虽然经过房门几次，怎敢开门瞄上一眼？”

“在哪一间房？”

“就在走廊尽头，密室右邻那一间。”

“很好，很好。”

“噢！你说什么……”

“我说你好好睡。”

这一晚，天长堡平安大吉。

唯一乱的地方，是八表狂生居住的贵宾室。

八个人被糊糊涂涂打昏，丢失了两个不明不白的人。

—祝堡主紧张的直冒冷汗，不敢张扬。鹰扬会的人搜遍了全宾馆每一个角落。

天一亮，全堡进行大搜索，却不敢派人外出搜山，乱得一塌糊涂。

山脊上的树林中，众人分食仅余的早餐食物。

禹秋田身后，两个气色很差的中年人，躲在一旁进食，一看便知是曾经受过酷刑的人，活动时甚感吃力，轻咳一声便得喘息老半天。

千幻夜叉是个闲不住的人，也许是女人天生好奇多嘴吧！吃完所分的食物，拭净手在禹秋田身旁坐下。

“昨晚真的没杀掉他们几个？”她盯着不远处，背着他们休息的两个人，向禹秋田信口问。

“没有！”禹秋田也信口答，简单明了。

“为何？”

“只碰上八表狂生那些人，我不想牵连不相干的人。”

“伯得罪鹰扬会？”

她说话就是不中听，只知自己不知有人。

“也许吧！”禹秋田心中不悦，懒得多说。

“怎么带了两个受伤的人回来？”

“因为我想到更恶毒的主意。”

走近的李春萱白了禹秋田一眼，不以为然。

“禹兄，你怎么说恶毒两个字。”李春萱提抗议：“天长堡的人所做的人，才真的恶毒，你做的事……”

“别在字眼上挑毛病，小女孩。”禹秋田笑笑说，他一直就把李春萱看成小女孩，李春萱本来就娇小：“以毒攻毒的手段，就叫恶毒。”

“你不懂就走开些！”千幻夜叉看到李春萱就浑身不自在，而且越来越觉得讨厌：“讲手段是大人的事。禹兄，如何恶毒，说来听听！”

“我可没招惹你吧！”李春萱狠盯着千幻夜叉，傍在禹秋田身旁落坐，存心要气气这位美艳绝伦，成熟丰满的夜叉：“我偏不走开！”

“好了，别吵。”禹秋田阻止两人斗嘴：“这两位仁兄，是在天长堡托庇的宾客，花了大把金银，最后被祝堡主用迷药弄昏，送给鹰扬会，作为缔结双方和平共存，暗中相互合作支援协定的交换信物。我要他们两位出现在天长堡的堡门外骂阵，抖出祝堡主出卖宾客的罪行，那四十余位托庇的贵宾，或许可以成为天长堡败亡的火媒。”

春雷周如喂了一声，向两位宾客招手。

“两位，过来坐。”春雷和气地打招呼：“大家既然在一起，何不一同商议商议？”

两人一步一顿，举步维艰走近坐下。

“在下两人再三受到逼供，五脏离位筋骨受损，有什么好商议的？”那位生了一双三角眼的人咬牙切齿说：“一切金凭禹兄作主。”

“在下姓周，周如，请问两位……”

“岁破星白刚。”

“翼火蛇晏鸿。”身材瘦小的人自报名号，人如其人，身材真有点像蛇。

春雷眼神一变，眉心深锁。

“我听说过两位的名号。”春雷眼中有困惑的神情：“你们江南群豪中，没有人够资格远走边疆托庇，也不能让鹰扬会不惜代价来讨取你们，居然……”

“他们两位，有十万两银子身价。”禹秋田接口：“本来我不知道，猜想而已，没想到真猜对了。真正知道底细的人不多，假使让祝堡主知道了，鹰扬会即使多来一倍的人，祝堡主也会毫不迟疑与鹰扬会决死。十万两银子，挑也需要七八十个人，那可能是让人疯狂的银山，谁不想要？”

“十万两银子……”春雷终于想起了：“去年在镇江府城运河码头，湖广的该死税矿钦差陈奉，上贡船被人用砖块掉包，掉走了十万两上贡银。”

“正是咱们两人所为。”翼火蛇坦然说：“船放江阴，碰上了江北的水贼快船，双方争航道起了冲突，两败俱伤。事后，发现失踪了几个人，随即发现其中两个，偷走了两箱银子。我两人知道消息必定传出，早晚会有人得到

风声来找我们，所以心中一害怕，就跑到天长堡避风头。没料到不幸而言中，鹰扬会得到了风声，我们就成了天长堡出卖的对象。祝堡主并不知道我们的事，所以就把我们当成无关紧要的人送上路。”

“那狗杂种陈钦差，把湖广搞得民穷财尽。”禹秋田虎目怒张，不住冷笑：“紫禁城里那个天杀的皇帝，只想他朱家金银高于北斗，不使百姓有秕糠之储，只要朱家子子孙孙千万年，不许百姓有一朝一夕，天下那得不乱？那时，我恰好在湖广，那批十万两银子的来龙去，我一清二楚。”

“那不是税银吗？”千幻夜叉问：“我也听说过呀！”

“屁的税银！”禹秋田粗野的大声说：“那是兴山矿场挖出炼铸的银子。算派出的矿夫、官兵、专使等等开支，共花了十三万五千余两银子。结果，陈奉那狗养的硬要地方百姓乐捐两万多两银子，凑成十万上贡京师表功，事实上他浪费了二十多万两民脂民膏。周前辈，你不要管这件事。”

10

“呵呵！我从来不管官府的事。”春雷周如大笑：“而且不时和那些贪官污吏玩把戏，禹老弟，不要对我有成见好不好？就算我亲眼看见翼火蛇两位老兄，搬空了钦差府的库银，我也笑一笑装作没看见，我说得够明白么？”

“好，我尊敬你。”禹秋田由衷地说：“也许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很可能手痒，天下共有一百两百个钦差府，我会找一个府搬银子。”

“嗨！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千幻夜叉笑问，仍然话中带刺。

其实，她只想引起禹秋田的注意。看外表她聪明伶俐，却是一个用错方法手段的笨女人。

“我也堆一座比北斗更高的银山呀！”禹秋田邪笑：“朱家皇帝能，我为何不能？北人屠。”

“小的在，主人。”北人。屠怪腔怪调，煞有介事欠身应诺。

“天色不早了。”

“是的，主人，已是巳牌初，太阳上了三竿多一点了。”

“咱们去找人杀。”

“小的已经把刀磨得锋利。”

“大力神。”

“小的在，主人。”大力神站得笔直：“请吩咐。”

“准备好了就走。”大力神举起了降魔杵。

“这就走。”

“是的，这就走。”大力神与北人屠大声说。

三人你弹我唱，冲淡了严肃的气氛，似乎把杀人当儿戏，表示他们心中没有负担。

岁破星白刚与翼火蛇晏鸿，站起一挺胸膛，精神显得振作，举步起初略现蹒跚，走了十余丈便开始正常了。

堡桥前面的驰道斜向下降，可容马匹奔驰。在这一带以健马代步，很少用车，所以驰道沿河岸蜿蜒，两侧树林茂草一片新绿，与山上的童山濯濯

完全不同。

岁破星与翼火蛇，从树林钻出驰道，站在桥头破口大骂，把被祝堡主出卖给鹰扬会的底细，用特大的嗓门边说边骂。

堡门的楼上，集聚的人渐多，堡墙上，也陆续出现不少人，其中有鹰扬会的人，也有托庇的宾客。

堡门大开，冲出大群愤怒的打手，七手八脚搭上昨晚撤除的桥板。

有些打手也开始回骂，嗓门更大，想掩盖，两人的话，人多声大，还真有些效用。

第二段桥板刚搭上第一根巨木板，打手便争先恐后冲过。

岁破星两人回头急奔，却不钻回路侧的树林，而是沿路向下逃，引打手们狂追。

打手们咒骂着追逐，速度比两人快三倍。

待奔出五六十步，最快的六名打手便追了个首尾相连，大感兴奋，纷纷加快向前猛扑，要抓活的。

路两侧出来了三杀星，披风刀首先截入，刀过处血雨缤纷，斩瓜切菜干净利落；

六个妄想徒手捉人的打手，毫无技刀剑封架的机会，看到炫目的刀光，刀已入骸头折肢飞。

降魔杵从后面的入下手，风雷乍起，来一个毙一个，疯狂的向连续追来的打手冲，风扫残云威力万钧，断腰碎首惨不忍睹。

禹秋田出现在桥头，堵住后续追出的人，剑当刀使，来一个劈一个，片刻间，大开的堡门没人冲出来了，桥头摆了十七具头破肢断的死尸。

他后面，千幻夜叉与春雷几个人，两面夹攻十二名打手，也像是虎入羊阵。

分三段截击，说惨真惨。共出来六十个人，被截断成三段分别屠杀，此中虽然有不少高手，但禹秋田这些人更是高手中的高手，结果可想而知的。

堡门闭上了，在楼上的祝堡主父子，眼睁睁目击打手们被杀，看到遍地尸体心胆俱落。

岁破星与翼火蛇重新出现在桥头，连数带骂嗓门更大。

只有禹秋田一人留下，在旁轻拂着血迹斑斑的长剑，不时将脚下的断肢残骸踢至桥头堆放，明白摆出保护岁破星两人的姿态。

“祝堡主，你父子二人如果不出来和禹某了断，禹某晚上来，杀进堡去见人就杀，见室就放火。”他站在桥上，向在楼上大群惊恐的人大声叫阵。“你们最好出来，在桥上生死相决。我们这些人，都是恨重如山的讨债者，你必须有付债的勇气站出来，你这小小天长堡绝对阻止不了禹某出入，堡绝对保护不了你的。”

祝堡主怎敢出来？下面六十具尸骸，已把堡中的人吓得魂飞魄散。祝堡主知道自己的斤两，在桥上怎能逃过禹秋田的剑下？刚才禹秋田一口气便毙了十七个人，一剑一个，没有人能接下一剑。祝堡主绰号称玄天绝剑，可跻身名剑客之列，但如想到一剑一个，杀鸡屠鸭一样宰杀十七个人，绝对无此可能，双方的实力相距悬殊，如果交手，结果可想而知。

祝堡主父子已经不在城楼上，堡门紧闭无人出来打交道。

岁破星两人，继续把自己的身份，与被出卖予鹰扬会的经过，一面数说一面咒骂。

岁破星与翼火蛇的骂阵，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大批高手封锁了宾馆，禁止托庇的宾客外出。

宾馆内群雄议论纷纷，不安的气氛，随时光的飞逝，从不安逐渐变成紧张，紧张便出现敌对的形态。

贵宾室八表狂生一群人，首先便成了宾馆群雄的仇视对象。

似乎，全堡的人都在等候天黑，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同，但惶然惊惧的表现却是相同的。

祝堡主在聚宝楼客厅，接见八表狂生和擒龙客。

宾客之间，已出现明显的芥蒂。

“岁破星与翼火蛇的口供，两位都取得了吧？”祝堡主脸上不悦的表情显而易见。

“没有。”八表狂生感到浑身不自在，问这种事，违反了江湖公认的规律：“用九阴搜脉也问不出结果，这两个黑道匪类不怕死，抵死不吐露银子埋藏在何处。当然，他们心中明白，招与不招，结果都是一样。”

“贵会的礼物，不值二千两银子。”祝堡主忍不住冷笑：“二千两银子换十万，可真是一本万利呢！”

“祝堡主，你这话就不上道了。”八表狂生本来就是心高气傲的人，所以绰号叫狂生，立即沉下脸：“即使问出口供，日后变数正多，谁也不敢保证，要付出多少代价才有获利的可能，甚至会亏本呢。堡主，双方交换，可是双方心甘情愿的买卖，其中奥秘，各自心清肚明，事后的成败，各自负责，堡主懂的规矩比在下多，是吗？”

“当然，我无意后悔。”祝堡主明白自己理字上站不住脚，而且意外已生，这时讨论指责已无意义，只好改变态度，暂且丢开：“这个禹秋田，到底是何来路？贵会会友遍江湖，消息传开，人才济济，总该知道一些风声吧？他到底……”

“在下坦诚相告，敝会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八表狂生诚恳的说：“在柏亭阜在下受辱的经过，堡主已经知道了，就因为在下不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忍辱暂时不理睬他的嚣张，不便群起而攻。何况那时我的人都在解州，身边可用的人手有限。你们曾经拷问过他，应该比在下清楚他的来历底细！”

“他说他是……”

“他说他是什么人，算不了数的，樊姑娘知道他叫禹春山，江湖上谁也不知春山秋田是老几。”

“老弟，你能不能出去和他谈一谈？”祝堡主这才提起主要的话题目的。

“我去和他谈？”八表狂生一愣，大感意外：“我去和他谈什么？”

“谈和平解决的条件，我愿意息事宁人，赔偿他的损失，不论任何事相信都有解决之道。”

八表狂生心中暗骂：人命债能有和平解决之道吗？这老奸梟在异想天开。

他本想婉言拒绝，最后心中一动：这岂不是脱离是非地的好时机吗？

是这祝堡主与禹秋田的债务，他正好制造脱身事外的机会，以免陷入太深，犯不着与天长堡共存亡。

“好，我去找他谈。”他爽快的答应了：“但不知堡主是否有先开价码的准备和打算？”

“此时此地，得由他开出价码，是吗？”

虽是事实，但也暴露祝堡主的解决诚意不足。

“确是如此。”他不愿多说，多说会暴露自己的意图：“好，在下这就出去和他谈。”

岁破星与冀火蛇已经不在桥头叫骂了，大概声嘶力竭嗓门不足啦！

桥头换了北人屠巡走，泼风刀不时拔出挥舞一番。

堡门开庭，踱出八表狂生和虹剑电梭樊姑娘。

“喝！郎才女貌，你们是相配的一双两好。”北人屠横刀嘲弄的怪叫：“你们不是天长堡的凶手，可以大摇大摆自由自在商去，但如果有任何不友好举动，另当别论。哈哈！两位不是出来散步谈情说爱吧？”

“你少给我贫嘴！”虹剑电梭柳眉倒竖，要冒火了：“北人屠，你想试试本姑娘的电梭吗？”

北人屠还真不敢试可怕的电梭，乖乖收敛嘲弄的神情。

“樊姑娘，也许你的电梭真的很了不起，但最好不要浪费在我人屠身上，因为你将面对比我人屠高明百倍的超世高手，那就是我人屠的主人禹秋田。”北人屠声沉如雷，以有好主人自豪：“目下不是散步的好时机，两位最好不要出来冒险走动。”

“在下要见禹秋田。”八表狂生缓步走近：“他目下在何处？”

右面的树林前，禹秋田踱出轻拂着长剑。

“在这里！”禹秋田笑吟吟迎上，“鹰扬会的副会主要见我，我深感荣幸。现在，你见到我了。”

“咱们得好好谈谈。”八表狂生沉声说。

“有必要吗？”

“绝对必要。”

“我实在想不出你有何要谈的！”

“你知道在下在天长堡作客。”

“是呀，所以北人屠已经说的明明白白，你可以大摇大摆自由离去。祝堡主欠我和北人屠的命债，那是他和我们的事，与旁人无关。祝堡主也不需要你替他还人命债。当然，你如果在天长堡内帮助他分债，又当别论，相信你懂分债的规矩和后果，是吗？”

“在下和你……”

“你先别把你和我的小冲突扯出来。作为分债的藉口，”禹秋田邪笑，虎目瞟了虹剑电梭一眼，眼神邪邪地：“在柏亭阜，你在美丽标致的大姑娘面前逞英雄，硬充护花使者妄想侮辱我，这是平常得令人打磕睡的平凡事，冲突一过就算了。换了我，我看到心爱的女人，同样会充好汉，哪怕会打破头，也要拍胸膛以护花使者救人，以博取女人的欢心。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把那次的小冲突放在心上。所以，我慷慨的让你们自由离去。但如果你胆敢妄想杀害我的人，我会毫不留情地屠光你们的人作为回报，决不容情，我说的够明白吗？”

“你大言了……”

“是吗？”

“姓禹的，你不要猖狂。”虹剑无法容忍禹秋田吨础逼人的态度，更受不了禹秋田对她的情人无礼：“我向你挑战，你敢不敢和我正式生死相博？”

“我明明白白警告你，小女人。”禹秋田从不在女人面前赔小心：“我敢来天长堡讨债，就已经把天长堡所有的人，合计算在敌人之列了，当然包括鹰扬会和你虹剑电梭。我已经答应你们一条活路走，我做事不会做的太绝。如果你不领情，我会毫不迟疑杀死你。现在，你们走；想生死相搏，拔剑上！八表狂生，你可以和这不相识的女人联手！”

树林内阻出幻剑飞虹李姑娘，右手有剑，左手亮出飞虹回风刀。

“禹兄，算我一份。”李姑娘风目中冷电森森：“电梭对飞虹刀，看谁的暗器称尊。”

“李姑娘，请勿干预。”禹秋田断然拒绝：“我允许他们联手，让他们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让他们明白，在江湖称雄道霸，凭一两门所谓绝技并不足恃，早晚会把自己的命玩送掉。我在江湖玩了几年命，自信武功与经验已经不错，但也不敢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做任何事都不敢鲁莽疏忽。凭他们两个，还奈何不了我姓禹的。”

“我八表狂生也算是武林超绝人物，不想占你便宜二打一。”八表狂生拔剑，挥手示意要虹剑电梭退后：“你狂够了，在下要……”

“你要的只是一副棺材。”禹秋田冷笑举剑：“你幸好保持风度单挑，不然的话，我一定让你的女人，用电梭射入你的肚子开花。单挑，小仇小怨，我是不会杀人的，你的命保住了，上！阁下。”

豪情骏发，强烈的慑人气势，似乎在这刹那间，从他身上蓬勃进发，一旁的北人屠是名震天下的杀星，是属于具有天生杀气，不动刀也杀气慑人的屠夫，看到禹秋田的唯我独尊勇猛慑人强大气势，也感到暗暗惊心。

他伸出的剑，在阳光下寒气森森，反射的光芒闪烁如电，虎目中神光湛湛，嘴角噙着冷酷的冷笑线条。

八表狂生打一冷战，往昔的狂态一扫而空。

在柏亭阜，受到禹秋田的戏弄，认为是一时大意上当，与武功的高下无关，目下手中有剑，一定可以把禹秋田打入地狱，却忘了自己有剑在手时，被禹秋田用木棒惨揍的事，

禹秋田神情一变，突然进发的慑人气势，把八表狂生的信心减掉了一半，这才是真正强者的面目。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要打主意退缩已来不及了，日后还用在江湖上叫字号？

桥对面的城楼上，已站满了向外警戒的人，这时找藉口退缩，脸往哪儿放？

一声冷比，八表狂生已毫无选择，剑发狠招乱洒星罗抢制机先，发起猛烈的攻击，风雷乍起中，洒出虚虚实实难辨剑影的进射银星，速度太快，对面的人，决难分辨那一颗银星是致命的一击。

一声冷哼，禹秋田双脚纹丝不动，剑也吐出满天银星，在原地接招以攻还攻。

那不是星，是炫目的激光。

“铮铮铮！”三声狂震连续爆炸，一声比一声猛烈，火星飞溅，第三声更是震耳欲聋。

乍合的剑影人影倏然中分，一接触胜负立判。

八表狂生连人带剑震起，飞退，青衫的前襟，裂了一条斜缝。

暴退丈余，双脚刚站地，激光已如影随形衔尾追杀，锋尖已光临胸口。

“左倒！”禹秋田的沉喝声已随激光而至。

八表狂生非倒不可，仓促间拼命飞剑，以指天誓日斜封射来的激光，这是唯一的一线生机，非出指天誓日封架便无法自救。

铮一声狂震，八表狂生斜摔出丈外，向左侧倒地急滚两匝，全身沾满了尘土，跃起时脸色灰败，出了一身冷汗，算是死过一次了。

禹秋田的剑，指向情急冲上的虹剑电梭；冷冷一笑，虎目中冷电更炽。

虹剑电梭及时刹住脚步，心中一宽，看到八表狂生跃起，知道情人无患。

她心中雪亮，禹秋田如果存心要八表狂生的命，她即使速度加快三倍，也无法抢救。

“我等你发射电梭。”禹秋田冷笑：“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见过比你歹毒的暗器。”

“哼！你……”

“你要是不信，可以回到大河南岸，到西安去问毒龙石君章，他日下是税监梁剥皮的头号刽子手，武林十一高手中，他排名第五。”

“问他干什么？”

“他的龙须针是天下暗器之王。”

“不错。”

“你问问他，四年前他押送上贡物到京师，在真定府途中作威作福，碰上一个姓禹的年轻人，共发射了三大三小六枚龙须针，结果如何，他应该记得的，而且一定记得一清二楚。”

“结果怎样？”

“六颗飞蝗石，勾销了他的六枚天下无敌的龙须针。第七颗飞蝗石，打瞎了他的坐骑。”

“你……胜得了他？”

“在下不屑与这种浪得虚名的人交手，他是什么东西？哼！”禹秋田傲然地说，“他一个前辈，武林高手排名第五，浑身裹在锁子甲内，手上有护臂，双脚有护胫护膝，像乌龟一样躲在甲壳内，算什么狗屁前辈高手？”

“你……”

“你的电梭，比起龙须针差了十万八千里。这种比龙须针大一千倍的暗器，在我的眼中并不比一条牛小。而且……”

“而且什么？”

“算了，我不想吹牛透露太多。喂，你不准备发射唬人的电梭吗？”

“飞琼，我们走！”八表狂生扭头便走。

“姓禹的，你在吹牛，我一个字也不相信。”虹剑电梭咬着银牙说：“我警告你，今后离我们远一点，不然我一定用电梭夺你的魂，我一定可以杀掉你。”

说完，跟着八表狂生匆匆走了。

北人屠用力柱地，不住摇头苦笑。

“主人，你不忍心杀她，在这里不杀她，你以后同样不会杀她，你麻烦大了。”

“胡说八道。”禹秋田收剑。

“是吗？你不忍杀她，她却恨你入骨，誓必杀你，你那有好日子过？”

“闭上你的嘴！”

“是的，主人。”北人居怪腔怪调应诺。

禹秋田的确不忍心辣手摧花，一年前在镇江酒楼，他替朋友出头，悄悄摘走了虹剑电梭的荷包，那是大姑娘的贴身的心爱饰物兼钱囊。在旁人眼中，这种行径近乎轻薄无行。从那时开始，他不忍心向虹剑电梭下毒手了。

他向树林退走，幻剑飞虹紧跟着他。

“我听说过四年前，有关毒龙在真定府大发雷霆的传闻，那是真的吗？”李姑娘低声问。

“你可以去问毒龙呀！”

“据说，那人叫禹四海。”

“呵呵！也叫禹九州。”

“官府的榜示缉拿公告，说禹四海是抢劫皇贡的江洋大盗。”

“我本来就是江洋大盗。你以为我来天长堡，是来为了报卅二条命的仇？要杀祝堡主父子，在路上杀岂不省事？”

“你……”

“我要来搬他的聚宝楼。”

“你坏，套用那女人的话，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你是人间大……”

“呵呵！等我开始搬聚宝楼的藏珍，你就会相信了。小女孩，千万不要把我看成大丈夫。我说过，天下间的大丈夫已经死光了，即使仅存三两个，在这种世代，一定活不了多久。”

千幻夜又紧挨着禹秋田坐下，坐的姿态独具女性典雅的优美风华，假使地上铺了锦褥，一定可以将她衬托成有教养的贵妇淑女，达时的她，才正式散发出美丽动人的成熟女性气质，与操剑扬威的女杀手判若云泥。

“你放了他们，日后一定会后悔。”她的神情有点不安：“那虹剑电梭是众所周知的女强人，八表狂生的鹰扬会更是横行霸道，实力庞大的强梁组合，日后你在江湖行走，我……我真替你担心。”

“我敢招惹他们，就不在乎他们的势力如何庞大，这种半明半暗的强梁组合，其实是容易对付的。”禹秋田的语气变得温和而诚恳：“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小心应付的。我大方的放过他们，是有理由的。”

“理由是……”

“制造天长堡与鹰扬会的裂痕，埋下他们反脸冲突的火种。我敢打赌，祝堡主不会放他们走，他们却急于离开是非场，结果几乎可以预见的。”

“如果他们反而坚强的结合……”

“可能吗？两个以利害结合的强梁，又将因利害冲突而分裂，那是必然的结果。”

“我知道鹰扬会是半明半暗的强梁组合。”

“不错，八表狂生就是在暗处的三位副会主之一。”

“在暗处的人，无所不用其极，暗杀行刺在背后用刀子捅人，阴谋暗算无所不为的。”

“那是一定的。”

“禹兄，愿意接受我易容术的技巧、心理、道具等等方法吗？”千幻夜又柔声细语：“一个敢于自承不是大丈夫的人，日后或许用得着的。”

“我本来就不是人所尊敬的大丈夫……”

“那你是答应了？”千幻夜又兴奋的抢着娇叫：“禹兄，我好高兴！”

“噢！我答应什么？”

“你管应了的，可不能反悔哦！”

二堡主雷电飞枪祝天彪，出现在桥头，背上斜背着盛有六枝飞枪的皮袋，手中也握了一枝。枪长五尺，俗称标枪，浑铁打磨乌光闪亮，分量颇重。

“我要见禹秋田。”祝天彪沉声说。

堵住桥头的人换了大力神，双手斜举降魔杵，拉开马步准备接斗，像把关的天神。

“为何？”大力神厉声问。

“和他谈解决之道。”

“不是来决斗的？”

“决斗已经不时兴了。”

“那是你们这种人的看法，英雄好汉仍以决斗为荣。谈解决之道，我可以作主。禹爷需要歇息，必须养精蓄锐夜间入堡杀人。”

“在下一定要和他谈。”祝天彪坚决的说。

“他不会见你，你只配和我谈。”大力神语气更坚决，威风八面：“你们不断派人来来往往耍嘴皮子，想用阴谋耗损他的精力，可耻。”

“在下要……”

“你要先通过我大力神这一关。”

“大力神，天长堡并没有招惹阁下。”祝天彪来软的：“鹰扬会揭破你的身份，与本堡无关……”

“禹爷是殷某的主人，用其他事套交情，免谈。”大力神庄严地说：“你不谈，何不向后转？”

“好，就和你谈。敝堡不希望血肉相见，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希望化于戈为玉帛，请禹老兄开出价码来。”

“禹爷已经交代一清二楚。”大力神一字一吐：“他只要求贵堡主父子，在桥头公平决斗，简单明了，其他一切免谈。”

“这不算是价码……”

“这是最低的价码了，阁下。”大力神抢着说：“贵堡主父子决斗，有五成活的希望。”

而柏亭阜死的廿九个男女，永远没有复活的希望了。这种不公平的价码，换了你，你决不会提出的，你走吧！没有谈的必要了。”

“殷老兄……”

“你走不走？别让我骂你。”

雷电飞枪一咬牙，扭头便走，走至桥中段，脚下一慢。

“发枪呀！”身后传来大力神的叫声。

雷电飞枪真有打算突然转身发枪袭击，心念被揭破，知道决难得逞，只好作罢。标枪在远距离飞掷，只能用来偷袭，或者向人丛投掷，远距离连三流人物也可以从容闪避，决难伤得了大力神这种高手。

彻底关闭谈判之门，祝堡主父子怎敢出来公平决斗？豪霸人物有充足的人手可用，怎肯亲自涉险？

天终于黑了，堡内不敢派人出来抽取桥板。

全堡出动戒备，灯球火把光亮如昼。

二更天，禹秋田剑系在背上，猛然向桥上冲，借桥起势飞跃而出，速

度太快，敌楼上的几名警卫刚发现有人影闪动，人已跃登两丈高的敌楼堞口。

人手本来就不足，在堡墙上警戒的人已占了一半，人必须沿墙头平均分配，因为无法估料入侵的人从何处攀登，所以堡门的警卫只多派了几个人而已，估计中，从堡门入侵的机会并不大。

禹秋田出乎意料地从堡门入侵，敌楼的警戒发觉有警，人已登楼，剑光已陡然光临。

千幻夜叉与幻剑飞虹轻功最佳，随后飞跃而上，放下长绳，帮助跃不上两丈高的大力神、北人屠、天涯浪客、玉面狐。岁破星与翼火蛇受伤不轻，留在树林藏身。

春雷周如夫妇，紧跟在幻剑飞虹身后充任护卫，夫妇俩不但轻功火候精纯，武功更为扎实，充任保镖大材小用，足以消除幻剑飞虹来自身后的威胁。

十名警卫被禹秋田摆平了八个，一剑一个干净利落，最后两人被两位姑娘刺死，人全上来了。

警钟声震耳，全堡陷入混乱中。

宾馆托庇的四十余名男女，随即发起疯狂的攻击，向看守他们的爪牙猛袭，主人的不仁不义激怒了他们，变相的囚禁更令他们愤怒。

贵宾室的八表狂生卅余名贵宾，早已束装待变。

“是时候了。”八表狂生向召集至一处的人下令：“黄星主，你带他们向堡东南角出困，我和樊姑娘断后。千万记住，如无绝对必要，不可伤害天长堡的人，务必回避禹小狗那些疯子，脱身第一，准备走。”

“江副会主，我的坐骑……”一名中年人急问。

“保命要紧，兄弟。”擒龙客黄星主不悦的说：“你希望祝堡主替咱们备马送行吗？他已经斩钉截铁表明态度，要求咱们如果有警，立即出动帮他拦截禹小狗，你愿意丧命在天长堡吗？”

“少废话了，迟恐不及。”另一名中年人大叫，领先急急冲出后院门。

脱身第一，保命要紧。八表狂生聪明得很，犯不着替天长堡卖命。

全堡大乱，血腥刺鼻。

禹秋田的剑比雷电更可怕，剑使刀招，以雷霆万钧的声势，专向人多的地方冲，剑光到处头断肢裂，没有人能挡住他一剑，真有如虎入羊群，惨极。

大力神与北人屠，跟在禹秋田的左右后侧，把拥出来的爪牙杀得落花流水，比禹秋田还要凶猛。

好一场惨烈无比的大屠杀，似乎人全疯了。

即使最不怕死的人，也被这场疯狂的大屠杀吓坏了，吓坏了就产生逃走的念头，机警的人开始向堡外逃命，逃命的人有福了。

祝堡主父子也是有福的人，因为自始至终，不曾发现这两父子与禹秋田照面。

第一个退出血肉屠场的人，是幻剑飞虹李姑娘，她简直被可怖的搏杀吓傻了，浑身冒冷汗，握剑的手直发抖。她感到血腥令她发呕，只好退至远处发怔。

“太惨了，太惨了……”她的目光，跟踪仍在八方追杀的禹秋田背影，颤声喃喃自语：“他……他怎么会如此残忍？”

“小萱，你曾经目睹廿九具裸尸。”春雷在一旁仗剑戒备，语音低沉。

“是的，可是……”

“他曾经也是尸堆中的一具。”春雷语气更冷：“如果不是他修为精深，他的尸体该已开始腐烂，开始受到蛆虫的……”

“周叔，不要……说……了。”她掩面颤声叫。

“我们走吧！”春雷冷然说：“一旦你对他的作为无法苟同，你和他之间，就会在心中产生疏离感，早晚会分道扬镳的。小萱，及早离开他吧！”

“我……”

“道不同不相为谋。”春雷长叹一声，语重心长劝解：“甚至有一天会反脸成仇，这一天会来得很快。千幻夜叉才是他同一类型的人，他俩才能在这人如草芥的乱世中存活。小萱，你准备走了吗？”

她长叹一声，迈动沉重的脚步。

天亮了，各处残留着仍在发亮的灯笼。

堡外围第一重房舍，烈火烛天仍在燃烧。

尸横遍地，血腥中人欲呕。

禹秋田六个人，加上跟来的岁破星与翼火蛇，八个人都找来了长铁棍和火钩绳索，开始捣毁或拆除聚宝楼可能装了机关削器的可疑设备，连楼梯的扶栏，也加以击毁，有惊无险登上三楼的藏珍室。

这是一列南行的商队，平凡得让断路的小毛贼，也懒得瞥上一眼，因为其中没有可让人饱餐的油水。

南行的货物，通常都是边地的粗糙土产。北上的商品，则是价位高的南方精致货物。

一辆骡车，十余匹驮驴，大包大捆毫不起服，全留下来也值不了几个钱。八个穿得褴褛，难分男女的押货人，除了两个车夫还有一点精神之外，其他六个人骑在小驴上，无精打采要死不活的。

千幻夜叉这次是损失最重的人，失去了最可靠的侍女。她另有一批得力的人，仍逗留在大河上下游，与天长堡留下搜寻的爪牙捉迷藏。这些人并不知道进天长堡里的人已经快速脱离了，所以来不及北上策应主人千幻夜叉。

她化装为惟妙惟肖的男脚夫，骑在小驴背上，傍着也扮成脚夫的禹秋田，慢吞吞赶路向南又向南；

大车上与十四匹驮驴上的货物，全是获自天长堡的珍藏和金银。

“我有点了解你的性格了。”她扭头向在驴背上打磕睡的禹秋田说。

禹秋田身材修长，小驴又显得太小了，双腿必须向外张以免及地，人比驴大，状极可笑，谁都会为小驴叫屈：这位脚夫真该下来牵着驴走的。

“笨女人，永远不要笨得以为了解某个人。”他懒洋洋打个呵欠，说的话也是有气无力：“尤其我这种江湖猎食者，必须适合任何环境求生存，能扮神佛，也可以扮蚁虫。告诉你，连我也不了解自己，好笑吧？”

“禹兄，你总是故意使人不愉快吗？”

“有时的确如此。”

“现在也是？”千幻夜叉脸上有不愉快表情。

“你要我向你道歉吗？”

“你不会因此而道歉的，你一直就不把我当成谈得来的朋友，似乎使我不愉快是你最快乐的事，最好能故意刺激我让我坐立不安！”

“最好能一怒而去，牵了你的两驴珍宝分道扬镳。”禹秋田说话毫不含蓄：“你不觉得大事已了，该是各奔前程的时候吗？前面是太谷城，你是继续往南走？”

“你呢？”

“我往东，走潞安怀庆。”

“你不是往南走的吗？”

“没有必要了。”禹秋田说，提不起劲：“本来，我追踪一个从京都来的人，他与京都的西山三霸是同乡，他涉及京都一桩勾结内监，残忍秘密灭门，掠夺巨额财宝的惨案，我查出他背后另有主谋，希望他能带我去找这个主谋的狗王八。”

“京都跟到此地？主谋会躲在千里外暗中操纵？禹兄，你并不聪明嘛！”

“如果主谋是陕西秦王府的人，千里外操纵才是聪明人的作法。”

“有眉目了？”

“人已被祝堡主杀死了，断了线了。”禹秋田沮丧的说，充满失败感：“人算不如天算，怎会料到一切平安的途中，出了柏亭阜不可知的意外。”

“天长堡这笔庞大的财富，弥补不了你的损失吗？”

“傻姑娘，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财富是身外之物。两件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不是救生意，此亏彼赚可以相抵扯平。这些不义之财，对我毫无意义，但对另外一些人，意义却十分重大。”

“哦！你的意思……”

“没有意思。”

前面，太谷城在望。

江湖上流传着许许多多的传说、秘辛、谣言和谎言。

天长堡毁灭的前因后果，也夹杂在众多的传闻中。

幸而逃出天长堡宾馆，卅余名托庇的人，是传闻的见证者，他们重新另找托庇之地，逃避仇家的追踪和国法的制裁，逃避正义者的报复。

鹰扬会的扬州山门，没发表任何正式的声明，天长堡父子灭绝人性的罪行，与鹰扬会无关。事实上也是如此，鹰扬会在天长堡作客，是江湖上最平凡的事，没有义务承担主人罪行的责任。

玄天绝剑祝堡主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各方交相责难，有些人甚至发誓要找他父子讨公道申张正义。

禹秋田成了各方注目的人物，但谁也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有许多有心人在明暗中进行调查，希望争取这个被形容为报仇天神的神奇高手。

可是，禹秋田这个人，似乎平空消失了，他像一颗流星划空而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天下大得很呢！

镇江皇贡被调包十万两银子的事，重新引起江湖朋友和官府的关注，

都在找岁破星与翼火蛇，希望从他们身上，追出这十万两银子来。

由于岁破星翼火蛇，已经被祝堡主交给鹰扬会的人，任何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鹰扬会必定取得了口供，十万两银子甚至可能已被鹰扬会暗中寻获了。

鹰扬会有麻烦了，十万两银子，可是一笔吓人的大财富，谁不眼红？江湖朋友的评价是：独食不肥。鹰扬会独吞了这笔银子，当然有人不愿意，至少也该分一杯羹给有资格分的人。

祝堡主只是一个小豪霸，当然不敢与鹰扬会对抗，但很可能早已从岁破星与翼火蛇身上，榨出那笔银子了。因此，那些认为够资格要求分一杯羹的大家霸们，也在积极的追查祝堡主的下落。

微风细雨连绵，这件事也微波荡漾。

太原府城是山西最大的城，南北两座大关楼高入云表，八座城门宫道四通八达，不愧是山西的中心大城。

在府城西南四十余里，另有一座太原县城，外地人经常会弄错，张冠李戴跑错了地方。

因此，太原县的人，通常使用晋阳或平阳县相称，以便与府城有别。

晋阳是一座偏僻的城，但地当南北间道，城虽小，却有规模甚大的牧场散布在城西郊一带。

这些牧场以放养牛羊为主，禁止外人闯入，有如一处处禁区，陌生人最好不要胡乱到处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被那些常怀戒心的牧工，当偷牛贼用私刑处置。

这天三更初，规模最大的集益牧场场主居住的大院内，出现一个飘忽如鬼魅的怪影。

天长堡被毁已经有五天了，远在两百里外的晋阳有心人士，应该早就得到消息，曾经与天长堡秘密往来，心怀鬼胎的人必定暗中作了应变准备。

府城几个与祝堡主有密切往来的人士，早已在两天前离家外游啦！

晋阳似乎没有人知道天长堡，小地方的人与辽远山区的土霸沾不上边。

但集益牧场似乎笼罩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氛，似乎意味着将有事故发生，尽管外面与平时并无两样，牧工们安静如恒。

外弛内张，牧场内加强了守望的人手。

三更天了，场主金眼雕魏天禄仍在密室忙碌，与两位牧场内外管事一面品茗，一而讨论场务，可知刻苦经营须要投入全心力，才能有丰硕的成果。

密室位于后院几栋房舍深处，是禁止魏家以外的人接近的禁地，在外院执役的牧工仆从，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密室，反正主人的内院，谁敢乱闯？

两位牧场内外管事，决不在白天被召至密室。

讨论完场务，魏场主悄然出室，巡视附近几座房舍，证实空旷无人，各处毫无异状，这才满意的返室。

“郑管事，消息如何？”魏场主可映出黄光的怪眼，盯着外场管事低声问。

“解州传来快报，千幻夜叉的人，的确已经在风陵渡聚集，等候她过河。”郑管事用乐观的口吻说：“可知千幻夜叉的确快要接近解州了，也表示禹秋田几个人，必定与她结伴南行，可惜咱们的眼线，始终无法发现她们的行踪，按情理，她们不可能长期在山西逗留寻踪觅迹的。”

“必须发现并证实她们的行踪才能放心。”魏场主对稀少的消息不满意：“咱们的人，千万不可暴露身份，派出的眼线，务必按规定行事，只准冷眼旁观，不许有所行动。咱们希望姓禹的留在山西穷搜，万一暴露身份，而又不幸落在那小狗手中，咱们……”

室中灯光明亮，所有的门窗皆紧闭得牢牢的，既不可能有灯光外泄，更不可能有声息传出，室门一关，室外完全隔绝，就算有不速之客外侵，保证浪费精力，老半天也摸不到密室来，甚至大白天也不易发现密室在何处，所以他们十分放心，决不可能有人侵近密室。

室门方向传出一声轻咳，密室的门正缓缓推开。

“你们将大祸临头。”出现在密室的禹秋田邪笑，态度相当友好：“我已经弄到你们三个眼线，所以我来了。他们相当合作，武功也十分出众，做眼线未免委屈了他们，做牧工更是人才上的最大浪费。”

“什么人？”魏场主大惊失色，戒备着厉声问。

“你要留意的人……”

郑管事悄然抬手，一声崩簧响，追魂夺命的袖箭飞出袖口，有如电光一闪，人也同时随箭后扑上了，反应之快，无与伦比。

相距不足一丈，声出箭及，按理必定箭出人倒，决难看到箭影，想闪更是不可能。

谁也没看清变化，箭一出应该已成定局。

魏场主却看到了无法看到的异象，看到禹秋田的身影晃动了一下。严格的说：只看到影像乍没乍现而非晃动，目力经匪夷所思了，所以他的绰号叫金眼雕。

据说，大雕在十里的高空中，可以看清地面一只小鼠，在草丛中走动。

袖箭一闪即没，在郑管事的感觉中，箭是透体而过的，禹秋田的腹部必定有一个两面透气的箭孔，已经是半死人了，正好扑上擒人，半死的人是无害的。

“噗！”小腹挨了一举。

“叭叭！”脸上挨了两耳光。

“喔……”郑管事闷声叫，姥缩着一头栽在禹秋田脚下呻吟挣扎。

“禹秋田。”禹秋田继续回答，连眼皮也没眨动一下，似乎刚才并没有发生任何事：“你不认识我，现在，你认识了，应该知道我的来意。”

“该死的……”内场管事大骂，声动人到，左手二龙争球取上盘插双目，下出叶底偷桃摘取心房，右手爪坚硬如铁，真可以插入肌骨把心抓出来。

禹秋田的手也一上一下，分别扣住对方的双手，拉近向外一分，右膝同时抬出，凶狠的撞在对方的耻骨上，双手一松，将人向前推。

“呃……呃……”内场管事双手抱住下裆，痛得张口吸气，上体一屈，牯牛似的倒下了。

魏场主迅速的拔出腰间的精巧防身匕首，脸色大变，两个得力手下一照面就完了，惊恐自在意料之中，密室没存放兵刃，只好闲随身佩带的巴首拼命了。

“你的匕首很可爱。”禹秋田邪笑着说，站得四平八稳抱肘而立：“不知道能不能比郑管事快三倍或两倍？用手递送如臂使指，应该意到神到，任意宰割我了，快冲上来呀！等什么？”

魏场主怎敢将匕首用扔飞刀手法发出？决不可能比袖箭快三倍两倍。

一声厉吼，匕首递出了，幻化为一道精芒，射向禹秋田的胸腹交界处。

禹秋田淡淡一笑，不理睬电射而来的精芒，拍右手虚空一掌推出。

魏场主的匕首，是虎张声势的助攻，主攻是左手，虚空一爪抓出。

可怕的劲流碰上了神奇的掌力，半途遭遇发出劲道爆炸的呼啸，罡风四散，寒气中可以感觉出热流的存在，这是爪功掌力激荡而发出的异象。

禹秋田的左手，已扣住了魏场主的右手掌背，连手带匕扣得牢牢地，内劲源源不绝控制五指的收缩，要将魏场主的手压缩、爆裂。

“天龙秘爪”，禹秋田冷冷一笑，右手已搭住了魏场主的右肩，扣住了肩并将人向前拉：“我相信机堡主的武功，必定比你高明一倍，剑术更是超尘拔俗，他竟然不敢和我照面拼搏，他的确小看了自己了。你的修为，足以跻身一流高手而有余，天龙秘爪已可伤人于八尺外，在这里隐身做牧人，暗中必定做了许多人神共愤的罪恶勾当，很可能比祝堡主更残毒，我不能饶你。”

魏场主的左肩已被扣死，左手已失去了作用，天龙秘爪功已经瓦解，真气溃散力道全失，那能抗拒强大的压力？成了动弹不得任由宰割的羊。

握匕的右手更糟，禹秋田扣牢他的掌背，将他的手徐徐扭转，匕首光芒四射的锋利巴尖，正徐徐升至喉咙，逐分接近气管，森森冷气已先及肌肤。

“我……我发誓……我从来没……没做过人神共愤的……勾当……”魏场主惊怖的叫：“我不否认是……是隐身大……大盗，但做案时确遵江湖规……规矩，要……要财不……不要命……放……放……我一马……”

锋尖已抵及咽喉肌肤，魏场主快要崩溃了。

“祝堡主……”

“他要财又要命，不……不留活……口……”

“他每年都外出在江湖遨游，结交了不少各方朋友。你是他的早年盗伙，有过命的交情，跟在他的后面暗中做案，他的情形你一清二楚，对不对？”

“我……”

“他有哪些朋友可以投奔，有多少不义之财秘藏在何处，也逃不过你的耳目，对不对？”

“他……他事实上早有狡兔三窟的打算，不……不像我死守在这里生根……”

“我要知道他的藏匿处。”

“我……我怎能确……确定？”

“你最好能确定，因为我如果找不到他，就会回来找你，连根拔掉你的根基。”

“天哪……”

“不要叫天，天保护不了你。别以为你能胡乱愚弄我，走遍天下跑断腿，你可以从容扔下根基，像他一样溜之大吉找地方躲祸逃灾，休想如意，阁下。”

“我……只能猜……猜想……”

“我相信你一定猜得很准，不然麻烦大了，我会用天下无双的诡异手法，制你的奇经百脉，直到我找到他，才会来替你解禁制。我有众多的人手，有人在你附近潜伏，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只要你的溜走计策一付诸行动，就是你的死期到了。那时，你连一个村夫也对付不了。”

“我……我猜……”

“我在听。”

“他可能在……”

六月的江左，虽然没有醉人的江南风光绮丽，但另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情趣。炎阳并不酷烈，遍地桑麻，民风淳朴，生活在这一带是一种享受，既没有江南的醉生梦死繁荣城市，也没有边地苍凉贫苦的寂寞荒原，举目千里，全是和平安乐的鱼米之乡。

庐州府，就是这种可爱的城市。

这是一座醉人的大城，比周径廿四里的太原府还要大一两里。七座城门，东西两座水关更是壮观，横跨在贯城的金斗河上，城中有河，真有点像苏州水都。

这里有许多大户人家，地方上的士绅多如牛毛，

并非所有的土豪乡绅，都是多行不义的恶霸，至少拥有城西乡两座大农庄，城内有一座大院的本城财主郎大爷郎世贤，就不能算是恶霸。虽则他交通官府，有时也巧取豪夺，但他在西水关外金斗河的上游，距城五里的河南岸，建了一座颇获市民崇敬的安福园。

那是一座安养病苦的半救济性质，容纳富豪也容纳无依者的养老院。有钱的人，须缴纳巨额的费用；贫苦无依者，完全免费。所以，郎大爷可以算是善人而当之无愧。

安福园有十余栋主要建筑，分为四区，每区有不少连厢跨院的房舍，规模不小，甚至有自己的炼药坊，各式药材皆备。

因内有卅余名合格的、经过考试及格领有医士执照的名医，六七十名男女佣人，和一些专门对付神经错乱病患的打手型男仆。

卅余位名医，包括了十一科，甚至有两位是合格的祝由科，集稀奇古怪的医士之大成，因为这些从南京以重金雇来的名医，似乎只有负责大方脉小方脉两科的人，具有令病人心服的风度，其他都是阴阳怪气的郎中。

那时，行医必须经过考试，领有行医执照方能悬壶济世，官方文书称为医士，以表示尊敬，但民间一律称为郎中，多少减掉一些敬意，社会地位并不高，仍被民间列为医卜星相行业。

园里收容的老弱病人，也千奇百怪，有些是被子女遗弃的富豪，有些是破落户的残余，有些是倒霉了的没落的王公大员，有些是外地流落异乡的可怜虫。

而那些人所患的疾病，也是千奇百怪。有些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有些则是动弹不得的瘫痪。

当然，另一区安置了一些安养天年的男女，有点像别墅区，亭园花木布置得像乐园。

园后建有自设的义山，那就是这些人最后的归宿处，可知安福园设备之完善，以及占地之广规模之大。

郎大爷自己很少管安福国的事，他自己是本府的豪绅，不但是有田庄的大户，更在廿年前一度考取了秀才身份，所以被人尊称为士绅。

至于是否真具有秀才身份，恐怕得找廿年前的学政大人查底案才知道。而廿年来，学政大人已经数度更易，那一任的学政大人恐怕早就墓木已拱啦！

郎大爷城内金斗河旁的大院，也大得令人眼红，里面有上百间大小房舍，闯进去难分东西南北。

郎大爷有两子两女，都是府城人士头疼的人物。男的号称庐州双太岁，

大太岁郎德厚，二太岁郎德馨，都是府城纨绔子弟们的头头，风花雪月门门精通。

郎大小姐已经有了婆家，夫婿曹德更是府城的浪荡子弟魁首，每天仍然打扮得花枝招展，与那些浪荡子弟勾勾搭搭，曹德一点也不介意。

郎二小姐郎秀英，今年已经是双十年华的大闺女，早已超过适婚龄。她一点也不着急，快快乐乐招蜂引蝶，与城内城外的风流子弟四出结伴招摇，城内城外那些大户人家的别墅园林，经常有她郎二小姐的芳踪。

府城的正道人土，几乎人人皆为郎大爷慨叹惋惜，怎么一个有名的大善人，居然生养了这么四个顽劣无行的儿女？真是老天无眼。

这天傍晚时分，从凤阳南下的长程客车，载来了一位丰科绝世，风流倜傥的险学书生，带了一位眉清目秀相当俊俏的十四岁书童，住进了府城东关外，金斗驿对面的豫州老店。

这里在五代时(梁)称为豫州。

豫州老店的旅客流水簿上，登载了书生合法路引资料。

秋五岳，京师人氏，廿四岁，国子监生员。游学，目的地四川成都府。期限半年。随行书童秋明，十五岁，奴籍。

他一口凤阳腔的京师官话，如假包换的京师佳子弟。路引上盖了城关渡头必须查验的旅行关防，方印(文职)长印(武职)都有，如假包换，身份毫无疑问。

南都(南京)的侄子弟也很多，也经常光临本府游览，但京都的贵公子，可就很少莅境了。

够资格就读因子监的，应该具有举人以上的身份，比秀才高一级，地位当然也高级，在平民百姓间足以称爷了，所以店家就称他为公子爷。

他就是禹秋田。这次他改了姓。

在江湖玩了五六年命，十八岁就出道闯剑海刀山。这段时日里，他不求闻达，不出风头，不露真姓名。今天他是禹四海，明天可能就变成禹九州，或者禹春山禹秋田。这次，他必须改姓，他有必须改姓的理由。

有人说，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尤其视改姓为耻辱。

他说过，他不是大丈夫，改姓无关宏旨。

假使任何人扮演他复仇者的行业身份，就不会鄙视改姓了。仇人满天下，毕竟不是愉快的事，日子难过。

这时的秋五岳，与山西道上纠纠武夫，江湖浪人，武林猎食者的粗犷形象完全不同。

千幻夜叉以易容秘技传给他，作为救命的回报酬谢礼；可知这位江湖女强人，也是一个恩怨分明，有用必报的女英雌，不愿欠债的女豪杰。

一早，他一袭绸质青衫，手摇折扇，带了书童光临府衙东面的府学舍，作一番礼貌上的拜望，打听何时有大圣大贤前来讲学，逗留了一个时辰，这才施施然登上东门的宏丽五凤楼，流览城内城外的风景。

连三天，他的足迹遍及各地名胜，包括重建了的镇淮楼、教弩台、沿逍遥津访古，在飞骑桥(追避桥西津桥)，大吟有关吴大帝孙权逃命飞骑过津的古诗词。

早已引起府城人士的注意，他的人才本来就出众。

这天，他出现在城东大街的拈古斋。

这是府城名气最大，信誉卓著的古玩店。那时，派至天下的税监矿监，以钦差的名义长驻各府州搜括天下财富，巡视时大掘古坟与大户人家的墓穴，获得的陪葬珍宝古玩极多。结果珍宝价格普遍低落，各地的古玩店货物普遍滞销，因为数量流出太多了。

拈古斋店面大，货柜上，珍玩琳琅满目，上起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下迄本朝的来自西域各式宝石；应有尽有，真让人有时光倒流，回到远古以前的感觉。

两位伙计一位老朝奉，谦虚的巴结陪他浏览一番，最后他看上一具通体碧绿，高有四寸的大型雕螭镇纸，光芒四射，玲珑透凸古意盎然，似是汉代后期的宝物，但却不是石头似的汉玉，也不像弱翠，头角峥嵘鳞甲宛然。

店伙将镇纸取出，放在光亮的巨大柜案上。店堂香风入鼻，身畔多了一个人，是个女的。

店伙和朝奉刚要打招呼，却被女郎悄悄摇手所阻止。

女性的幽香醉人，美丽优美的胴体更诱人。出色的艳丽青春大姑娘，本身就具有醉人的魔力，已用不着弄巧添装，而月·穿得越少越迷人。

这位青春大姑娘，就有更强烈的魅力，本身固然国色天香艳丽如花，所穿的碧绿绣云凤纹的衣裙，与及头上的珠玉女性佩饰，更是增添三分衬托颜色。

这种连身的华丽衫裙，如果不在外面加上彩丽的流苏小坎肩，必定露出胸间的如意领襟，会露出颈下一块三角形的莹白肌肤，吸引男人的视线，让人想入非非神魂颠倒，魅力无穷。

这位女郎不但没有加坎肩，而且如意领开得宽而低，露出的肌肤比小家碧玉几乎多一倍，男人只要看她第一眼，就有伸手捡开一些的冲动，

只要再拉开一些，保证可以看清乳沟，甚至……

“喂！这东西很贵哦！”女郎的白嫩小手，拈起了镇纸，像粗俗女人般打招呼，与所穿的淑女贵妇装毫不相称，就不像一个淑女了。

“呵呵！好的东西都贵。”他洒脱地微笑：“而且，我知道什么才是好的。”

“我也是。”女郎那双乌溜溜，灵活会说话的水汪汪明眸，无所忌讳的在他英俊的脸庞上扫描：“我也知道什么才是最好最顺心的，哦！你喜欢？”

将镇纸放下，而且递至他手边，纤手不着痕迹地，有意无意地触了他的手掌一下。

“很喜欢，所以想买下它。”

“知道来历吗？”

“不知道，只知道是比翡翠差一级的翠玉。”

“是汉代的。”

“不可能，小姐。”他用行家的口吻说：“汉代工匠继承秦周遗风，刻工古朴温厚。这座镇纸有棱有角，锋芒毕露有欠圆润，求精求微，当是宋代以后的雕风。”

“呵呵！两位不必计较，喜欢就是珍品。”朝奉讨好地打圆场，结束汉宋之争：“以精工来雕螭龙，本就格格不入。但玉质确是珍品，已经可以列入翡翠了，公子爷喜欢，小号十分荣幸。”

“小生来自京都，珍玩的行情不算陌生……”

“公子爷请放心，小号声誉满南都，保证绝对公道。公子爷来自京都，

小号怎敢欺瞒顾客？”

“价值几何？”

“贵公子赐赏，请给小号纹银三百两。要在十年前，千金不嫌贵呢！”

“很公道，谢啦！”

那年头，普通佣工一年的工资，不会超过一百两，而且年节连赏金也包括在内。

他取下腰间的大型荷包，取出一叠两京宝泉局所开的官票，还有一些民间钱庄的庄票，面额有大有小，底部还盛有一些金叶子与碎银。

“我送给你。”女郎按住他的手，使他有触电的感觉：“这是我对京都来的贵人，奉上的些许敬意，我这个东道主是很好客的。”

“哦！萍水相逢……”他脸一红，回避女郎绵绵的动人目光。

“相见也是有缘，是吗？”女郎落落大方，收回手向朝奉打手势：“我姓郎，小名秀英，名字很俗，是不是？”

“不会不会，小姐本来就清丽秀气呀！”他不再拘束，笑容可亲：“小生姓秋，秋天的秋，名山，草字五岳。郎小姐是贵府人氏？”

“庐州世家。”郎秀英接过加盒的镇纸，并不递给他，也没付款，莲步轻移向外走：“我的家在城西北的金斗河旁。秋公子来本城有何贵干？”

“南下游学，途经贵地。”他并肩走了个并排：“府学下月初旬，有位来自南京的名教谕赵夫子。我不想错过他名震两京的所谓经世之学，尤其是他有关考场策略论，被天下士子奉为考则必中的经典呢！”

那时，读书人已经没有几个肯苦读经书，没有人肯穷研经世之学，穷经死记已经不时兴了。坊间大量印行某些权威人士的考场策略书籍，也就是今世所贩卖的参考书，以及考前猜题这一类速成小册子，天下各地每一士子人手一册，蔚成风气。学舍与书院的教授教谕，也拼命教这种重点速成节略，风气之坏，无以复加。

“好啊！算起来你该有半月逗留。”郎秀英欣然雀跃：“这期间，我做你的导游，欢迎吗？”

“小生受宠若惊，只是不敢褻渎……”

“你不是书呆子吧？”郎秀英在行人众多的大街上，肆无忌惮的紧傍着他缓步向东关走：“我替你引见我的亲友，以后的游览活动，由我安排好不好？我会是一个受欢迎的好向导。”

“小生人地生疏，求之不得呢，谢谢郎小姐！”

“我叫秀英。”郎小姐白了他一眼，神情妩媚极为动人情欲。

“我……”

“我叫你五岳，不见怪吧？”

岂只是不见怪？而且合乎礼数。同辈之间，称名道姓是很不礼貌的事，必须称字，除非对方未成年(廿岁成年方可取字)，这与粗豪的江湖朋友有异。

“小姐……”

“嗯？”郎秀英不但又白了他一眼，而且大方的碰碰他的手膀。

“秀英，真的谢谢你。”他毫不困难的轻唤对方的芳名：“我一定是碰上了贵人，在遥远的江左，遇上了聪明美丽的异性朋友，我好高兴。”

“我也是，五岳。”郎秀英的明眸，涌起异样的神采：“我知道那一家的酒楼口味佳，今天我作东，算是替你接风，尝尝本地的佳肴。”

两人谈谈说说，郎有意妾有情，一个有意一个有心，当然情投意合把

距离拉近，紧得难舍难分。

在禹秋田抵达庐州府的前一天，凤阳至徐州的南北大官道上，旅客络绎于途。这是交通最繁忙的大官道，是徐州至南京的主要交通路线。

一个骑士穿得相当褴褛，仆仆风尘南下，遮阳帽戴得低低的，但从帽檐口可以看到鼻孔以下部位，清楚的可以看出八字胡的特征，黑褐色并不健康的脸颊，以及失血冷灰干皱的嘴唇，身材瘦小，正是那种长期营养不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小商贩的代表性小人物，走到何处都引不起任何人注意的贩夫走卒。

前面里余，十余匹健马也缓缓南下，男的英俊或粗豪剽悍，女的美丽且刚健兼婀娜，一看便知是遨游天下的女英雌，因为不论男女都佩了杀人家伙，意气飞扬不可一世。

十余匹健马跟在十辆大型骡车后面。这种运货的大车速度慢而平均，三套车本来就不以速度取胜，因此行走时掀起的尘埃很少，不至于影响后跟的骑士。早些天下了雨，路上泥土已干，没有尘埃扬起。

原来是押运大车的骑士，车内的南运货物定然所值不菲，所以需要十一名男女保镖。

保镖骑士们穿得华丽，一点也不像镖师。大车上也没有插有镖局的镖旗，唯一岔眼的是第一辆大车的车篷右前方，有一面天青色，绣了一头振翅冲天的金鹰，尺半见方的绸制小旗。

徐淮与大江南北颇具声威的组合甚多，山门林立各展雄长，其中的鹰扬会名头最响亮，山门建在场州。这面飞鹰放，就是鹰扬会标帜。

鹰扬会不替人保镖，该会还没有与各路英雄套交情的分量。而且江湖朋友都知道该会的底细，骨子里该会是黑道组织，不择手段明暗间敛财。而镖局是光明正大的白道行业，与黑道水火不相容。

这面旗出现在大车上，只表示大车是鹰扬会的而已。

南面更远些，也有骑士南行。

穷汉子钉牢了大车，从容不迫徐徐向南又向南。

他就是千幻夜叉，江湖上化装易容宗师级人物之一。

一般人对仇敌的反应，通常有两种本能的行动。一是逃避，最好永远不要碰头；一是除掉他，永绝后患。

天长堡与鹰扬会狼狈为奸，已是不争的事实，两者都列为仇敌，也是理所当然的。

夜袭天长堡，黑夜中见人就杀，对手是些什么人，混战中谁也无法分辨。禹秋田与千幻夜叉，都不知道鹰扬会的人偷偷溜走了。

祝堡主父子是第一种人，鹰扬会的人也悄悄逃离山西。禹秋田明里表示不介意，因为他知道无法在山西找得到祝家父子。千幻夜叉是损失最惨的人。获得的珍宝，抵偿不了她的刻骨仇恨，怎肯罢休？

她认为只要钉住鹰扬会的首脑人物，必定可以追出祝家父子的下落。

祝家父子是第一种人的反应：逃避。

禹秋田和千幻夜叉是第二种反应的人：除掉仇敌。

就这样，互相在茫茫天涯追踪、猎杀。

大多数的人，为活下去而奔忙，庸庸碌碌过一生，只要活得平安快乐便心满意足。

另一些人，为了各种目的而活，为名，为利、为理想、为仇恨……不一而足。

这些固然是祸乱之源，但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世间也未免太贫乏了，每个人都像蚕一样活下去，或者圣贤满坑满谷，那是什么世界？

目下这条官道上，就有不少为了各种目的而活的人。

远远地，出现一座大市镇，那就是凤阳府最繁荣，地当水陆要冲，一府两县交界的蚌埠集。名义上是集，其实是一处几乎每天都是集期的宿站，离凤阳还有五十里，大车要走一天。

已经是申牌初，未晚先投宿。

12

大车前面的一群男女旅客，住在淮河码头的悦来老店。

十一名男女骑士，则落脚在集南的鸿安客栈，是本集规模最大的一家客店，车房马厩最完善。

千幻夜叉牵了坐骑，慢吞吞下了渡船，已看不见早已过河的大车。她不急，反正猎物一定会在集上投宿，有充裕的时间寻找他们的落脚处。

她无意杀掉那些人，只希望从这些人身上，查出祝堡主父子的下落。

她是暗杀的行家，虽则她不是女杀手。她的无影神针，与故意引人分心的透风镖，都是暗杀利器，在人丛中暗杀一个人易如反掌。

“我像一头伺鼠的猫。”她走上码头，向拥挤的码头出入栅口喃喃自语，凤目中放射出怨毒的光芒；“我会用一辈子的时光，逐一送你们下地狱。”

鸿安客栈有五间店面，门外的广场十分热闹，旅客们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店伙计们更是忙得团团转。

三名店伙。上前招呼十部大车驶入宽大的停车场。十一名骑士将坐骑交给店伙，有三个人跟着车队照料，但只袖手旁观，监督廿名车夫检查车辆，领健骡上槽。

停车场已停了廿余部各式车辆，人人都在忙碌。一旁突然来了一个虬须大汉，虎背熊腰神情威猛，先瞥了三骑士一眼，目光转至那面飞鹰旗上。

“你的？”大汉指指飞鹰旗，向正在检查车篷是否关紧的车夫们问。

“是呀！”车夫们爱理不理。

“那代表什么？唬人？”虬须大汉冷笑。

“阁下有何用意？”车夫也冷笑。

“这支飞鹰旗，是不是该插在扬州贵山门的门架上？在外面走动打出旗号，如果保护不了这面旗，会掀起江湖风波的，除非是故意向凤阳地区的朋友示威。”

三骑士过来了，定在最后的人，是傲态十足的八表狂生，背着手像个旁观者。

第一位骑士是个年约半百，长相有如大马猴的中年人，不像一位武林健者，是属于喜怒不现辞色，与任何人说话都死板板像个债主的人。

“在下无意向任何人示威。”骑士面无表情，语气僵硬：

“这是代表在下身份的旗号，让本会的弟兄知道是自己的弟兄以便照料，以免大水冲了龙王庙。敝会的弟兄，每人都有这么一面旗，在下面是敝会外堂的弟兄，有什么不对吗？”

表示身份而非亮旗号，虽则不合乎江湖规矩，但不无道理，其实道理并不充分。

黑道组合要求是秘密，除非同组合而事先不认识的人，打出同组合的盘道暗号，才可以用暗号报身份。公然亮身份，就必须有撑得起的分量，等于是示威，必须有接受看不顺眼的人，或者仇家的挑战准备。

“这是贵会自订的规矩？”虬须大汉不满骑士的答复。

“已经沿用一年了，阁下有何高见？”

“不久自知。”虬须大汉不再多说，扭头便走。

而八表狂生默默后跟，到了一部轻车旁。

“借一步说话。”他赶上两步超越，伸手搭住了车辕，挡住了虬须大汉。

“你也有旗号？”虬须大汉沉着地问。

“没有。”

“你是货主？”

“有旗的人才是货主，他是徐州隆兴栈的东主，他用自己的旗请沿途的弟兄照料，合情合理。请教老兄高名上姓，对鹰扬会有何不满？”

“在下只是一个车夫，姓高，高天赐。”虬须大汉冷冷地说：“在下对鹰扬会并无成见，只是不希望江湖多掀起一次风波。”

“什么意思？你能掀起风波？”

“在下不能，那辆车的人能。”高天赐指指对面的那辆一套双驹的小马车：“你们等于是向他示成。在下知道车的主人，最讨厌某些门派公然亮旗号警告别人，耀武扬威会遭忌的。”

“哦！阁下倒是一番好意了。”

“不错，出了事必定会波及旁人，而家主人希望平平安安过一宵，免受打扰。赶快把旗号收起，也许还来得及。”

“阁下知道那辆车的主人是何来路？”

“知道。”

“在下请教。”

“太湖西洞庭山林屋洞天，左神幽虚之天栖霞幽园的人。”

八表狂生脸色一变，但随即冷冷一笑。

“我为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呢！原来是栖霞山幽园的人。”八表狂生傲然地说：“宇内双仙的幽虚子，已经升了天许多年了，他的后人重出江湖活现世，只能唬唬一些三流混报而已，那能重振双仙往昔的声威？这两年他们的人，除了偶尔唬唬人之外，从没听说他们干了些什么惊世大事。高老兄，你太抬举他们了。”

“是吗？不久自知。”高天赐仍是那句老话。

“他们最好识相些，哼！哦！贵主人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凌云凤葛瑛。”

八表狂生脸色又是一变，扭头便走。

高天赐摇头苦笑，开始整理轻车。

武林十一高手中，五龙六凤七僧八尼，六凤就是凌云凤葛瑛。

这位大名鼎鼎的女侠客，廿余年前情场失意，从此不问江湖恩怨，邀

游天下绝口不提当年如烟往事，难怪高天赐说主人希望平平安安过一宵。

目下仍在江湖耀武场威，或者行侠仗义的人，只有四客、五龙、十丐、十一道。其他七个人泰半凋零，即使能在人间，也不再插手江湖事了。

八表狂生回到同伴身边，不久终于把旗取走了。他口说不在乎栖霞幽园的人，其实深具戒心。

千幻夜又是以男人身份落店的，当然不便住大统铺。以她穷汉的身份，也不配住上房，只能住一处比上房低级的小单间，浴厕皆须使用公用的，十分不便。但为了避免暴露行藏，不得不委屈自己。

说巧真巧，刚随店伙提着行囊入室，便看到院子对面的走廊上，有一个熟悉背影走动。

“他怎会在这里？”她感到惊奇和兴奋，心中暗叫：“也许他知道一些事，会不会因为同一目的而来？”

她是化妆易容专家，一眼便看出那人的本来面目。

梳洗毕，天色尚早，信步到了对面廊下，伸手轻叩小单间的房门。

“谁呀？”里面有人问。

“送茶水来的，客官。”她用男人的嗓子回答。

“门没上锁。”

她向下一挫，伸脚推开房门，门内侧果然伸出一条粗胳膊，五个指头像钢钩。

她却像蛇一样，伏地滑入房中。

“还不够机警。”她窜起娇笑，回复女性嗓音。

“是你，好机伶。”掩上房门的北人屠脸一红，一抓落空颇感尴尬：“还真像店伙，佩服佩服。床上坐，这鬼地方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江湖男女，没有所谓便与不便，扮那一种人，就得像某一种人。她大方地在床口坐下，瞥了一眼藏在枕下的泼风刀一眼。

“你没跟在他身边？”她问。

心照不宣，北人屠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他不要当我的主人，我怎能死缠着他。”北人屠叹了一口气，坐在唯一的方凳上：“大力神另找地方创业，和我一样同感失望。我们俩曾经苦劝他，要他在江湖上轰轰烈烈干一场，必须广交朋友网罗羽翼。”

“褚兄，他不是这种人，我知道。”她笑笑说：“我和他是同一类型的同类，过惯了自由自在的冒险生涯。我闯荡了几年，先后有不少人在我身边，有人可用固然方便，但不断的生离死别难免心酸。上次在天长堡，失去我最忠心的侍女，迄今仍感到心痛，所以我不再带人同行了。你们在何处分手的？”

“孟律。”北人屠脸上有得意的表情：“他以为先打发我们过河，就可以摆脱我了。”

“奸哇！你知道他的下落？”

“对不起，我不能说。”北人屠笑得神秘：“霍姑……小霍，恕我冒昧，你多少芳龄了？”

“廿二岁，老了……”

“你没有打算成家？”

“你……”

“你别误会，我做你老爹绰绰有余，只是同过患难，我关心你。像玉面狐，这次就打算与天涯浪客正式成婚，不再扮演情妇角色了，在江湖做女光棍终非了局。”

“可是，我……”

“眼界高，我知道。”北人居苦笑：“现在，你青春仍在，你可以挑选，你可以随意摆布那些追逐在你裙下的人，但……”

“别说了，褚兄。”她不胜烦恼。

“你知道虹剑电梭，为何禁不起八表狂生一挑逗，就……”

“八表狂生的人才武功，值得她倾心相爱呀！”

“你算了吧！连你都知道那是一个绣花枕头。你知道吗？那女人已经廿四岁了，快要饥不择食啦！”

“胡说八道！”

“少年夫妻老来伴，少年夫妻才算真正的美满人生。小霍，你再蹉跎消逝得很快的青春，贪图女光棍的生涯，你将失去太多太多的人生美好事物。”

“你要我找个阿猫阿狗嫁掉，退出江湖认命？”

“那得由你的心来决定，没有人能勉强你。”

“好了好了，你在故意岔开话题。”

“小霍……”

“他在那里？”她将话题拉回。

“你没有找他的必要，小霍。”北人屠诚恳的说：“我看得出，你与他格格不入，你几乎每句话都带有伤人的刺，他却以嬉笑嘲弄大而化之，走在一起，早晚会相互伤害。”

“可是……”

“他不是八表狂生，你也不是虹剑电梭。”

“人会改变的，我知道我的态度不对，其实，我只想……只想……”

“我想，他会喜欢幻剑飞虹李春萱那种女孩。”北人屠叹了一口气：“可惜那丫头胆子小，一害怕就悄悄溜掉了。”

“我胆子不小。告诉我，他在何处，好吗？”

“他昨天走的。”北人屠说：“往西，到庐州，好像准备办事。”

“哦？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有耐心的跟在他身边。在南京，我才知道他要到庐州办事。”

“他带了一个侍女扮书童，前天就在这家客栈投宿。”

“你不跟去？”

“跟去碍事？知道去向，急什么？他这人办事从不急躁，等他布置停当再会，尚未为晚。”

“他要办事？”

“不知道，我在等机会策应他，但看情形，似乎用不普我动刀。”北人屠伸伸懒腰，对不必动刀感到乏味。

“你是说……”

“他打扮得像少年书生，客店流水簿留名是秋五岳，京都国子监的生员，文采风流极为出色，显然没有动刀剑的必要，所以用不着我。”

“那可不一定哦！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也好，咱们明天动身。”北人屠欣然应允。

“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只好暂且放弃跟踪八表狂生的机会了，我是从扬州跟到徐州，再跟到此地来的，我希望从他身上，找出祝堡主父子藏匿处，我不甘心。”

“我看到那混蛋入集。”北人屠说：“原来你是跟踪他的，不要在他身上浪费工夫，小霍。”

“为何？”

“我听到一些风声，那混蛋在天长堡大乱时，不顾道义先期从堡后溜走的。祝老狗在中原的朋友，恨之切骨正在等机会宰他呢！你想在他身上找出祝老狗隐匿的线索，岂不白费心机？”

“你是说，我已经浪费了不少时日？我真该广布眼线打听的，死心眼找错了方向，真霉。”她不胜后悔：“看来，得另辟蹊径了，要不要宰了他拉倒？”

“何必呢！毕竟柏亭阜的事与他无关，他在天长堡作客，不是他的错。”

“嘻嘻！你心软了？”她宽心地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北人屠解开了她的心结，心情已有明显的改变。

“无所谓心软，你刚才说人会改变的，适度收敛些仇世的态度，日子要好过些。跟踪禹老弟期间，我不但没动刀动手，耐性与修养已有丰硕的收获。该死！我这人屠的绰号可能完蛋了。”

“我也希望我不再是夜叉。走吧！到集上走走，找地方填五脏府。你我都是大财主，但扮成这鬼样子，可不能上酒楼大快朵颐啦！晦气！”

八表狂生万分不愿意地取下飞鹰旗，愈想愈不甘心。

即将届临掌灯时分了，他出现在第三进东跨院的上房区，隐身在一处花台旁，像猫似的窥伺第四间上房的动静，有耐心地监视出入的人。

他看到店中负责伺候的仆妇进出，看到一个穿得朴素，但气质雍容的高贵清丽中年女人，态度温和与仆妇打交道，既不像下人，也不像身份高的主妇，眉目如画，四五十岁依然可以看到往昔的美丽风华。

最后，他看到美妇伴同一位少女外出。

他愣住了，张口结舌。

一股发自心底的本能冲动蓦然涌升，血脉加速流动，心跳的速度加快了一倍。

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美得令人屏息的少女，那双乌溜溜深潭似的明眸，好大好黑好亮，美好的胴体曲线在月白色的春衫罗裙外，呈现出极为动人的线条。挽住美妇的臂弯，晶莹红润的面庞，流露出天真无邪的自然微笑，似乎在向美妇撒娇。

“好好好，别缠人了。”美妇温和亲昵的嗓音十分悦耳，伸手拧了拧少女的白嫩粉颊：“带你去览淮楼大快朵颐，但你得答应不生事。”

“好啦好啦，姨。”少女嫣然雀跃：“我不理会别人就是啦！”

他神魂入窍，悄然溜走。

他知道览淮楼，那是河边以供应精美菜肴，名满凤阳的高级酒楼，王公巨贾才有资格登临的地方，一桌酒席一二百两银子是常事。

“这双大小天仙化人似的老少女人，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会出事。”他一面溜走一面暗忖：“幽虚子俗家姓夏，这小美人如果姓夏，我必须把她弄到手不可，真是天赐其便，小美人，你是我的。”

览淮楼是高尚的宴会所，经常有女眷出现，灯红酒绿，衣香鬓影，有两位美丽端庄的女人光顾，决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骚动。

楼上的雅座，设有活动的画屏间隔，可随意隔出需要的空间，两三桌围在一起，可容纳众多宾客。有时宾客要求四面隔绝以便与女宾放浪形骸，便成了套间式的小厢，十分方便。

但大多数贵宾，皆概略的隔开两侧，留一面过道，另一面倚窗，可观赏淮河全景。

中年美妇要了一副雅座，画屏两隔与邻座保持距离以免互相于扰，几味精致的菜肴，加上一壶琥珀色的淡酒女儿红，凭栏小酌，一面观赏河景。

河上船只往来不绝，一盏盏桅灯在夜空下闪烁，侧方不远处的码头区，更是灯火通明，人声隐约可闻，入夜时分依然忙碌。

“婉，不要直接去徐州好不好？”少女娇滴滴的银铃嗓子悦耳极了：“我们转往南走，去游南唐古寿州，听说……”

“不行，那会多耽搁好几天。”美妇断然拒绝：“而且那条路不好走，路上泥泞，不适合这种华丽的小马车行走。你要是弄坏了你梅爷爷的车，下次你再到南京游玩，休想借得到车了。”

通道中，出现轻摇折扇，穿碧黛色长衫，英俊潇洒的八表狂生。

“集中找得到良驹，乘马游寿州比乘车写意多了。”八表狂生笑吟吟的说，摆出最佳风度微微欠身：“在下对寿州颇为熟悉，愿为两位小姐向导。”

中年美妇与少女，皆向他注目，但不苟言笑，就这样用目光平静地瞪着他，既不搭腔，也没有欢迎他进来坐的意思，似乎他是个可供浏览的无生命摆设。

要向女性搭讪，必须脸皮厚，胆量大，不怕碰钉子，用缠功必可引起对方的注意。

八表狂生对自己的相貌才华，皆有绝对的信心，年轻貌美尤其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很难拒绝他献殷勤，自信有足够的魅力，打动含苞待放少女的芳心。

今天的情势似乎不一样，他不喜欢这种情势，既不表示欢迎，也不变色表示斥责无礼，平平淡淡盯着他，似乎在说：看你在耍什么把戏花招。

投产生预期的效果，他略一迟疑，挺了挺胸膛，合拢折扇，笑吟吟地举步走近。

“在下姓江，草字人杰，在此作客。”他脸上有令异性着迷的笑容，信心十足自我介绍：“两位小姐想必来自南都……”

少女大为不耐，伸一只春笋似的纤纤玉指，向外一指，再拂动两三下，意思是赶人，既不说话，脸上也没有愠怒的表情。

“小姐人生地不熟，在下是一番好意……”他不死心，笑意更浓继续努力想改变伤势。

少女另一手突然一挥，酒杯一闪，酒化为急雨，整杯酒泼在他脸上，手指第二次作出要他滚的示意。

上次他在柏亭阜食店，被禹秋田用菜肴泼身；这次，他被少女用酒淋头，两次他都欲闪无力，太快了。

“小姐别生气。”他极有风度的保持原有笑容，甚至笑得更浓：“请别误会……”

“你那面飞鹰旗收好了吗？”中年美妇总算说话了，语气有点森森寒气

流露。

显然两女知道他的底细，甚至知道他与高天赐打交道的经过。

他总算明白高天赐的确是一番好意；并没有存心唬他。

“小姐明鉴。”他不慌不忙，随机应变，反正挑逗对方理会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下一步必须好好利用：“那面旗确是本会弟兄的标志，决无亮出示威唬人的意思。在下知错，所以命一位弟兄收起了，以免引起两位小姐与江湖朋友的误会。两位小姐真是栖霞幽园的仙女了，请接受在下的道歉，幸会幸会！”

少女的手，捏住了菜碟。

“你再不走，那就很难看哦！”中年美妇急急伸手，按住了少女的手臂说：“你说过不生事的。”

他再笨也该明白了，少女根本就没将他这个英俊潇洒，没有女人能抗拒他的大众情人看在眼里，一切打算和希望落了空，再厚着脸皮缠下去，那碟菜很可能会没在他脸上啦！接二连三的耻辱怎受得了？

他聪明地退走，不愿再受这种毫无代价的侮辱。

爱与恨在男女间来说，是一体的两面，爱不到就是反面的恨，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

街对面是另一家不登大雅之堂的食店，千幻夜叉与北人屠，看到八表狂生咬牙切齿出了览淮楼的店门，脚下沉急，眼中有怨毒的火焰燃烧，大感惊讶。

“这混蛋一定吃错了药。”北人屠冲八表狂生愤怒而去的背影说。

“不，吃了炸药。”千幻夜叉说：“快要爆炸了。”

八表狂生与虹剑电梭，已经是公开的情人。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并非大逆不道的事；在讲伦理的人心目中，却是不可原谅的姘头。

他们早就双宿双飞，众所周知的无名有实江湖情侣。

上房中，气氛不寻常。

“你一定要帮我用电梭毙了他们。”八表狂生羞怒不但未消，而且更旺：“五毒殃神公孙星主，已经在她们房中放入泄毒管。你在外廊守候，策应公孙星主。”

“人杰，公孙星主的五毒，十分灵光，他一个人就够了，用不着我呀！难道你对他没信心？”

“防备意外。有此必要。”八表狂生阴森森地说：“栖霞幽园的人，以炼丹修仙见称，体内的辟毒功能，必定比一般的人强。如果她们发觉有异，中毒不深冲出房外，就得靠你的电梭了。”

“我不去，人杰，不要逼我滥杀。”虹剑电梭总算有良心，拒绝用电梭杀人。

“你……”

“人杰，我与她们无冤无仇，而且……”虹剑电梭幽怨地注视着他：“而且，我知道并不是她们为了飞鹰旗的事，存心折辱你，而是……而是……”

“你说什么？”八表狂生扣桌而起，怒容满面。

“人杰，难道不是你有意去勾引她们？”虹剑电梭吓了一跳，可可怜怜地哀求：“不要招惹她们，求求你，如果失败，后果极为严重的，栖霞幽园夏家的人，武功道术宇内称尊……”

“你少给我说泄气话。”八表狂生粗暴地揪住她半掩的胸襟，温地一推，将她推至床口，几乎倒在床上：“我如果有意去勾引她们，为何不改用迷魂药物活擒？”

“人杰……”她珠泪流下双腮。

“飞琼，不要误会我，好吗？”八表狂生收起狰狞面目，走近坐在床口，温柔地挽抱住她并排坐，在她颊旁绵绵地亲吻：“这是有关本会声威的事，你我的荣辱是一致的，必须除去仇敌，保持本会的声威。何况你去策应，只是以防万一而已，公孙星主的成功率有八成以上，可能根本用不着你出手。听我的话去做，我知道可以信赖你，别让我失望，好吗？”

紧接的抚慰行动，皆在表明，八表狂生是花丛老手。从亲粉颊移至小嘴，从粉颈吻到香肩。

“哦！我可爱的小飞琼……”情意绵绵的呢喃，手也更动得热烈，拉开了衣襟，吻上了晶莹如玉的胸怀，手贪婪地抚弄裸露的两座银山。

一声嚶吁，虹剑电梭倒在锦衾上，脸上的激情可爱极了，半裸的胴体，热烈地回报情人的激情爱抚，娇喘吁吁，裸露的玉臂像蛇一样，缠住了压在她身上狂热的身体，情欲之潮已升至顶点。

“我……去……”她如醉如痴的呢喃。

灯突然熄灭，传出令人血脉贲的声浪。

内间的小窗外，千幻夜叉缩小得像一头猫，用耳贴在窗缝上，倾听房内的声息。

窗已密闭，无法看到房内的情景。里面两男女都是拔尖的高手，她怎敢撬窗窥伺。

她感到全身起了异样变化，心跳如小鹿乱撞，一咬银牙没有勇气再听，悄然退走。

将近三更，中年美妇这才挽了少女的手，莲步轻移踏入院子，绕过走廊。

客店仍在忙碌，灯火通明，有些晚到的旅客，还在忙着洗漱或要店伙送膳食。上房区的照明灯笼迎风摇曳，不时有店伙走功，有女眷的旅客们，大多数都安歇了。

走廊的后端，壁角突然移出两个人影。

美妇与少女毫无戒心，向自己的房间走。少女从腰带间取出房门钥匙，准备开启房门的小长型套锁。

“喂！你说。”千幻夜叉的男人嗓音学得并不像：“如果你房中有人放了致命的毒，你怎么办？”

“换房间呀，真笨。”北人屠也用变嗓回答：“不过，你说的是废话。”

“怎么是废话？”

“我又不是沉鱼落雁天仙化人的美女，那一个神经病会花工夫在房里放毒计算我？”

少女刚抓住锁，放手游目四顾。

院子对面的走廊，有一间客房虚掩的门，本来推开一条缝的，这日十完全关上了。

在对面的人，不可能看到门缝的闭合。

但美妇却像未卜先知的神仙，身形一闪，便越过三丈余宽的院子，现

身在走廊上。

左掌虚空按出，房门似被巨锤撞击，猛然急启。狂风一涌而入。

这间上房住了一双中年夫妇，直挺挺和衣死在床上，是被击中天灵盖，震裂了颅骨杀死的，已经死了将近半个时辰了。

后窗已毁，人是从破窗逃掉的。

阴谋败露，怎敢不逃？

千幻夜叉与北人屠，也向暗影中一窜，绕出一条队火巷，登上屋瓦如飞而去。

“店伙，换房间。”两人窜走时，清晰的听到少女愤怒的叫喊声。

八表狂生失了踪，这是一个不敢承担责任的人。

店中出了两条人命，店东的麻烦大了。

旅客的流水簿上，中年美妇留下的姓名是梅贞姑，与甥女夏冰，从南京来。

两女不走了，钉牢了十辆大车的主人，徐州与隆棧的东主周兴邦，毫不客气提出警告：八表狂生如果不出面了断，后果自负。

周东主怎敢动身一走了之？死赖在店中等候变化。

第三天一早，十辆大车加雇了当地廿余名泼皮，护送大车随着大群旅客，慌慌张张驶向凤阳，结队而行，不怕有人公然行凶打劫。

两女的车并没有动身北上，车和行李皆寄放在店中，人却飘然远游，蚌埠集的人不曾看到她们的踪影。

天刚黑，集南的荒野中，三个黑影悄然急行，时走时停小心翼翼。

大道两旁都是田，人不能把毫无规则的田埂当路走，只有这一带有些荒野，是仅有的夜间秘密离开的通路，越野而走利闲草木掩身，应该是安全的。

远出两里地，右面是结穗累累稻田，荒野的范围缩小，必须沿左面的小段荒地通过。

集南的大道通向卢州，要前往凤阳南京，必须走集东的官道。但那条路一出集便是田野，无所遁形。

领先的人隐身在一丛茂草旁，向前面用目光搜索可疑征候。

下弦月即将西沉，星光朗朗，田野中蛙鸣震耳，荒野里虫声唧唧，大地黑沉沉的，视线有限。

“过了前面荒野，便可绕向东北。”这人向跟来的八表狂生两个人低声说：“六七里便可岔出至凤阳的官道了，但愿不要发生意外。”

“不可能有意外。”八表狂生信心十足，伸手拉近跟在身后的虹剑电梭：“飞琼，你也走在前面，发现可疑的人，务必用电梭杀死他。”

“也好，我和公孙星主走在前面。”虹剑电梭乖顺的说，举步向前。

“禁声！”走在前面的五毒殃神公孙浩低喝，身形尽量挫低：“左前方的卅步，有物移动，小心！”

不是有物在动，而是人在谈话。

“那鹰扬会的狂小辈，以为小姐只有两人，所以一定先躲一些时日，再悄悄溜之大吉。”一个洪亮的嗓音清晰的传来：“这一带分配给咱们几个负责撒网，很可能等到几条小鱼。不过，我估计他们还得躲几天，这儿晚咱们用不着太辛苦。”

“那可不一定哦！”另一人说：“那个什么周东主已经走了四五天，狂小辈一定十分着急，很可能冒险逃命溜之大吉，如果让他逃掉，咱们栖霞幽园的人，脸往那儿放？诸位千万不可大意哦！”

八表狂生三人心中一凉，暗暗叫苦。

对方说撒网，必定人手充足，伏在暗处等鱼儿入网。对付必须走动的人，先用暗器击倒再捉人，十拿九稳，显然前面埋伏的人相当多，想偷越封锁线危险极了。

“糟了，栖霞幽园果然有众多人手，暗中保护两个鬼女人。”八表狂生沮丧地说：“幸好咱们这是逐段潜行的，几乎一头栽进他们的网里了。”

“怎办？还闯？”虹剑电核心虚的说：“如果不能一举快速歼灭这几个人，那就……”

“那是不可能的，改暗我明。”五毒殃神更是心虚：“而且栖霞幽园出来的人，全是武功超绝，道术通玄的高手，来暗的更是威力倍增，谁受得了？”

“那两个通风的混蛋真该死，我要把他们查出根底剥他们的皮。”八表狂生咬牙切齿怪责千幻夜叉与北人屠，可并不知道两人的身份：“天杀的鬼女人，我们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先回集再说。”

他们一直在集内藏身，蚌埠集是水陆交通中枢，市况比凤阳更繁荣，人口上万，是凤阳附近最大的市集，在集内躲藏十分容易。

回集躲藏是唯一安全的办法。除非能扮爬虫，从稻田中爬行，否则休想安全通过封锁线。

要他们爬稻田，虹剑电梭怎能爬？

“如果我所料不差，集附近恐怕已有人撒网了。”五毒殃神反对折回集中躲藏。

“你有何打算？硬闯？”八表狂生问。

“他们封锁了东行的路。”

“那是一定的。”

“他们不可能久留。”

“应该和我们一样，急于离开。”

“咱们先往南走，出其不意必可成功。”

“往南？”

“走庐州暂避风头。”五毒殃神肯定地说。

“这……”

“庐州我有朋友，避一年半载毫无困难。”

“好吧！往南！”八表狂生当机立断：“到庐州绕至南京，多走三两百里路而已。”

说走便走，三人悄然后退。

郎秀英是最佳的导游，对庐州的名胜了如指掌，更是游玩的好伴侣，大方亲昵女性风情撩人情思，处处表现出大户人家千金的气质。有这种美丽、

大方、有权势的千金做导游，愉快方便是意料中事。

禹秋田像挖到了一座金矿，尽量显露他京都贵家子弟的风采。

郎秀英带他到一度宏大的巨宅，会见了手帕交姐妹郑云英。

郑家的主人郑定远，与郎秀英的老爹即世贤，同是庐州的豪绅，两家交情深厚，通家往来号称府城二大家，子女们往来更是密切。

郑老太爷似乎也不怎么管子女的事，接见禹秋田颇为热诚，之后便有事外出应酬，由爱女伴同闺友，出城乘了自备的小船畅游逍遥津。

小船乘坐了五六个人，其中有郎姑娘的二哥郎德馨。这位郎家的宁馨儿，年已廿五六，已有了一妻一妾，仍在府城花天酒地，正是纨绔子弟的代表人物，平常带了几个孔武有力的家丁做保镖，招朋引类几近无恶不作，豪少作风使他拥有不少猪朋狗友做死党。

一上船，郎德馨便缠定了禹秋田。这位豪少读了几年书，每次考试均名列孙山后，从此不再念书，挽弓走马居然小有成就，由于人生得雄壮，在豪少之间打架，只赢不输，所以颇以臂力保人自豪。

小船上阴盛阳衰，小姐们各带了份女，只有两位男士坐在船头，显然郎二公子有意缠住禹秋田，保持距离阻止他们走得太近。

“秋兄在京都就读，但不知京都国子监的骑射功课，程度如何？”郎二公子对本地的风景毫无兴趣，土生土长看多了便不以为景啦！向禹秋田打听京都事：“听说射的仍然保持三百步，是真是假？”

“的确有三百步的垛靶。”禹秋田说：“但其直径足有一丈，好笑吧？”

当然，那并不可笑，比本朝中叶以前的垛靶，大了好几倍，能射中的生员就没有几个。

郎德馨并不认为可笑，只记住三百步的垛靶，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南都的学舍根本没有三百步的垛靶，认为北方人比成都的人骑射高明。

“那么，秋兄的弓马一定很不错。”

“普普通通啦！”禹秋田表现得相当谦虚，但他已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

“秋兄的手，不像是能挽三石弓的手。”

“是吗？”禹秋田不再谦虚，伸出大手握了几次，表示手强而有力。

郎德馨一把扣住了他的手，十指一收各自扣得牢牢地，立既发力，要将对方的指骨压裂，同时往自己的身旁扳。

禹秋田装得相当吃力，几经拉锯，最后完全稳下阵脚，甚至逐渐将对方的手扳得徐徐外倾。

郎德馨片刻便挣得脸红脖子粗，气息重浊，幸而能支撑住手臂不倒，以后便成了短期的小拉锯，双方都无法把对方的手扳倒。

坐在船尾的两女，一直留意禹秋田两人的举动，看清较劲的情景，势均力敌显然难分胜负。

“二公子，你何必欺负你妹妹的朋友？”郑云英替郎德馨解围，已看出支撑不了多久：“好像你找到了好帮手，秋公子一定可以帮你对付南关吴家那些泼皮。”

“二哥，不许你把秋公子扯进你那些酒肉朋友堆里。”郎秀英郑重地说：“他是我的朋友，知道吗？”

“你急什么？”郎德馨放手邪笑：“我还没试秋兄的武艺呢！臂力大没有多大用处，能抵挡三两人不算人才，要会武艺才能派用场。”

“郎兄，怎么一切事？”禹秋田问。

“我们城里的几家子弟，与南关吴家的人有利害冲突，各自招兵买马，是一场拖了两年的霸权之争。我们需要会武功臂力大的人手。秋兄，不要和小姐们胡缠，我带你去见见我的朋友。”

“你敢？”郎秀英当然不愿意：“你少管我朋友的事，别带他去替你们帮腔助势，出了事我唯你是问。五岳，不要理他。”

“哈哈……”郎德馨大笑：“秋兄，我交你这位朋友，我会让你在本城受到礼遇与欢迎，保证宾至如归。咱们男人有男人的去处，不要让舍妹几个黄毛丫头缠住你。明天，我到客店找你，这就说定啦！”

笑，并不表示真正快乐。郎德馨的笑声，让有心人听得心中发毛，那不是表示快乐的笑声，而是一种饱含威胁，具有深意的表示。

禹秋田的脸上，也流露出笑意，这种笑意也另有含义，真正的含义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

“你休想。”郎秀英毫不尊重乃兄的权威，向郑云英低声说：“把逸园借给我，谢啦！”

“我陪你，也免得有人说闲话呀！”郑云英妖媚的瞥了禹秋田一眼，也许该称是暗送秋波，勾引男人的眼波确是动人：“你二哥是用心罗致人才，其实对你也有利，何必扫他的兴？至少可以让你二哥出面，把他公然往家里请呀！”

“不行，家父不许带外人居留，二哥只会把他往那些脏地方安顿，我可不上二哥的当。”

郎家不留外容，在本城众所周知，另有位于对街的馆舍，招待亲朋好友。两个儿子也在邻街各有朋友聚会的宅院，招朋引类经常举行宴会，甚至召乐伎粉头尽声色之乐，街坊邻居为之侧目。

当晚，郎二小姐在鸿宾酒楼宴客，主客是禹秋田，陪客是郑云英和几位所谓手帕交姐妹。

府城人士，都知道这些豪绅们的底细，大闺女设宴招待男宾，见怪不怪视同理所当然。

回到客店，已经是三更将近。禹秋田本来有了六七分酒意，有酒意才能放浪形骸，在众香国中周旋，能保持不醉，已经难能可贵了。

由郎家的两名健仆半拥半扶送回客店，交给书童秋明之后，便回去复命不再逗留。

上房分内外间，书童秋明助他漱毕，回到内间，他脸上已看不到醉意。

“如何？”他接过秋明奉上的茶低声问。

“派人串通店伙骗我外出，共搜查了三次。”小秋明低声回答：“换行李的人全是行家，手法熟练无处不届。如果爷事先不说，我真不敢相信一个豪绅，会豢养有这种精明干练的行家。爷，必须小心。”

“我知道，小秋。”他冷冷一笑：“郎家房舍众多，机关密布戒备森严，不留外客，没有机会辨认恶贼的身份，只好改从这些狗屁男女身上打主意。早晚我会进去的，必须费些心机找出恶贼的藏匿处，我会小心应付的。哦！我们的人可有消息传来？”

“钟管事传来口信，全城郎家的大小宅院，皆不曾发现可疑人物进出，郎老狗的伪装豪绅十分成功，毫不引人注目，请爷要加倍小心防备意外。”秋明年纪虽小，却是精明的助手：“左邻客房的旅客很可疑，可能是郎家派

来的眼线。”

“不，那是郑家的限线。”禹秋田肯定地说：“右街第七家，便是郑老爷的大宅，有闺女和我打交道，不放心而派人来监视的。放心，他们对我无害。”

“我会留心他们的。”

“我不在，你要特别小心。”他郑重叮咛：“一有风吹草动对你不利，必须断然处置远走高飞，不要怕误了我的事，我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进行，知道吗？”

“爷，小秋是很机警的。”小秋忘了自己是男装，不自觉嫣然一笑，女性韵味十足。

“我担心你太过自信，小妖怪，你最好在机警之外，再加上一点谦虚，脚底多抹些油。”

“是的，爷。”小秋答的怪腔怪调。

“好了，好好安睡。”他声音提高，暗中打出有人监视的手势：“明天我还得应付郎二小姐呢！”

“是的，少爷。”小秋也提高声音，收拾茶具退出外间睡处，有条不紊整理睡具，安枕置衾从容不迫，每每皆表现出他处一个勤奋细心的小书童。

房有几座明窗，侧方的明窗上空，有个黑影用珍珠倒卷帘上乘轻功，悬挂在檐下，明窗的油绵纸戳破了一个小孔，由小孔向内窥伺。

郎秀英完全被禹秋田吸引，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浪女，本城有身份人家的子弟，见了她有如避瘟疫。而那些花心大少与风流子弟，却以她为中心，热烈地追逐在她裙下。

这次，她总算见到令她芳心怦然的如意郎君了，找到了结交的好机，有计划的张开情网，捕捉这位一切皆让她神魂颠倒的俏郎君。

她知道，两位兄长不放心一个京都来的陌生人，尤其是她的二哥，正在策划计算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心中当然不愿意。

一早，她便派仆人把禹秋田请至东关外的逸园。

逸四是郑家的产业，但通常只供女眷使用，由郑家大小姐郑云英主管，园内有亭台花榭，春日繁花似锦，是宴游的好地方。

她不希望二哥占有她的如意郎君，更积极地防止她二哥带坏了禹秋田。男人们在一起，除了追逐酒色之外，便是舞枪弄棒，与其他街坊恶少争雄长，做不出什么好事。

其实，她一点也不明白她二哥的用意。

她和郑云英在小阁中，陪同禹秋田早膳。食物精致，有美女相陪，禹秋田毫不拘束，谈笑风生，态度温和有礼中，也流露出一不算逾越的风流子弟狂态，说些不伤大雅胸挑情艳语，把两个艳娃逗得流露出冶荡风情，拉近了异性间的距离。

郑云英是东道主，陪他俩遍游园中佳景。逸园位于郊区，占地甚广，亭台楼阁都是独院式的建筑，是本地的有名花园之一，游一趟真需要老半天。

郑云英陪他俩到了荷风阁，便知趣的倍侍女走了。

荷池广约六七亩，满池荷菱含苞，没有摘荷的小舟，四周花树一片清丽。

阁建在池中心，有九曲桥连接陆地，近阁的一曲是吊桥式的，绞起桥板便断绝了往来。

郑云英藉故有事待理，把他俩留在阁中赏荷或者划舟。

游了老半天，姑娘们理该疲乏了。

郎秀英并没感到疲乏，但却装得像弱不禁风，大方地搭住他的臂弯，在阁中的栏上坐下，俏巧的摘下香罗帕，有韵致地轻拭粉颊的香汗，红馥馥的面庞没施脂粉，显得更为俏丽可人。

禹秋田轻挽住她的纤手，微笑着侧过脸注视着她，真有点不克自持，不仅是美丽的面庞令人心荡，因微汗而诱发的醉人体香更是诱人。

“你……你看什么？”她也被禹秋田神秘火热的绵绵目光，引起体内某一种神秘的波动，如娇似暄地白了禹秋田一眼，粉颊红晕上涌。

“丽质天生，国色天香。”禹秋田轻抚她的纤手，微笑令她心中一荡，手上传来的感觉，也让她意乱情迷：“秀英，我总算明白秀色可餐的意义了。”

“油嘴！”她浑身一热，装腔作势要抽回手。

禹秋田趁势一拉，瓦解了她的抽势，嗯了一声，她娇躯半转，乘势倒在禹秋田怀中，投怀送抱一切出乎自然。

强力的拥抱，她像是一交跌在云端里，闭上水汪汪的明眸，象征性的扭动火热的娇躯。

“秀……秀秀……”禹秋田也心中一荡，虎目中有异样的光芒，感觉出心跳加快了一倍，想控制也力不从心，手上一紧。

“嗯！五岳，你……你……”

“哦！我……”禹秋田猛然一怔，手上的力道一弛。

“你对我可……可是真心？”她偎在禹秋田怀中呢吨，粉颊偎在那壮实的、热烘烘的胸膛上。

“秀英，相信我。”禹秋田在她耳畔柔声低语，手在她身上温柔的轻抚。

“我总算遇上让我倾心的人了，那……那就是……你……”她如醉如痴，快要瘫痪在禹秋田怀中了。

“如果令尊不嫌弃，借我去拜见令尊，好吗？秀英，让令尊看看我是否配得上你……”

“我爹俗务太忙，过几天好不好？”

“哦！令尊家大业大，是不是回田庄去了？”

“我也不知道……嗯！你……你好坏……”禹秋田的手，触及他胴体敏感的地方，一般奇异的浪潮冲击着她，本能地娇喘吁吁，吐气如兰，像蛇一样在禹秋田怀中扭动，迷失在这阵野性的浪潮里。

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纸一张。禹秋田感到一阵迷乱，激情的吻上了她灼热的樱唇。

四野无人，偌大的逸园静悄悄，良辰美景孤男寡女，万无禁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发乱钗横，罗襦半解，羊脂白玉似的酥胸，足以升起熊熊情欲之火。

禹秋田已不克自持，本来就有意撩起这荡女的情欲之火，绵绵的亲吻，从颈下延至醉人的酥胸。

罗襦轻解，她快要成了不设防之城。

九曲桥的中段，传来一声轻咳。

她极不情愿地急急掩上衣襟，急急掩住了裸露的酥胸玉乳。

“云英……你……”她一面掩襟，一面坐正身躯急怒地娇叫。

“不是郑小姐。”禹秋田也急急坐正身躯低声说。

是一位俏丽绝世的少女，穿一袭翠绿色衣裙，刚发育成熟的胴体，绽放出醉人的青春气息，完美而不夸张的动人曲线动人情思。

她已是成熟的女人，与这位俏丽绝世的少女相较，不免差了那么一点分量。青春一去不再回，成熟的风韵当然也为她增添了另一种颜色，一个青春少女，缺乏的就是艳冶风情。

禹秋田从少女的羞红面庞，与明眸中流露的怒意，已经明白少女已经目击了所发生的情景，看到了两人的亲昵的恶行恶像。

“你是什么人？”郎秀英恼羞成怒，恨死了这不知趣的少女，破坏了她意乱情迷的享受，跳起来大发雌威，一面慌乱的整理凌乱的衣裙。

少女头上的三丫髻，已表明不同的身份。园中的侍女，都梳了双丫髻侍女专用发式。

“我来找这座花园的主人。”少女等两人整理妥衣裙，这才慢慢接近：“这鬼园楼阁甚多而且分散太广，人躲在这里，人手少真难搜得出来，所以我要找人间。”

郎秀英是逸园的常客，逸园的仆妇侍女她都认识，被撞破好事的恼羞并没冲昏了头，一眼便觉得眼生，因此喝问是什么人。

一听口气，她完全明白果然是陌生人。

她应该假装淑女装到底的，但她已嗅出危机，少女口气不对，不能再装不懂武功的淑女了。

“该死的小贱人，你撒野撒到私人内眷禁地来了，真不要脸。”她暴怒的向踏入阁门的少女冲去，脚下轻灵快捷：“你偷看这种事未免太早了些……呃……”

她真该从少女的口中听出危机，便不至于毫无成心暴怒地冲上揍少女的耳光了。

禹秋田虽然一度情不自禁陷入激情内，郎秀英投怀送抱主动积极的激情，与完美诱人的胴体，的确让他有点把持不住，虽则他是有备而来，也不由自主动了情欲。

但他是清醒的，激情因外界的打扰而倏然消退，暂时被情欲迷失的灵智陡然恢复清明，已看出这位真的丽质天生、国色天香的少女，来意不善，不是寻常人物。一怔之下，反应慢了一刹那，无法及时照止郎秀英冲动，一把没抓住，郎秀英已在泼辣的挖苦咒骂声中，冲出举手冒失地一耳光掴出。

揍耳光自己最危险，手一动自己就首先空门大开，对方除非真的反应迟钝，或者身份低心中害怕，不然极易抓住空隙反击。

噗啪两声怪响，有人挨耳光和受到打击。

郎秀英出手非常的快，但少女更快，真有如电光石火，根本就不招架郎秀英掴出的纤掌，斜身切入，小纤掌首先在郎秀英仍然配红的左颊挥了一掌，再反手一掌劈在右耳门上，像是同时击出。

郎秀英即使是身手超绝的女英雄，在毫无防备之下，那禁受得起劈掌的耳门重击？呃了一声，扭身摔出丈外，扭动了几下蓦然昏厥。

禹秋田吃了一惊，少女出手之快与热辣，赫然有精练名家的声势，劲道收放自如，小手挥动有如舞蹈。揍人的动作居然有美感，委实令他依然心动。

强烈的戒心刚兴起，少女已找上他了。

“你更可耻可恶！”少女声出入动，情影近面压到，似是一道闪光，纤掌

光临他的左颊。

此时此地，唯一正确的行动是反击。但他不能反击，还不知对方的来意呢！

间不容发地向下一挫，先躲闪再说，知道少女出手的速度惊人，他掏出真才实学加快速度躲闪。

少女一掌落空，蓦然一惊，脸色一变，如影附形用上了惊人的身法与速度，连发三掌。

年轻气盛不服输，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大多数冲突，皆因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反应所造成。少女一掌落空，被禹秋田空前快速的摆脱身法所惊，激发了不服输一定要比对方强的心理反应，不假思索的用上了绝学，毫不考虑后果，向朦胧难辨的闪动身影连发三掌，情急下重手求胜心理过切。

禹秋田虽知少女身怀绝技，但没料到少女会突下重手，双方素不相识，并无宿仇旧怨，敌意未明，按理不会立下重手施展绝技的。

他料错了，第一掌便被击中，猝不及防，心理上毫无准备，一股狂飙似的暗劲一涌而至，暗劲的力道中心足有三寸圆径，远在丈外击中他的左肩肿骨。

他如受千斤巨锤狠撞，惊叫一声，身躯加快前冲，泰然大震中，撞毁一列大排窗，飞出阁外去了，随着飞扬崩散的木材，摔落布满荷叶花苞的荷池，压毁了一大片荷叶，水花一涌，直沉池底。

“噢！怎么这样巧？”少女到了破窗前，讶然自语，盯着仍在动荡的池水残荷发怔。

按她出掌的方位估计，禹秋田是左右不规矩地闪动的，如被击中只能前冲下仆，绝不可能被打飞。如果真的被打飞，那就表示禹秋田恰巧改变左右闪动的身法，改为向上纵跃。所以少女说怎么这样巧。

人被击中跌落池中，是无可置疑的事。

“快上来……”她焦急地向水中大叫。

人如果不识水性，怎能上来？不沉入池底才怪。她并无置陌生人于死的念头，投料到一时情急出了意外，后悔已来不及了，目下唯一的希望是禹秋田会水性，能及时爬上来。

这一列明窗其实是水阁的厢壁，崩塌了便面临池水，楼板距水面有六尺以上，满水时也有三尺左右不至于沉入水中。她站在破壁口空焦急，残荷形成的破洞仅有水池上升，不见水动，跌落的人毫无挣扎向上浮的征候。

她心中一急，立即解腰带，想卸除长裙以免碍事，明显地要跳入水中救人。

真不妙，刚解了绣带结，下面荷叶移动，“忽啦”一声水响，先是一道速度惊人的水箭喷中她的右肋，浑身一震、眼中瞥见水中有物跃出，湿淋淋的手脚已像八爪负似的抱缠着她，冲势猛烈，随势摔倒。

从水中跃起的是禹秋田，头一出水便喷出水箭，他也用了真力以牙还牙。

抱住人奋身一滚，水声轰然滚落水中。

少女的水性非常高明。但水箭一击已受到禁制，一抱之下，背部的督脉已被奇异的手法制住，浑身发僵身体被禁制，动弹不得，唯一自救的办法，是屏息抗拒池水的淹呛，听天由命反抗无力。

附近没有人逗留，郑云英大概与郎秀英都是偷情的专家，早已将仆妇

使女遣得远远的，留下达附近一片天地给他们享受良辰美景。

水阁厢壁的崩坍，以及落水的声浪，没引起远处楼台的仆妇注意，天坍下来大概也没有人理会啦！

郎秀英昏倒在水阁中，耳门一击如果劲道稍重些，这辈子也算是完了，不死也将变成白痴。

* * *

同一期间，千幻夜叉与北人屠，藏身的一家巷底贫户，简陋的堂屋中气氛一紧。

两人以为很隐秘，贫户来了两个穷亲戚，不可能引起任何人注意。

没料到仅平安度过一天，次日一早便有人找上门来。

不速之客是中年美妇，堂而皇之公然推门而入，门外留下一名健壮的随从打扮中年大汉，堵住了大门像个门神，谁也休想擅自出入。

两人正在堂屋中与宅主人闲聊，正打算外出活动，突然发现有人排闼直入，吃了一惊。

看清是中年美妇，两人心中一宽，不由暗暗佩服，做梦也料不到两个单身女人，竟然能毫不费力的，紧跟在两个成了精的老江湖身后，紧楔不舍能有效地主宰他们的明暗行动。

“贱妾是专诚来向两位道谢的。”中年美妇笑吟吟的表达来意：“贱安姓梅，偕同姨侄女在蚌埠集小作勾留，无端引起歹徒的骚扰，如无两位及时示警，恐已遭到不测了。”

“江湖人有时兴之所至管管闲事，算不了什么。”北人屠不再隐瞒江湖人身份，客气地说：“梅姑娘请坐。客居不堪待客，休怪简慢。”

“谢谢。”梅姑娘道谢落座，主人知趣匆匆告辞返回内堂。

“其实，在下与那位鹰扬会的副会主八表狂生，往昔曾有些小过节，只是不便计较而已。向两位示警，并非出于有心，因此请勿放在心上。”

“江湖人恩怨分明，贱妾深领盛情。请问两位尊姓大名，尊号可否见示？”

江湖道上，绰号比姓名重要，有些人的绰号尽人皆知，却不知这人姓甚名谁。

江湖上忌讳甚多，中年美妇请教绰号姓名，本来出于善意，但北人屠两人却感到十分为难。

“非常抱歉。”北人屠婉拒，他的确不曾打听对方的来历，此时此地，他怎能暴露出身份？

“倒是贱妾冒昧了。”梅姑娘歉然说，她自己仅通姓而不露名：“如果贱妾所料不差，这位爷必定是易钗而笄的姑娘。”

她抬手微笑注视着千幻夜叉，语气肯定自信。

“前辈高明。”千幻夜叉暗暗心惊，不白禁尊称对方为前辈，间接承认年纪轻：“晚辈对易容术颇具信心，仍然难逃前辈法眼。”

“姑娘的易容术出神入化，但那晚示警的嗓音，让贱安敢于大胆揣测而已。请问两伦，是否也为了那位狂生而来？”

“并不专为此人而来，顺便而已。”北人屠说：“如果意在报复，他绝难活着离开蚌埠集。自从揭破他的毒谋之后，我们便不再留意他了，猜想他会追查揭破他毒谋的人，因此我们躲在客店三天足不出户。目下，他该已到南京啦！”

“他到了此地。”

“什么？”北人屠吃了一惊：“他跟踪我们来的？”

“两位示警后离开时，已落在贱妾的人眼下，所以知道两位的动静。那恶贼比两位晚到半天，他有三个人，根本不知道两位的底细。”

梅姑娘辞出，带了随从走了。

“这女人到底是何来路？对鹰扬会毫不在乎，暗中有人保护，咱们也算是栽了呢！”千幻夜又不安地说：“老褚，咱们是否该迁地为良？”

“有此必要。”北人屠也有点健然：“自始至终咱们皆在她的耳目监视下，我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不必操之过急，晚上再离开。走吧，咱们到客店留意他那位小丫头的动静。”

“他怎能带一个小丫头在身边？真是的！”千幻夜又撅起小嘴嘀咕：“那多不方便，除非他……”

“你可别往歪处想，女人！”北人屠怪腔怪调：“上房通常都分内外间，你总不会认为他们睡在一张床吧！女人就会胡思乱想。”

“去你的，你想挨揍是不是？”千幻夜又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大发娇嗔。

“呵呵呵……”北人屠用怪笑作答复：“就算他们……那也不关你的事呀，你……”

“你要死……”

砰一声响，湿淋淋曲线玲球引人绮思的胴体，被扔倒在如茵的绿草上。

盛怒的禹秋田，怒火正要爆发，陡然脸一红，急急转身怒火徐降。

少女夏天所穿的绸制衣裙，怎禁得起水浸，真像出水芙蓉般有极高的可观性，几乎原形毕露，保证可以让年轻小子百脉贲张，充满无穷诱惑力，什么事故都可能发生，具有爆炸性的魔力。

少女当然知道自己的处境，已惊得六神无主，尤其是曾经看到禹秋田与郎秀英调情的情景后，目下她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大男人，四周寂静杳无人踪，求救无人，想起来她就惊得浑身发抖，她已经无力对付这个如狼似虎的可怕色狼。

但一看禹秋田窘急的转身，她心中一宽，也感到惊奇，大概这个色狼被水沟得恢复人性了。

“你居然突然用绝技向一个陌生人下毒手。”禹秋田眼中不再触及令他心跳加快的诱人胴体，怒火再次上升，咬牙沉声说：“该死的小女孩，你用什么鬼掌功向我的背部攻击？”

“我……我我……”

“我怎么啦？该死的，你已经不算小了，你知道内眷私室会发生什么事，你简直厚脸皮。你那一掌几乎要了我半条命，我不饶你。”

“不能全怪我。”少女见他始终不曾回头，忘了自己春光半露的诱人情景，胆气壮了些：“你的闪避身法，快得像鬼魅，可知你已运功施展，禁受得起重手攻击，你不怪自己学艺不精，反而怪我……”

禹秋田火冒三丈，倏转身。

少女一慌，惊恐的闭上眼睛。

他火爆地解了少女督脉禁制，盛怒中，少女美丽诱人胴体，已不再造成他的心理压力。

“你准备。”他跳起来大叫：“看到底谁学艺不精，不揍你个半死，于心

不甘。”

少女爬起来，瞥见自己妙相毕陈的光景，差急得急忙背转身，浑身发烫，但终于定下心神，吸口气压下心潮，略……活动手脚，丹田气上重楼。

禹秋田也聚气行功，碰上劲敌，他也不敢大意。本来，少女那一记连环三掌，依他的估计，不可能击中他迅捷如电目力难及的闪避身法的，却明明白白挨了一掌，可知少女的修为是如何惊人了，怎敢大意？

身后传来少女的冷哼声，他警觉地转身。

少女动人的身影，又让他脸红耳赤，这光景那能交手？他能向那一部位出手攻击？

少女也脸红似火，紧咬着银牙，一声娇叱，纤掌疾吐长驱直入。

压力奇猛的无形掌劲先及，他扭身招发金丝缠腕猛扣手腕，同时切入一腿急扫。

攻双脚似乎是最部的位，与女人动手的确可攻的部位不多，手脚是最佳的目目标，他上下齐至专攻手脚，保持君子风度。

少女滑溜如蛇，缩手收脚轻易地避开他的反击，再一声娇叱，纤指似乎平空暴涨，五指已光临他的右肘，反应之快，无与伦比。

搭上手各展所学，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狂野快攻，每一招皆半途诡变，因而根本无法看出招式，只看到人影急剧的闪烁，手脚已难分辨形影，完全是一场神意的搏击，攻招化招已经不重要了。

两亩大的如苗绿草坪遭了殃，被践踏得面目全非。

劲道逐渐增加，逐渐打出真火，年轻气盛，求胜的心念一发不可遏止。

双方互有所获，拳掌着肉声不时传出，逐渐出现贴身相搏的情势，被击中势难避免，双方皆小心地护住要害，其他肢体禁受得起打击。

这对少女不利，某些部位虽不重要，但披触及却可造成心理压力，所以必须加倍小心。

女人本来就不宜与男性贴身肉搏，一方面是体质所限，二是胴体敏感脆弱的部位最多，所以与男人交手，以快速攻击要害，一沾即走避免被缠住为主，因此说女人阴毒。武林朋友与女人交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最好保持男不与女斗的风度，以免非死即伤。

女人如不阴毒下手留情，除非她甘心忍受欺凌。

禹秋田似乎更为不利，不但要小心提防要害披击中，更无法下毒手攻击对方敏感的部位，好在他的搏斗经验丰富，化解危机的反应更是超绝灵敏得心应手，缠斗了三两百招，依然豪勇如狮气势凌厉。

终于，他抓住了切入贴身的好机，一肩错开少女扣喉的手，身形疾转，反贴上少女的右肩背，大手一抄。便按上少女的右腋，四指触压着柔软的乳房，左手一挥，托住少女臀部大喝一声，将人抛飞而起。

少女的胸部被手触及，不由自主浑身一震，还来不及有所反应，身躯已被抛起。

已到了草地边缘，砰一声摔倒在一座花台的台基下。

禹秋田快速冲到，却突然刹住脚步。

“爬起来。”他捏紧了大拳头，怒容满面摇着大拳头吼叫：“我要揍得你服帖为止，免得你自命不凡任性胡为。”

少女狠盯着他，猛地飞跃而起，斜飞出两丈外，防备他在跃起的刹那间重手抢攻。

禹秋田并没乘虚攻击，站在原地拉开马步。

“你的确很了不起，而且非常了不起。”禹秋田有点心惊脱口称赞：“精力耗损了五成以上，竟然能飞跃出两丈外，难怪你任性胡为，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走吧！”

“我……我要……”少女一愣。

“你什么都不重要。”禹秋田抢着说：“到此为止，赶快走，你看你这鬼样子，还想逞强动手动脚？玲珑透凸羞都羞死了。”

他扔头便走，招摇头苦笑一声。

“站住！”身后传来少女沉静的冷比。

他沉着地转身，脸色一变。

少女坐在草地上，双手相合，掌心有一把绿草，乌溜溜深潭似的动人明眸不再诱人，放射出阵阵奇异的冷电寒芒，有如来自地狱深处的魔鬼眼睛，那股妖异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彻体虚脱。

他一拉马步，虎目中神光湛湛，吸口气心神凝合，屹立如山双手在胸前上下相错，掌心微向外张，青衫的衣袖无风自摇。

他是行家，知道他已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笼罩住，无穷大的压力，正向他压榨、收束、撞击，而力源发自少女的心神。这相距的三文空间内，这种力量的能量十分惊人，如果他抗拒不了，刹那间便会脱力瘫痪，甚至会成为一具死尸，让发现的人认为是暴死的尸体。

他承受得了这种可怕的压力，心神与躯体已凝结成一度撼动不了的山岳。

少女湿淋淋的头发，由于发髻半散，散发开始飞扬，脸上的肌肉不断呈现收缩、松弛、绷紧、扭动等等形状，令人看了心中发毛，美感已完全消失。

片刻，他身形一晃，马步一挫，脸上的肌肉也出现扭曲的线条。

两只追逐的蝴蝶，翩翩飞舞不知死之将至，渐渐舞近禹秋田的右侧方，轻灵曼妙十分悦目。

飞近八尺左右，突然化为破片，五彩的碎屑向外翻飞，激射出八尺外方翩然飘坠，化为五彩续纷的彩雨，飘落草中像是撒了一地五彩纸屑。

禹秋田坐下了，虎目中的疲态一扫而空，散发出更凌厉的冲光，脸上的肌肉停止抽动了。

少女星目乍张，双手向外翻吐。

一丛绿草破空而飞，每根草似乎已化为无坚不摧的利箭，更像是一群流星，向禹秋田集中汇聚，天字下，充满了动人心魄的隐隐风雷声。心虚胆小怕鬼的人，听到这种呼啸声，必定以为妖风大作，鬼哭神号。

禹秋田的双掌，也向外一翻，左右推拿时张时合，草叶接近至三尺外，急速的直射改变为斜向飞行，最后绕着他的身躯急剧飞舞。

一声冷此，他双掌向左一推。

八方绕圈飞舞的草叶，像一群活物，或者像有组织的蜂群，向三丈外的花台激射，整齐有序极为壮观，神奇得不可思议。

砰然大震中，花台上的花草树叶纷飞，像被狂风所推，一扫而空。

一声沉叱，禹秋田右手双指戟指虚空疾点。

少女身形一闪，蓦地失踪。

禹秋田的身影，也一闪即逝。

清幽冷寂的花树阁楼间，不时传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息，时南时北。目力佳的人，必定可以从眼角的余光中，瞥见奇形怪状的朦胧虚影，时幻时灭不辨形状，似流光，如逸电，像鬼魅，也像动物，倏忽而没，瞬息而逝。

荷风阁中，郎秀英正慢慢醒来。

* * *

14

少女斜躺在一座花棚下，斜倚着棚柱脸色苍白，衣裙紧贴着含苞待放极为动人的胴体，英风早就消失无踪，天真可爱的神情一扫而空，换上了疲态毕露，楚楚可怜无助无奈的神情。

禹秋田站在丈外，冷冷的注视着她，呼吸有点不稳，浑身大汗青衫也紧贴着身躯，温文公子的外型消失了，像一头凶猛的猛虎，注视着爪下战栗的羔羊。

片刻，凌厉的眼神消失了。

少女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她真的害怕了，只要禹秋田迈向她伸手，她.....

禹秋田欲言又止，最后呼出一口长气，扭头大踏步离去，一直不曾转头回顾。

少女像是崩溃了，松弛的舒张手脚，如释重负呼出一口长气，闭上疲倦的双目歇息。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心中暗暗自问。

* * *

“怎么回事？”清醒的郎秀英惶然问。

她发觉禹秋田正抱着她，沿九曲桥向岸上走。禹秋田身上水汗淋漓，疲态明显。

“碰上女鬼。”禹秋田笑笑，笑得勉强。

“你.....你身上.....”

“我跳水逃走。”

“哎呀！”

“你被女鬼打昏了，我不得不引她走。”

“女鬼？那小女人是女鬼？”

“是呀！女鬼会千变万化，所以才变化为美丽的小女人，在池荷里她奈何不了我，因为她不是水鬼。哦！你不要紧吧？”

“头仍有点昏沉沉。”

“很好。秀英，逸园不能逗留了，我伯那个女鬼，再找神通更大的鬼伴来作祟。”禹秋田故意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也有所顾虑：“到你家去好不好？”

“不，我.....我到客店找你。”郎秀英忘形的抱住他的肩头，贪婪的献上热烈的香吻。

“你脸皮真厚。”禹秋田半真半假将她推开：“客店人多口杂。女人偷情胆子比天大，我可不想坏了你的名节，而且我怕书童小秋明，回家在我爹面

前告状。”

“那就到我二哥家好了。”

“你二哥一定派人在客店等我，他正希望我以京都贵公子的身份替他打架。”

进入郎家，是他的目标，如不能从内部彻查，贸然深入太危险了。而且郎老太爷家大业大，奴仆成群，谁能逐一清查成群的人，查每一个人的根底？

重要的是，他不能波及无辜。

迄今为止，他还没查出郎老太爷与天长堡祝家，有交情往来的确证。就是祝家父子在郎家逃匿，也与郎家无关，他没有理由逼死郎家的人问口供，逼出祝家父子的下落，他不能用这样没有理性的手段办事。

天下间有权势藏匿要犯的人甚多，这些人并非全是十恶不赦的恶霸。

有些人情面难却，或者激于义愤，为亲朋好友提供安全的逃匿处所，虽则法所不容，却也是人之常情，怪罪这些人也有失公允。

他把郎老太爷看成第二种人：情面难却，为亲朋好友提供安全的庇护所。与天长堡本身就为非作歹不同，在庐州根本就没有像天长堡一样为非作歹的环境。郎家的子女虽则不怎么安分，但只是纨绔子弟并无太大恶迹的豪少而已，不可能胆大包天杀人害人。他岂能以雷霆手段，毫不留情的对付郎家的人？

总之，没抓住确证，他不想任性而为。

显然，郎秀英志在偷情，并无将他请入郎家的打算，他的妙计极难得逞。

“我会让二哥无法缠住你的。”郎秀英得意的亲他：“他和南关吴家的人有怨，打来打去打了两年，打不出什么结果来，顶多叫骂一通，唆使几个人拳打脚踢一番，在巡捕出面就一哄而散，了不起打伤人赔几个钱了事，没有必要怂恿你出面，我才不理他呢！”

“你的武艺一定很不错。”他在花径中放下那蛇一样缠绵的火热诱人胴体：“至少你敢向化身为美女的鬼动手，我只会吓得跳池逃命。”

“我不相信是鬼。”郎秀英恨恨的整理衣服：“以后她如果胆敢再现身，哼！我要地做真的鬼。”

“一定是真的鬼，眼一花人就不见了。”他坚持已见：“阁窗无缘无故全毁，无端卷起一阵阴风……”

“别说了。”郎秀英口中不承认是鬼，心里却发毛，打一冷战紧偎在他身上：“我们去见云英姐，把鬼的事告诉她就告辞。”

中午美妇梅姑娘，与少女同时出现在荷风水阁。

郑家的人阴盛阳衰，园太大，留在这里的几乎全是仆妇使女，只有园门负责警卫的门丁几个人，有宴会时，方由城中的大宅派众多人手来照料。

仆妇使女们一听荷风水阁有女鬼白昼现形，已吓得花容变色心胆俱寒，有几个仆人随小姐察看水阁的破坏情形，更吓得魂飞魄散，全躲在园前段的主宅内，再也不敢在园内各处走动了。

偌大的逸园，像死城一样沉寂。

“你说这人也具有通玄的道术？”梅姑娘向少女问：“你的六合撼魂大法撼动不了他？”

“是的，他仅仅失措了一下。”

“你的太一大潜能伤害不了他？”

“姨勘察过花台的残迹，他把潜能引偏摧毁了花台。”

“你的天遁绝技也摆脱不了他？”

“反而被他半途截断了经路，措手不及被他一掌震翻了两个大斤斗。

“有这么厉害？连你爷爷也到达不了这种功参造化境界。”

“事实如此，姨。”

“好，我来对付他。这是说，你没查出结果，不知道那凶手躲在何处了。这人，是不是窝藏凶手的郑家子弟？”梅姑娘追问。

“不知道。我一到便闯来此地，因为只有这里有人，没想到却是两个不知羞耻的男女，在……在这里……呸！光天化日之下，他……他们……”

少女脸红似火，感到浑身燥热，流露的神情似怒非怒，羞态可掬。

“小冰，这是你冒失，怪不了他们。”梅姑娘轻拍少女的肩膀：“这里是内眷玩乐的禁地，连仆妇使女都不敢乱闯，他们有权自由处理他们的事，有权保持他们的隐私。今后，你可不要乱闯了。”

“只是……只是……”

“比方说，他们是夫妻，这是他们的地方，你不能凭你一个陌生闯入者的眼光，去批评他们不知羞耻。不要说了，你留意这个人，我会对付他。如果郑家有这么一个功参造化的高手，我们将会有困难，必须要我们的人小心提防，以免无谓的损失。”

“这个人好像不是郑家的子弟或保镖，事前事后他都没追究我闯入的事，而且……而且……”

“哦！你肯定？”

“不知道。而且他似乎不像……不像一个……一个厚颜的人。”

“你愿意详情说出经过吗？”

“这……”

“说吧！了解劲敌一分，就多一分胜算。”梅姑娘挽了少女在锦墩坐下：“你有点心神恍惚，坐立不安。说吧！我在听。”

“这……这这……”少女忸怩地、吞吞吐吐的将经过一一说了，当然关于春光艳事有些难以启齿。

要找本城的豪少，到镇淮楼东面的佳宾楼去找，保证一找便着，当然得在傍晚时分前往。

镇淮楼也就是往昔的金斗门，也是目下府城的谯楼。所置的大型铜壶滴漏最为准确，全城皆以之作为标准作息时刻，所传的午时炮声及更鼓声，可远传城郊四乡，是本城最宏丽的两大名楼之一，是城东城北的两大城豪绅名流宴客的所在地，也是豪少们招朋引类聚会的地方，楼上每一间厢座，都有宽阔的空间，容纳歌伎舞伎献艺作乐，也可以把教坊的名花艳姬找来陪宴尽欢。

傍晚时分，郎二少爷兄妹，以及郑家的郑振国兄妹，带了两位健仆，拥簇着禹秋田，登上了华丽的楼座，事先已订了厢座，倚窗可以看到镇淮楼全景。

两位健仆在厢房外把守，不许其他酒客擅闯。

酒菜丰盛，有了三分酒意，男的嗓门渐大，女的将禹秋田夹在中间，

逐渐放浪形骸，眉梢眼角荡漾着春情，藉三分酒意百无禁忌。

美丽大方的女人，三分酒意正是最可爱的时候。

他们却不知，在他们向镇淮楼订座时，便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该来的人都来了，其中包括穿了华服，扮成豪绅酒客的北人屠和千幻夜叉，都是中年豪绅装扮，风度气概惟妙惟肖符合身份。

厢座都是封闭式的，前楼另设有广阔的华丽厅堂，有二十余副设有半段式活动屏风的雅座，撤掉屏风，可供大户人家作为大型宴会的场所。

两人预订了邻厢，隔厢的声浪隐约可辨。

另一邻厢，成了五位男女的席位，其中两女，正是梅姑娘与姨侄女夏小姑娘夏冰。两女不再盛装，扮成中等人家母女，脸上显然用了易容药物，再也看不出本来面目。少女夏冰脸色姜黄，显然不健康，精神不振，白天里的绝世风华已不复存在。

“秋兄弟，你听我说。”郎德馨三杯酒下肚，就豪气飞扬嗓门特大：“明晚我带你去一处地方，替我和郑二哥出口怨气。不瞒你说，在府城，我郎、郑二家论财势，都是第一流的；论武艺拳棒，也是第一流的。凭我和家兄庐州双太岁的声誉，谁也比不上我们。只是……只是……”

“只是论人才，我和郎二哥就比南关吴家兄弟，就差了那么一点点。”郑二公子郑振国接着说下去：“吴家兄弟、一个叫玉郎，一个叫秀士，比拳头他们不中看，只会差遣一些打手充场面。但凭他们的人才，在其他方面我们就处处落下风，偏偏留春院那些红粉头……”

“你要死啦！二哥。”郑云英大发娇嗔：“原来你们俩没安好心，并非哄五岳兄去打架，而是骗他去留春院那种脏地方，利用五岳兄的人才，和吴家的玉郎秀士比高下，在那些脏女人面前争面子。呸！休想。”

一面大发娇，桌下的手却紧握着禹秋田的大手往怀里揉。这些话出于豪门子女口中，委实令人反胃。

禹秋田真有点应接不暇，另一侧的郎秀英，不理睬郑家兄妹的纠纷，纤手搭住他的肩膀，一手拈起酒杯，就他的嘴唇劝酒，痴迷的媚笑十分诱人，火热的胴体几乎快要贴在他身上了。

“云英，你就别作梗好不好？”郎德馨从桌下伸过大手，在郑二小姐某处部位捏了一把邪笑：“你放心，我们只请五岳兄弟亮亮相逢场作戏，争回面子就回家，不会让他留在那里，出了差错，唯我是问好不好？”

“郎二哥，留春院是什么地方？”禹秋田故意装傻，傻呼呼颇感兴趣追问。

“你少来，别装撇清啦！秋兄弟。”郎德馨大笑：“你是京都贵公子，应该了解京都事。百年前咱们的皇帝正德大东主，在京都开皇店，其中就有一家留香院，明白了吧？京都与庐州的留香院都是一样的好地方，咯咯……”

“你们是愈说愈不像话了。”郎秀英似笑非笑白了禹秋田一眼：“你倒是很有趣啊？我这位宝贝二哥，你最好不要把他的当人话，不要受他的摆布，他去的地方没有一处是干净的，你能跟他们去吗？”

“男子汉的事，女人少管。”郎德馨干了一杯酒，意气飞扬：“秋兄弟来自京都，什么场面没见过？我试过你的膂力劲道，我对你有信心，酒色财气你都可以压下吴家兄弟，我等你这种人才，已经等得太久了。”

“秋兄弟，就凭你白天在我家逸园，敢把女鬼引走救了秀英二妹，你的胆气就无人能及。”郑振国也乘机奉承：“只要胆气壮，吴家兄弟何足道哉？”

兄弟，替我们助威，值得的，保证你在庐州过得愉快欢乐。”

这时他就过得愉快欢乐，美人在座左拥右抱，手眼温存接应不暇，连喝酒吃菜也用不着他动手。

“因跳水逃命把女鬼引走，也可以称胆气够？妙论。”

他只好另找话说：“不错，我可以喝几斤烈酒，也有过美人关的本钱，游学所带的盘缠也充裕，论拳脚也过得去。但在没会过吴家兄弟之前，我可不敢向两位兄长狂妄保证什么。”

两女一听傻了眼，本来今晚就有意灌醉他抬回去的，所以左一杯右一杯，偎在他怀里猛劝酒，如无两位兄长在座，她俩恐怕真要用口度酒了。

一听他自称可以喝几斤烈酒岂不枉费心机？难怪已劝了三、二十杯，他仅略观酒意脸有点儿红而已。江南的烈酒不多，竹叶青也许算是稍烈的酒了。但比起北方的高粱烧，差了一大截。

他们今晚喝的就是竹叶青，郎秀英已经喝了五、六杯，已经是脸红似火，水汪汪的媚目透露出无限春情，已有点意乱情迷，银牙轻咬着红艳艳的下唇，开始取过五只酒杯在桌上排开、倒酒。

“二哥，不要谈这种扫兴的事，这些事本来不该在你妹妹面前说的，不像话。”郎秀英断然阻止乃兄再说高论：“五岳是我的贵宾，他不是来替你们争风吃醋打破头的。我们轮流来敬他，希望宾主尽欢。我先敬。五岳，你量大，我先干为敬，你可以随意。”

随意？她已经把五杯酒排妥，自己干了一杯，已经摆明那四杯该谁喝了。

郑云英知道郎秀英的心意，当然跟着起哄。姑娘们敬一杯，男嘉宾奉陪一杯，像话吗？她在旁又笑又闹，禹秋田乖乖听她的摆布，奉陪了三杯，最后一杯回敬，一比四过了第一关。

一阵笑闹，杯觥交错，四个人集中力量向禹秋田进攻，一杯一杯往肚子里溜。

禹秋田心中暗笑，事先已提出能喝几斤烈酒的警告，这些人依然不死心，正好给他们好看。

不久，郎德馨第一个醉得趴下了。

邻厢的千幻夜叉，愈听愈冒火，几次要冲出闹事，皆被北人屠及时相阻。

“他怎会与这些狗男女厮混的？”千幻夜叉听到邻厢两女劝酒的荡笑艳话，快要爆炸了；“老天爷！他胜任风流子弟的角色吗？十九会栽在这两个荡女身上，哼！”

“全城的人都可以作证告诉你，他是京都来的风流佳子弟，你不承认也不行。”北人屠一点也不介意，人老成精，对世情看得透澈：“他完全掩去本来面目，不是吗？你走着瞧好了。”

“可是……”

“我一点也不担心那两个荡女。”北人屠喝了一口酒，用世故的口吻说：“不错，天下的男人，除了少数大圣大贤之外，多半难抗拒女人的魅力，尤其是年轻美丽，却又芳心暗许自动投怀送抱的女人。”

“废话！”

“是吗？”北人屠淡淡一笑：“不错，这两个荡女的确美丽，妖媚艳冶令

人难以抗拒。”

“本来就如此，我知道女人的魔力。”

“但你想过没有？”

“想过什么？”

“在山西，他所接触过的几位出色佳丽。比方说，你，幻剑飞虹李仙女，这两个荡女能和你们比？结果怎样？他潇潇洒洒跨上马，挥挥手扬长而去，只道一声珍重，连后会有期场面话也吝惜说出。小霍，不要担心他会栽在两个荡女手上，他的用意，也许我能瞎透一些玄机。”

“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千幻夜叉悻悻地说：“依你的猜测……”

“绝对和八表狂生有关。”

“鬼话！我跟踪八表狂生好些时日了，从扬州跟到徐州，再跟到蚌埠集。如果不是那姓梅的神秘女人出现，八表狂生决不会躲到庐州来。”千幻夜叉反驳北人屠的看法：“而他，却是早几天从南京到达的。你以为他是神仙，会未卜先知，知道过去未来，预先在这里等候那鼠窜的二流鼠辈？”

“敢打赌吗？”

“我从不和任何人打赌，尤其不和你这种人精赌，哪怕是一文钱赌注也不干。”

“算你聪明有自知之明。”北人屠神气地说：“这两个荡女一个姓郑，八表狂生就躲在郑家的某一处秘密洞穴里。不管他是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或者是巧合，反正定有因果。如果我说郑家或郎家以及八方狂生，皆与他这次以京都贵公子面目，来勾引两个荡女的某件事有关。甚至我怀疑梅姑娘两人，是他的同伴呢！你感到奇怪吗？”

“我真被你说迷糊了。”

“我们为何不从调查郑、郎两家根底着手？至少可以在必要时帮他的忙呀！”

“对呀！”

“就这么办。我知道你是调查专家，我也不弱，咱们这就分头进行，如非必要，咱们只在暗处策划，替他防范意外。你可不要沉不住气，气一来就撒野误事哪！”

“好，我听你的。”

邻厢梅姑娘五个人，反应又是另一种光景。

少女夏冰的性情其实不是冰，而是易引燃的火。

“他与那姓郎的妖女不是夫妻，却公然在逸园荷风阁做出可耻的事。”少女夏冰忿怒说：“以他这种超尘拔俗的高手来说，岂能扮无用的风流书生，不择手段勾引良家妇女？可恶！他竟然做出这种缺德的事。”

“唔！这件事十分可疑。”那位扮中年士绅的人说：“小冰，你说的这个虚有其表的所谓京都贵公子，真是你白天碰上的同一个人？”

“半点不假，就是他。”夏冰语气十分肯定：“把他烧成了灰，我也知道是他。”

“这就怪了。”

“姨爹，有何可怪？”

“两个妖女都是败柳残花，天生淫贱还不算人间绝色。”梅姑娘替乃夫分折，有些话长辈男人不便启齿：“他从京都来，贵公子的眼光决不会低。小

冰，你与两个妖女比较，不论才貌武功，那根本就不能比，对不对？”

“姨，你……”夏冰红云上颊：“怎能拿冰儿与……与妖女比……”

“当时，你其实已是他的俎上肉任其宰割。结果，按你所说当时的情景，要称赞他为正人君子绝对受之无愧，你幸运的撤出，他连多看你一眼也不屑为。那么，他为何要隐藏身怀绝技的武林健者身份，与这些纨绔子弟无耻妖女周旋？”

“好色之徒，如此而已。”夏冰悻悻地说。

“把他弄到手就知道了。”中年士绅说：“如果不先处理他的事，让他坐镇郑家，必定会耽误我们追凶的事，今晚就找他。”

“看情形，他们今晚必定不醉无休。”梅姑娘指指邻厢，邻厢传来呕吐的声浪：“可能他不会回客店了，但愿他不会被他的人带回逸园。”

“城门早关，怎么会回逸园？”中年士绅说：“咱们早走一步，早作准备。”

沿金斗河南岸的小街，至郎德馨的家并不远，距郎家大宅稍远些，但两位姑娘都乘坐白备的小轿，大户人家的女眷，夜间行走是极为不便的。

健仆们先一步架走了两个豪少，两人已醉得几乎无法举步。

在酒楼门口分道扬镳，郎秀英的小轿往西走，奔向郎德馨的外宅。这位郎二太岁很少回郎老太爷的大宅走动，有自己的活动天地不受管束。

禹秧田是唯一清醒的人，跟在小轿后昂首阔步意态悠闲，三、五斤竹叶青，在他肚中似乎不起丝毫作用，仅脸上出现红晕而已。

已经是二更将尽，夜市将收，小街行人稀落，偶或有几盏门灯，散发出暗红色的光芒，大部分地段是黑暗的，有些人提了照明小灯笼走动。

两个轿夫脚下利落，速度甚快。扶轿的一名中年仆妇，也轻快放松，不时扭头察看禹秧田是否跟来了。小姐吩咐过要将禹秧田请至郎二少爷家中安顿，不再返回客店，仆妇怎敢卜尽职？

这是一条半边街，金斗河的河堤栽满了垂柳，如果有人防身在屋角或河堤，走动的人是很难被发现的。

禹秧田毫无戒心，四个男女都被他灌醉摆平了，心中暗自高兴，进入郎家大宅的机会终于来临啦！他等这一天等得够长了。

他却不知，豪少浪女们早有安排，事先早就通知健仆使女，宴后将他带往郎二少爷的家，而非郎老太爷的郎家大宅。

所走的小街方向是对的，所以他心中高兴。

乐极生悲，半点不假。

走了半条街，街两侧暗沉沉，左是街舍家家关门，右是河堤柳丝摇曳。

一家屋檐下，突然飘落一个朦胧人影。

“阁下小心！”喝声传到。

是传音入密绝技，一种聚音传语极难练成的秘学，入耳清晰声浪却不大，旁人如不恰好站在传音的通路上，是听不到声音的。

他一怔，小心却慢了一刹那。

噗一声轻响，打击随语声之后到达。强力的指风打穴术并不稀罕，练至真气已可发于体外的高手不难办到，但要在丈七、八外制住穴道，大概在练气上花一甲子苦功，是否有此火候，还得看这人的天资与恒心是否够分量，不然练一百年也是枉然。

他总算修为精纯，超尘拔俗，心意神一动便生抗力，而且激起本能的

反应。

强劲的指劲，击中他的左期门穴，人在两丈外，黑夜个认穴之准骇人听闻。

按理他该在一震之下，斜身摔倒的，却被凶猛的打击力道，震得斜飞而起。

一声惊呼，他飞越河堤。一声水响，酒鬼落水。

“噢！”袭击的黑影讶然轻呼，身形一闪即没，贴在大柳树上像是形影俱消。

惊呼声不大，但引起扶轿仆妇的注意，猛然回顾，恰好看到禹秋田向河下掉，却没看到黑影消失。

“哎呀！”仆妇大叫：“秋公子失足掉到河去了，快救人，他醉了……”

轿夫急急停下轿，奔近堤口，四丈余宽的金斗河盛夏水满，水流相当急，没发现有人浮沉挣扎，如何救人？河下漆黑，有人也看不见。

轿内的郎秀英，一惊之下酒醒了一半，摇摇晃晃钻出轿，也向堤口奔来。

“快跳下去救人呀！”她向两轿夫尖叫。

“二……二小姐，恐怕人已经沉下去漂走了。”一名轿夫苦着脸叫苦：“怎么救？跳下去也是枉然哪！小的委实不知如何救……”

“不跳下去你就死……”她愤怒的叫，突然闭嘴打一冷战，酒又醒了一半：“你……女鬼……？”

一个人影幻现在丈外，轮廓依稀可辨，是个女人，定然是荷风阁白昼出现的女鬼。

“对，女鬼。”少女说，向前飘滑。

一声娇叱，她一掌虚空拍出，这次，她不敢再大意，上一次当一次乖，用绝学突下杀手。

庐州的人，都不知道她是身怀绝技的女英雄，这一掌拍出阴风乍起，寒涛勃发汹涌而出。

少女冷哼一声，一挫马步双手招发如封似闭，不闪不避硬接袭来的阴寒冷涛，一推一拨之下，冷涛一涌而散，化为阴风掀起少女的裙袂，有飘飘如仙的神韵。

郎秀英大骇，还真以为是女鬼呢，不然这一掌必定得手的，知道不妙，身形一挫，例退滑走，一声水响，滑出堤外跃下河去了。

两轿夫不是傻瓜，仆妇也够聪明，小姐都见机逃走，他们怎敢与女鬼对抗？小姐在逸园白昼见鬼的事，早已传遍朗、郑二家了。三人不约而同，向河下飞跃，希望女鬼不是水鬼，河下脱身定可捡回性命。

秋公子也是跳荷池逃走的，保住了老命。

“这妖女的九曲摧枯掌很可怕。”少女悚然地自语：“我几乎上当，料错她的造詣。”

柳树下出现袭击禹秧田的黑影，是少女的姨爹。

“庐州竟然卧虎藏龙，小冰，今后你千万不可大意。”少女的姨爹心情沉重，语气严肃：“这姓秋的小子，真的具有功参造化的玄功，被击令穴道，居然能借指劲的余力，飞退两丈入水逃命。江湖上具有这种火候的人，屈指可数，连你爷爷和你爹，未必能臻此境界。

很糟！咱们追凶的事必定极为棘手。”

“会不会是被姨爹的指力震飞的？没击中穴道都会有此现象。”

“不可能，我相信我以神御指的境界。”

“我不怕他……”

“算了，你比他差了那么一点火候，走吧！”

“我到客店去等他，哼！”

“不可鲁莽，小冰。”

小秋明睡得很警觉，其实她并没真的睡了。

她的床在外间，桌上的菜油灯只留下一根灯心，一灯如豆，洒出满室幽光。

她一点也不担心禹秋田的安危，扮一个尽职的书童奴仆，不过问主人的来去，那不是她一个奴仆该管的事，只耐心的等候变化，她早知道有人在暗中侦伺。

房门悄然而开，房中多了一个人。

她是清醒的，和衣而睡，像一般的童仆，尽职的等候主人返回，必须随时听候使唤。

她感到诧异，今晚监视的人为何等不及了？必定是出了意外，监视的人不惜暴露意图，迫不及待采取行动，在她身上打主意了。

房中幽暗，但她眯着眼装睡，已经看清房中的动静，看清悄然走近床边的不速之客。

不是她所知道的监视眼线，是一个瘦小的，像貌干枯毫不起眼的老人，山羊胡全白了。

房门半掩，她心中疑云大起，这不是夜行人的手法，不掩门决不是为了便于逃跑，更不是为了让在外策应的同伴便于跟人，不管为了何种目的而进入，都必须将门虚掩避免被经过的旅客或店伙看到。

“是一个不懂规矩的笨眼线。”她想。

老人在床口站了片刻，毫无行动表示。

“醒一醒，你似乎真的睡着了。”老人终于发动了，拍拍她的肩膀。

她装得很像一个不懂事的小书童，一惊而醒含糊的应诺着，急急忙忙爬起伸脚下床，慌慌张张找鞋穿，并没抬头看床口的人，表现出她是一个毫无警觉性的孩子，对任何人无害的小可怜。

老人退至桌旁，在油灯上挑加了一根灯心，光度增加了一倍，但房中仍然不够明亮。

“哎呀！你是……你是……”她穿好鞋，终于看清房内多了一个人，本能的发出惊呼。

“我是女鬼的使者。”老人盯着她好笑，笑容很可怕，存心吓唬小孩子。

“天啊！鬼……”

“不要叫，我奉命来找你家公子，不会加害无辜的，怕死了我可不负责。”

“我……我家公子还没回来。”

“到何处去了？”

“我……我真的不知道呀！”她害怕的神情装得神似，瑟缩在床脚身子在发抖：“是被郎……郎家的少爷小姐请……请走的。”

“郑家的人也在一起？”

“我真的不知道呀！”

“好，就算你不知道，等你家公子回来，务必把我鬼使的话转告。”

“什……什么话？”

“叫他不要再往郑家逸园，免得误了我们的事。”

“这……”

“因为逸园里窝藏三个鹰扬会的凶手歹徒，为首的人叫做八表狂生江人杰。我们是去抓他们的，不许你家公子多管闲事，知道吗？”

“知……知道了。”

“据实转告，不然本使者将勾你的魂，记住了没有？”

老人显得声色俱厉。

房外，传来三下弹指声。

“记……记住了。”她心中疑云又起，外面警戒的人，这是某种特定的信号。

老人已重新回到她身边，相距身手可及，眼一花，老人伸手在她脸上摸了一把。

闪避危险有本能，对突如其来的危险，闪动通常不受神意的控制，闪的快慢却可以分辨出是否练了武功，练了武功的人闪动一定比常人快。

她本来可以闪得快的，但居然能克制本能的闪动，硬被对方摸了一把，摸过后才向床尾躲闪。

她又感到生疑，老人的手为坷如此温润细腻。

“强将手下无弱兵。”老人退了两步说：“你很不错，小心了！”

“你……”

老人已经到了房门口，拉开门出去再带上。

“是女人，投错。”她笑笑，闻上房门对着灯火沉思，弄不清这人的用意。

“八表狂生也在这里？有眉目了。”她最后似乎颇感意外，喃喃自语。

老人在房门外弹指发声，跳上屋与另一个黑影会合，从店后跳落一条小巷。

“消息传到，小丫头表现得不错。”老人一面走一面说，是千幻夜叉：“是个小女孩，相当精明乖巧。”

“他敢让一个小女孩担风险，小女孩当然不错。”黑影是北人屠：“也许我们传信是白操心，他出现在逸园不是巧合，而是已经知道八表狂生躲在里面，有意前往踩探的，他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你总是把他当成末卜先知的神仙。”

“也差不了多少，至少他的武功就神乎其神。”

“那两个监视的人为坷悄悄撤走？”

“不知道，反正他们急急走掉了，事出突然，想动手拽住已来不及了。也许他们真的怕鬼，一听你是女鬼的使者，心中一害怕，就丢下正事不管溜之大吉啦！怕鬼的人多着呢！”

两人谈谈说说，消失在小巷的暗影中。

两个监视的暗桩，不是被鬼使吓走的。

那个千幻夜叉故意将房门敞开，用意就是让暗桩听到有关八表狂生的消息，有意揭发秘密，让对方知道隐匿处已被发现，让对方心中惴惴，必将有所行动，动则势将落在梅姑娘的掌握中，有关的人必定章法大乱，对禹秋

田的活动将有裨益。

两路桩果然获得消息便急急撤走，飞檐走壁奔向郎德馨的外宅。

郎德馨烂醉如泥，由两名健仆半架半抬刚到家片刻，刚灌下一碗醒酒汤，暗桩便急急赶到了。

郎二小姐还没回米，半途出了意外耽搁了。

密室中聚集了五个人，静听暗桩禀报消息。

郎德馨听完暗桩的禀报，酒醒了一半。

“鹰扬会的人，无缘无故跑来咱们庐州藏匿，到底怀了什么鬼心眼？”那位像貌干瘦，有军师派头的人不安的说：“该死！一定是冲咱们而来的。郑家悄悄接纳咱们的仇家，未免太不识相不讲道义交情，很可能明里和我们称兄道弟，暗中在打我们的恶毒主意，该死！”

“曾夫子，不……不要胡……胡乱猜测！”郎德馨酒醉心明白，阻止爪牙胡猜：“郑家根本不可能知道鹰扬会与咱们有利害的冲突。郑定远早年在江湖闯荡，与五岳狂鹰的确有交情，收容八表狂生，不是他的错。”

“我总觉得可疑。”曾夫子坚持己见：“客人来了没几天，仇敌就悄然光临了，我从不相信巧合两字。”

“我相信八表狂生被女鬼追逐是事实。”郎德馨也不放弃自己的估计：“好啦！派人紧急禀报老大爷，看我爹怎么说。”

“遵命。”下首一位中年人应诺。

“你两个不该一同撤回的，该留一个人监视，是不是真怕鬼？天地间决不会有鬼，蠢材！”曾夫子向两个暗桩怒声斥责：“给我滚回去！”

“秋公子的住处，多天以来毫无可疑的动静，实在没有必要昼夜监视的。”一个暗桩大发牢骚：“反正他的确是京都来的纨绔子弟，身份毫无可疑。目下他在郑家无端卷入女鬼与郑家的纠纷，咱们实在没有必要淌这一窝子浑水。如果被女鬼怀疑咱们是郑家的人，岂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夫子……”

“少废话！”曾夫子怒叱：“凡是与我们郎家接近的陌生人，都必须加以严密的监视调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任何人都有前来挖根搜隐的嫌疑，即使是真的京都纨绔子弟也不例外，谁能派人去远至京都查他的根底？赶快给我滚回去继续监视，有任何可疑的动静，务必派一个人回来禀报，再籍故一同离开，严惩不贷，滚！”

郎德馨已经趴伏在案上，快要睡着了。

两暗桩急急出室，心中悄悄重回客店。

豫州老店位于东关外，夜间不但东门城门关闭，关门也闭了，断绝城内外的交通。三更正夜禁开始，城关内的居民不再外出，大街的管制栅门都关闭了，只留小栅门让巡夜的巡捕丁勇与更夫走动，因此如无高来高去的本领，决不可能自由走动，更不可能进城出城。

两个暗桩的轻功很不错，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爬城跳城敏捷如猫，所以被派夜间监视客店的任务。

关墙比城墙矮，两人从关门的外侧百十步，沿蹬道登上关墙头，正要准备往下跳。

关外没有城濠，高仅八丈，普通的年轻人也可以一跃而下，上来却难。他俩对女鬼难免有点恐惧，心中有鬼，偏偏会碰上鬼，算他们时运不济。

刚要往下跳，耳中突然传来一声轻咳。

“你想吓死人吗？呸！”在右方的暗桩，以为是同伴咳嗽，吓了一跳，扭头向同伴低声埋怨，心虚的表情极为明显。

“你干什么？”同伴也吃了一惊，沉声反问。

两人眼角的余光，立即看到身后站着的朦胧人影，定神一看，吓得打一冷战毛发森立。

“女鬼……”两人不约而同惊呼，本能的反应便是向下跳。

女鬼白天侵入逸园，打昏郎秀英的事，郎家的爪牙早已怀有强烈的恐惧。郎二小姐的武功根底，府城其他的人并不知情，爪牙们却一清二楚，连武功深不可测的二小姐也禁不起女鬼一击，他们怎敢和女鬼拼老命？

以背向敌，斗志全消，肯定会遭殃的。刚要跳下堞口，背心已挨了一击，两人同时摔倒在堞口下，幸好不曾跳出堞口，不然将摔死在墙下。

出现了另一个黑影，是少女夏冰。

“不错，是派在豫州老店的两个眼线。”少女夏冰利用星光，稍加查看两个昏死的眼线：“奇怪，他们为何反而从城里出去？他们应该在客店的。”

“客店出了意外。”梅姑娘说。

“那个假花花公子在城里快活，被姨爹打落河中，这时不知漂到何处去了，客店会出什么意外？”少女夏冰不以为然：“最好把这两个人带走问口供。”

“我正有问口供的打算。”

一人扛了一个沉重的大男人，丝毫不影响纵跃的身法，跳城而下，疾赶郊野。

郎秀英真假落水的猫，浑身水淋漓曲线毕露，沿着河堤奔跑，焦灼万分用目光按寻河面，看是否有人漂流，希望禹秋田及早爬起来，可别淹死她心爱的情人。

她以为禹秋田是被女鬼打落河中的，并没发现另外有人向禹秋田袭击。

这次，她的确明白不是女鬼的敌手了，那一记九幽摧枯掌他已用尽了全力，发时潜劲如山洪涌崩，无坚不摧，却毫无作用，精力已耗损了一半，怎敢再继续攻击？

“可能其是成了妖魅的鬼。”她心中对女鬼是人的信念动摇了。

据说，鬼如果修炼至能在白昼幻形，就成了魅不怕阳光，与修炼成妖的动物花草有同等道行，不是人所能克制得了的。

少女出现得十分突然，也是她疑之为真鬼的原因之一。

果然被她看到一堆漂浮物，黑夜中隐约难辨是何物体。她大喜过望，急急奔下平时妇女们洗衣的码头，并且拾到一根木根，等候漂流物流下。

木根一拨，她大失所望，不是人，只是一堆垃圾。

“五岳！”她向呜咽的河水神经质的尖叫。

堤上传来脚步声，出现一高一矮两个模糊人影。

“喂！你叫什么？”洪亮的嗓音有点迫切；“我听到叫什么五岳……”

“我的人掉下河去了，请帮我找。”她急切地向人求助：“我一个姓秋的朋友……”

两黑影似是吃了一惊，急奔而下。

“怎么一回事？哦！原来你是郎二小姐。”高壮身材的北人屠讶然轻呼。

一看是两个老人，而且认识她，她心中一宽。

“快帮我留意，人是从上游不足两百步掉下去的。”她指手划脚不胜焦急：“我的朋友谙水性，但是被打下去的，应该漂到这附近了。”

“我们帮不上什么忙，黑夜落水很难看到，不过我们替你留意就是。人是被谁打下去的？”

“一个女鬼。”

“什么？女鬼？”

“是的，女鬼，我这位姓秋的朋友，算来已经是第二次被女鬼打落水了，上一次是在郑家的逸园。”

“郑家逸园？”扮老人的千幻夜叉又是一惊。

“是的，这女鬼十分厉害……”

两人扭头往上走，不再理会她了。

“喂！你们……”她大叫。

“我们怕鬼。”

“不必耽心。”北人屠安慰焦急的千幻夜叉，“小禹的水性一定不错，小小的金斗河淹不死他的。”

“老褚，我们忽略了一个人。”千幻夜叉极感不安：“逸园，有点不妙。”

“忽略了谁？”

“虹剑电梭那贱货。”

“哎呀！”

“她一定暗中跟来保护，所以在逸园扮女鬼现身。那姓梅的女人只查出八表狂生藏匿在逸园，却不知道虹剑电梭并没南下风阳暗中跟来了，禹兄也上了当。”

“那贱女人根本不是小禹的敌手……”

“但他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怎敢大意用武功周旋？咱们赶快出城重回客店，希望他已经平安回店了。”

两人心中已急，火速转身出城。

他俩在客店向小秋明示警透露风声之后，知道禹秋田不在客店，必定到郎家去了，因此跳城前挂郎家，以便暗中策应，没想到半途碰到了郎秀英。

小秋明再次发现有人入室，再次看到有人挑亮灯火，心中有点不悦，但和衣躺在床上故意装睡。

“你一定知道有人来了。”少女夏冰拍拍床柱：“你的主人身怀绝技，你当然也不弱，如果不起来招呼，我会打塌这张床，你最好相信我说到做到。”

她不能再装睡了，故作受惊地挺身掀衾而起。

她怔住了，这一长一少两女，灯光下美得令人目眩，便知道禹秋田在逸园碰到的少女芳驾光临了。

“你们未免欺人太甚吧？”她不能再假装不会武功的小书皮了：“我家公

子与你们无仇无怨，彼此即使有小怨小恨，事情过了就算了是不是？些微小误会也放在心上没完没了，日子是很难过的。”

“噢！你是一个小姑娘。”梅姑娘一怔。

“这……有什么不对吗？”

“你多大了？”

“你问这有何用意？”

“回答我的问题。”梅姑娘沉声冷叱。

“十三岁。”小秋明心中一跳，这女人发起威来，还真有慑人的气势。

“你扮作书童。”

“贵公子游学，当然有书童才符合身份。”

“你和他同房？”

“噢！你这人好奇怪，房有内外，我是书童负责侍候主人，有什么不对吗？”

“你十三岁不算小了，小姑娘。说，你到底是他的什么人，奴婢？”

“好吧！我就明明白白告诉你。”小秋明有点醒悟，知道对方想歪了：“我本来应该是公子爷的奴婢，但公子爷全家上下老小，从来没把任何人当作奴婢仆女，仅把我们当作邻居的孩子。”

“怎么说？”

“老太爷收养我们一群家破人亡的孤儿孤女，少爷则看着我们长大，亦亲亦师，但他一直把我们当作邻居的孩子，给我们友情与自尊。每次他外出遨游，必定带三、四个孩子出来历练，要求我们冷眼旁观众生相，体会做人处事的道理和艰难的世道。他说过，你不是他的敌人，他对不是敌人的人，是不怎么介意的。但你们如果伤害我，就算你们躲到玉皇大帝的宝座下，他也会毫无畏惧地把你们揪出来。我想，我说得够明白了，你们走吧！”

“你们真是从京都来的？”梅姑娘态度温和，不再流露导仇强者的神情。

“这并不重要，夫人。”小秋明保持一贯的礼貌笑意：“皇帝位在紫禁城，专做些为祸天下的狗屁事，所以从紫禁城来的人，庐州的百姓除害怕之外，其他全是憎恨和唾骂了。江湖朋友通常不问来处的。”

“他很爱护你？”

“他爱所有的朋友和邻居。也许他爱护我们二十余个孤儿孤女胜过某一些人，因为我们都是家破人亡的劫余生者。如果你们真与我家公子有不解的恩怨，最好直接找他打交道，不要在我身上转任何念头，这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甚至不可收拾。”

“他丢下你一个小女孩不加照料，该知道寻仇的人是不择手段的。”

“他知道我的自卫能力并不差。”

“露两手给我看看好不好？”

“一点也不好，公子爷是读书人，他的书童怎可卖弄拳脚？”

“你小小年纪，胆气甚足而且伶牙俐齿，大概他一定教给你许多绝活。今晚他被郎二小姐请走了，你不耽心地所做的事？”

“他所做的事，不需要任何人耽心。他经常告诉我们一群小孩，已个人自从知道人事始，就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顺便提一提，不要伤害那些派来监视的暗柱，他们听命行事，其实他们起不了任何作用。”

“你家公子可知道鹰扬会八表狂生其人？”

“我听他说过这个人，那个人很坏。”

“你们不是朋友，已可确定。”

“朋友？我家公子没有这种朋友，那也是可以确定的事，他还不配替我家公子提鞋。”

“好，我这就放心了，你放心睡吧！”

“好走。”小秋明礼貌送客。

送走了两位女客，她掩上房门，面对孤灯思索了老半天，仍然理不出头绪，不知道这两位女客，与前两个报信通风的老人有何关连。

“等公子回来怎么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何用意。”她烦恼地自言自语：“我真该套口风的，真笨。”

先后两批人前来打扰，幸好都是没怀敌意的人，因此她能从容应付，不知道这种局面能维持多久。她真不想逞强，以免影响禹秋田的计划，虽她有跃跃欲动的感觉，被人一而再打扰当然心中不快。

离秋田躲在河对岸，默默坐在码头旁的暗影中，运气行功疏导被击中的期门穴淤积，半闭的穴道逐渐复原，撑得相当辛苦。

期门属足厥阴肝经，是足太阳脾经与阴维三脉之会，不但封闭后失去行动能力，三条脉的气血皆迟滞窒碍，被制稍久可能因此成残。

他相当愤怒，对方不该下重手的，彼此并无难解的仇恨，简直欺人太甚。

总算对方还讲规矩，出声警告再出手，减少了他的恨意，但报复的念头并没除。

他听到郎秀英沿河寻我的焦灼呼叫声，心中一宽，对方并没迁怒不相干的人，所以郎秀英能全身跳水逃走。以郎秀英的武功造诣，是不堪对方一击的。

接着，他心中感到不安，歉疚的感觉爬上心头。郎秀英虽是人所周知的荡女，但对他却是真心的。他真有点后悔，不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挑起对方的情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毕竟郎家不是他的仇人，郎秀英应该是无辜受害，没有理由替任何人担负罪名。

“罢了！我得冒险去找。”他在羞愧中，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

经脉复原后，已经是四更正，时候不早了，已没有充裕的时间活动。

但他不死心，悄然奔向郎老太爷的郎家大宅。

深入虎穴，计划改变必须加速进行。

郎德馨为人粗心，也因为酒喝多了误事，不理睬八表狂生藏匿郑家的消息，也认为这件事无关重要。总算不太糊涂，知道派人急急前往向乃父禀报。

郎老太爷的反应，出乎意外的激烈。

四更初，郎老太爷紧急召集的人手，已陆续赶来听候差遣，直等到重要的人手到达，立即分批出发。

第一批七个人，是从东院悄然出发的。

对面邻宅的瓦面上，潜伏着从郎二少爷住处赶来的北人屠和千幻夜叉。两人在郎二少爷的住宅，踩探离秋田的动静，一无所获，全宅安静如恒，没有闲杂人等出入，并没发生任何变故。

两人心中一动，猜想禹秋田必定不在郎二少爷的宅院，很可能转进郎

家大院，便匆匆赶来了。

果然不错，郎家大院有所行动了。两人略一商量，蹑在第一批人身后小心跟踪。

禹秋田到达时，最后一批人恰好动身。他心中一动，反正时候太早，潜入郎家妓查时间不够，何必急在一时？也就蹑在这批人身后跟踪，郎家显然有大事发生，正好乘机侦查郎老太爷在弄些什么玄虚。

跟出东关到了城外，他愣住了。

“他们要去逸园，为什么？”他喃喃自问：“两家交情深厚，而这些人全穿了劲装带了兵刃，气势汹汹，不像是上门加深交情的举动呢！”

他一直以为在客店监视的眼线，是郑家所派的，反而没有小秋明估计正确，小秋明认为是郎家派来的。

其实，他俩都只猜对了一半。郎家、郑家都派有眼线，两家的人心照不宣，各行其事互不干扰，两家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安全，对陌生人加以调查监视，防患于未然，不希望发生意外。

不同的是，郑家没有郎家积极，因为佳客是先被朗家请到的，朗家应该多派人手作深入的调查，所以郑家并没全天候派人监视，晚间根本不派人在客店走动。

他猜得不错，先后四批人手，在逸园外因聚集，共有三十二人之多。

看布置，禹秋田有点恍然。

郎、郑两家反目成仇了，郎家这些人声势浩大，硬闯的意图极为明显，而且有意全面封锁，不容许有人漏网，先分为四路封锁，天一亮，逸园的人休想乘夜脱身啦！

很不妙，如果天亮再发动，他就无法在旁看热闹啦！目前他还没打算暴露武林高手的身份呢！

逸园是郑家女眷游玩的地方，平时阴盛阳衰，女眷不来，白天也看不见几个人，所以会闹鬼。

今晚，似乎多了一些人。

东天发白，守园的门子刚起床练功，突然发现有人从里面打开因门，涌入九名黑影，不由大吃一惊。

门子发出一声警啸，携剑奔出挡在花径中。

“什么人？”门子亮剑沉叱：“不许乱闯！”

十个人大踏步接近，接近至二十步仍难看清面貌。

“王园丁，叫逸园冯管事来回话。”领先而来的人沉声叫：“识相些，收了你的剑，以免受到伤害，所发生的事与你们下人无关。”

“噢！原来是郎家的孙总管。”王园丁大感困惑，收了剑：“你们这是干什么？”

“等冯管事到来，你就知道干什么了。”孙总管冷冷地说：“你不必多问。”

“冯管事会来的，穿衣着靴需要时间，孙总管，你们像是打上门来了呢！”

“大概是的。”孙总管坦率承认。

“这……这是……”

“不久自知。”孙总管口风很紧。

不久，五个人提刀带剑匆匆赶到，然后是逸园的管事冯成，带了管理逸园的四个人奔至。先到的五个人，平时不在逸园走动，是临时派来警戒的郑家打手，在府城颇有名气的好汉。

双方都是熟识，而且有好朋友的交情，目下陈列金戈铁马，气氛十分尴尬。

“冯兄，各为其主，恕在下无礼。”孙总管不再摆威风，沉静的行礼说：“兄弟希望不伤和气，彼此平心静气把事情办妥。”

“孙兄，你这是平心静气办事吗？”冯管事苦笑：“两家交情深厚，有如世家，你带了刀剑声势汹汹长驱直入，你要我如何向郑老太爷交代？说吧！到底为了何事，劳动诸位兴师问罪，是否出于郎老太爷授意？”

“请教，贵园是否收匿了一个叫八表狂生的人？”孙总管反问，不回答其他的问题。

“这……兄弟无可奉告……”

“冯兄可知道这个八表狂生是何来路吗？”

“这……”

“冯兄可知道他两个多月前，带了三十众位鹰扬会的两手，远赴山西边墙，所做下的狗屁勾当吗？”

“孙兄，兄弟一无所知……”

“那么，我来告诉你。他向天长堡主用武力索取该堡包庇的人。掀起无穷风波，直接导致天长堡的毁灭。而灾祸发生时，他不但不与天长堡共患难，反而在紧要关头溜之大吉，任由祝堡主挡灾见死不救。”

“我听到一些风声……”

“不是风声，是事实。他这种货色，是到处坑人，比瘟疫更可怕的混蛋，一到此地，就替咱们郎家带来不可测的灾祸，你这里也白昼鬼魅横行。冯兄，咱们必须在他惹来更大灾祸之苗，赶他远离疆界，以免大家遭殃。叫他三个人出来，我赶他走。”

“孙兄，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冯管事一脸无宰相：“同时，我郑重告诉你，我不认识什么八表狂生，只听说过一些有关他的事迹而已。你无凭无据带了凶器打上门米索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逸园是郑老太爷招待女眷的地方，你居然说这里藏匿了陌生的男人，莫须有的事，你要我怎么讲？”

“冯老兄，你还没了解事情的严重性？”孙总管沉下脸，语气转厉：“那混蛋得罪了各方的牛鬼蛇神，有不少人等机会要他的命，就算他对咱们庐州的人没有任何阴谋，也得提防他招引仇家，在这里搞得烈火焚天。如果不早在灾祸接踵而至之前把他逐出疆界，咱们庐州的人将受横祸飞灾波及，死无葬身之地，你也将是遭殃的一个，届时后悔已来不及了。女鬼在逸园出现，就是灾祸降临前的先兆，你明白了吗？”

“你这是无的放矢……”

“是吗？冯老兄，我要搜，把这个人搜出来，你老兄反对吗？”

“你要搜？未免太狂妄了吧？”冯管事忍无可忍，态度转硬：“我原谅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无礼态度，毕竟彼此是多年的朋友。但如果你不识相要进一步妄想搜查，一切后果由你负全责，冯某重责在身，受不了你这种欺人大甚的污辱，你给我滚出去！滚！”

“为了避免日后的灾祸发生，孙某必须这样做。冯老兄，得罪了。”

十个人同时撤兵刃，同时向前闯。

冯管事这一边也有十个人，还多了一个王园丁。王园丁早上起来活动筋骨，手中有剑，可知不是纯粹的老弱看门人，而是深藏不露的健者。

恶斗无可避免，各为其主势将全力以赴。

“让开！”一名孙总管的打手，沉喝着冲向挡路的冯管事，长剑发出隐隐风雷声，从中宫长驱直入，招发仙人指路，左手一引，剑随即进射而出，劲道与速度相当惊人，做一个打手显然大才小用了。

所谓打旗儿的先上，笨鸟儿先飞，那是不正确的笑话，不能当真。通常打群架必定精锐先上，让差劲的人跟在后面捡便宜打落水狗，不然一上去就垮，会影响后面同伴的斗志士气。

这位打手当然是精锐，最先扑出开道，剑上的火候精纯，招发剑气进爆极具威力。

冯管事一怔，吃了一惊，凭这刹那间爆发的凌厉攻势，哪像平常所知道的普通打了？失惊之下，竟然不敢贸然接招，向侧一闪让开去路。

五个最先赶到的逸园打手之一，突然斜切而入，剑起处光华疾射，挣一声接住了郎家打手凌厉的一剑，火星飞溅中，郎家的打手斜震出丈外。马步一乱。

孙总管也吃了一惊，伸手虚拦已方逼进的人。

“你不是郑家的人。”孙总管狠盯着冷然仗剑屹立，神情威猛的打手：“看来，鹰扬会精锐已经来了。该死的！你们在打什么阴毒主意？想把庐州划入你们的地盘？以为庐州无人吗？”

右方不远处花树丛中，踱出三个黑衣人。

“孙总管，交给我。”泰然领先接近的人沉声说：“他是鹰扬会十方土地之一，无常一剑肃风，昨天傍晚赶到的，另有一群男女高手散布在全城。不管他们来意如何，对咱们都有潜在的威胁，必须断然处理，我来对付他；”

“咱们保证对贵地的人毫无威胁。”无常一剑萧风脸色一变，怎么一出手就被对方看出根底了？急忙采取低姿势解释：“咱们接到敝会的人十万火急的求援信息，不得不急急赶来声援，与贵地的人无关。”

“你要在下相信吗？”黑衣人冷笑。

“事实如此。老兄，你知道追杀八表狂生的人是何来路吗？”

“那是你们的事。”

“字内双仙之一的晚辈，西洞庭山栖霞幽园的人。”无常一剑大声说：“敝会的人藉逸园藏匿，决无图谋贵地人士的阴谋。老兄，我保证将人接走，敝会的人决不在贵地逗留，可否与诸位套这份交情？”

一听鹰扬会惹上了栖霞幽园的人，孙总管倒抽了一口凉气，那表示栖霞幽园的人，已经在本地展开活动了，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具有无穷的威胁。

字内双仙目下仍在江湖走动，是专找牛鬼蛇神加以痛惩的正道前辈名宿，但很少过问小人物的闲事，神仙也不能以千万化身，管天下问的大小事务。

“老天爷！你们竟然惹上了栖霞幽园的人。”孙总管叫起苦来：“果真把灾祸带来了，你们会把本城的人拖入泥沼里，郑家就是受波及的第一家。趁天还没大亮，你们赶快离境。”

“不行。”无常一剑断然拒绝离境：“咱们已有周全的准备，埋葬栖霞幽园的几个小辈，她们只有五、六个男女，咱们有把握把她们一网打尽。”

“可是，以后呢？栖霞幽园的人必定倾园而至，他们的朋友也将……”

“没有以后，咱们将干得干净利落。”无常一剑说得斩钉截铁，信心十足。

“连我们这些小人物都知道了，何所谓干净利落？你们事后可以一走了之，我们可就惨了，阁下。”

“那就得看你们有没有封锁消息的能耐了，孙老兄，事情已经发生，情势不由人，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你应该知道，江湖朋友谁也不介意栖霞幽园的问罪，但不能不重视鹰扬会的报复，其中缘故和理由你应该懂。”

连一个小说沏，也不怕正道人士问罪，而鹰扬会这种黑道组合，报复之惨烈委实令人害怕。无常一剑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孙总管当然听得出来。

“孙总管，你如果不想加入我们，还来得及离开。”冯管事及时施加压力；“栖霞幽园的人，对任何人都是潜在的威胁，帮咱们悄悄埋葬了远来的几个人，对你们是有好处的，鹰扬会更是深领盛情，必有厚报。”

“兹事体大，得由郎老太爷定夺，在下作不了主。”孙总管预留退步，当然也知道情势严重，怎敢做主？举手打出撤走的信号：“冯兄，你们去乱搞吧！但愿你不会后悔。郑老太爷如果是自愿的，他大概也不会后悔。打扰了，告辞。”

信号发出，四路准备入园的人纷纷后撤，虎头蛇尾，狼狈的脱离是非场。

天色大明，北人屠与千幻夜叉守候在豫州老店外，有耐心的等候禹秋田返店，打算找他直接提供消息，不再暗中候机策应。

“那姓梅的姑娘，很可能就是栖霞幽园的人。”千幻夜叉有点沮丧：“早知道是宇内双仙的人，我何必多管闲事？真泄气。”

“我才真的后悔呢！”北人屠自嘲的笑笑：“我北人屠凶名昭著，才是双仙惩戒的目标，我居然糊糊涂涂管她们的闲事，真是见了鬼啦！”

“逸园闹鬼，你见鬼又有何足奇？”千幻夜叉调侃老杀星：“禹兄在逸园遇鬼，定然是那个小丫头，我得找机会警告她们离开禹兄远一点。”

“你对付得了栖霞幽园的人？”

“那是肯定的，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接近她们，我对行刺学有专精，只不过不屑做刺客而已。”

“你如果用无影神针行刺杀人，老天都不会饶你。”北人屠摇头苦笑：“我北人屠光明正大杀人，这两年就逐渐觉得杀人不见得愉快，所以我宁可做浪迹江湖的浪人，不再替人做刽子手了。小霍，你还年轻，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好杀成性，日后就不可收拾了。做一个令人害怕的女人，并不是什么惬意的事。”

“你少说废话好不好？”千幻夜叉生气地说：“我如果不像夜叉一样令人害怕，我的骨头恐怕早已烂成泥灰了。这年头好人难做，好人一定死得很快。”

“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北人屠扔开杀人的话题：

“做人处事，各有看法原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哦！你认为小禹会不会置身事外？”

“得看郎家是否和郑家采取一致行动。”

两人随郎家的打手前往逸园，潜伏在暗处冷眼旁观，把双方打交道的经过看得一清二楚，正式知道八表狂生的确在逸园藏匿，更知道鹰扬会来了不少策应的人，情势愈来愈复杂了。

不管郎家站在谁的一边，都会引起禹秋田介入的兴趣，禹秋田已有计划的勾引郎秀英，不论目的何在，决不会置身事外。

“如果小禹帮助郎家，而郎家又不得不帮助郑家采一致行动，那就麻烦了，他会与栖霞幽园发生激烈的冲突，后果颇为严重呢”

“所以我们只好现身劝他呀！我讨厌那个荡女。”千幻夜叉恨恨地说。

“呵呵！我嗅到了醋味。”北人屠大笑。

“你……”千幻夜叉跳起来叫，要冒火啦！

在天长堡，她就对禹秋田敞开心扉，不断设法吸引禹秋田对她注意，可惜用错了方法。

在江湖遨游，以她天赋的月貌花容，加上后天练就的超绝武功，谁不捧她奉承她？追逐在她裙下的人不知几几，她像个受人人崇拜的女皇，众所追逐的天仙美女。

可是，禹秋田却是唯一不受她吸引的人。

要她摒弃自尊，像虹剑电梭向八表狂生示爱一样低首下心，她办不到，不可能突然改变习惯求人爱怜，她不是这种急于找寄托的女人。

禹秋田无牵无挂地离开她，她感到十分伤心充满失败感。

准一可以自慰的是，禹秋田也同样毫无感情地拒绝幻剑飞虹李春萱。李姑娘名列七仙女之一，比她更年轻貌美，家世与风华都比她强一分半分，同样引不起禹秋田的注意，她不是唯一失败的人。

她真的很不服气，郎秀英比起她来，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么一个荡女，居然被禹秋田迷上了？简直岂有此理。

即使她知道禹秋田勾引郎秀英，必定另有所图，但仍然让她感到不自在，已表示她对禹秋田的爱意，已逐渐增加份量，接近至渴望的边缘。

北人屠揭开她心底的秘密，她又羞又急要撒野了。

“好了好了，别生气，小禹来啦！”北人屠托住她要揍人的手肘，向街西一指。

东关外形成城外的市集，有四、五条街，豫州老店与对面的官营金斗驿，都在最大的街道上，大街也是至南京的官道起点。向南岔出的另一条官道，可通巢湖附近的各州县，因此天一亮，街道上行人如鲫，进城的四乡农贩，更是络绎于途。

禹秋田的衣裤还没全干，是从东面而来的，夹杂在众多农贩中，他那件半干的青衫委实岔眼。

“咦！他怎会从东面来的？”千幻夜叉心细如发，一眼便看出异状。

“可能漂到金斗河的下流去了。”北人屠自以为是：“真够狼狈的，这个女鬼让他吃足了苦头。”

“我不饶她！”千幻夜叉咬牙说。

“你算了吧！那是小禹的事，他受得了，你如果干预，恐将难以收拾。”

“什么难以收拾？”

“与栖霞幽园结仇，不会有好处的。”

“就算栖霞幽园的人都是神仙，也管不了众多小鬼的事，天下大得很呢！让她们跑断腿来找我好了。”

“毕竟不划算，是吗？让小禹处理吧！等他梳洗毕，我们再去找他。”

“进店去等。”千幻夜叉迫不及待往客院急走。

旅客们纷纷准备动身，店外车水马龙人声喧闹，正好乘乱混入店中，谁也没留意人丛中的两个老人，到底是不是店中的旅客。

两人以常人的估计，眼巴巴的等候禹秋田梳洗，当他们出现在禹秋田的客院时，愣住了。

禹秋田的房间大开，一名店伙正踏出房外，神态悠闲的锁上门，明白的表示禹秋田主仆已经不在房内了，可能已经迟了房间。

两个中年大汉，急急奔上走廊。

“秋公子走了？”一名大汉拦住店伙急问。

“不知道。”店伙摇头：“只知他在柜台留下话，叫人把门锁上。”

“小书童也不在？”

“不在。”

“到何处去了？”

“小的真的不知道，客官。”店伙不住摇头：“一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谁也没留意众多店官的出入。反正秋公子既没退房，也没有何交代，委实无法分心留意他主仆俩的动静，客官要找他吗？”

“算了。”大汉泄气的说，急急偕同伴走了。

“是眼线，回去要挨骂了，这两位仁兄不称职。”北人屠说：“咱们两个老江湖也栽了。”

“真糟！咱们怎办？”千幻夜叉大为焦急：“该到何处找他？”

“他悄悄溜走，而且带了书童，可知必定有了意外交故，他感觉出情势有点失去控制了。”

“去郎家？”

“郎、郑两家都在忙。这样吧！在逸园附近静观其变，到可能有事发生的地方守候，总比到处乱闯实际些。要记住，我们是局外人。”

“我知道，走。”

两人匆匆出店，越野而走疾赶东面的逸园。

16

逸园距东关仅里余，从大道岔出一条小径，往南伸展至百步外的逸园，小径是逸园的私有道路。逸园如果发生意外而不鸣锣告警，东关外的人不可能知道逸园的动静，大道上的行人，也没有闲工夫留意逸园发生何种灾祸，大户人家的事少管为妙。

逸园寂静一如往昔，已牌时分，夏日炎炎，不是宴游时刻，逸园平时本来就很少有人出入。

梅姑娘与少女夏冰，出现在荷风阁东面另一座小楼前。楼小巧雅致，门楣上挂了一块横匾，两个朱深大字“迎曦”，龙飞凤舞出个名家手笔。

荷风阁仍没修复，自从闹鬼之后，留下的人似乎更少了，似乎今天仆婢都怕鬼，而躲在屋内不出来走动，园中更为冷清，寂寥的气氛，令人平生生出空茫的感觉。

楼下的雅致在厅中，一个健仆正在心无旁骛，清理抹摆设在各处的家具、古董、花盆，脸一直向内，不知外面来了两位仙子似的贵妇少女。

两女今天佩了剑，有备而来，有功武的准备，显然志在必得，不得便

要用武力解决。

可是，走了大半座逸园，连门子都不见了，仆妇婢女像已全部撤走啦！终于，她们在迎曦楼看到了人踪。

“摆出空城计骗人。”少女站在厅口，声如银铃嗓子十分悦耳：“妄想我们知难而退，诡计难售。”

“那可不一定哦！”梅姑娘说：“每一栋楼台都是空屋，你我能逐问巨细无遗穷搜吗？放心大胆让我们搜，一无所获能不知难而退吗？”

打扫的健仆回身察看，惊得躲在橱后发抖缩成一团。

“总算找到一个人了。”少女夏冰迈步入厅：“运气不算差，比上次少了一个人而已。”

上次在荷风阁，她找到两个火热的人，结果，被禹秋田整得狼狈万分。

“小心！”梅姑娘在门外轻叫：“橱脚下那个人表面装得惊恐万分，却精谖缩骨功绝技，可惜变形之后无法用劲，他发抖是为了扳动不了某件物品。”

健仆躲在橱角下，缩小了一倍以上，举动居然瞒不了她，似乎她的目光可以折向。

她一面说，一面举手挥动了三下。

迎曦楼面向东，三方花树争奇斗艳。左方花树丛中，钻出姨爹和三名中年人，全梳了道髻佩了剑，穿了宽大的青博袍。

“四周鬼影俱无，看不出可疑征候。”姨爹沉声说：“似乎人真的全撤走了，但必须力昭小心严防意外。郑家是豪绅，可以召来公人保护，没有伯事将人撤走的理由，我觉得十分可疑。”

“事实是，我们不能久留把地皮翻过来穷找，这位豪绅的手段相当厉害，我们无奈他何。”

“我到楼上看看。”

“你也小心。”

姨爹举手一挥，带了一位同伴，一鹤冲霄扶摇直上，飞升丈六再悠然飘越朱栏，身法轻灵得像飘絮，不像是轻功纵跃术。

另两位中年人在外警戒，梅姑娘随即进入花厅。

健仆在扳动橱架下贴在壁下的一块方砖，可惜使用缩骨功之后，身躯肢体变了型，用不出多少劲道，手指虽挤入砖缝，但扳不起这种尺半见方的大青地砖。

少女夏冰站在丈外，冷然等候对方扳起方砖，颇感兴趣，有耐心的静观其变。

“是找发动机关埋伏的机关吗？”少女夏冰冷冷地问：“要不要我帮你扳起来？”

健仆放弃扳砖的举动，身躯一抖体型复原，大喝一声，再射出一枚钢镖，再发射第二枚钢镖，右手同时向下一伸，方砖斜扳而升。

情急用暗器攻击，少女夏冰戒心消去一半，连入厅的梅姑娘，也认为是正常的反应。

厅中的古董摆设中，各处都逸散出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一直不断的散发，花厅内早已弥漫着这种气体，楼上楼下气体充塞其间。

门窗都是紧闭的，仅花厅门启开了一扇。

这种气体，是梅姑娘从园北飞越高大的园墙时，便由隐藏在古董内，或者隐密缝院中的特殊紫铜管，缓慢地散发出来的。等她们到达迎曦楼，楼

上楼下早已充满了这种稀薄而匀称散布的气体了。

健仆的反抗，反而让两女松懈了戒心。

少女夏冰的纤手伸出袖口，俏巧地接住了两枚钢镖，像在摘花，手法美妙不带丝毫火气。

这种正面接暗器，不闪不避来者尽收的手法，十分危险，差之毫厘便会失手送命。少女夏冰藉近卖弄，其实她对自己的接暗器手法信心十足。

健仆抓住了砖下的拉环，猛地一拉，橱架发出滑动的声音，徐徐沿壁向右移动。

原来壁上有一扇巧妙的暗门，平时由橱架所挡住。

暗门不易看出缝隙，猛然向内急缩。

“你留下！”少女夏冰娇叱，朗指虚空疾点。

“嗯……”健仆闷声叫，摔倒在暗门下方，上体有一半已滑入门内，便失去活动能力，无法滚入侧方出现的秘室进出口。

“不可进去。”梅姑娘急叫，阻止少女夏冰进入：“把这人的穴道解了，押着他领路。”

她们以为是密室，或者地道的入口，一看之下，大失所望。

—这只是一条复壁，可以躲五、六个人，凿了几个巧妙的小洞孔，躲在里面，可以监视厅中的动静，也可以听到厅中人的谈话。

在一般大户人家的建筑，几乎都建有复壁，急难时既可躲藏，加长些也可当成秘密通道，与地下的躲灾避祸地窖，有相同的功能。有些人家更不惜工本，上建复壁下挖地窖，甚至先备藏水粮，以保万全。

在这种上有复壁，下有地道地窖的地方搜人，那是希望微乎其微，白费工夫的笨举动。

所以两女多次进出逸园，有如盲人瞎马乱闯，无从着手，不知该从何处搜起，每一座建筑的室内室外，看不见半个人影。

这一处复壁，显然不是作为逃匿隐身的处所，而是派人在此监视偷听厅中的动静，郑家的人必定经常利用这座花厅，与外人商讨机密，而又不放心，派人躲在复壁中监视偷听。

这一逗留，健仆突然脸露喜色。

梅姑娘巡视一周，将健仆推倒在大环椅内。

“我要知道鹰扬会的凶手，藏匿在什么地方。”她冷然地向健仆说：“如果你拒绝招供，我只好毁了你。那些凶手死有余辜，不值得你用性命来巴结他们。你愿意招供吗？”

“时辰快到了，快到了……”健仆瞪着阴森的鹰目不理她，喃喃的自语，答非所问。

“你说什么？”她沉声问，

“我说时辰快到了。”健仆这次瞪着她说话了。

“时辰快到了？”

“是的，时辰快到了。”

“你要我送你上路？”她被健仆不怕死的表情困惑了。

“我这条命算不了什么，我是指你们的时辰到了。”

“你居然还想威胁我？”

“并无不可。你可以察看中堂下面檀木案上的古铜鼎，倏知道是不是威胁了。”

她到了案前，从鼎内取出一些杂物。

“注意那根紫铜管。”健仆说。

这种径寸粗四寸长的紫铜管并不稀罕，稀罕的是上端的巧妙封口盖，分两层，各有四个小孔，旋动上一层，小孔被下层所封闭。转回时，上下八孔相对，筒内的气体或液体皆可逸出，构造相当巧妙。

“全楼上下，共安放了八具这种管。”健仆得意地说：“当你们踏入本园，暗哨发出信号，管孔便旋开了，楼上楼下飘散着一种奇药……”

“五毒殃神的五毒？”她一点也不惊慌：“免了吧！我们早已服下专克他的五毒，且可保护气血的解药，不会再上当了。”

“真的吗？不久自知。”

“所以，你非招供不可。”她缓缓走近：“我先破你的气门，等于是先废了你的武功。”

“我说过，这条命算不了什么，反正有你们垫棺材背。听吧！时辰到了。”

外面传来一声长啸，接着狂笑声震耳。

同一瞬间，梅姑娘发出一阵奇异的锐利声音。

叱喝声震耳，另一种奇异的声音逐渐去远。

梅姑娘与少女夏冰神色一懈，冷然注视健仆。

“他们派你作引媒，做得极为成功。”梅姑娘冷冷地说：“由于你的不怕死，委实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当然我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说过，我的生死算不了什么。”健仆毫无所惧，真有视死加归的气概：“军伍有所谓死间，本会也有死媒。我，就是本会的死媒，只要计谋能成功，死了是值得的。以我一条命，换取栖霞幽园几个人，太值得了，我将是鹰扬会的英雄烈士。”

姨爹与另一位中年人，从楼上降梯而下。

“我们出去吧！”姨爹说：“他们的人快要到齐了。”

“我们的人走了？”

“走了。哦！你怎么知道的？”

“这人说话的口气，而且也说出楼内藏药的事。”梅姑娘指指健仆：“为防万一，所以我断然作主应变。”

“你作得对，稍慢分秒，就无可挽救了。”姨爹拉起健仆，与中年人架了往外走：“出去吧！”

门外有二十二个人列阵相候，似在等候追逐的人转回，为首的八表狂生，脸上有忧虑的表情。

“你们追不上我们撤走的两个人。”梅姑娘沉静地说：“要不了多久，栖霞幽园的人，就会在庐州展开无情的报复，逸园郑家很可能鸡犬不留。”

侧方站着郑振国、郑云英兄妹，听得毛骨依然。

八表狂生虽然是为首的人，但真正主事的，是一个面目阴沉，年约五十出头的青衫佩剑人，身后有两个保镖模样的骠悍大汉，腰间佩了狭锋刀。

“嘿嘿嘿……”青衫人得意地阴笑：“有你们四个栖霞幽园的重要人物在咱们手中，就算幽虚子来了，也得乖乖听咱们摆布，嘿嘿嘿……你们已注定了是大输家，认命吧！”

“在下还没打算认输呢！”姨爹丢下健仆，缓缓拔剑出鞘：“栖霞幽园出来的人，从不认命。”

“当你的内功一动，气机立散。”青衫人冷冷一笑：“用普通的力道运剑，

阁下连一个三流混混也应付不了，不信你可以试试。”’

“在下知道你是何来路了。”姨爹脸色一变。

“江湖上成名的人物，谁不知道我黄山邪怪的来路？”青衫人做然一笑：“论拳剑，栖霞幽因出来的人；在江湖有慑人的声威，在武林获树一帜地位崇高。但其他方面比我这种江湖特殊人物差远了，略施小计，你们四个足以翻江倒海的超绝高手，便成了任我宰割的俎上肉。虽则走掉了两个人，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等贵园的人从太湖赶来，该是一月以后的事了。”

“贵会场州的山门，敝园的人找得到的。”

“哈哈！再告诉你，我黄山邪怪从不介意威胁，鹰扬会也有实力称霸江湖，非常欢迎贵园前往挑战；本会有幸和字内双仙分庭抗礼，话一传出去，声威必定可以提高三倍。现在丢剑跟咱们走。”

“你以为你的大崩阎王散；一定可以控制在下的气血？”

“那是一定的。”黄山邪怪傲然地说，“即使是毒王王腾蛟在此也束手无策。地行仙吸入一丝一缕，数一百下之后，也无力自救了。如无在下的独门解药，这辈子你们将缠绵床席，永远成为废人。认输吧！乖乖认命丢剑受制，我不希望你们作困兽之斗，气机一动就手脚瘫痪，得派人抬你，麻烦得很。”

“在下……”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千万不可聚气行功；哦！阁下贵姓大名？幽虚子是你什么人？”’

“罗涛，江湖的成名人物，对在下也不算陌生。”

“咱们非常幸运，诸位。”黄山邪怪打一冷战，向同伴悚然地说：“剑术与武林十一高手，排名第一的狂剑荣昌齐名，但少在江湖走动的霸剑罗涛，让咱们无意中楼上。假使不是用计谋摆乎他，咱们最少有一大半的人被他摆平在这里。”

“真的好险。”八表狂生狂不起来了，脸上变色：“陈护法，得赶快把他藏好。”

“对，须防走脱了的两个人带了党羽前来营救。”黄山邪怪当然同意：“有他们在我们手中，栖霞幽园即使倾巢而至，也得乖乖就范。把人赶快带走！”

霸剑罗涛冷笑一声，突然举剑直上。

黄山邪怪对自己的奇毒深具信心，屹立在原地冷笑。

三步、五步……霸剑罗涛神色不变，沉静地一步步向前接近。

二十余个人中，有一半沉不住气依然向后退。

黄山邪怪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不自禁地退了一步，又一步。

霸剑罗涛已逼近第九步，眼神突然一变，嗯了一声，迈出的第十步半途踏下，身形一晃。

“你以为我黄山邪怪用虚声恫吓唬人？”黄山邪怪大喜过望，自信心恢复了，狂喜地说：“大崩阎王散不能速效，但经过一百下的时限，药力渗入心室，一被诱发，大罗天仙也劫数难逃。倒也。”

霸剑罗涛双膝一软，失手坠剑扭身摔倒。

“小冰，不可妄动！”梅姑娘喝住了要奔出抢救的少女夏冰：“不可聚气行功，保持冷静！”

少女夏冰绝望地将剑一丢，喟然长叹。

“姨，我……我好后悔。”她咬着银牙说。

“应该怪我大意。”梅姨也将剑一丢：“那个人的神情太过逼真，我们也

太过自信了。”

上来了五个人，两个人抬起了急怒交加，却又浑身虚脱反抗无力的霸剑罗涛，另三人一人押一个，直赴另一栋小楼。

押解少女夏冰的大汉，穿了郑家打手的装束，先拾起她的剑缴了剑鞘带上，再摘下她的百宝囊，突然对她眨眨眼，嘴角有调侃的笑意，拖了她便走。

她起初以为打手对她轻薄调戏，本想开口大骂，接着心中一动，留心查看打手的双目，然后驯顺地任由对方拖定。

由于她曾经神动意动，想冲上抢救霸剑罗涛，本能地神动气行，因此受到药力波及，双脚已有点发虚，即使她想反抗，也无能为力了。

北人屠与千幻夜叉，隐身在逸困的北端。

“里面人声隐隐。”北人屠是老江湖，观察入微估计相当正确：“显然有事故发生了。”

“会是郎家的人去而复回吗？”千幻夜叉又说：“似乎里面有不少人，与往昔大为不同。”

“老实说，郎家没有与郑家为了不相关的事，而反脸交恶的理由。”北人屠以行家的口吻分析：“怕八表狂生带来灾祸的理由极为牵强，理字上根本站不住脚。如果郎家的人真的去而复来，一定群雄毕集施加重压，而里面并没有多少人，也不像动手相搏，可知不会是郎家的人前来驱逐八表狂生。”

“要不要进去看看？”

“青天白日，无处可以隐身，去不得。小霍，你在耽心小禹进去了，白耽心，他不会介入对他毫无好处的事，别胡思乱想啦！”

正在谈论，突然发现两个青衫中年人，从右侧不远处的树林飞掠而走，身法快如星跳丸掷。

“是栖霞幽园的人。”千幻夜叉低声说：“他们一而再进进出出，未免欺人大甚了。”

“是被追逐的。”北人屠也尽量躲得稳稳地：“后面有人狂追，难怪里面有动静。”

“能将栖霞幽园的人逐走，可知逸园已有超拔的高手隐藏。”千幻夜叉有点心惊：“幸好咱们是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如果被卷入就不妙了。”

共有七个人追出，一个个轻功将臻化境，速度比栖霞幽园的两个青衫人相差不远，一看便知是高手名家，难怪两个青衫人被迫得拼命飞遁。

“小禹一定不在里面浑水摸鱼，他的身份不宜参予这种寻仇事故。走吧！到城里打听他主仆俩的下落，在这里枯候毫无用处。”

两人不再逗留，悄然撤走。

七个高手追不上两个栖霞幽园的人，大白天也将人追丢了。

人都集中在逸园最幽雅的万花楼中，这是郑老太爷郑定远安顿女眷游园的住处。

八表狂生一群鹰扬会的人，共有十八个高手弟兄。名义上，八表狂生是副会主，一人之下千人之上，地位高高在上。但黄山邪怪是该会的护法，地位超然，等于是礼聘的保镖，连副会主也不能向护法下命令。

这种外聘的护法制度，是鹰扬会与众不同的特殊会规之一。礼聘的护

法甚至有不会武功的人，而是地方有财有势的名流，可以帮助该会向官府打点交通，或者是地方掌理刑名的小吏，负责替该会打官司。

其他的黑道组合，护法通常由自己人充任，当然是元老级的主要人物，名义上仍由会主副会主指挥，不会聘请外人担任。

鹰扬会是半公开性的组合，所以有礼聘护法保护该会的特殊制度，有如各地的寺庙，聘请王公贵绅作为护法檀越。

因此，目下实际的指挥者，是黄山邪怪而不是八表狂生。

另一半人，是郑家的打手护院，由郑振国、郑云英兄妹指挥，接待鹰扬会的宾客，听候差遣替宾客出力奔走助威，兄妹俩表现得十分热心。

万花楼四面花棚花架花圃围绕，楼上楼下也遍摆花卉盆栽，的确是名实相符的万花楼，郑家也以此楼自豪，自称是庐州独一无二的名楼。

外围警卫森严，由鹰扬会配合郑家的打手负责，严防走脱了的栖霞幽园两个高手去而复来，所以内部的警卫也由两方的人组成。至于负责接待的琐事，就必须由郑家的人负责了。

楼下的密室中，几个重要主事人一面品茗，一面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走脱了两个人，把原订的计划打乱了。

最感不安的人，是郑振国兄妹。

鹰扬会的人可以一走了之，但郑家怎能走？怎能对付栖霞幽园大举前来兴师问罪？

“你们竟然留不下两个人，消息传出，毫无疑问地，日后必定群雄毕集。”郑振国显得坐立不安，忧形于色：“老天！我该怎样向家父解释？”

“你放一万个心。”八表狂生神情十分兴奋，大赢家的嘴脸暴露无遗：“栖霞幽园号称正道人士的代表，不会胡作非为，冤有头债有主，他们会到场州找我理论。如果他们来找你，你可以利用官府的力量干预，无凭无据他们能怎样？保证他们次头上脸而走。”

“我们晚上就带人离开，赶回扬州布下陷阱等候栖霞幽园的人。”黄山邪怪的目光，凌厉的落在八表狂生身上：“江副会主，沿途你得规矩些。”

“噢！陈护法意何所指？”八表狂生脸色一变。

“你心里明白。”黄山邪怪冷冷一笑：“走脱了两个人，乱了咱们的章法。也就是说，留下了后患。在栖霞幽园到场州问罪的事不曾解决之前，这四个人如果发生意外，想想看，后果如何？”

“这……”

“我知道你恨不得找碗水，连那个小姑娘一口吞下肚。”黄山邪怪鹰目中冷电森森：“我警告你，一旦发生冲突，首当其冲的人是我，他们是我的护身符，也是本会的护身符，你明白，是不是？”

“这个……”八表狂生脸红耳赤。

“为大局着想，你最好设法克制自己。”黄山邪怪不理睬他的难堪，继续警告：“我不许出任何意外，否则唯你是问。今晚咱们必须秘密离开，为免走漏风声，郑公子，希望贵园的人也不要出园走动。”

“我会管束所有的人。”郑振国不敢不遵。

“很好。哦！郎家那边，可有动静？”

“没有，他们完全不理睬了。”郑振国说：“只是，两家的交情，恐怕再也无法恢复了。”

“樊姑娘负责接应，准备妥当了吗？”黄山邪怪转向八表狂生问。

“小舟已备妥，直下巢湖。”八表狂生极不情愿地回答：“她彘示如果我不在船上，带人走陆路吸引可能追踪的人，她希望船交给你们使用，跟我走陆路。”

“届时再说。”黄山邪怪不置可否：“你们走陆路，路程近速度也可以加快，所以必须加快到达南京等候。如果发现双仙的朋友跟踪，立即返回扬州应变。”

“好的。”八表狂生冷冷地说：“看来，我得冒最大的风险了。”

“事情是你惹出来的，不是吗？”黄山邪怪冷笑，意思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八表狂生并非埋怨，而是心有不甘。

好不容易将一个令他心跳的美女弄到手，却到眼不到手，到口不入喉，委实不是滋味。

他不能全怪黄山邪怪不够意思，走脱两个人不是黄山邪怪的错。只慢发动一步，也没料到梅姑娘发现情势不妙，断然发信号给同伴紧急撤离，留下了后患，黄山邪怪投鼠忌器理由充足，他想反对也力不从心。

他不死心，口中不便反对，暗中另打主意，他实在舍不得把小美女让黄山邪怪秘密带走。

其实他心中明白，小美女四个人，确是胁迫栖霞幽园的重要护符。一旦人质出了意外，栖霞幽园必定在愤怒之下，不顾一切群起而攻，鹰扬会必定死伤惨重，很可能在极短时间从江湖除名，黄山邪怪当然知道利害，禁止他任意胡为理直气壮。

本来，他的人离开蚌埠集，便离开车队兼程赶赴凤阳求援，恰好碰上黄山邪怪带了一群会中弟兄，便急急赶回庐州，同行的当然有他的情妇虹剑电梭。

原来订定的计划，是悄悄杀掉栖霞幽园的人，怎么杀如何杀都预定好了，当然他要求留下小美女，享受过后再杀人灭口。举目天下，敢明目张胆与栖霞幽园为敌的人少之又少，鹰扬会虽则高手如云。但同样不敢冒大不讳与栖霞幽因为敌，悄然秘密处决，是最稳当安全的办法。

但是走掉了两个人，麻烦大了。

黄山邪怪的确有护法的才华，决定改变计划，将人押回扬州鹰扬会的山门所在地，等候栖霞幽园的人谈条件，有人质在手，胜算在握。

一旦栖霞幽园的人屈服；鹰扬会的声威必定骤然升上三十三夫。

不管黄山邪怪的如意算盘是否打得如意，这毕竟是最佳的策略。

但对八表狂生来说，他的小美人就不可能属于他的了，愈想愈不甘，想起小美人就心痒难熬，口中不敢不听黄山邪怪的计策，心中却恨得要死。

同时，他心中雪亮。黄山邪怪是有名的色鬼，见到少女夏冰之后，改变计划事出有因，显然也在转两个女人的恶毒念头，所以要分为明暗两路回扬州，自己带了俘虏乘船远走高飞。

“事情固然是我惹出来的，但也是为了本会的威望而惹起这场风波。”八表狂生不甘心的分辩：“当然，我会担负成败的责任。如果大家乘船一起秘密离开，成功的希望岂不更浓厚几分？”

他仍想与小美人走在一起，沿途他还有兴风作浪的机会，至少也可以监视黄山邪怪，防止邪怪先吃天鹅肉。

“不，分两路走安全些；”黄山邪怪断然拒绝：“这件事已决定了，大家

好好歇息，提防那两个人前来走险，天一黑咱们就动身。”’

不等他有所异议，黄山邪怪已推椅而起出室走了。

黄山邪怪有六位亲信，早就知道主人的打算，因此派了两个人严密看守囚禁在地下室的四个人质，接近的人休想有所异动。

郎家的人，似乎突然销声匿迹了，几处宅院皆门前冷寂，罕见有人出入，闭门避祸的迹象甚为明显，与郑家断绝往来的传闻也不胫而走。

千幻夜叉两人在城中打听消息，感到十分失望，郎、郑两家毫无动静，看不出任何动的迹象。

穿越一条小巷，钻出一条小横街，劈面碰上两个青衫客之一，但已换穿了粗青布平常市民装束，也没带了藏剑的物品。

千幻夜叉是化妆易容的大行家，一眼便看出是两个逃走了的青衫客之一。

青衫客也认识她，她仍是老村汉的打扮。

“两位还在府城逗留？”青衫客显得心事重重，但客气地打招呼：“鹰扬会的一部份人，正陆续撤出城外去了，已经很难找得到稍有地位的人，两位是否有门路？在下专程请教。”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北人屠苦笑：“何况我们自始至终，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精神，所以并没留意。哦！你们有何打算？”

“我们的人……”

“我知道，已经失陷在逸园。”

“是的，失陷在逸园。我的同伴已南下巢湖向朋友求救……”

“远水救不了近火，老兄。”

“总得尽人事呀！我留下打听消息，监视他们的动静，晚间准备重入逸园，有一步走一步。”

“听我的劝告，老兄。”北人屠诚恳地说。

“兄台之意……”

“压迫郑家，保证他们鸡飞狗跳。”北人屠沉声说：“应付特殊的严重意外，必须断然用霹雳手段解决，那怕闹个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我就是用这种手段应付严重意外的，万试万灵。告诉你，这世间真不介意血流成河的人，真的没有几个。他杀你一千，你就杀他一万……”

“可是……我们不能……不能这样做。”青衫客脸色大变，被北人屠这种可怕的残忍手段吓住了。

假使他知道北人屠的底细，就不会感到可怕了，杀人报复是北人屠处事的原则，血流成河毫不介意，所以绰号叫人屠。

“那就难了。”北人屠摇摇头：“我在对牛弹琴。我们替你留心那些人的动静，也许会到逸园跑一趟。哦！你真不知道同伴为何失陷的？”

“真的不知道。”青衫客说：“只知道接到紧急尽快撤离的信号，我们就遵命尽速脱身。至于鹰扬会到底来了何种可怕的高手，目下没获得任何线索。”

“鹰扬会暗中活动的人才众多，除非能用雷霆手段把他们退出来，暗中打听不会有结果的，反正我们替你留意就是。”千幻夜叉也有点不安：“我们的朋友恐怕也有了困难。”

两人叹息着走了，的确爱莫能助。

北人屠与千幻夜叉，都不是善男信女，要他俩规规矩矩办事，等于是打鸭子上架。

万花楼是郑家的，鹰扬会的人不可能熟悉，因此郑振国兄妹与十余位打手护院，留下来听候差遣使唤。地窖的秘密门是一度小内厅，厅两侧的厢房，由鹰扬会的人暂住，另有郑家的三位打手，负责招待五个鹰扬会的看守。

那位押解少女夏冰的打手，就是负责招待看守的三打手之一。

其他两位打手，在小厅外的一间小房安顿，不时送一些茶水食物给五个看守，少在厅中逗留。

两名看守坐在厅中堂下的圆桌旁，监视着中堂的墙壁。那是地道的入口，控制的机关就在堂上的交椅旁，不接近便无法开启地道秘门。

看守不许郑家的打手接近堂上，鸠占鹊巢反客为主。

这位打手年约四十出头，生了一张病态的灰暗脸孔，平平凡凡的相貌，不像一个高手名家。

高手名家不充任打手，所以只配听候使唤。

“张强兄。”鹰扬会那位鹰目炯炯，年已半百的看守，一面喝茶一面向被称为张强的打手信口问：“地窟下面，是否另有通道？”

“没有。”打手张强死板板的嗓音相当不悦耳：“其实，下面共有几间小室，只存放一些水米，平时根本没有人进出，根本用不着管理，哪需另设通道？”

另一位打手，恰好送了一盘点心入厅。

“老张，你从没派来这里办事，怎知下面的秘密？”打手笑笑，将点心往厢房送，一面走一面说：“老太爷经常把来这里游玩的漂亮女人，神不知鬼不觉带到下面去快活，所以下面不仅是存了些水米而已。”

“哦！李老兄，似乎你真知道，张强兄就少见识了。”看守说：“押人下去囚禁时，我就知道下面舒服得很，锦衾牙床家具齐全，与其说是避灾逃祸的地方，不如说是享乐快活的秘室来得恰当些。呵呵！你们家的老太爷，真不简单呢！”

“你们把人锁在地室里，不加绑不制经穴。”打手张强另找话题：“难道就不怕他们反抗？”

“反抗？笑话了。”看守得意洋洋说：“他们已经被陈护法的大崩阎王散所制住，地行仙也在数难逃，没有陈护法的独门解药，他们这辈子算是完了。”

“哦！只有陈护法才有解药？”

“是的，不折不扣的独门解药，把天下十一高手中的毒王王腾蛟找来，也只能干瞪眼。

你看过那位霸剑罗涛的晦气相吗？霸剑的名号响亮得很呢！妄用聚气行功意图反抗，自己已成了一团死肉，如何反抗？”

“没想到栖霞幽园的人，如此不堪一击。”打手张强死板板的嗓音不带感情：“老太爷怕他们前来兴师问罪，显然估高了他们。”

“你可不要搞错了。”看守冷冷地说：“如果不是陈护法的神机妙算，不堪一击的是我们这些人。哦！你在郑家混多久了？”

“这个……”

“张老兄来了两年多，他可是咱们所有的护院中，武功最扎实的一个。”送点心出房的打手说：“只是为人沉默寡言，不好说话，人人讨厌不得人缘，

我是最佩服他的一个。”

“咦！他来了两年多，居然不知道下面地窟的情形？”看守颇感意外。

“他这种人古板固执，对老太爷忠心耿耿。老太爷不好任何人进入，他乖得很，我打赌他从来就不曾下去过。”打手一面说，一面出厅而去。

“张强兄，你的确是郑家所有的人中，表现得最勇敢的人。”看守的疑心消失了：“通常表现出特殊的人，不会受到同伴的欢迎。”

“我不在乎。”打手张强嘴角有冷冷的笑意：“我不是为了讨人欢迎而活的。老兄，我感到奇怪，怎么我从没听到老太爷，提过你们鹰扬会的事。”

“你们老太爷与本会无关，与咱们的星主五毒殃神，却是早年在道上闯的知交，有过命的交情。”

“原来如此。”

“你们老太爷这次，恐怕非参加本会不可了。”

“骑上了虎背，那还用说？”

“你仍愿留在郑家？”

“我是他聘用的人呀！”

“跟咱们走吧！你老兄不是池中物。”

“也许会的，我等你们的陈护法一句话。”

“他会来的，我可以帮你美言几句。”

“他会来？”

“一定。”看守暧昧地指指堂上的地道秘门：“下面的两个美女。”

“美女怎么啦？”

“陈护法一定会来的，他对女色有强烈的嗜好。在动身之前，他会……”

“我等他来。”打手张强一口喝掉整杯茶离座：“我得歇息片刻，有事可招呼一声。”

17

厅外的小室，在南道的对面。由于小厅位于大楼深处，即使大白天，南道内也暗沉沉，所以悬有两盏照明的灯笼，这里白昼与黑夜并无多大分别。

隐隐传来脚步声，打手张强离开两位同伴，拉开虚掩的室门，向外瞥了一眼。

“谁来了？”一名同伴问。

“他们的陈护法，带来了两个人。”打手张强掩上门，走近在桌旁喝茶的两同伴：“那些点心，大概那三位仁兄已吃光了。”

“是的，很可口，一定吃光了。”同伴说。

“那里面我放了张强兄的蒙汗药，他们一定在睡大头觉啦！”

“咦！你……”两同伴听出警兆，同声讶然轻呼：“什么张强老兄？你……”

“张强老兄躺在荷池的池底，可能正在腐烂了。”

“哎……呃……”

打手张强双手左右一伸，掌分别在两同伴的印堂落实，打击力道相当沉重，印堂内陷双目快要挤到眶外去了，可能脑髓已成浆糊。

他将人摆放在床上，像是睡着了，镇定地启门外出，掩上房门恰好迎着得意洋洋的黄山邪怪三个人。

“前辈来了。”他行礼相迎。

“来了，替我开启地窟门。”黄山邪怪欣然说，大咧咧地踏入小厅。

两个看守仍在品茗，厢房门是闭的，里面毫无声息，大概真的睡着了。

“护法好。”两个看守匆匆离座行礼迎接。

“我要盘问俘虏。”黄山邪怪神气地说：“开门”

“遵命。”看守应喏，向打手张强举手相招。

三人登门，由打手张强抓住交椅旁的把手，向外徐徐扳动。

悬挂的一幅富贵白头大中堂，徐徐向上卷收，随即中间的粉墙出现裂纹，六尺高三尺宽的粉墙向内移动，移入近尺转向右滑入夹墙内。

“守在外面。”黄山邪怪向两个面目阴沉的随从吩咐：“闭上厅门，任何人不许闯入，更不许打扰我，尤其不许副会主闯入。”

“遵命。”两随从同声欠身答。

黄山邪怪弯身进入秘门，看守示意命打手张强关闭秘们。

“把厅门上闩。”随从向两看守吩咐。

两看守急关厅门，打手张强正徐徐推动把手，秘门正缓缓滑出。

把守在秘门两侧的两随从，毫无戒心地扭头注视秘门移动，不知大祸临头。

打手张强的左手，飞出一片小瓷片，那是一只茶杯所捏破的，大仅如指，却是致命的武器。

同一瞬间，他像是鬼魅幻形，突然出现在右面那位随从的右首，右手一挽一扳。

瓷片奇准地嵌入左面随从的咽喉，切开了喉管。

“咯”一声轻响，右面随从的头、脸与背换了位，颈椎被无情地扭断了。

两个看守正忙着关上厅门，忙着上闩，不知身后有变，更不知道死亡已无声无息到了身后。

“还得上插。”背后传来打手张强的嗓音。

厅门有两道闩，门上有防止门移动的木插。

“不必……”一名看守信口答，同时转身回望，眉心便挨了一指头，指坚如钢刺，直贯颅骨深处。

“噢……”另一个看守只叫了半声，颈背便挨了一劈掌，颈椎折断，头向下一弯。

打手张强没收了两把剑，重新扳动把手，秘门重开，里面有灯光向上射出。

他将一把剑强行插入门缝，连在鞘上拍了两掌，发出刺耳的嵌入声，剑身强行嵌入门缝，门再也不能滑动了，卡死在夹墙内失去效用。

他匆匆抹掉脸上的皱纹，露出本来面目，略施手法改变了的五官，也回复秋公子的神韵，仅衣裤仍保持原状，剑隐肘后悄然进入地道。

万花楼又高又大，地底的秘窟也相当宽阔，主窟分为三室，中间是厅堂的格局，长案上有两座五枝头烛台，可以擎着行走，十枝巨烛全室光明如昼。壁间，也悬了四盏大灯笼。

三座洞室门户大开，里面也有灯光，每一室皆布置得十分华丽，牙床

锦衾极尽奢华，比官宦人家的上房，或者大户人家的香闺，似乎更为华丽些。郑老太爷把逸园作为招待女眷游园的妙地方，别具用心极为可恶，那些曾经受辱的女宾，离开后怎敢启齿揭发他的罪行？

霸剑罗涛四人，被囚禁在第一间小室内。他已经瘫痪，连移动双手也力不从心，由他的妻子梅贞姑照料，两人吃足了苦头。

少女夏冰也不好受，气血迟滞手脚发虚，只能勉强走动，手上没有二斤力。

梅贞姑虽则活动一如常人，但她知道如果妄用真力，她也得躺下了，只能听天由命暗中焦急。

少女夏冰的母亲，是梅贞姑的姐姐，她的祖父，正是宇内双仙的幽虚子，所以她叫梅贞姑为姨。

四人被囚，虽则心焦如焚，但并不害怕，已经有人脱险，谅鹰扬会不敢忽视栖霞幽园的报复，不会在短期间伤害他们。

他们却忽略了潜在的危险。

要伤害一个女性，其实用不着在她美丽的面庞上划一刀。有些伤害，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致命创伤。

当狞笑着的黄山邪怪，出现在室外时，四个人都心中一震，知道大事不妙了。

“你们这些出身名门的人，总该提拔扶助一些江湖后进吧？”黄山邪怪狞笑着迈步入室，像一头面对美味羔羊的饿独：“鹰扬会建立山门为期甚暂，极需名门大派人士支持。而获得名门大派人士支持的方法，以结亲或盟友的方法最为有效，相信你们定有同感，是吗？”

“该死的东西！”梅贞姑厉声咒骂：“你休想用恶毒卑鄙的手段胁迫污辱我们，栖霞幽园会向你们行最惨烈的报复，你将会付出可怕的代价……”

“是吗？”黄山邪怪发出一阵狞笑：“嘿嘿嘿……谁知道我曾经胁迫污辱你们？你们会公诸天下吗？嘿嘿嘿……我黄山邪怪名之为邪，就算你们有脸说出去，我也不会否认，更不会介意，江湖朋友希望你们名门大派的人倒霉，喝采的人绝对比惋惜的人多，你知道这是实情。”

“你……”

“这小美人是幽虚子的亲骨肉，她姓夏对不对？”黄山邪怪大手一伸，便抓住了躲避不及的少女夏冰，结结实实抱入怀中：“由她出面向贵园要求，协助鹰扬会统率天下江湖群雄，即使贵园的人不愿意，至少也不会过问本会的行事。小美人，你愿意帮助我向你的亲友要求吗？”

少女夏冰几乎咬碎了银牙，不敢安用真力，挤命挣脱乱打乱踢，作绝望的反抗。

“放手！你这贱狗……”她咬牙切齿咒骂。

“先给你吞服解药，我不希望你羞急交加岔气伤身。”黄山邪怪一手挟住她，一手从荷包内掏出一只小玉瓶，用口咬住壶盖放出，倒出一颗朱红色豆大丹丸：“嘿嘿嘿……小美人，我不会亏待你……”

青衫人虎目怒睁，怒吼一声猛地扑上。

黄山邪怪哼了一声，大手一挥，罡风骤发，青衫人一声厉叫，飞摔而出撞中墙壁，反弹倒地发出痛苦呻吟，手脚开始瘫痪。

接着，扑上的梅贞姑也被一脚扫倒了。

“我会好好整治你们，直到我满意为止。”黄山邪怪得意洋洋挟了夏冰向

外退：“我要你们这些名门人士灰头土脸，生死两难……”

“真的吗？”门外传出禹秋田洪亮的嗓音：“这一来，鹰扬会敢作敢为，敢向名门大派挑战的声威，将传遍天下，江湖朋友闻名丧胆；像我这种人恐怕只有做你们的走狗才能苟全性命了。”

黄山邪怪已退出门外，大吃一惊。

“咦……你……你不是……”黄山邪怪看出他所穿的打手装，以为是郑家的人，弄不清郑家的打手，为何敢如此对他无礼。

“我不是郑家的人。”禹秋田轻拂着长剑，脸上的表情怪怪地，似笑非笑满脸邪气：“你猜对了。”

“那你是……”

“你问问这位小美女，她知道我是谁。”禹秋田指指惊惶失措的少女夏冰：“更知道我为何而来。”

“混蛋！我要你说。”黄山邪怪怒吼。

“好，我说，我就是郑家、郎家两家的贵宾，京都的贵公子秋五岳。哼！你这狗养的杂种记住了吧？”

他神情一变，变得威风凛凛，一副泼皮相，说的话粗野不堪，哪有半点京都贵公子的气宇风标？反而与他所穿的打手装十分贴切符合。

“狗东西！郑振国那小子把你留在这里，故意让你侮辱老夫的？你……”

“竖起你的驴耳听清了，本公子找你，与郑家无关，郑振国兄妹根本不知道本公子在这里，我找你，是你我两人的是非。”

“去你娘的是非！”黄山邪怪把少女夏冰推倒在壁角，厉叫着拔剑狂野地冲出，招发狠着射星逸虹抢攻，剑一出风雷乍起，手下绝情志在必得。

一个京都贵公子，一剑应该够了。

“铮”一声狂震，火星飞溅，黄山邪怪倒震出八尺外，几乎撞及壁角，脚下踩中走避不及的少女夏冰右脚小辮靴，几乎失足滑倒，夏姑娘也惊得缩腿尖叫。

禹秋田并不追击，怕伤及地下的夏姑娘。

“我这人很讲是非，你讲不讲与我无关。禹秋田在原地横眉竖目，左手叉腰像个泼皮：“我和你一样，是众所周知的色中饿鬼。我来卢州，看上了郑家、郎家两个死不溜丢大闺女，眼看要一箭双雕人财两得，却平空杀出这么一个更可人的小美女，一而再破坏我的好事，两次逼我跳水逃命，可恶透顶。我已经忍无可忍，发誓要把她弄到手，一箭三雕，左拥右抱外加一个靠背的。哼！没料到平空来了你们一群混帐狗养的，居然抢起我的女人来了，你这没长眼睛的杂种，居然敢抢先吃我的天鹅肉，我要宰了你这加三级的混蛋，说一不二。”

这番话把夏姑娘激得又气又羞又急，可把黄山邪怪激怒得气炸了肺，厉叫一声，再次疯狂地挥剑冲上。

“铮铮铮”三声剑鸣，黄山邪怪再次被震回壁角，所攻出的每一剑皆或道万钧，皆被禹秋田无情地硬接硬拼一一封回，除了暴退之外，连移位闪避的机会也抓不住。

这次，老邪怪终于明白了，这位京都贵公子，剑术和御剑的内功，决不是他这种老朽对付得了的，立即发出厉叫，召唤上面的随从策应。

“不要枉费心机。”禹秋田看破邪怪的心意，剑势已把邪怪逼死在壁角：“楼下的人，全被本公子杀光了，一下一个屠了个精光大吉。楼时间的，人

下来一个，也一定死一个。我外面的小书童堵住了甬道，小孩子杀起人来，比大人更可怕，你那一群土鸡瓦狗，实在禁不起一宰。现在，你最好定下心和我说清这笔争风债。”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黄山邪怪心虚了，装模作样伸手入怀乱掏，表示要掏致命的法宝：“郑、郎两个大闺女，老夫还瞧不上眼……”

“我说的是这个小美人，你少打避重就轻的烂主意。”禹秋田摆出争风吃醋的泼赖相：“你想掏你的大崩阎王散喷管：算了吧！那种奇药你珍逾拱壁，这次你已经使用将罄，目下你以为安如泰山，来抢我的小美人有如探囊取物，根本用不着带来防范意外。如果你真带来了，我岂肯让你有工夫乱掏？早就宰掉你了，我有十分把握，你的手一动就杀死你。”

黄山邪怪心中叫苦，探入囊的手僵住了。

“你不要欺人太甚……”黄山邪怪绝望地厉叫。

“混蛋！你胆敢说欺人大甚？”禹秋田怒此：“你抢的小美女是假的？瞧，你还把她踩在脚底下呢！我非宰了你不可。”

怒吼声中，挺剑第一次主攻，剑一出激光炫目，剑吟声有如从云天深处传下的隐隐殷雷。

黄山邪怪被逼死在壁角里，没有躲避回旋的空间，只能全力封架，胡乱地防守窄小的中宫硬撑。

“铮！铮铮……”响起一连串可怕的铿锵金鸣，火星进射，几乎每一剑都是致命一击，险象环生。

可怜的黄山邪怪，剑术本来就不怎么高明，哪经得起一道道的激光强压？封住了七、八剑，肋下、两膀、胯骨，衣裂裤损，有些是孔有些是缝，片刻间便挨了并不致命的八、九剑，裂缝处血迹鲜明可见。

最后一声剑鸣传出，禹秋田退了三步，拉开出招的距离，顺使用脚将夏姑娘拨出丈外，脱离壁角困境。

“我不急。”他轻拂着长剑狞笑：“我要好好消遣你，把你刺成千疮百孔的血尸，再大解八块示众，以为向我色中饿鬼抢女人者戒。”

黄山邪怪浑身冒冷汗，手脚发僵，呼吸一阵紧，气喘如牛，举剑的手也在发抖，鹰目中凶光尽敛，像是拉了一天车，精力将崩溃的老牛。

“我……我将小女人还……还给你……”黄山邪怪发狂似的尖叫：“我……我并不知道她……她是你……你订订……订下的女人……”

“现在你知道了，哼！”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与我无关。”

“那个大的女人……”

“你这混蛋还不死心啊？”禹秋田大叫，猛地疾刺而上，剑化为激光进射而出。

“铮”一声巨响，黄山邪怪的剑脱手，撞在石壁上巨响震耳，虎口裂开鲜血泉涌。

禹秋田丢掉剑，冲上拳掌交加；一连十余记重击，拳掌着肉掌掌落实，把黄山邪怪打得仆而又起，揪起打倒再拖住痛打。

“哎……哎唷……”黄山邪怪的凄厉狂叫，在整座地窟轰鸣，震耳欲聋。

“服帖了吧？”禹秋田不再将人拖起狠揍，一脚将黄山邪怪踢得滚至壁角哀号：“我要把你每一条肌肉撕开，每一根骨头打碎……”

“放……我一……马……”黄山邪怪崩溃了，伏地哀求挣扎难起。

“这就是和我色魔争女人的下场。”

“我……我是无……无意的……”

“你想要我放你一马？”

“请……高抬贵手……不知……不知者不……不罪……”

“混蛋！你敢说不罪？”

“我……我罪有应得……人是你……你的了……”

“好，解药拿来。”

“这……”

“你希望先打碎哪几根骨头？”禹秋田一脚踏住黄山邪怪的右小腿凶狠地问。

只一稍用力，小腿骨肯定会碎的。

“我……我给你……”

黄山邪怪吃力地痛苦地挺身坐起，从荷包中取出先前的小玉瓷抛过。

禹秋田接住小玉瓷，突然俯身将人抓起。

一阵拳打脚踢，黄山邪怪爬不起来了，气息奄奄，口鼻耳鲜血直流，脸上挨了四耳光，脸都歪了，快要面目全非啦？

“老猪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黄山邪怪的底细？”禹秋田破口大骂：“你这混蛋全凭大崩阎王散为祸江湖，武功仅可聊算一流货色，你曾经藉解药勒索了不少人巨额金银，毒人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你的解药是暗褐色的小方块，不是小丸。”

“我的解药配……配方已……已改……”

“就是这？”禹秋田举起小玉瓷冷笑。

“是……是的……”

“好，我把这一瓶解药，全灌进你的肚子里，看会有何种结果。”

一把揪住人拖起抵在墙上，小玉瓶先在黄山邪怪的血红大嘴上撞了一记。

“不……不要……”黄山邪怪狂叫。

“这是你糟蹋女人的春露丸，得自巫山的千面狐老姘头花花太岁黄重山之手。”禹秋田一耳光把黄山邪怪打倒：“你要吃几颗？女人吃的药，在男人肚子里发作，一定很有趣，要不要先把你的手脚制死，免得药性发作时丢人现眼？”

“不……不要……”

“要吃几颗？”禹秋田踏前一步厉声问。

“给……给解药，你……你要保……保证放……放我……一马……”

“我从不给任何人保证什么。”

“不给保……证，小……小美女……一定死……我宁可同……同归于……于尽……”

“我会把你每一块肉揭开来搜。”禹秋田不信邪，开始撕破对方的衣裤：“就算你藏在肚子里，我也会剖开你的肚子搜出来。”

“就算你搜出了，也……也不知道用……用法和用……用量……”

“唔！你这混蛋有道理。”禹秋田停止撕衣：“我既然知道你勒索了哪些人，当然知道你的解药形状和用法。不过，你也许真的改了配方。”

“你最好不……不要冒丧……丧失小……小美人的风……风险。”

“我更不想冒放掉你，与鹰扬会大群混蛋玩命的风险。”禹秋田拾起剑，锋尖徐徐伸向黄山邪怪的咽喉：“一劳永逸斩草除根，是最安全的保命金科玉律。”

“何必呢！我……我只是鹰……鹰扬会聘……聘请的人，他们不……不会为了我的个……个人恩怨，而向……向你大功干戈。”黄山邪怪在剑尖前魂飞胆落：“我……我发誓今后不……不找你，我……我也不……不知道你……你是老几，你决不是什……什么京都贵……贵公子……”

“好吧！姑且信任你一次，虽则你这种杂种不值得信赖，你黄山邪怪本来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得全身臭的贼王八狗杂种。”

“你……你放我……”

“我放你一马，交换解药。”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黄山邪怪精神来了，怨毒地狠瞪了他一眼。

“哼！你也该知道，我也是坏得不能再坏的……”

“我宁可相信你是守信诺的好汉。”

“解药拿来。”禹秋田手一伸：“解药如果不对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决不是守信诺的好汉，保证你的命丢定了。”

“在我的靴……靴统里……”黄山邪怪吃力地解右靴的系带。

“你这混蛋藏得真隐秘。”

靴统是夹层的，藏一只薄皮小夹袋真不易发现。

小革袋刚拉出，便被禹秋田一把夺过。

“你这混蛋的解药，根本不曾改变配方。”禹秋田取出一片暗褐色的药饼，压了几道纹路，形成三排十五小片，嗅了嗅说：“还真被你唬住了。”

“用法是……”

“我知道。”禹秋田凶狠地解下对方两只靴，撕烂检查，又找出另一夹袋药末：“这是你黄山邪怪另一种相当灵光的法宝，百日消魂散，勒索的另一种定时毁人毒药，解药呢？放在哪里？”

“一种解药两……两用。”黄山邪怪沮丧地说：“其实……其实是同……同一种解药，只是份量不同，嗅入与吞入不一样而已。我……我可以走了吗？”

“你想死？”

“你……”

“上面我那位小书童，不幸了你才怪。”

“这……”

“你给我好好躺。”禹秋田一掌把黄山邪怪劈昏。

他到了惶然站在室门口的梅贞姑与夏姑娘身旁，递出四小片解药。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了什么事。”他气冲冲地说：“我的书童认为你们不是坏人，所以要我替你们尽一份心力。然我知道栖霞幽园出来的人，是颇受尊敬的名门子女，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实在没有顺便援手的必要，但我仍然做了。”

“请接受我们衷心的感谢。”梅贞姑由衷地道谢。

“无此必要。”他的话硬梆梆余气未消：“服下解药，心中以正常进度默念一百下，你们便可奇毒自消了，我会替你们争取时间。”

他奔向走道，顺手摘了黄山邪怪的剑鞘盛剑，将连鞘剑抓在腰带上。

“这个人，你们不能杀害他，至少这次不能杀。”他在第一级石阶止步，

转身指指昏厥的黄山邪怪：“我为人也坏，但守信诺。还有，请不要过问我在庐州的行事。”

“等一等……”

他已经飞奔而上，充耳不闻。

上面，小秋明正等得心焦。

“公子爷，怎么拖了这许久？”小秋明撅起小嘴埋怨：“我听到有脚步声，有人从楼上下来了。”

“不用些心机诡计，能把老邪怪的解药退出来吗？你以为容易逼一个明知必死的老江湖就范上当？”他牵了小秋明的手向厅门走：“来一个杀一个，再上去抓八表狂生，他一定知道祝堡主的藏匿处所。我敢打赌，他也是来庐州找祝堡主的。”

“不可能，公子爷。”小秋明大摇其头：“郎家的人已经确定置身事外，如果祝堡主确是藏在郎家，应该早就搭上线了呀！”

“不久就可找出真相了。人来了，准备。”

打开厅门，两人分别闪在门侧候敌。

他俩以为下来的人，必定是鹰扬会的高手，岂知却料错了，来的是郑振国和两个打手。

如果是鹰扬会的人，必定直接入厅。

一个打手老远便急步枪出，奔向厅外的小室。

禹秋田听出脚步声不对，打手势示意准备外出动手。

小秋明改穿了园中童仆的衣裤，只是手中有剑而已，如果出厅，对方一定认为她是逸园的人。

“不好了！”外面突然传来打手狂叫狂奔的声音：“我们的两个人被杀死在房内，快传警……”

小秋明急冲而出，速度骇人，身剑合一有如飞虹横天，比狂奔的打手快了三倍，一剑贯入打手的背心，身形一顿剑即离体。

郑振国的武功，比两个打手保镖差远了，一看到流光飞虹似的剑影，已吓了个彻体生寒，打手中剑，更是魂飞天外，叙头撒腿狂奔，一面狂叫示警。

另一名打手逃不掉，小秋明已经到了，仓促间投剑自保，“铮”一声接住小秋明攻来的一剑，惊叫一声，被震得向左飞撞，砰一声撞在墙上反弹倒地。

小秋明再次身形一顿，失去追杀郑振国的机会了。

“不可远追。”禹秋田出厅低叫：“一百下时辰未到，不能离开。”

摆平了两个打手，万花楼已剩下不足二十人了。

主要的主事人黄山邪怪不出面，楼上的八表狂生便成了当然的主事人。这家伙精明机诈，明时势知兴衰，也是一个惊弓之鸟。楼下密室的人被杀，黄山邪怪又音讯杳然，可知必定已道不幸，显然是栖霞幽园的四男女，并没真的完全被制，因而出了意外。

想起栖霞幽园的人不曾受制，这位狂生只感到寒流起自尾间，直冲天灵盖，顷刻间彻体生寒。

禹秋田与小秋明守住甬道枯等，等人涌来大开杀戒。

毫无动静，全楼死寂。

不久，二人登上二楼，这才发觉鬼影俱无，剩下的二十余个鹰扬全与

郑家的人，早已人去楼空。

黄昏降临，豫州老店人声如市，旅客们纷纷落店，门前车水马龙。对面的公营金斗驿，也同样热闹，过境的官吏公差忙着投文驻驾，东门外的小街比城内繁荣得多。这时，城门与关门先后皆关闭了，旅客必须在城外投宿。

上房中，禹秋田仍是贵公子秋五岳，小秋明仍是伴读的小书童。店伙们虽然感觉出不寻常，但也不敢过问，因为店伙都知道他俩是郎、郑两家的贵宾。

郑家在等候大祸临头，不再过问外事。郎家也在全面戒备，闭门不出，惴惴不安。

晚膳送入房内，两人一面用膳一面讨论大计。

“都是你啦！”禹秋田悻悻地说：“如果不是为了救栖霞幽园的人，耽搁了许多时间，以至让八表狂生机警地逃掉了，真可惜。”

“真的吗？”小秋明笑嘻嘻反问：“公子爷，杀上楼去，那岂不成为强盗了吗？我可不想杀那个什么郑云英，你能吗？”

“少给我顶嘴。”禹秋田也忍不住笑了，他那能真的下手杀郑家兄妹？

“何况，公子爷的目标不在八表狂生。”小秋明了解他的心意：“我总觉得栖霞幽园的人并不可爱，但毕竟有这些侠义名门子弟在，至少可以抑制一些歹徒恶棍的凶焰。说实在的，我觉得那小美人的确很可爱，你以为呢？”

“骄傲任性，不敢领教。”禹秋田信口说：“奇怪，我碰上的姑娘们，似乎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个比一个难缠。”

“所以你敬鬼神而远之，宁可与郎秀英、郑云英这种女人周旋鬼混？”

“喂！这种事是小女孩该过问的？不害羞。”禹秋田脸一板：“吃啦吃啦！吃不言睡不语。”

房门传出五声轻叩，正想分辨的小秋明用眼色询问。

禹秋田顿首示意可以开门，同时打出小心的手势。

小秋明轻轻启门，猛地拉开房门。

一个像醉汉似的中年人，冲入便摔倒在地呻吟，挣扎了两下便寂然不动了。

扮老人的千幻夜叉与北人屠，蹑入掩上房门。

“咦！人呢？”千幻夜叉讶然轻呼。

灯火摇摇，禹秋田与小秋明突然幻现，是从内间闪出的，太快了，像是突然幻现的鬼魅。

“原来是你们。”禹秋田笑说：“霍姑娘，你这位名家宗师，不怎么高明嘛！”

“我用原音说话，你当然知道是我啦！”千幻夜叉将半昏迷的中年人拖至一旁。

“小秋已经发现你是女人，你不该恶作剧摸她。”

“哦！你就是千幻夜叉霍大姐？”小秋明傍着千幻夜叉坐下欣然说：“扮得真神似。公子爷有点怀疑是你，只是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巧。霍大胆，怎不早些以真面目相见？”

“你家公子不喜欢我和他作伴，所以我们不便现身呀！”千幻夜叉白了禹秋田一眼：“何况他正在挑逗良家闺女，所以……”

“少谈带刺的话吧！你两人是跟踪八表狂生而来的？”禹秋田拉了北人

屠坐下：“小秋将消息转告，我们就跑了趟逸园，白费工大，八表狂生这怕死鬼已经逃掉了。”

“乘船悄然溜走的，这个人鹰扬会留在府城的眼线，我们把他弄来了，得设法盘出那些混蛋的去向，这家伙骨头硬得很，抵死不招是个硬汉。”北人屠踢了中年人一脚：“小霍说你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不可能预先跑来这里等候八表狂生到达。小霍一直就跟在八表狂生一群人身后走动，跟到蚌埠集才放弃的。”

“我根本不屑理会鹰扬会的事。”

“那你来庐州……”

“祝堡主。”禹秋田咬牙说：“不杀他父子决不罢手。在太原，我找到他的至亲好友，查出他安顿家小的藏匿处，父子俩反而到内地藏身，很可能是等风声过后，把藏匿在内地的金银珍宝偷运回去。我已经查出，他正藏匿在郎家。”

“在郎家？”千幻夜又恍然大悟：“原来你挑逗郎家的浪女，另有目的。可是，郎家恐怕与天长堡毫无关系。即世贤早年是黑道的三流混混，发迹后交通官府正正当当务农，暗中包庇一些小罪犯，极力避免与名气大的人往来，像祝堡主那种大豪巨霸，他避之唯恐不及呢！”

“那可不一定哦！”禹秋田说：“他一听鹰扬会的八表狂生躲在郑家的逸园，便派人前往驱逐，可知他避免与名气大的人往来，并不真怕那些大豪巨霸。我是被情势弄糊涂了。”

“怎么说？”北人屠问。

“起初我怀疑八表狂生是来找祝堡主的，但郎家派人前往逸园驱逐鹰扬会的人，却是出于情急的举动，不像其中有勾结做给外人看的把戏，的确是玩真的。所以，可能祝堡主没在这里藏匿，或者我来慢了一步，他走掉了。”

“你仍想从郎秀英身上下手？”千幻夜又关切的问。

“这……”

“禹兄，放她一马吧！”千幻夜又真诚地说：“我打听过了，这浪女人并不太坏，有钱有势的大闺女骄纵任性甚至放荡，不算罪恶……”

“我只想利用她混入郎家。”禹秋田脸红耳赤：“郎家宅大人杂，戒备森严，藏匿几个人，就算让我搜，也得花十天半月才搜得完他的农庄。算了，我已经放弃了。”

“搜宅院困难重重，逸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小秋明摇头苦笑：“每一栋房舍都有复壁地窟，躲一年半载保证神不知鬼不觉。难在公子爷不是强盗，不能用残忍的手段波及无辜。”

“郎世贤不是傻瓜，他不会把包庇的人藏在自己的住宅里，以免被仇家找上门，抓住证据他就完了。”千幻夜又说：“我知道他在西水关外，建了一座颇为市民称道的安福园，专门收容一些稀奇古怪的病人和无依者，那地方藏匿要犯，太理想啦！值得一查，是吗？”

“那是人人皆知的地方……”

“这才可以掩人耳目呀！我们来设法，一起化装易容，用软硬俱来的手段进去查。视堡主父子如果真藏在那里面，把他烧成灰找也可以认出他来。”

“好，就这样决定。”禹秋田欣然同意。

“这个眼线怎么办？”北人屠指指半昏迷的中年人。

“再问也没有用。”禹秋田说：“他们已经乘船下巢湖，必定急放南京返

回扬州。我的目标不在鹰扬会，也没有理由向他们主动挑衅，叫他滚。”

“我来处理。”北人屠将人挟起：“等我回来计议进安福园的事，我希望尽快进行。”

北人屠将人带走，人屠的绰号岂是白叫的？当然不会将人弄醒平安释放，到了金斗河把人埋入泥淖了事。

小舟沿河下放，半个更次便远离府城十余里。

河水呜咽，夜黑如墨，天宇上布满浓云，似有下雨的迹象。

刚划过一处河弯，右岸芦苇中冲出一艘小舟，斜向急冲而至，船头人影隐约可看见刀剑的反光。

“小心那条船。”下放的小舟有人沉喝：“是冲咱们来的。”

船上的人，纷纷钻出舱，十余个人出兵刃戒备，气氛一紧。

米船在三丈外转向，相距两丈左右，并排下放。

“不错，是冲你们来的。”来船传出洪钟似的叫声，语气不友好：“八表狂生，你这混蛋竟然到庐州来找我，岂有此理。在我堡中大乱，正需人援手的紧要关头，你这混蛋却乘乱带了人溜之大吉，我天长堡被毁你也有责任。我不找你，已经情至义尽了，价却到庐州来找我，你心目中还有我玄天绝剑在？你一定妄想图谋我留在中原的财富，不是你就是我。”

“咦！是祝堡主？”八表狂生吃了驿惊：“我逃避栖霞幽园的人追杀，逃到庐州投靠朋友躲避，鬼才知道你也躲到庐州。喂！你到底讲不讲理？要杀，我这位星主五毒殃神，一人就可以把你全船的人送下地狱，你少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该死的！你真不是到庐州找我？”

“当然是真的，我怎知道你的行踪？我还以为你躲到关外做流民呢！回去吧！咱们的恩怨，彼此心知肚明，禹小狗毁了你的堡，把责任报在我头上，会笑掉江湖朋友的大牙，一点也影响不了我的威望。”

“罢了，其实怪你也有欠公平。”祝堡主泄气地说：“由于你一闹，我在庐州也耽不下去了，只好远走高飞，另觅居处。你这家伙简直就像个瘟神，所到处灾祸随之，你自己倒霉，也连累了别人。”

“祝堡主，怨天尤人无济于事，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你有雄厚的财力，在中原也有不少朋友，你玄天绝剑的声威，在江湖有崇高的地位，却被一个小人物逼得四处藏匿，有何面目见江湖同道？”

“该死的，你讽刺我？”

“不，我在提醒你。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利用你的财力和威望，还怕买不到禹小狗的头颅？我也在暗中留意这个人，他破了本会十万两银子的买卖，早晚我会查出他的底细，捉住他剥皮抽筋。”

“这个……”

“振奋吧！祝堡主，自保的最佳手段，就是奋起攻击，逃匿或死守皆是下策，早晚会成为别人的俎上肉。咱们双方联手进行，胜算在握，堡主意下如何？”

“好吧！”祝堡主雄心重振，嗓门提高：“我将大散家财，出重赏招募死士，此仇不报，何以为人？江兄，贵会愿意联手吗？”

“本会眼线遍布江湖，本来就在找这个人。”

“可有线索？”

“还没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虽大，只要咱们肯努力，早晚会找到他的。”

“好，咱们联手同时分头进行。”

18

安福园门禁并不森严，有几处建筑甚至是开放性的，任由外人参观，负责招待的人都相当客气。

禹秋田扮成威武神气，衣着华贵的少爷，带了三个高矮不等的打手型随从，出现在安福园的招待室。北人屠扮打手头头，他那唬人的长相和身材，与挟在肋下的沉重虎头钩，真有慑人的气势。

两个相貌清瘦，有点仙风道骨的接待主事人。看到神气威武的禹秋田，本能的感觉出来者不善的气氛，赶忙换上笑脸恭迎来客。

“爷台请坐。”年约花甲的主事人含笑肃容：“敝下是安福园的司客主事，小姓方。”

两个小厮替客人奉茶，两个门房在门外往复巡走。

“方主事你好，久仰久仰。”禹秋田大马金刀地在主客位落坐，三个打手左右一分肃立像门神：“我姓田，南京来。听说贵园办得很不错，特地专程前来参观参观，欢迎吗？”

“田爷远道而来光临敝园，无任欢迎。”方主事接着替同伴引见：“这位是敝下的副手，姓杨，熟悉本园的一切，他可以领田爷参观本园各处设备。田爷有何指教，但请吩咐。”

“很好，很好，我就是到各处看看。如果传闻属实，贵国的设备真有传闻所说那么好，我会把两位朋友送到贵园安养。”

“哦！田爷的朋友是……”

“记忆丧失，半疯半呆。方主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种人不会惹麻烦，有麻烦相信贵园也处理得了。园主在不在？他贵姓？”

“园主姓吕，目下前往西乡东主处办事。田爷有何交代，尽管吩咐杨副主事好了，他会转达园主的。”

“很好，很好。”禹秋田的这两个字口头禅，说得顺溜很够气派：“我是个急性子，可否请杨副主事立即带领前往参观？我首先要看安顿病患的住处。”

方主事脸色一变，杨副主事不自觉地双手出现反射性的抓握。

“很抱歉。”方主事强作镇定，脸上有僵化的笑意：“安顿病患的地方，由于有些家属住在一起照顾，而且有些内眷或女性病患，不希望有人打扰，因此是外宾止步的所在，请田爷谅解。”

“什么？”禹秋田摆出爷字号人物的威风，嗓音提高了三倍：“你的意思，是禁止大爷我去看？”

“田爷明鉴，这是本园的规矩……”

“大爷我也有我的规矩，岂有此理。”禹秋田拍桌怪叫，怒形于色：“南京皇城内外，大爷我也进出自如。你再说一遍看看？哼！”

北人屠哼了一声，挪动吓人的虎头钩跃然欲动。

杨副主事伸手虎拦，阻止方主事站起发作。

“阁下是鹰扬会的什么人？”杨副主事沉声说：“你该知道，咱们并不在乎贵会，强龙不压地头蛇，扬州的强龙远在敝地生事，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混蛋！你管我是什么人？”禹秋田再次拍桌怪叫骂人，坚实的案桌突然脚折案裂，轰然坍落案桌如腐：“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强龙鹰扬会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是什么强龙，我就是我。大爷我光顾你这安福园，不让看也得看，哪怕把你这鬼园一把火烧掉，也要先看过后再烧。该死的！你敢对大爷我无礼？惊电！”

“小的在。”扮成打手的千幻夜叉欠身答。

“你要干什么？”方主事跳起来急问。

“先拆了你这招待室，你不愿意？”禹秋田踢椅而起，椅立即散裂分家。

“我不愿意。”杨副主事咬牙说，戟指虚空疾点，内劲破风声尖厉刺耳，在丈外直攻鸠尾大穴。

“仙人指，什么玩意？”禹秋田冷笑，扣指一弹。

指力一泄而散，气流波动余劲回头反走。

杨副主事大骇，急向侧闪出八尺外，脸色大变，似乎仍难相信眼前的事实，双方的指劲相对接触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却千真万确正面接触了。

如果不曾正面接触，势格两败俱伤。但以禹秋田的表现来说，仙人指恐难在他身上造成伤害，而杨副主事很可能被洞穿胸腹，九死一生。

“有话好说。”方主事惊叫：“杨副主事，不可卤莽开罪贵宾……”

“我唯你是问。”禹秋田的食中二指，遥指惊惶失措的方主事：“他已经开罪太爷我了，仙人指的火候已修至九成境界，他想要我的命，你得负责。”

探明了过江强龙的派头，捉住痛脚乘机发作，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专门上门生事的，软的硬的理由都似是而非，逼主人往绝路上走。

地头蛇真怕强龙来硬的，尤其是底子够硬的强龙最为可怕，来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打击，即使失败也可以一走了之。

门外，不知何时出现一个面目阴沉沉的中年人。

“方主事，你应付不了他们。”中年人在门外冷冷地说，鹰目阴森森地打量禹秋田四个人，目光阴森凌厉，有震慑人心的无穷威力。

“你应付得了吗？”禹秋田一点也不介意对方阴森凌厉的目光，威风凛凛地反问。

“在下有另一种手段应付。”

“是吗？亮出手段给我看。”

“贵会这样做，可知道后果吗？”

“太爷我做任何事都不计较后果。”禹秋田不承认也不否认身份，任由对方误猜他是鹰扬会的人，硬就硬到底，无所顾忌。

不计后果的人，是最可怕的邪魔外道，任何，一条地头蛇，都惧怕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

“也许你真具有充足的撒野本钱。”

“要不要试试太爷的斤两？”

“你的指功，轻易的破解了杨副主事的绝学仙人指，所以在下算是见识过阁下的真才实学了，难怪你敢远道咱们庐州撒野。好吧！你自己进去看好了。首先申明，那些病患的家属，有些不好说话，病患本身也具有危险性，阁下硬要进去打扰他们，后果自行负责。”

“太爷就等你这几句话。”禹秧田举手一挥，大踏步往外走：“咱们这就进去。”

踏出门，中年人说了一声请便，让在一旁伸手虚引，表示一切悉从尊便。

手一伸之下，奇异的寒涛随手而起，与外面的阳光形成暖流交相激荡，传出奇异的气流涌动声，暗劲潜流形成一道柔软而反震力奇大的气墙。

禹秋田大袖一抖。袖风与暗涌的寒涛凶猛地接触，爆发出更强烈的劲流，有如隐隐风雷。

“你的玄阴鬼手火候不差。”禹秋田盯着中年人冷笑：“你们一指一手把守门园，超拔的武林高手也难以任意出入，难怪敢于藏污纳垢。郎老太爷庐州的基业稳如泰山，两位功不可没。”

中年人脸色大变，急退了两步，被反震的寒涛所逼，不得不退避以减少压力的伤害。

“罢了！你最好别进去。”中年人气沮地说。

“还有比价更高明十倍的人干预？”

“没有。”

“就算有比你更高明十倍的人拦阻，太爷也要进去。”禹秋田傲然地说。

“那是白费劲。”

“是吗？”

“因为你们要找的人，昨晚已经离开了。”

“阁下知道太爷要找的人？”禹秋田似乎不相信对方的话是真的，按理不可能有人知道他的来意。

“本园不过问旁人的恩怨是非，但无法避免寄住人的诉苦。你们要找的人，其实应该向贵会讨公道，贵会反而来找他，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是吗？那是一面之词。”

“公道自在人心，阁下。”中年人愤然说：“天长堡被毁的经过，早就传遍江湖了。贵会这次来庐州煎迫，道上的朋友不会坐视的。昨晚他离去之前，曾发誓要和贵会周旋到底，他在中原还有不少朋友，还有庞大的财力作后盾。你们去追他吧！他可能已到了巢湖啦！在这里，你们绝对得不到任何消息，本国从不过问病患的去向。”

已明明白白表示祝堡主已经离夫，也明白表示安福园的人，不耻鹰扬会所为，间接提出警告。

禹秋田一愣，这次白来啦！

中年人已表示祝堡主走巢湖，再追问也是枉然，祝堡主不会笨得把去向透露出安福园的人，藏匿避祸哪能留下去向的线索让仇家追查？

“好吧！算太爷输了这步棋，晚来了一步。”禹秋田只好顺水报舟打退党：“打扰了，告辞。太爷们一定，你可以传出消息了。”

“在下用不着传出消息。”中年人冷冷地说：“贵会的人，今后最好放聪明些，走了就不要再回来，免得咱们在公私两面对贵会制裁。如果贵会认为本园不堪一击，下次你就可以看到咱们如何纠正你的错误了。好走，不送。”

回城还有五里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郎老太爷不是省油灯，是地方上的豪霸，是往昔江湖之雄，所以才敢和祝堡主一样，暗中做包庇罪犯，提供藏匿安全庇护所的买卖，被人一而再上门挑衅，以强龙的面目侵入势力范围撒野，是可忍孰不可忍，毫无疑问将

有所行动。

他敢派人到逸园驱逐八表狂生，就已经表示他有不惧鹰扬会武麻烦的实力。

当然，他不能在安福园来硬的，不管是胜是负，都会影响他在庐州的身份地位，因为众所周知，安福园只是收容特殊病患的地方，怎能派打手出面动刀挥剑？地方人士岂不大惊失色对他的豪绅身份怀疑？

禹秋田扮强龙来硬的，的确击中了郎老太爷的要害。

四人神色泰然赶路，其实暗中戒备提防意外。

“如果是郎德馨兄妹，带人出面挑战，你打算怎么处理？”千幻夜又靠近禹秋田，显得有点忧虑：“他兄妹决难看出你的本来面目，必定全力以赴，我和北人屠又不能放手大干，却又不愿挨打，动起手来……”

“由我来动手，我会让他们知难而退。”禹秋田似乎胸有成竹，一点也不担心难以收拾：“而且，我也不希望你们被逼暴露身份，你的无影神针决不可使用。那两个把门人的武功已经极为惊人了，派来拦路的人必定非同小可，你会被逼用绝学应付的。”

“打旗儿的先上，这是规矩呀！”千幻夜又说：“他们已经把你看成鹰扬会的人，鹰扬会为了保持高阶层人士的尊严，按例是由低阶层弟兄打头阵的。”

“我并不想冒用鹰扬会的旗号，所以不希望他们把我当成鹰扬会的重要人物，以免他们疑神疑鬼，把仇恨算在鹰扬会头上。必要时，我会让他们明白我不是鹰扬会的人。唔！来了。”

前面路有的树林中，接二连三限出七个人，果然有郎德馨兄妹在内，穿了劲装佩剑挂囊，少爷小姐的形象一扫而空，成了不折不扣的武林男女。

另五个是一僧、一道、一儒生，和两个相貌狰狞高大如门神的人，一个挟了霸王鞭，一个挨了一把开山大斧，一看便知是孔武有力，浑身横练的高手。

老道和儒生都佩了剑，古色斑谰是宝剑级的利器。和尚是戒刀，份量颇为沉重。

郎德馨不再像是一个纨绔子弟，英气勃勃威风凛凛。

“信息已经传到，本城已经没有贵会的眼线。”郎德馨拦在路中，不住冷笑：“这条路前后，已经完全封锁了。你们欺人太甚，休怪咱们心狠手辣做得太绝。阁下，亮你的真名号，看阁下凭什么，敢来庐州耀武扬威？”

“名号唬你们不倒，你们又何必知道在下的名号？”禹秋田独自上前，他没带兵刃气势仍然慑人：“首先要正视听的是，在下不但不是鹰扬全的人，而且是鹰扬会的仇敌，在下不希望你们找错对象。也避免让人误认在下嫁祸给鹰扬会，认为在下是不敢担当责任的胆小鬼。现在，在下倒要看看你们是如何心狠手辣，做得如何太绝。你还来得及后悔赶快滚蛋，带了你的狐群狗党向后转不要挡路。”

郎德馨并不需亲自动手，任何事都有手下出面，只想抖抖主人的威风，所以神气的以主人身份打交道，以增自己的光彩。

可是，禹秋田最后的两句话，大伤他的自尊，怒火猛地一冲，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志了让手下打头阵，咬牙切齿以最快的速度拔剑。

“少爷冷静……”老道急叫，一跃而上。

叫晚了些，郎德馨已拔剑出鞘，愤怒地冲上出剑，剑发狠招七星联珠，

用连续的快速冲刺狂攻；想狠狠地把禹秋田刺几个透明窟窿。

就是禹秋田佩有刀剑，也来不及拔出封架，剑出如电射，剑气就在剑出鞘时便已迸发了，劲道极为猛烈，想一招便将禹秋田刺毙。

禹秋田已经算定这位恶少沉不住气，挖受了陷吸引对方往阱里跳，身形不退反进，以令人眼花的速度，反从对方的剑侧切入，左掌撩拨，浑雄无匹的掌力将剑震得向外偏，右脚探进，右手已奇准的扣住了对方的脉门。

老道到了，剑如横空的匹练，抡攻禹秋田的右肋，要逼他后退，围魏救赵以解郎德馨的危局。

老道做梦也没料到郎德馨不堪一击，抢救心切不知道禹秋田的底细，只顾放手抢攻，也就无法看清交手的变化经过。

禹秋田左手一托郎德馨的右手腕，右手顺势夺走了郎德馨的剑，信手一挥，蓦地风生八方，电光闪烁，挣一声暴露，老道连人带剑飞震出丈五六，剑吟震耳，迸发的剑气发出隐隐风涛声。

郎德馨先一刹那被推翻出两丈外，跌了个灰头土脸天昏地黑，抢攻一招只攻了一剑，便丢剑摔倒栽得好惨。

“还有谁上？”禹秋田轻拂着剑冷然喝问：“在下一一奉陪。敢做包庇生意的人，当然有招揽仇家报复恩怨的实力，必定有不少具有奇技异能的高手名宿做保镖，希望出手的人能有点真才实学，来吧！”

老道脸色泛青，骇怕的神情显而易见。

“和尚，小心他剑上的劲道有鬼。”老道向拔戒刀上前的和尚急叫：“像是两仪大真力，刚劲已臻化柔境界，表面看不出劲道，却可震散我的太清一气神功。”

“两仪大真力不算绝技，没有什么了不得。”和尚口气强硬，操刀的外露气势也极为磅礴，刀一动便涌起强烈的挥雄力气：“看我的降魔禅功御刀……”

禹秋田一声长笑，剑幻化为一道激光射向和尚的胸门，主动抢攻，气势更为猛烈磅礴。

铮一声暴震，戒刀封住了长驱直入的一剑，罡风如怒涛，劲气宜逼丈外。

激光再次吐出，戒刀再次扬威封住第二剑，第三剑速度与劲道增加了一倍，第四剑更为狂野地加重压迫，让和尚喘不过气来。

和尚接一剑便退两步，狂乱地封架用了全力，每一刀虽然都能封住指向要害的激光，但却无法将激光震出偏门，也就无法抓住反击的机会，除了退别无他途。防御是无法取胜的，争取不到攻击的机会，就成了挨打局面，接了第四剑，已退出丈外，仍然躲不开连绵而至，速度与劲道逐剑沉重的光。

第五次刀剑接触的震鸣传出，手忙脚乱的和尚狂叫一声，倒退斜冲出丈外，地面飘落和尚的一幅大袖。

好一场一面倒的快速狂攻，旁观的人只能看。到激光进射，刀光如电闪，短短的刹那间交锋，禹秋田五剑便击溃了自称有降魔禅功的大和尚。

“和尚，你很不错。”禹秋田脸上有汗影，但神定气闲，轻拂着长剑退回原处：“你与宇内十一高手的七憎，足以分庭抗礼。你走吧！你死过一次了。”

“七憎是贫憎的师兄，你……你到底是……是谁？”和尚脸色灰败，握戒刀的手不住痉挛：“亮真名号，让……让贫憎输得光彩些。”

“和尚，你仍然不配参禅。”禹秋田冷冷地说：“佛门弟子无人相无我相，

眼中没有男女之分，又何苦争输得是否光彩？滚去找地方苦修吧！希望你从此放下杀人刀，下次我不饶你，这次仅削袖聊示薄惩，下次你不会再如此幸运了。”

儒生摇摇头，已出鞘的剑重行入鞘。

“咱们走吧！这年轻人杀孽好重，今天他不下杀手，恐是异数。”儒生向和尚老道说：“他御剑的神功，绝非两仪大真力，下次碰上他，咱们最好服老回避他。郎少爷，很抱歉，咱们对付不了他，你们走吧！”

“但他……”郎德馨像斗败了的公鸡，意思是表示禹秋田如果不放过他，怎办？

“他如果不放你兄妹走，我们五人联手挡住他，你们走。”儒生沉声说，手重新按上了剑靶。

“不关你郎家的事，你们滚吧！”禹秋田将剑抛至郎德馨脚下：“安福园如果不及早关闭，你郎家早晚会大祸临头的。天长堡的实力比你们强十倍，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也难免毁灭。做这种包庇罪犯的买卖，赚的钱同样有祸及子孙的血腥味，何苦来哉？”

兄妹俩转身狂奔而走，胆怯的神情令人惻然。

“在下承情。”儒生拱手行礼，偕一僧一道与两大汉入林走了。

千幻夜叉目送儒生三人的身影消失在林木深处，摇摇头呼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的神情毕露。

“禹兄，你知道这三个人的来历吗？”她向禹秋田问。

“应该是他们。”禹秋田说：“所以我给了老道一记重的，用雷霆万钧的威力击溃和尚。他们都很骄傲自负，只有掏出真才实学，才能镇住他们。”

“他们是……”

“曾经一度打算筹组三教合一，预定称为三元盟的三个名宿，却被京都僧道司几位法王正一僧官道官，群起声讨闹得鸡飞狗走，以致三元盟胎死腹中，他们只好浪迹天涯鬼混了。

他们敢于组盟，可知武功十分惊人。我对他们有相当了解，不难对付。”

“如果他们三人联手……”

“我不会让他们有联手的机会。”禹秋田信心十足，神情轻松：“换了你，你会像个白痴笨蛋一样，站在原地让他仍列阵同时出手攻击吗？”

“我不会。”千幻夜叉摇摇头：“但我有自知之明，一比一，我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敌手，哪有机会劳驾他们围攻联手？”

“如果我与人交手，心中有自认不如的负担，那就输定了。”禹秋田举步就道：“祝堡主的武功，其实非常了不起，但他竟然不敢和我放手一拼，甚至不敢和我照面，导致天长堡加速毁灭，原因是我先后除去了他不少倚为长城的爪牙，他心里怀有恐惧。这三位名宿固然武功惊世，但你如果心情好，一比一你必定可以支撑三、五百招，而且随时可以撤走，我对你的轻功评价很高，知道吗？”

“但愿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千幻夜叉欣然雀跃：“我真的下苦功了，过去找也骄傲自负，现在总算知道天高地厚，实在是相当幸运呢！”

“好现象，你会一直幸运下去的。”

距府城两里左右，他们折入小径绕道而走。

郎秀英的大胆放荡，在府城是颇为令人侧目的，一些真正有礼教的子

弟，连正眼也不敢注视她。因此她出入豫州老店，投有人觉得奇怪。

禹秋田一反往昔的习惯，不再请她进入客房，在客院的小厅和她品茗。小厅不时有店伙走动，她也就不敢百无禁忌。

“你被打落河下，我担心死了，沿河找了许久，真急死人。”她的关切神情，的确出于内心的流露：“幸好老天爷保佑你幸而无恙，一而再连累了你，我好难过。”

“据我所知，那女鬼并非为你我而大发鬼疯的。”禹秋田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不再说些挑逗性的话，神情也不再流露风流味：“但不管怎样，早晚她仍会找到你我的头上。”

“不会了，她们已经走啦！”她有点得意，显得兴奋万分：“所有的人都走了，庐州终于天下太平。你知道女鬼并非为了你我而闹事，我却知道那不是真的女鬼。”

“真的呀？”

“你们读书人，不是说予不语怪力乱神吗？”她调侃禹秋田，笑容引入绮念：“你口口声声说她是鬼，我还真被你说得活龙活现而几乎相信了呢！”

“子不语怪力乱神，并没说不语鬼呀？”禹秋田干脆装疯扮傻：“何况，孔圣人曾经讽刺那些信鬼与心中有鬼的人、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可知他并没肯定否认有鬼。不管她是真鬼或假鬼，反正我都害怕。”

“她已经走了呀！”

“我不信她真的走了，也不相信她是茫无头绪胡乱远走，去追不知去向的欠债人，所以……”

“你的意思……”

“我得走，远走高飞回南京，所以我不敢再随你去见你的兄长了，我已经要小秋明会结账啦！”

“哎呀！五岳，你不要怕……”她花容失色，一听即将被她俘获的心爱情人要走，怎不芳心焦急？不再顾忌旁人的目光，一把抓住了禹秋田的手：

“那小女人不是女鬼，她是向郑家追索仇家的武功高强的小女人，与你我无关，她不会再找你了。五岳，听我说……”

“秀英，你冷静些，听我说。”禹秋田打断她的话，轻拍她的手背正色说：“我是一定要走的。我知道你喜欢我，这几天相处，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意，可是……”

“五岳。我知道你已经接受我的情意……”

禹秋田温柔的拉开她的手，保持距离。

在抵达庐州，按计划追查祝堡主父子前，事先已对庐州的情势有深入的了解，利用郎秀英接近朗家的计划早就订好的了，所以禹秋田按计行事，一直就利用这位荡女，不曾动过感情，没有情哪有爱存在？

郎秀英的热情和欲望，投错了对象。

“我是一定会离开的。”禹秋田脸上毫无笑意：“提早而已。郎姑娘，希望你今后不要再浪费你的生命了，一个女人，不断追求情欲终非了局。”

“噢！你……”郎秀英一看他的神情不对，接触到他冷森的眼神，不自禁的发出惊讶的叫声。

“你朗家有财有势，可能你还没发觉，这种不法手段获得的财势，得来容易散的也快的。你很美，很迷人。青春美貌是你的财富，时间却是你的仇敌。财富是会消散的，仇敌会永远跟着你。时间到了，财富散了，仇敌会让

你成为人老珠黄，不再迷人的普通妇人，那时，你的日子将十分难过。我是京都人，我不会在这里共享情欲之欢，那种误人害己的事，做了我会后悔。”

“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这些老掉牙的劝告，纯粹是胡说八道。”郎秀英爆发似的大叫：“如果我不让你走呢？我一定可以办得到。”

“你办不到，所以你好来好去让我走。”

“你……”郎秀英情急转怒，伸手急扣他的腕脉。

禹秋田知道对方的心意，及时缩手推凳而起。

“你并不聪明。”他微笑：“连那位比鬼更高明的小姑娘，也奈何不了我。对一个男人用强，真是愚不可及。请回城去吧！小心鹰扬会的人把你带往扬州花花世界。”

“噢！你……你怎么知道鹰……鹰扬会？”郎秀英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像是中邪。

“所以我说你并不聪明呀！”

“我……我恨你！”郎秀英突然尖声大叫，扭头向外地：“原来你是鹰扬会的人……”

语音摇曳，逐渐去远。

“主人，准备就道吗？”厅外出现扮成老汉的北人屠，怪声怪调请示：“把她吓跑了？”

“女人。”禹秋田摇头苦笑，举步出厅：“可有消息？”

“是乘船走的。”北人屠说：“栖霞幽园的人，已经追下去了，应该是以八表狂生为目标，与我们无关。”

“我们也追。”禹秋田下了决定：“鹰扬会的人也是乘船走的，两者之间，一定有某些干连，虽然并没走在一起。”

“如果他们在半途打起来，可以省掉我们不少事。”

“也可能半途化敌为友。祝堡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在中原实力不足，他可以不计较八表狂生临危遁走的仇恨，转而借助鹰扬会撑腰。所以咱们如果追上去，很可能与他们两方的人拼老命，必须特别当心。”

果然被他料中了，祝堡主已和八表狂生化敌为友。

巢县是一座小城，但却是巢湖地区物产的集散地，商贾云集，市面相当繁荣，同时也是地方的要冲，水陆交通的枢级，在这里侦察几个老江湖的行踪，倍感困难，人生地不熟，更是难上加难。

千幻夜叉与北人屠都是老江湖，可是以往不曾来过巢湖地区。禹秋田更是精明的江湖猎食者，经验更为丰富，但也对巢湖地区陌生，在这里找不到朋友帮助。

四人在巢县附近分头打听消息，在茫无头绪中迫寻线索，花了三天工夫，依然毫无所获。

转眼又过了三天，禹秋田只好承认失败，不得不放弃追寻，断了的线索必须另行布置。

达天晚膳时分，四人在客店的小食厅进食，神情都相当沮丧。

小食厅食客稀落，店伙们乐得清闲，没留下店伙照顾，这间客店的旅客，都是些有身份的人，都在住房内进食，食厅很少有人光顾。

“奇怪！这三批人怎么可能全都经过巢县？”北人屠像在自言自语：“从上游来的船只，不可能不经过这里，难道在湖中沉没了？”

“船沉了也淹不死他们，反而暴露他们的行踪。”千幻夜叉说：“老天爷也好，水怪也好，都是势利鬼，不会弄沉他们这种人的船。可能他们都不在这附近停泊，我们在这里查白费工夫。”

“祝堡主父子，今后的藏匿处将更为隐密，要找他不是易事，但我非找到他不可。也许我得重返太原，耐心的从他亲友处找线索。”禹秋田并不灰心，无意放手：“我不急，天网恢恢，他躲不掉的。小秋，到和州之后，你和钟管事急返南京，会合我们的人，立即回家等我的消息。”

“不，我要……”小秋明坚决地拒绝。

“你一定要和他们回家。”禹秋田更为坚决：“我这走，可能一年半载也毫无头绪，我不希望你们参予搜寻，再走漏风声，可能永远找不到这天杀的杂种了。我把其他的人留在南京，用意就是尽量减少参予的人，多布一条线，就多一份走漏风声的顾忌。”

“哦！你并不急于图谋祝老狗父子呢！”千幻夜叉颇觉意外：“你有人可用，却把人留在南京，远在数百里外，只带了小秋明来庐州。难道说，你两个人就有把握要老狗父子的命？”

“我在南京另有要事，办妥之后才前往庐州的。”禹秋田加以解释：“祝老狗父子与我个人的恩怨，必须由我个人了断。我的人都是些重视正义的人，我不希望把他们扯入个人的私斗是非中。我在庐州，连小秋明也不许她介入。你和北人屠不同，此中恩怨有你们一份，所以我容许你们参予，你们有权向祝老狗父子讨公道。要不是南京的事耽误了一些时日，我早就到庐州找他们了，没料到变生不测，让他们乘机漏网，真后悔管了栖霞幽园的事，想起来真不甘心。”

“看样子，你也不会带我和小霍一起前往山西侦查了。”北人屠大感失望：“我没有耐性，要我定下心来抽丝剥茧慢慢查，太累了，我办不到。”

“我是不会罢手的。”千幻夜叉恨恨地说：“我不到山西查根。祝老狗经常在中原耀武扬成，暗中扮神秘大盗无所不为，有不少沆瀣一气的猪朋狗友，早晚他会暴露行踪的。我会从他那些猪朋狗友中留意动静，不杀他决不罢手。”

如果祝堡主父子真要存心躲起来，当然不会再与朋友交往，天下大得很呢！就算不往天涯海角穷荒绝域藏身，在任何一个大都市都可以隐藏，小村落也可以藏匿，人海茫茫，如何着手寻找？

禹秋田说一年半载也毫无头绪，确是实话。

人多势强，蚁多咬死象。

所以野心家们重视权势。小者，结帮组会，集合一群亡命，就可以任所欲为。大者，招兵买马，退可割据一方，进可打江山夺社稷君临天下。

鹰扬会崛起江湖为期甚短，但会主五岳狂鹰狄飞扬雄才大略，颇有远见，以半公开的旗号发展实力，一明一暗挥阖自如，果然群豪乐于加盟就会，短期间形成恶性膨胀，赫然以江湖未来霸主自居，成就斐然。

发展顺利期间，立威最为重要，所以对于不利于鹰扬会的事不论大小皆须全力以赴，连鸡毛蒜皮办事也设法扩大事端，以收杀鸡儆猴的功效。

副会主被人赶杀得落荒而逃，那还了得？

固然有许多高手名宿不敢招惹栖霞幽园的人，但人多势众又何所惧哉？何况有些人想出人头地，以打倒高手名宿为目标，向高手名宿挑战，不论成

功或失败，身价都会陡然上升，何乐而不为？

信息传抵扬州山门，会主五岳狂鹰起初难免迟疑，但禁不起一些心比天高的爪牙起哄，最后认为机不可失，毅然发出紧急召集令，决定向栖霞幽园的人兴师问罪，而且志在必得。

如果能毁灭栖霞幽园，或者迫栖霞幽园的人求和，那么，鹰扬会的地位，必定平地一声春雷震慑江湖，等于是向未来江湖霸主的地位定了根基。

宇内双他的声誉地位，比目下的天下十一奇人还要崇高些。鹰扬会敢向双仙的幽虚子兴师问罪，即使失败，声威也会因此而大振，难怪狄会主敢不顾后果，召集精英全力以赴。

祝堡主并不知道禹秋田曾经到达庐州，化名为秋五岳找他。

八表狂生更是一无所知，两人都无意中逃过大劫。

祝堡主如果真的志在逃匿，何需潜入中原找地方躲藏？他可以在山西任何一处偏僻角落藏身，更可以逃出边墙做大漠强盗。

他借庐州郎家藏匿，把郎家的安福园作为他的联络中心，暗中派爪牙至各地朋友处，处理他存放在中原的大批财物，也暗中打听禹秋田的下落，毁堡之仇，誓在必报，随时都准备有所行动。

可是，中原的朋友，根本没听说过禹秋田这号人物，谁也不知道禹秋田是老几。

经八表狂生一闹，祝堡主心虚撤出郎家。事后证实八表狂生并非为他而来，便动了利用鹰扬会的念头。鹰扬会人手众多，不难查出禹秋田的底细。

八表狂生也在利用他，当务之急当然是对付栖霞幽园的人，既然是同盟，同仇敌忾应该联手行动，对双方都有利。至于对付禹秋田，那是日后的事。

如想获得，当然必须先付出。

船离开庐州的次日，他们便发现有可疑的船只跟来了。

目下双方的人手都不够，决难应付栖霞幽园的人，因此不敢在巢县靠岸，事先在偏僻处派出爪牙，另行雇舟将信息传出。

祝堡主所派的爪牙，是往南走湖广的，沿大江上航，沿途通知各埠的朋友，加快前往会合。

八表狂生的信使往北走，南京有鹰扬会主要人员秘密建了香堂，消息比祝堡主传得快而且灵活。从南京将信息传往扬州山门，一天一夜便可传到。风雨欲来，暗潮汹涌。

禹秋田聪明反被聪明误，认为祝堡主志在藏匿。藏匿的人必定失去主动，没有主动攻击的力量，因此放心大胆把自己的人遣走。自己一个人寻踪搜迹方便些，人少也可以避免走漏消息。估计错误，就必须付出错误的代价。

他志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古训，以为祝堡主父子根基已毁志在藏匿，身边不可能有人手可用。

他更没料到，祝堡主与鹰扬会勾结联盟。

孤家寡人，消息不够灵通是必然的事。

在和州送走了小秋明，北人屠与千幻夜叉也依依不舍道别，一声珍重各奔前程。

他们都是从陆路北走的，他却要往南走。

送走了所有的人，他平空生出寂寞的感觉；在庐州，他利用郑、郎两位姑娘接近郎家，希望能查出祝堡主的藏匿处，有如处身在温柔乡中，公子风流，佳人冶艳，相处无限缠绵，享尽人间艳福。而现在，又回复孑然一身，重新浪迹天涯，为自己的复仇大事而奔波。

千幻夜叉也是年青貌美的姑娘，天生丽质决不下于郑、郎两位浪漫千金。可是，他一直对千幻夜叉保持距离，感情始终不能选一步融洽，虽则他已感觉出千幻夜叉对他的情意。

也许，他的潜意识中，对夜叉的绰号，隐藏着不以为然的排斥感。

与一个绰号叫夜叉的女人亲近，很可能影响心情。世人都知道夜叉是可怕的、丑恶狰狞的妖神，人人都敬鬼神而远之，唯有他敢与夜叉亲近，很难让世俗的人所接受。

或者，他在逃避挟恩要胁的可畏人言。

怀着不稳定的情绪，他动了找完全不相干的朋友相助的念头。

朋友的种类很多，有好有坏。

有知己的朋友，有酒肉朋友，有患难相共的朋友，有随时可以出卖或被出卖的朋友；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朋友；有相互利用可以在背后捅一刀的盟友……

人不可能真正离群索居，所以多多少少有各式各样的朋友。现在，他要找可以利用的朋友。

这天傍午时分，他出现在江对岸的江宁镇。

这是南京外围三大镇之一，距南京约六十里左右，设有巡检司衙门，是颇有名气的大市镇。北面甘余里，便是扼南京上游咽喉的大胜关。

大胜关本来没有税务司的衙门，江宁镇也没有。但十余年前朝廷派出税监直接抽税之后，这两处地方都加设了税站，一竹一木都要加倍征收税。结果，大胜港与江宁镇码头，客货船都不敢停靠，市面萧条，已成了快死了的市镇，人丁大量往外流，百姓们都到南京混口食去了。

结果，江宁镇附近成了走私亡命的活动区。

踏入镇口，便可看出这座大镇，已非昔年风貌，冷冷清清街上行人稀稀落落，码头上没看到几艘船，四条大街商店十之九关门大吉，大半镇民已到南京大都市谋生去了，南京的人口这几年增加了一倍。

禹秋田扮成小商人，青衣小帽风尘仆仆，腋下挂了一只大包裹，大踏步到了西街丰源栈的店门前，剑眉紧锁，讶然打量店堂冷冷清清的光景。

他记得，两年前曾经在店堂出入，那时，丰源栈并没因生意清淡而关门大吉，仍然保持开张营业的局面，虽则事实上于最近五、六年内，并没做过三两笔像样的生意，几座仓房早已空了五、六年。

其实，丰源栈的确仍能维持，只是货物进出已不在本镇交易，改在南面十里左右，江边的一座小村落暗中吞吐。也就是说，舍公就私。

与私梟打交道，所冒的风险虽大，但赚得更多，值得冒风险。

“看情形，招牌虽然没取下来，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了。”他心中喷咕：“可能出了纰漏，被官府抄了买卖。可是，店为何没被查封充公？”

他早就知道丰源栈与私梟做生意，东主四海苍龙武元魁于面广，为人四海慷慨大方，与大江吃水饭的江湖朋友关系密切。

这也是此来的目的，希望暗中打听出一些风声。

他与武东主并无交情，却与丰源钱的二管事周五爷周世权，是谈得来的朋友，也是丰源栈的小买主，透过前后两次三四百两银子的交易，而攀出意气相投的交情。

在武东主眼中，他只是百十个小客户中的一个，对他的印象颇为模糊，见面很可能记不起他是谁。

踏入店门，宽大的五间式大店堂，总算还留有一个无精打采，靠在柜旁打瞌睡的店伙。

“喂！醒一醒。”他拍打着柜台高叫：“怎么店堂冷清清，人到哪里去了？”

“哦！”店伙一惊而醒，猛然跳起来：“你……你是……你找谁？”

店伙不认识他，就算是老店伙，也不可能记得两年前的客户是谁，惊讶是意料中事。

“找二管事周五爷。”他将包裹放在脚下：“我姓禹，禹九州，你们的客户。两年前，我在贵宝号买了一笔南货，运往湖广岳州，周五爷知道我的来历。他呢？”

“税站三天两头来查账，没有生意好做啦！”店伙计懒洋洋地说：“周五爷闲着无事，每天都回家陪老婆抱孩子，你可以到街尾他家去找，保证可以找到他，要不要派一个小厮替你带路？”

“不必了，我知道他的家。”他不再多说，提着包裹出店走了。

他前脚出店，后脚便进去一个青衣大汉。

先前打交道的店伙本想再睡片刻，看到闯入的大汉脸色一变。

“江爷，你……你好。”店伙赔笑卑谦地打招呼。

“我当然好，你恐怕不太好。”江爷靠在柜上，语气阴冷：“那个人是谁？说！”

“回江爷的店。”店伙更卑谦了，毕恭毕敬回答：“是小店的老主顾，来贩货的。”

“胡说！分明是你们东主找来充场面的人。”江爷拍着柜面大叫。

“小的天胆也不敢胡说。”店伙吓了一跳：“小店这两年已经无货进出，所以他片刻也不肯逗留。”

店伙表面上惶恐卑谦，骨子里却有意敷衍。

“等我查出真相，我要活劈了你。”江爷凶狠的面目十分可憎：“哼！我相信你一个店伙，还不配接待请来的各路混混，给我放乖些，哼！”

江爷神气地出店，店伙冲江爷的背影吐了一口口水，以表示心中的憎恨。

二管事周五爷家在街尾，是一栋小三合院住宅。但大门深锁，禹秋田叩了半天门，里面毫无声息，显然家中没有人逗留，店伙说五爷在家陪老婆抱孩子是错了，周五爷根本不在家。

禹秋田颇感失望，只好先找客店投宿，等候机会与周五爷见面，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假使他早些碰上周五爷，了解丰源栈的情势，结果将完全不同，这一错过，引发了莫测的变局。

被称为江爷的大汉，进入对街的一家店铺；是一家小食店，食客稀稀落落。

这一桌已有三个食客，全是些拳头大的好汉。江爷径自入座，桌面有他原来使用的筷碗杯匙。

“怎样？”坐在上首的彪形大汉问。

“一个贩货的。”江爷说：“颇为雄壮，但确是丰源的顾客，看不出特色，听店伙说没货就走了。”

“有进一步调查的必要吗？”彪形大汉颇为谨慎。

“我想不必，咱们哪能将每个进出丰源栈的人，逐一追踪调查，那要派多少人手？”江爷不同意继续追踪调查：“老实说，四海苍龙武东主即使存心反抗，也找不到三两个有名气的人替他出头。他与各路混混都有交情，这些混混哪有与咱们鹰扬会作对的份量？放心啦！”

咱们吃定他了。”

“其实，咱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另一名大汉说：“在他看来，要求他提供船只的消息小事一件，既不伤和气也不会造成他的损失，他实在没有反抗的必要。有活路可走的人，是不会冒风险反抗的。”

“那可不一定哦！”彪形大汉不同意大汉的看法：“调查船只事虽平常，但船上的人牵涉在内，可就不平常了。栖霞幽园的人，更不平常。武东主已经知道要查的船只，乘客是栖霞幽园的人，他可没有得罪栖霞幽园的勇气，请人保护理所当然。我不放心，得派人调查，以免在阴沟里翻船，我去走一趟。”

彪形大汉不理睬同伴是否同意，投箸而起，匆匆出站。

“淳于老兄就是小心过度。”江爷摇头苦笑：“处处表现出他比任何人都精明干练，跟着他办事，真要短寿好几年，忙都忙死了。”

“可别小看了他，江兄。”下首那位长了一双暴眼的大汉说：“他的确机警精明，料事如神，跟着他办事，成功的机会大得很，虽则难免辛苦些。”

“奇怪。”江爷知趣地转移话题：“已经好些天了，以武东主的手面广交游博来说，调查一艘小船的去向，该易如反掌，何况咱们提供的消息相当丰富，为何迄今仍然毫无线索？”

“那艘小船一定躲在某处江湾深处，怎么查？”长了暴眼的大汉冷冷地说：“我猜想她们也在进一步追查江副会主的下落，当然躲得十分隐密。你是江副会主的堂侄，应该积极些不放弃任何可疑线索，却显得懒散松懈，误了事你麻烦大了。”

“混蛋，你说我懒散松懈……”江爷几乎要跳起来，脸上涌起无边杀气。

“好了好了，你们吵什么？不怕泄露行藏？”下首的大汉及时劝解：“其实咱们几个负责监视丰源栈的人，都尽了力，武东主已经带了所有的人手，分向各路混混讨消息，栈里冷冷清清毫无可疑人物走动，该是咱们守得紧的功劳。哦！早两天会里传来消息；说要咱们顺便侦查出现在庐州安福因的四个人，谁知道这四个人的底细？”

“多事。”江爷大麦不满：“江副会主我堂叔一些人，根本就与庐州安福园无关，凭什么要求咱们调查？何况所说的四个人线索少得可怜，见了面咱们也不认识，如何侦查？真是多此一举。”

之后他们不再谈论，埋头进食，透过大门，监视着对街丰源栈的动静。

暴眼大汉走向悦来客栈的店门，那是禹秋田投宿的客店。

店门外的驻轿广场，有两名轿夫坐在一乘暖轿杠上聊天。

“认识那位仁兄吗？”那位长了一字粗眉的大汉，向暴眼大汉的背影啾啾嘴，向同伴低声问。

“神鹰淳于明。”另一个轿夫也低声答：“听说他投靠了某一个组合，相当受看重。这家伙十分精明机警，咱们最好少与他照面为妙，七只鹰都是惹不得的人物。”

“是不是鹰扬会？”

“不知道。”

“如果是，那该算是自己人……”

“李兄，你可要放明白些。”一字粗眉大汉郑重提出警告：“咱们冲江湖道义，替祝堡主办事，与鹰扬会无关，咱们不想沾惹这些倚仗人多的强梁。祝堡主已经明白地表示，他与鹰扬会只是利害结合的暂时性同盟，如果咱们把该会当成自己人，以后保证没有好日子过，知道吗？”

“咱们的大爷替祝堡主办事，还不是冲五千两银子份上？”另一个轿夫不住冷笑：“所谓江湖道义，你我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知道大家是同站在一边的人，是否办起事来要方便些？”

祝堡主懂得相互利用的手段，咱们为何不能？大爷应该知道他们双方的事，也应该将情势告诉我们的。”

“大爷有大爷的主见，咱们只管负责交办的事，不要横生枝节好不好？嘿声！正主儿出来了。”

两个旅客神态悠闲地踱出店门，向街北泰然而行。

为首的人，青衫飘飘，像一个中年文士。后跟的是一个小孩，十来岁稚气未除，唇红齿白，清秀脱俗，像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书童。

两轿夫相互打手势示意，先后衔尾盯梢。

青衫中年人信步而行，街上行人稀稀疏疏，有一半商店已经关门大吉，大街已没有商业区的风貌。

“他们跟来了。”青衫客用只有紧跟其后的人，方可听到的听音说：“我猜，他们已经认出你的身份了，所以一落店便盯上了我们，得特别当心。”

“不可能的。”小书童说：“我已经完全改变了外形相貌。”

“问题是，你女扮男装逃不过行家的法眼。”青衫客说：“不要把敌人估计得太低，那不会有好处的。”

“姨，你却又把敌人估得太高了。”

“是吗？经过庐州的失败，姨的胆量愈来愈小了，我宁可高估了敌人，而不希望估低了重蹈覆辙。”

后面跟踪的两轿夫，当然听不到青衫客两人的对话。

彪形大汉找到了客栈的掌柜，机巧地查阅了禹秋田在旅店流水簿留下的资料，查出他的姓名叫禹九州，一个上江的行商。

禹秋田的行囊并没交拒，大汉无法检查他携带的行李。

一个时辰后，悦来客栈多了四名陌生伙计。

一条小径沿江岸蜿蜒南伸，这是江畔村落的往来通道，甚少外人行走，所经处全是偏僻的所谓蔽地，有些地方则是水田，不时可以看到田里有巡田的农夫。水稻已结实累累，收获期已是不远。

小小的芦湾村，座落在江湾的底部，是一座小小的渔村，只有三二十户人家。

西面江滨没建有码头，渔船都半搁在滩岸上，潮水上涨便浮在水面，因此退潮期间，渔船下水必须用人力推下去。

江岸长满了比人还要高的芦苇，密密麻麻连绵如绿屏，上至江宁镇，下迄太平府，绵绵不绝极为壮观，也因此而形成许多人迹罕至的沼地。

江心也不时出现一些小洲，有些已成了永久性的洲岛，有些则潮来时消失，退潮时浮现，是水禽的栖息区，也是歹徒们的藏匿处。

那些成了永久性的沙洲，不但芦苇密布，也长了一些草木，不但是水禽的繁殖区，也是私条们的活动基地。

偶然或可以看到两岸府县的巡捕，登洲作例行性的巡视。可是，从没听说过何时缉获了歹徒。

理由很简单，水军或巡捕的船，从洲东登洲，歹徒们已先一步从洲西走掉了，反之亦然，你来我往谁也奈何不了谁。

走私者的船，都是小型的快舟，靠岸便拖上岸藏入芦苇深处，即使走近也无从发现。

芦湾村，就是私梟们的连络站。各式各样，各路各道的牛鬼蛇神，皆在这个余里长的江滨进进出出，各种型式的快船皆在夜间活动，白天则拖入芦苇深处藏匿无影无踪，谁也不管他人的闲事，各有主顾，互不侵犯。

当然免不了，经常发生凶杀案件。

村东三四里，便是通向太平府的官道，往北可直达南京，往来十分方便。私货就利用官道南北运输，由有权势的人士支持，龙蛇混杂，组织颇为健全。

这天，午后不久，村东北的大树下，两个大汉不安地往复走动，显得焦灼不安。

其中之一是九州神眼南天禄，天长堡的得力爪牙。

“鹰扬会派人约会，似乎神情不友好。”另一名大汉眉心紧锁，有点不安：“又没说出原因，口气强硬，难道出了什么变故？南兄能猜出他们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吗？”

“谁知道呢？见面就知道了。”九州神眼气冲冲地说：“目下他们的布置部署，完全我行我素得很，凡事都不与咱们商量，咱们成了听爷行事的走卒，只有听他们摆布了。他娘的！我要把人带到大胜关，与堡主会合，不想留在此地看他们的脸色了。”

“堡主已经答应他们，先办他们的事。”大汉沮丧地叹了一口气：“你把人带走，堡主会责怪你的。他们会向堡主施压力，以拒绝帮助堡主搜寻禹小狗那些人作报复。”

“你以为他们真有履行协议的诚意？哼！”

不远处出现两个人的身影，是黄山邪怪和五毒殃神公孙浩。

黄山邪怪陈又新伤已愈，被禹秋田打得变了形的面孔，也恢复原状了，只是气色仍有点不住。往昔高高在上的钟情不复存在了。

两人的脸色都不友好，大踏步而至似乎火气甚旺。

九州神眼两个人，早已知道黄山邪怪两人的身份，一个是护法，一个是星主，是鹰扬会地位甚高的高阶层人士，颇感意外。

凭九州神眼的身份地位，差得太远了，真不配与老魔打交道。

“陈前辈亲临，在下深感荣幸。”九州神眼的气消了，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恭敬地抢先行礼打招呼：“在下是江宁以南的主事人，依约前来听候指示，但不知……”

“祝堡主何在？”黄山邪怪并没回礼，沉着脸问：“贵堡主应该在这附近，派有重要人员协同合作的。”

“敝堡主在大胜关附近，与江副会主一同行动，前辈应该知道的。”九州神眼气往上冲，受不了激：“在下的身份地位，当然不能与前辈比，但天长堡，我九州神眼的地位并不低。”

“好，就算你是祝堡主的亲信，你作得了主。”

“应付突发事故，在下可以全权作主处理。”

“好，你知道庐州所发生的事故吗？”

“这……那时，在下隐身在池州候命，庐州所发生的事故，是从堡主口中知道的。”

“那你就作不了主。”黄山邪怪毫不客气：“你最好传信给贵堡主，叫他赶快去见敝会主。”

“为何？”九州神眼一怔，已感觉出有点不妙，已有不测的大事故发生。

“为何？哼！庐州传来消息，至安福园子称姓田的四个人，冒充本会他人前往安福园闹事，确是贵堡的人嫁祸惯技。哼！只有贵堡的人，才知道安福园的秘密。”

“前辈请不要血口喷人……”

“闭嘴！”黄山邪怪怒叱：“郎家第一次到逸园驱逐本会的人，探得虚实佯行退走。接着便派郎二小姐的姘头，再次潜入逸园折辱老夫，夺走栖霞幽园被本会擒获的人质，显然也出于贵堡主所授意。”

虽说过去的事，没有追究的必要，但冒充本会的事犯了大忌，本会岂能不了了之？你们合作的诚意显然别有用心，不可信任。”

“胡说八道！”九州神眼不再示弱，愤然吼叫：“你是见了鬼了。敝堡主一听说江副会虫突然到达庐州，便匆匆撤离，示弱回避，犯得着和贵会玩嫁祸的把戏？阁下，你最好带了确证，再去找敝堡主理论，别闹笑话好不好？要找敝堡主，你们自己去找好了，告辞。”

“站住！”黄山邪怪喝住了转身欲行的九州神眼，朋碯冷笑：“贵堡主根本不在大胜关，本来他应该与江副会主，陪同丰源栈的东主四海苍龙，坐镇大胜港，等候江上各路朋友传回的消息。但他今早使带了人，悄然离开了，迄今还不知去向，老夫以为他到了本地区呢！你是他的亲信，应该知道他的下落，最好带老夫去找他，不然……”

“不然，你要吃掉我？”九州神眼咬牙说。

“必要时，我会的。”黄山邪怪狞笑，向前逼进。

利害相结合的人，最后必将因利害冲突而决裂。这两股自以为强大的人，表面上协议合作，其实各怀机心，各为自己的利益而各自为政，尔虞我诈，各显神通，一有冲突就露出极不相容的本来面目。

九州神眼虽则愤怒得七窍生烟，但毕竟心怀恐惧，猛地斜跃丈外，抢至上风拔剑在手。

黄山邪怪的大崩阎王散，具有无穷慑人的威力，抢上风是唯一可靠的自保良方，随风飘散的毒物，决不可能伤害位于上风的人。

“你来吧！你这种下三滥的用毒前辈，如此而已。”九州神眼抬起左手，指尖出现一星寒芒：“你毒咱，在下用暗器，双方赌命胜负各半，在下有勇气和你赌命，只怕你输不起。”

“你的暗器还不配替老夫抓痒。”黄山邪怪傲然一抖大袖，作势扑上。

远处传来呼叫声，一名大汉飞掠而来。

“启禀护法，有急报。”大汉气喘吁吁叫喊着奔来：“十万火急。”

黄山邪怪退回原处。九州神眼则向同伴打手式，急急退走。

“什么急报？”黄山邪怪急问。

“镇上传来急报，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大汉上气不接下气急急禀报。

“混蛋！一个可疑的人，就算得上急报？”黄山邪怪冒火地说：“每天都可发现上百个可疑的人，恐怕你们都被急死了。”

“那个姓禹，叫禹九州。”大汉急急地道。

“禹九州，那又有何可疑？”

“毁灭天长堡的人叫禹秋田，也叫禹春山。”

“天下间姓禹的人多着呢？犯得着替祝堡主费心？”

“这一个最可疑，如果真是这个人，他不但有祝堡主的百万珍宝，也有十万两银子，道上的朋友，谁不想找到他分一杯羹？”

“镇上的人已派人禀报会主，希望这里的人，暂时丢下追查栖霞幽园众女的事，速至镇上策应，以免被那些贪心鬼捷足先登，更须提防祝堡主……”

“哎呀！走！”黄山邪怪一跃两丈，说走就走。

20

禹秋田搬空了天长堡的聚宝楼，价值真有百万以上。江湖谣传他也从破岁星那逼出那十万两贡银，却被禹秋田把破岁星弄走了。

一两银子也可能争得打破头，百十万两银子足以引起一场战争。

祝堡主正在大散家财，以重金聘请人调查禹秋田的下落，花红高得惊人，已成为贪心鬼们追逐的目标。几乎一些姓禹的武林朋友，最近都不敢公然通名报姓了，以免受到池鱼之灾。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替祝堡主奔走的人，绝大多数是冲银子份上而卖命的。

鹰扬会与祝堡主合作，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骨子里仍然是为了那十万两银子。当然，能追出原属于祝堡主的百万珍宝，那就更妙。

要想赚得那百万珍宝，就必须瞒着祝堡主，更必须先下手为强，先将人弄到手，就大事定矣！

所以鹰扬会的人并没把祝堡主父子当成自己人，有很多事都是瞒着祝堡主暗中的进行着。

大胜关的大胜港码头区，一座空了的车房内，八表狂生接见了江宁镇派来的传信使。

仓房是鹰扬会的临时指挥中心，有不少人候命行动。

传信使将禹九州出现江宁镇悦来客栈，已受到严密监视的消息禀明，八表狂生将信将疑，反应没有黄山邪怪热烈，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长上，请速作决定。”一名中年人看出他的迟疑，在旁催促。

“我不能因为一个可疑的人，便急急忙忙赶到江宁镇求证。”他所举的理由相当有分量：“如果这时南京也传来同样的消息，我岂不要用分身法来处理？除非证实确是姓禹的小狗，我不想将这里的人撤走。”

“长上……”

“如果弄错了，岂不两面误事？”

对面的库房踱出带了一位侍女的虹剑电梭，扮成两个村妇居然神似。

“我带几个人跑一趟好了。”虹剑电梭说，显然她已经听到了信使禀报的消息：“我认识他，一看便知道是真是假了。”

不远处的一排货架旁，倚柱站着一个人脸色阴沉，长了一个鹰钩鼻，阴森森带有几分鬼气的中年人。

“江副会主舍不得走，他要等江上朋友传回的消息，不愿功效垂成，他深信不久之后，一定可以查出栖霞幽园众女的消息，他的心已经全放在那位小美女身上了。”鹰钩鼻中年人语中带刺：“樊姑娘，你去吧！就算真的禹小狗出现了，他也不肯去的。”

“陶堂主，你这是什么话？”八表狂生恼羞成怒，要爆发了。

这人是外堂的三堂主一，大堂主九天魔鹰陶天英。外堂堂全地位比星主商，但当然比副会主低。

这位堂主颇为自负，不怎么瞧得起八表狂生这副会主，所以倚老卖老，语中带刺相当不礼貌。

“老实话。”九天魔鹰嘿嘿冷笑：“副会主对金银财宝的兴趣，比女色淡薄得多。换了我，我也不会去。”

我对女色也有点放不开，我宁可用一座金山，换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栖霞幽园那个小美女，比百万金银更值得争取。”

“你……”

“樊姑娘，我陪你去。”九天魔鹰举步向外走。

有人跟着走，八表狂生怎能不走。

信息是鹰扬会传出的，等于是紧急召集令，但完全瞒住天长堡的人，天长堡的人其实并没随同鹰扬会的人一同行动，也不了解鹰扬会的部署。

鹰扬会的重要人物，纷纷往江宁镇急赶，当然瞒不了有心人。

追查栖霞幽园众女的事，无形中搁下来了。

鹰扬会人手充足，供奔走的爪牙更多，传达信息的人分向各地传讯，所以消息十分灵通。

但有些人并不顺利，碰上了意外。

走镇东小径的信使，扮成一个中年村夫，却忘了一个村夫走路，应该是要死不活，从容不迫的

运出四里外，脚下逐渐加快，展开飞毛腿，近乎奔跑的速度急赶。

这是一条村径，平时极少有陌生的外地人行走，路旁田野中工作曲农

夫，也懒得理会在小径奔跑的人。

前面路旁的一株大树下，坐着两个正在聊天话家常的村夫，看到飞步而来的信使，互相一打眼色，点头表示会意，随即继续交谈，而且不时发出心情愉快的笑声，不对搬弄放在树下的两捆干树枝，那是拾来当柴烧的枯枝。

信使脚下的速度不变，对两个不起眼的村夫毫无戒心，飞步而至，急急超越。

一道寒芒从一名村夫手中飞出，闪电似的射向信使的右胯。

信使命不该绝，突然脚下失闪，踏中一个凹洞，人向前一扑，恰好让寒芒擦右胯外侧而过。

传出高速飞行的锐啸，飞出三丈外翩然落地。

信使是见多识广，反应惊人的老江湖，着地猛然侧滚，飞跃而起。

“好身手！”有人喝采：“不愧称翻天鹞子。”

“鹞子加入鹰扬会，永远不可能从鹞子变成鹰。”另一个嗓音接着说：“他投错了门，所以只能做一个扮村夫的走卒，可怜哪！”

信使脸色一变，火速从袄内拔出一把光芒四射的匕首，拉开马步，像一头伺机扑上的猛兽。

两个村夫一左一右，手中有从柴担内取出的连鞘长剑，两双怪眼冷电湛湛、并没有拔剑扑上的打算，堵住了去路，拦截的意图明显。

“两位真够英雄，从背后用暗器偷袭。”信使沉声说：

“亮名号，有何指教？”

“哈哈……”左面的村夫狂笑：“如果咱们是英雄，就用不着像你翻天鹞子一样，伪装为村夫拦路猎食啦！”

老兄，不要问咱们是谁，反正咱们认识你翻天鹞子姜云，鹰扬会的走狗，这就已经够了。”

“两位对鹰扬会有何不满？”

“咱们对聚众耀武扬成的任何帮会都不满。”右首的村夫狞笑道：“咱们都是两手空空，凭本事闯荡江湖的道上朋友。

你们倚仗人多势众，以号令江湖的豪霸自命，把咱们这些人逼得断了生路，天下成了你们的地盘，咱们没得混了。所以，只要有会，嘿嘿嘿……”

“就神不知鬼不觉送你们上路。”左面的村夫凶狠地接口。

“嘿嘿嘿……”右首的村夫不住狞笑：“现在，咱们认出你的身份，而且你又落了单。

嘿嘿嘿……姜老兄，你明白了吧？”

“在下如果真要用暗器杀你，你早就死了。”左面的村夫说：“射你的胯而不射背心，够道义吧？在下不希望你死得不明不白，希望在你口中套出一些消息动静。”

“休想。”信使咬牙说：“来吧！你们并肩上。”

“你未免太瞧得起你自己了，居然要咱们并肩上，两个打一个。”右首的村夫拔剑出路，将鞘插在腰带上，向前逼进：“用剑斗你的匕首，在下已经感到脸上无光了，接招！”

剑虹排空而至，以雷霆万钧的声势走中宫强攻。

一寸长一寸强，剑比匕首长了三分之一多一点，走中富强攻理所当然。

匕首的劲道如果不比剑强一倍，决难封架强攻的剑。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

翻天鹞子一看剑势，便知道不能用匕首封架，必须避实击虚，制造反击的有利情势，硬封必定陷入危局。

向左急闪，匕首吐出，身形一旋之下，便切入对方的右侧，要攻对方的右肋肋。

可是，村夫一剑落空，并没移位旋身运剑追袭，却左手一抖，寒芒破空。

翻天鹞子听村夫的口气相当托大，出剑的劲道和速度也相当惊人，真以为碰上了珍惜声誉的名家，名家是不会用机巧使诈的，因此奋勇全力找机会反击，等到寒芒一现，后悔已来不及了。

那是一种小型的三棱镖，镖穗也相对地缩小，而且是淡灰色不易看清的丝穗，与一般的警告性红绸不同。

一看便知是用作暗杀的所谓杀手暗器，近身发射，决难闪避，镖一发便决定了生死。

镖没入翻天鹞子的左肋，四寸镖入肋，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没入左肋仅露出镖穗，劲道相当猛烈。

“呃……”翻天鹞子闷声叫，毫无躲闪的机会，人仍向前冲，冲出丈外招摇欲倒：“你……你好卑鄙……你……你是……”

另一个村夫一闪即到了他身后，一掌劈在他的背心上，另一手抓住他的肩向外一拉，顺脚踢飞他的匕首，将他拖倒在地。

“躲起来问口供。”击倒他的村夫低喝，拾了匕首领先便走。

拖倒他的村夫，拖了他的衣领，拖入小径旁的矮树丛，离开道路。

“我知道你们有许多人，潜伏在江宁镇，布下天罗地网，追索可怕的仇家。”村夫的问口供手段十分激烈，用匕首割肉问口供，匕首尖已划开了翻天鹞子的右腿肌肉：“你条路，一定是传递消息。你如果不招消息的内容，我会把你一身肉逐块割下来。名兄，招！什么消息？”

“休……想……哎……”翻天鹞子厉叫。

匕首已划出第二条血槽，鲜血泉涌。

“招，给你个痛快；不招，我一刀慢慢割。反正我不急，消息也不见得对我有好处，所以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是否肯招。”村夫一面割，一面狞笑着说：“我这人天生冷血，创碎一个人小事一件。”“算了，老哥。”另一位村央在旁打圆场扮白脸：“鹰扬会狗党众多，咱仍宰掉他们十个八个，损不了他们丝毫实力，割碎了一个人更算不了什么。这头鹞子也许可以算得上忠心耿耿的硬汉……”

“就算他是铁打的硬汉，我也有能力把他溶化掉。”割肌的村夫凶狠地下第四刀

“何必呢！留他一条活路，他才会有希望，必欲将他置于死地，他当然不会招供啦！”

“好吧！鹞子。”村央停止划割：“看你的信息，是否对咱们有用，招，咱们放你一马。”

“哎……我……我……”翻天鹞子痛得受不了啦。

“招！传送什么消息，传给谁？”

“传……传给会……会主……”

“哦！那头鹰真的来了，咱们没弄错，你们真横定了心，不顾一切对付

栖霞幽园的人了。传送什么消息？”

“一个可疑的人，到了江宁镇。”翻天鹅子屈服了。

“一个可疑的人，就如此急急传讯？”

“可能是叫禹秋田的人，岂能不急？”

“噢！毁灭天长堡的禹秋田？”

“正是他。”

“妙哉！难怪咱们发现了天长堡的人在此活动；”村夫高兴得跳起来：“禹秋田，他身上有祝堡主的百万珍宝。咱们本来要替服友向祝堡主讨公道的，正好公私两便，真妙！姓禹的在镇上何处落脚？”

“悦来客栈……呃……”

村夫一匕首插入翻天鹅子的心窝，兴奋地向同伴打招呼，匆匆离去，不再理会尸体。

镇上有不少空了的房屋，主人都到南京谋生去了，一年华载回来打扫一番，修补修补，以免坍塌。

除非江宁镇能恢复往昔的繁荣，这些主人是不会回来居住的。

两名大汉匆匆经过小街角，街角有三家门窗紧闭的空屋。

刚转过街角，一家空屋的大门悄然而开，飞出两颗寒星，奇准地击中两名大汉的脑户穴。

两名大汉的身躯，在倒地的前一刹那，被从空屋枪出的两个人，一把揪住拖入屋中，大门重新闭上了。

江宁镇成了风暴的中心，各种不测的事故，秘密地在各处发生，有不少人神秘地失踪了。

两名大汉双手被反绑吊在横梁下，足尖刚可沾地，稍一移动就会身体悬空，滋味真不好受。

他两人已经苏醒，看清处境，心凉了一半，知道大事不妙。

有五个人围在四周，全是些面目阴沉的人。

“你们应该清醒了。”眼前的一个中年人语气极为明森，那双可透人肺腑的鹰目冷电四射：“应该明白你们的处境，是吗？”

“你们是……”吊在右首的大汉，倒有些英雄气概，不介意生死逆境，大声询问。

“不许问，你们只许回答。”中年人厉声说：“除非你们想吃苦头。贵会的首脑人物，星夜往此地赶，而且行踪诡秘而迅速，可知定然发生了重大事故。”

“你们到底要知道什么？”

“十万两银子的下落。”中年人冷冷一笑：“够明白了吧？”

“在下一点也不明白。”

“你们在天长堡所发生的事故，江湖朋友几乎尽人皆知了。破岁星两个人，在天长堡期间，祝堡主已经交给贵会的人两天，没错吧？”

“这……”

“贵会想必已经得到口供，甚至已经将十万两银子起出来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时在下也追随在江副会主身边，那两个混蛋受尽了酷刑，始终不曾吐露银子藏在何处，之后，便被姓禹的小狗救走了。”

“两天两夜，你要我相信你们不曾取得口供吗？”

“在下说的是事实……”

“那是单方面的事实，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这笔银子是我丢掉的，我一定要设法取回。”

“哎呀！”大汉一惊，“你……你是残剑孤星戚大川……”

“不错。”中年人拔剑出鞘，那是一把双锋有许多缺口，而且锈迹斑斑，近乎废物的剑：“那时，我负责押送那笔上贡物赴京，皇贡丢了，我只好逃亡，湖广钦差府的陈钦差，抄没了我两万多银子的家产。所以。这十万两银子是我的，我一定要取回来。所有的证据，皆指明贵会已起出那笔银子。”

“这是天大的冤枉。”大汉亟口呼冤：“本会一直就广布眼线，追寻破岁星两个杂碎的下落，穷搜禹小狗的踪迹，本会的确不甘心眼看到手的十万两银子。”

“你们已经到手了。哼！”

“戚前辈，讲讲理好不好？”大汉为自己的生死而挣扎：“目下发现一个很像禹小狗的人，敝会主与祝堡主也即将加快赶到，三方面对证，便知道银子到底落在谁的手上了，前辈何不出面要求对证？”

“噢！姓禹的真在此地？”

“是真是假，不久使知。这人落脚在悦来客钱，姓名叫禹九州。本会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候会主到来指示行动。”

“很好很好。”残剑孤星大喜：“很好……”

第三句很好出口，收剑打出灭口的手式。

“前辈……”大汉懂得手式，张口狂叫。

天灵盖挨了重重一击，叫声倏然而止。

